

象萬

號月二十

· 期六第 · · 年四第 ·

行發店書央中  版出屋書象萬

到 處 均 售



飛 師 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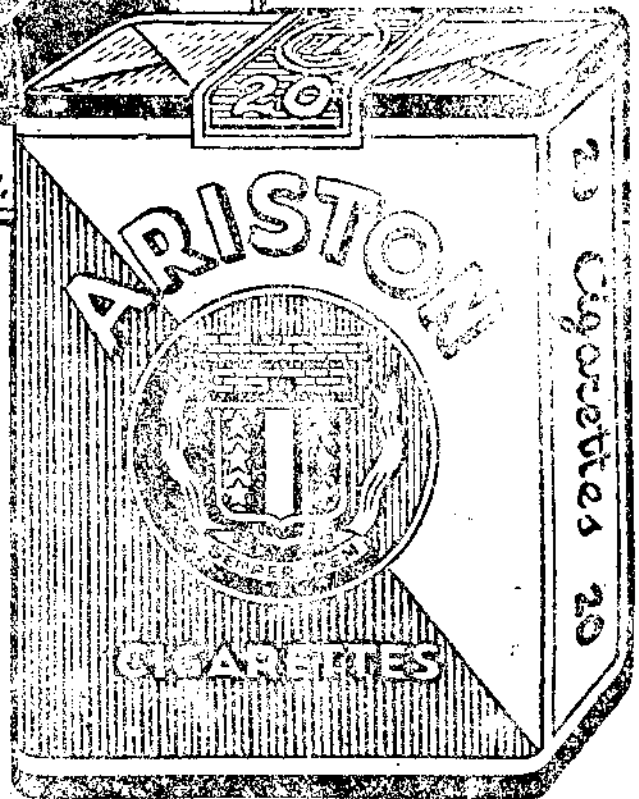
香 烟

烟 上 公 價
絲 等 格 道

愛 禮 司 頓

香 烟

品 高 特 售
質 貴 廉 價



禮 和 洋 行 出 品



A.B.C.

CONFECTIO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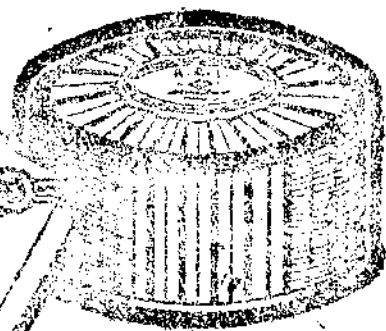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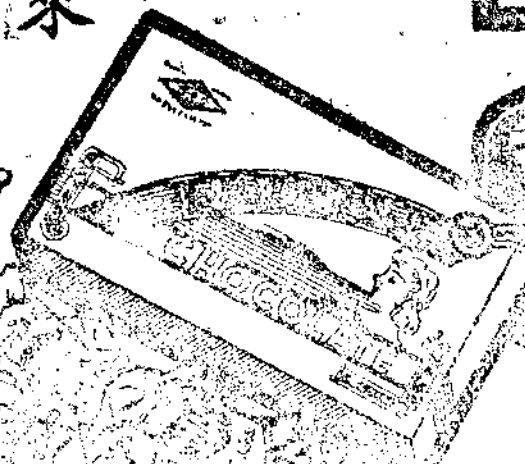
REGISTERED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糖果

皮西

請吃





高 樂 牌

高貴名煙
樂不離口

品出司公煙葉茄

若素

「若素」之成分為
 維他命B1 B2
 及人身不

健
 身
 可一

時缺
 之
 母

之活性醇
 素，蛋白質，
 賀爾蒙以及磷，
 鐵等故為健康之
 母。「若素」各地
 各大藥房均售。



萬象讀者
記住：

葡 萄 酒 義 酒

萬象雜誌供大精量神食糧
葡葡美酒真無限健康活力

十二月號 第四年·第六期

可特士長征墨西哥 (英雄史略)

談喝茶 (散文)

魔 (小說)

外國人談中醫 (醫學漫談)

夜店 (連載劇本)

心聲

夜店在日本 (世界藝壇)

獵奇趣味

漫談史劇 (劇論)

骷髏杯 (小說)

索笑集

馬相伯與震旦復旦 (掌故)

伊麗莎白女皇是男人 (英宮野史)

殘叢偶拾

荒野 (長篇連載)

世界名人幽默集

三遷 (散文)

巴山寄語 (通訊)

幽素 (一〇)

施蟄存 (二六)

鄭定文 (二四)

俞良洪 (二七)

師陀 (二五)

鄭逸梅 (二四)

范通 (二五)

滄一 (二六)

吳伯簫 (二七)

曉歌 (二五)

幽素 (二四)

宛序 (二五)

康悌露 (二二)

鄭逸梅 (二四)

師陀 (二五)

幽素 (二〇)

若思 (二二)

黃裳 (二六)

！飲歡杯舉女男年青

品妙上無歡聯庭家

葡 萄 酒 義 酒

國產
酒之
傑作

葡 萄 酒 酒

甜 蜜

香 噴 噴

人工受孕在法律上的地位 (醫學漫談)

蘇子 (二三)

窗 (小說)

葉絃 (二七)

心聲

鄭逸梅 (二三)

我愛講的故事 (人生修養)

何凱 (二四)

光 (散文)

楊必 (二七)

線以外 (散文)

曉茫 (二四)

茫 (散文)

林莽 (二四)

落華篇 (散文)

坦克 (二七)

如何記憶姓氏與面貌 (處世術)

史郁 (二九)

索笑集

幽素 (二五)

接吻考 (長篇連載)

袁武 (二五)

碎冰船的故事 (交通史話)

吳華君 (二五)

心聲

鄭逸梅 (二五)

震 (長篇連載)

羅洪 (二五)

智利風光

谷怡 (二五)

補形趣談

梁弘 (二五)

編輯室

編者

福 利 農 場 榮 譽 新 獻

各 大 公 司 酒 家 均 售

葡 萄 酒 酒



進飲咖啡採用 C. P. C.

合

家

歡

樂

香味芬芳 品質高超
飲後清神 合家歡樂

德勝咖啡進口行

上海靜安寺路一四七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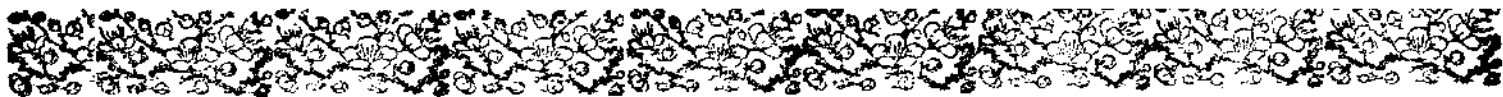
電話 三六八四一號

各大公司

洋酒店

食物號

均有出售



AA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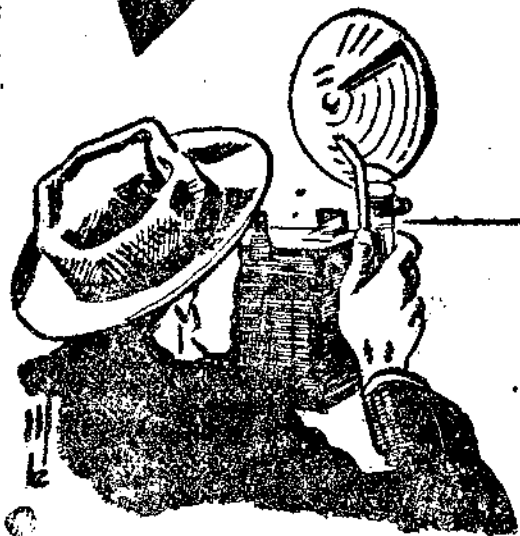
“是”

最合顧客理想中之便利!

擁有現成西裝 大衣數件件

(尺寸齊備)(花色新穎)

◀歡迎評較▶



標準現成西裝

大衣西裝 式樣齊備
貨色繁多 定價劃一

成都路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62693番





可特士

長征墨西哥

幽素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曾經產生過一位遠征的英雄。他祇率着一枝小得可憐的軍隊，便轉戰數千里而征服整個墨西哥。這種「遠征」的業績在人類史上應佔何等地位是另一問題，但他的可歌可泣的經過，和驚天動地的魄力，終是值得一說的。現在特把英國名作家威爾遜 (Lawrence Wilson) 所著的「可特士，墨西哥征服者」(Cortes, Conqueror of Mexico) 和華理士將軍 (General Lewis Wallace) 所著的「白種之神」(The Fair God) 兩書，擇其大要，編譯成篇；讀者如單把他當作一種英雄史來看，它的傳奇性真個可以「下酒」呢。

一件大事業的開始

在歐洲，十六世紀是冒險事業最為蓬勃的時期；新大陸給哥倫布發見了，有野心的國家都瘋狂地向這方面經營着，於是世界史上便平添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然而在這一切的雄圖偉略中，若以智勇而論，則漢南杜·可特士 (Hernando Cortes) 的功業是無可比擬的了。他祇仗着寥寥可數的死士，和自己的大無畏的精神，便毀滅了新大陸上一個文化最高而兵力最強的大國。

當他對亞資特族 (Aztecs) 的遠征開始之前，可特士不過是一個寂然無聞的墮荒者而已。他於三十三歲時由西班牙到古巴 (Cuba) 來，辛勤地墾了幾年荒地。到一五一八年，格利查華帶着鉅額的黃金回到古巴，還向官方報告，說墨西哥有無限的財富。古巴總督凡拉圭資聞言心動，便要組織一

個遠征隊，去奪取這個寶藏，他任命可特士為總隊長，其動機也不過是知道他具有堅忍和勇敢這兩種德性，和足以達到自己的企圖的雄心而已。

可是可特士於受命後便立刻施展他的非常的魄力和才幹，獨行獨斷地着手於遠征隊的組織；他是這樣地鋒銳畢露，竟使凡拉圭資因為恐怕他將來不受自己的羈勒而撤銷他的委任。不過可特士此時業已準備完畢，他便不顧一切而於一五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率隊出發，凡拉圭資要阻止也來不及了。這個遠征隊的全部武力計有小型戰艦十一艘，水手一百名，兵士五百名，火炮十二尊，戰馬十八匹——這些馬匹對於他後來的事業極關重要。

這個遠征隊的口號是「為西班牙和為聖詹姆士」——也可以說是為他們自己，因為可特士已允許他們，將來所有獲得的黃金，每人均得一份。他們最初遇到的事件是當駛進土巴司可 (Tobasco) 河口時，即受到印第安人敵意的歡迎，使他們須經過一場爭鬥才能登陸取得食料和飲水。更使他們喪氣的是有三個在這次戰鬥中擄獲的印第安人告訴他們，說所有附近各鎮的「卡司克」(酋長)已在集合中，準備和他們作戰。果然次日黎明他們便受到極大的兵力所襲擊了。在最初的接觸中便有七十多個西班牙人負了傷，而在三百與一之比的衆寡懸殊之下，連他們的炮火也不能發揮其威力了。後來幸虧可特士領着馬隊繞出印第安人的後方衝突起來，才把他們嚇得狼狽潰散。

原來印第安人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馬，而以為這些撐着耀光的甲，甚至連面部也蒙着鐵片的馬和騎士，是一種可怖的怪物——是雷電之神。可特士察覺他們的恐怖，自此以後便把陣亡的馬匹祕密掩埋，使印第安人相信它們是不能殺傷的。

與印第安人聯合而獲得其助力

在對印第安人的戰爭獲得勝利後，可特士便開始和戰敗各族修好；分別遣派舌人去告訴他們，說西班牙人願意以兄弟之誼相待。次日便有四十個「卡司克」到營裏來，全帶着鷄，魚，和玉蜀黍製成的餅作晉見的禮物。因為他們顯然是深信可特士和他的從者們都是具有神力的超人，所以可特士便趁此機會，在他們面前故弄虛玄，來買弄他的神通。他告訴「卡司克」們說那些「雷電使者」因為他們膽敢攻擊西班牙人而極為震怒，要放出藏於腹中的雷電來擊殺他們，經他用了不少法力才制止了。在談話中，他發出暗號使大炮突然轟發，把「卡司克」們嚇得跌在地上討饒。

最把他們嚇得苦的是可特士預先把一匹在交尾期中的牡馬藏在會議處後面一個小幕裏，然後使人把一匹不馴的雄馬在前面牽過。當雄的嗅到雌馬的氣味時，它便向着「卡司克」們這方面瘋狂地跳躍着，嘶鳴着，用它的蹄掘着地。於是可特士便在這羣俯伏在地上的「卡司克」面前，以調人的姿態，走到雌馬前面和它說了許多話，然後再牽去。

自此以後，印第安人們便死心塌地堅信可特士的神威是無敵的，除了降伏別無他途。於是他們便向西班牙人貢獻了許多禮物，和二十名少女。其中有一個美而且慧的唐娜·瑪琳娜後來做了可特士的愛妻；因為她本來已經會說亞資特和馬原（Mayan）兩族的方言，加以很快便學會了西班牙語，所以便成了一個很好的舌人和外交家，對於他們將來的事業有無價的幫助。會長們也把黃金送給可特士，問及來源時，他們說：「滿特祖麻（Montezuma），墨西哥。」

不久後，有使者由墨西哥來，奉滿特祖麻之命調查這隊西班牙人是怎樣的一種人，和他們此來的目的。這一班使者全是高貴的官員，衣冠輝煌，穿着五色羽毛織成的大氅。可特士接之以禮，而經由幾個舌人的輾轉通譯，說他自己是一個很偉大的帝王的臣僕，許多國王都臣服於這個雄主。他久聞亞資特王的聖明，所以特派他們前來修好和饋送禮物。因此他向使者們詢問他可於何時何地覲見他們的國王。

但是使者們對他這一番說話很為不滿。

「我們的王帝，滿特祖麻，也是一個很偉大的君主，要見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為表示友好的誠意起見，他們取出帶來的禮物——柔軟而細緻的棉織五色大氅，各種精巧的羽毛製品；和可特士和他的從者們急於獲得的黃金。

可特士所能給與他們的答禮却是很賤的——一張漆過的椅，一頂紅色的帽子，幾串玻璃珠；但是他却沒有忘記使他

們知道自己的威力。他使馬隊在他們面前馳騁，同時開放所有的大炮。這些墨西哥人果然異常震駭，可是他們的畫師却立刻把人馬和大炮的式樣描了下來，並及營中和船上一切情形。亞資特族是沒有文字的，但是他們却把這種「象形文字」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而以這種方法，由全國各處經常向滿特祖麻呈遞報告。和驛站一般，他們傳遞文書的方法是以捷足者輾轉遞送的；因為組織完密和跑得很快，每天竟可傳達二百哩的距離。

滿特祖麻知道這些西班牙人的目的後，心裏極為不安。他是很怕這些白種人的，可是，為了亞資特族有一個古代的神話，他却以為應該歡迎他們。這個神話是這樣的：

很久以前有一個白哲的神現人身降臨，教印第安人耕耘和收穫，建築屋宇，和冶鍊金銀。自從他降臨以後，地方異常繁榮，而他於臨去時曾預言將來他將帶同他的「太陽的孩子」回來統治此地。

滿特祖麻雖然不能斷定他們究竟是和他自己一般的凡人，抑或便是這個神和他的「太陽的孩子」。如果是後者，則是受天命而來統治該地，斷非人力所能違抗的了。但是他仍再度對可特士派出使節，這回却帶着一百名扛挑禮物的奴隸——這些禮物都是歐洲人所未之前見的。一項金盞裏面滿盛着金屑，一塊和車輪一般大小的金餅，象徵太陽，上面有許多奇巧的雕刻；此外還有同樣的一個銀輪，和許多同樣貴重的東西。所有禮物的總值在西班牙幣七萬元以上。可是滿特

祖麻給可特士的信却說：「邑小道狹，不足以辱車騎，請納此不腆之賦而言旋，以獲得滿特祖麻之友誼及好意而自足。」

可特士的回書仍堅持相見之請。同時他沿着海岸向北推進，而建立了凡拉·克魯資城。可特士親自和部下合作，不久便築成一間教堂，一座碉堡和幾所房屋了。

在那裏住了下來，他們以友好的態度和鄰近的各族印第安人來往，日久便因互相狎習而探悉他們的內容，原來該地的土人並非全部忠於滿特祖麻的。有些被他侵凌的部落——例如金寶拉族 (Cempalans) ——全對他極爲怨恨，因爲滿特祖麻對他們徵收很重的租稅和強迫他們每年貢獻最美貌的成年男女；男者爲兵，女者爲奴。

於是可特士便施展他挑撥離間的外交手腕，而從中取利。他竭力鼓動懷着貳心的部落反抗滿特祖麻；後來由墨西哥來的收稅官到達時，他一面指使金寶拉人把他們扣留，關在牢裏；一面却祕密地幫助他們脫逃，還把禮物和友好的書信託他們帶給滿特祖麻。他以這樣的陰謀離間各部落，使其互相仇視，而自己却獲得兩方面的信託和友誼。

征服特拉司卡拉族的經過

此時他們的內部却發生了新的危機。原來可特士的士兵們大多數是古巴的農夫，他們兩年來流離轉戰，生活和戰鬥之艱苦，處境之日趨危殆，都使他們憬悟着安定而舒適的古巴農村，因此軍心漸見不穩，時聞回師的議論；幸虧可特士

仗着他的機智的手腕和動人的言論，終於把他們說服而安靜下來。但是可特士却想到此次違犯古巴總督凡拉圭資的命令而逕自出發，他必懷恨而思有以維持自己的威信；因此他如果要保持自己這個遠征隊的領袖地位，便必須向西班牙王取得同意，方無後顧之憂。於是他直接向却爾五世 (Charles V) 奏陳此行的經過，和請求批准克魯資城爲西班牙帝國之一部份。他還說及「傳播基督教的好機會」，和墨西哥的「行將取得的無量的財富」；而爲證明此種財富之實在和他對王帝的忠誠起見，可特士把所有業經獲得的珍物全部交由賚送奏章的船運回西班牙，獻給却爾五世。

可是才打發了這條船回國，可特士便發覺了一個叛變的陰謀。有一部份士兵祕密計劃着，準備劫奪一艘兵船，殺其軍官，而私逃回國。可特士以嚴刑處治他們；將兩個主犯絞殺，另一人則去雙脚，其餘則施以很重的笞刑。

至此，可特士爲根絕士兵們逃亡起見，乃詐稱所有船隻均已不適於航行，下令將其卸除武裝及帆艙而全數鑿沉之。及至士兵們知道已經沒有船隻，絕了生還之望，無不鼓噪；然而同時也想到實迫處此，除了和可特士同生共死外，別無他路可走，於是便一心一德地跟着他了。

祇留下一小隊人守衛着他們所建的小城，其餘的人全跟着可特士踏上他們危險的征途。通過鬱熱如蒸的熱帶林向前，而且常是向上的，他們跋涉着走。氣溫是一天比一天低，有少數人竟因此致死。七天後他們到達了特拉司卡拉族

(Tlascalans) 的凜烈而巖峻的土地。特拉司卡拉族是一個兇猛好鬥的部落，他們拒絕向滿特祖麻納稅，而亞資特族也不能征服他們。可特士以為應該向他們借路，於是發信向酋長請求准其通過，而附以禮物——一頂帽，一張弩，一把劍；可是候了多日還沒有回音。

西班牙人於是決意強迫前進，不過走了不久便探悉土人們已經組成大軍前來迎戰了。這天晚上可特士懷着緊張而嚴重的心情安了營，哨兵全派了雙崗，大炮全裝好了，各人睡時也不許卸甲。攻擊於天亮時開始。

現代的戰爭紀錄中，攻守兩方的兵力，從來沒有像這回戰役差得這樣遠的。在前面的山隘中，西班牙人看見有四萬敵兵像潮水般湧出。戰場上的兵員是這樣的密集，竟使他們的馬隊因沒有馳騁的地方而不能衝突。然而拚命地肉搏着，他們終於把特拉司卡拉人逐出險狹的山隘，到了廣闊的平原，而施展他們的馬隊和炮隊的威力。這種威力是非原始的兵器所能抵抗的，土著的兵隊便不得不潰退了。

次日，負有息爭使命的軍使派出後，特拉司卡拉人的答覆是可特士可以隨時率隊通過他們的首都——不過過他們祇保留一個條件；西班牙人一到那裏，便須被齣割祭神。

西班牙人聞訊極為震動，因為他們知道此地各部落於祭神時，都是以活人為犧牲的。更使他們恐怖的是在神壇上挖出心臟後，這些人的犧牲便被作為食料而在市場上出賣。

次日特拉司卡拉人再行整隊來犯。但是在西班牙人的鐵

甲和利劍之前，他們裸露的血肉之軀是一籌莫展的。他們的攻勢被遏止後，一排炮火把他們轟得隊伍凌亂，而可特士更趁此時機領着馬隊衝鋒。這一排排平舉着的長矛，風馳電掣地在敵人軍中追奔逐北，把他們殺得潰不成軍。

經過晚上作第三次攻擊而失敗後，特拉司卡拉人便以為這些西班牙人確是無敵的天神。因此便請他們進城；所有男婦和兒童全出來歡迎，向他們拋擲花朵。

滿特祖麻接到關於這幾場戰爭的報告後，他不解可特士怎樣能夠以這樣少數的人而戰勝了一個為亞資特族舉國之兵所不能降伏的強族。他遣使送貢品和書信，說明自己願意做萬能的西班牙王的藩屬，而以為向一個有這樣偉大的戰士的君主臣服不是一件恥辱的事；而且西班牙人如果要求歲幣也必如數繳納——祇要西班牙人不再向墨西哥前進。

與可羅拉人之戰

可特士自己對於特拉司卡拉的描寫便是給我們流傳下來的最好的紀錄。在給胡爾五世的奏章裏他說：「這個城比格蘭拿大 (Granada) 還要大，而且也有更好的防禦工事。城中屋宇佳美，食物也很為豐富，如麵包，家畜，野禽，魚，和極佳的蔬菜等物無不具備。店舖遍佈城內各處，還有一個每天有三十萬人在那裏做買賣的大市場。這裏如衣服，靴鞋，用具等類也完備無缺。還有金，銀，寶石，和出賣羽毛製成的飾物的珍寶店，其完善可以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市場。這裏

的陶器和西班牙的一樣好。木材，炭，藥料和香草大量地買賣着。公共的設備有供人洗澡的浴室，修面室，和浴室。最後，他們還有很好的社會秩序和效率很高的警察制度。」

西班牙人大約在這裏休息了二十天。土人對他們極爲愛戴，而求他們永居此地。「取我們的女兒和土地，」他們說。「我們可以給你們建築一個城，而我們則得到你們的幫助，便不怕亞資特人的侵略了。」但是因爲急於向墨西哥前進，可特士便婉辭他們的挽留而進駐於隣族可羅拉人（Cholulans）的城中。

可羅拉是滿特祖麻的同盟國；他們待來者的禮貌是顯然地冷淡，致使可特士不得不因膳食之薄劣而向他們的長官質問。可是他們祇望着肩說食物缺乏。後來的三天，食物更爲「缺乏」了；更引起他們的疑心的是看見女人和兒童紛紛撒離該城，和探悉主要的街道都已掘下陷阱，預備顛覆西班牙人拖過的大炮。

正在局勢嚴重的時候，滿特祖麻的使者來了，他不但並不如常攜帶禮物，並以失去滿特祖麻的友誼爲威挾而要求他們不再前進。可特士不理會他的要求，使者便走了。

那個美麗的瑪琳娜突然向可特士報告了一個極驚人的消息，她由一個可羅拉貴族婦女那裏探明了一個預備襲擊可特士和所有他的部下的計劃，連把他們縛送滿特祖麻的繩子和囚檻也準備好了。

可特士聞報便決定先發制人。他通知可羅拉族的會長說

他們決意離去該城，請求派二千名精兵護送出境。他的請求被接受了；可是這隊士兵走進可特士駐兵的宮殿裏的廣場後，便受到西班牙人炮馬和步隊的襲擊，這二千名精兵和三十個同來的高級官吏竟沒有一個生還。

這裏的屠殺正在進行，同時外面有由可特士秘密召來的特拉克卡拉壯士五千人衝入這個毫無準備的城市，擄去了一萬個沒有武裝的可羅拉人。於是可特士便命生存的會長們招集逃亡的居民，重回城中安居，並開市營業。

這些事情辦妥後，可特士命令特拉克卡拉人把擄去的一萬人釋放。雖然特拉克卡拉人憤怒地反對，但因可特士極爲堅決，大部份的俘虜是被釋放了。可特士還趁此機會，向印第安人們宣傳基督教的真理，和指摘他們的罪惡——如以人爲犧牲，吃人肉，和以俘虜爲奴等等。

向墨西哥進兵

以武力和外交手腕分別把沿途各族征服後，可特士現在可以向着他的最後目的地進發了。當時他們的全軍是不足四百名西班牙人，輔之以五千名特拉克卡拉壯士。

這次旅程的艱苦，是足以使最堅忍的探險者喪氣的。經過的是險峻的崇山，佈滿了荊棘和岩石的高原。飲料十分缺乏，由戴着雪冠的高峯上吹來的風像利刃一般刺人肌膚。

同時，在京城裏的墨西哥王帝也焦急無措。他所用的一切辦法均已失效，這些白種人已經一天比一天逼近了。在憂

慮中，他把自己關在宮裏，終日向他們的神供獻人的犧牲而祈禱，可是却得不到一點靈應。後來他以爲自己既不爲神所佑，則抵抗也是無用的了；於是便派他的一個侄兒出去歡迎西班牙人。

可特士統率着這五千餘人沿途分程前進，終於切近他的目的地而可以俯望這個沃饒的山谷。他看見墨西哥風景奇麗——無數橡樹和香柏的叢林，玉蜀黍的農田，和五色繽紛的花園。城外是一個鹽湖，湖濱的白色屋宇反射日光，閃爍眩目；湖上散佈着島嶼和浮於水面的花園。一切都是美麗和繁榮的；農夫歌於田，輕舟往來湖上。其開化程度之高，使這些西班牙人看見了便立刻想起了他們的祖國。這個便是他們冒這樣的大險而來探望的國家。

墨西哥京城建於一個島上。而以三條堤路和陸地聯絡。這些堤路工程十分偉大，每條的長度是由一哩半至四哩，而其寬度則竟可以八馬並馳；可是可特士在堤上走過時，他發覺兩件使他驚疑的事。第一，堤上有許多缺口，而聯以吊橋，這是可以隨時撤起的。第二件是堤上都建有堅強的防禦工事。他覺得自己是走進一個死阱裏了。

墨西哥人的待遇

可是這時要退回已經太遲了；而且正在這個時候，滿特祖麻已經坐着他的寶輿親自出城迎接來賓。他的服飾華麗非常。當他下輿時有幾個會長擎着一把以翠羽製成而飾以無

數金綵和珍珠的華蓋給他遮着太陽；另有貴官在他前面走，沿途把布舖在地上，使滿特祖麻不會踏到泥土。所有的會長們沒有一個敢向滿特祖麻平視的。

滿特祖麻年約四十，體格壯偉，貌美而溫文；相見時他雖然拒絕了可特士的擁抱，但態度是很大方有禮的。

「你們將得到一切所需要的東西，」他說。「因爲你們是在自己的家和國裏了。」

然後他派人引導西班牙人們到爲他們預備的駐所——在城中心的一所偉大的石建的宮殿。沿着他們行經的廣闊的大路上，有許多公共場所和貴官的第宅，都是紅石的建築。以巨石疊成之壘使每一建築物都成堅堡。在相當的距離便有巨大的三角形的廟宇，裏面供着亞資特人的神祇，永不熄滅的燎火熊熊地燒着，高達百呎的廟牆矗立路旁。大路兩旁全是私人的花園，臺榭，運河，橋梁和迴廊。西班牙人整隊走過時，千萬人以驚奇的眼光圍觀他們的甲冑輝煌的步兵，矯健如龍的奇獸，和銅鑄的大炮。

一經進駐給他們作行營用的石宮後——這裏，連同它的廣場，是足以容納所有西班牙客軍和他們的特拉司卡拉友軍而有餘的——可特士便立刻佈置了防禦的工作。一個星期平安無事地過去了，可特士則取得滿特祖麻的准許而終日在城中各處作週詳的視察：它的擠擁的市場，它的有無數獨木舟在忙着卸下菓實花草和蔬菜的船埠，它的宮殿和博物院；它的給水系統，以雙綫的陶製的水管由七哩外的一蓄水池導來

供給三十萬人日用的清水——他們的炮隊長梅沙 (Mesa) 對於這種偉大的工程極爲欽佩，他承認在歐洲也未見有能和它比美的。

可特士被導遊於滿特祖麻宮中時，也因看見它的空中花園和華麗的游泳池，它的獸苑，禽圃，和魚沼等種種設備而驚異不置。爲這個帝王服役的有侍從三千人；他每次進食，恆由御膳司烹製佳肴一千餘盤給他選擇。食時他一人獨進，圍以廣屏，有美好整潔的宮嬪四人服侍左右。膳後他常聽音樂，且有滑稽的侏儒和優美的歌舞供他娛樂。

劫取滿特祖麻爲質

雖然滿特祖麻的態度是這樣的友好，然而城中却到處可聞對西班牙人不滿的言論，加之以可特士這回不智的舉動，情形更趨惡劣了。先是，他常勸導滿特祖麻改奉基督教；他的答覆是他雖然確知西班牙的神是很偉大的，但是亞資特人的神也甚適於他的民衆，因此他現在不能背棄他們而改奉他的神。有一天可特士請求參觀城中的大廟，當他看見供着人的犧牲的祭壇，和給乾了的人血塗黑了的壇石和牆壁，和聞到觸鼻欲嘔的血腥時，他不能制止自己的憤怒而要求滿特祖麻許他摧毀偶像，洗淨廟宇，而改立基督教的神龕。

「因爲，」他高聲叫道，「你們這些神祇都是惡魔！」
滿特祖麻在他們的教中也是一個高級僧徒和虔信者——他個人每日供獻五個人的犧牲——現在也怒了。

「如果知道你會侮辱我的宗教，我便決不肯讓你們到這裏來了。請你以後再不要對我們的神作不敬的行爲。」
這時可特士看見僧徒們的憤怒，也後悔自己的話說得太過火了。

以後的空氣日趨緊張。一天晚上瑪琳娜回來報告說她探悉亞資特人已經準備對這些不速之客作非常的舉動時，可特士以爲除非能立刻作緊急的處置，則全軍的覆滅是不能免的了。於是他召集他的隊長舉行會議，把事態告訴他們。

他們決定下來的戰略是不可思議地大胆的。他們同意以爲，在如此不利的形勢之下，他們的安全的唯一保證便是向亞資特人劫取一種高貴的質物以爲要挾，而最適合這個條件的唯一質物便是滿特祖麻他自己。

可特士知道，由於滿特祖麻的密令，墨西哥人曾襲擊他們的克魯資城而殺死兩個西班牙人；因此他便決定以此爲藉口而拘捕他。他們明知滿特祖麻可以於指顧間召集千萬戰士爲他救命，然而除此以外實在別無善法。形勢已經異常危急，不容他們顧慮了。

在極度祕密之下，他們在城中各要點佈置了守兵，或以大炮控制。可特士乃帶着他的武裝的衛隊往見滿特祖麻，外表還是極爲友善的，而在談話中故意引出克魯資城事件。滿特祖麻否認對此有所知，但是他說負責的軍官們當然要受到罪刑。可是這却不能使可特士滿意。

「雖然如此，」他說，「我恐怕還要請你到我們的駐所

同住幾時，不是做俘虜，祇是做一個客。」

這種巧言不足以蒙騙滿特祖麻。

「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答道，「因為縱使我答應，我的人民也決不容許有這種事情實現的。」

爭論有禮地，但是危險地繼續着，而最後，經過了半小時，這班西班牙人中有一個忍耐不住而叫起來：

「還枉費功夫和他說話？我們現在是不能回國的了。把他捉起來；如果他反抗，便把劍插進他的肚皮裏！」

滿特祖麻雖然聽不懂他的話，可是看見他們的憤怒的臉色和聲調，也可以猜出它的意思了。

「他說什麼？」他問當譯員的瑪琳娜。

「跟他們走吧，」她哀求地說。「如果你跟他們走，他們一定會好好地待你；否則他們便會把你殺死，立刻，就在這裏。」

或者是因為迷信，或者是因為恐懼；但是無論因為什麼，他終於心裏懷着重大的屈辱，眼裏含着淚，而由他們押着走。路上遇着的人無不驚怪，可是滿特祖麻叫他們不要震驚，他是自願去做白種人的賓客的。然而他的威嚴已經破碎了，而從此以後他永不再踏進他的宮殿的大門了。

魯皇帝而收租稅

可特士在這個時期的生活確是極危險的。滿特祖麻得到極優厚的待遇，他仍由他的侍從和妃嬪們奉侍着；而且，雖

然是被監守着，他還可以在西班牙人的大本營裏面處理他的國政。不久可特士便告訴他，說他現在已經成了西班牙王的一個尊貴的俘虜，所以他應當向全國各省收集財物獻給他們的君主。

於是向全國各處派出租稅徵收員。可特士把他們帶回來的黃金鑄成金條，而連同以前多次收到各種贈送的金銀和珍寶，分爲五股。這些東西的總值在四百萬美元以上。可特士自取一股，另一股留備將來獻給西班牙王，其餘的三股則分派給部下的將士——他們得到這些財物便立刻開始狂賭。

這個時候墨西哥人是很爲安詳，而西班牙人則氣憤日盛。他們甚至計劃着要把大廟裏神壇上的偶像搗毀而代之以十字架；因爲，雖然滿特祖麻曾經允許他們許多要求，但是對於以活人作犧牲的廢止却堅決地拒絕了。

因此可特士和部下將領便再走上那一百十四級的石階而進高塔上的主壇。壇上的大神相貌極爲醜惡，滿嵌着珍寶的身體上繞着許多金鑄的蛇，頸上掛着一串以金和銀製成的人頭和心臟。可特士以憎惡的眼光望着它，而當他聽到其他各壇上的慘叫和看見滿身血污的僧人們正在忙着幹他們的可怕的工作時，他暴怒起來，便拔劍把神像砍碎。

他的部下也跟着動手搗毀各壇神像，洗淨血污，而在一個新的壇上豎起基督教的十字架。亞資特族的僧徒們在憤怒和畏懼中逃出了廟門；不久他們便領導着民衆向西班牙人作戰，在這個大城裏，一個憎恨怨毒的火山開始爆發了。

可特士戰勝討伐軍而降其衆

正在此時，突然由另一方面來了更大的危機。據報有一隊由十八艘西班牙戰艦組成的艦隊由那華資將軍統率着，已到了克魯資城。跟着探悉他們此來的使命並非幫助可特士，而是要把他拘捕送回古巴給總督治罪。在可特士，這突如其來的難關幾乎使他束手無策，他的部下有些找尋金礦去了，有些奉命到海邊修理船隻，以備將來回國之用。但是可特士却不顧一切而立刻積極活動。他領了一隊人到克魯資，留下八十人守城，而於夜間統率着餘下的兵士去捕捉那個來捕捉他的人！他在事前派出許多間諜，各帶着多數的黃金，去收買新來的軍隊。

因為他的隊伍小得僅有二百六十人——那華資將軍有三倍的人數和絕對優勢的武裝——可特士却反能前進得異常迅速；在長期的危難和艱苦中，他的士卒已經養成一種能夠耐勞捱苦的素質了。以強制的急行軍，可特士不久即達達那華資軍的營幕前面。這時正是一個狂風暴雨的黑夜，他們立刻趁着這個時機而向毫無準備的敵軍作全力的襲擊，於是便展開了一場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混戰。在意外的慌亂中，新來的軍隊的戰鬥力當然是很薄弱的，因此可特士和他的部下便把那華資將軍擊傷而俘獲了。他的士卒的半數早已受了可特士的賄賂；其餘的雖然未受他的運動，但是看見主帥業已被擒，便也不願作無益的抵抗而降伏了。

在可特士，這次勝利簡直是上天的恩賜。他在此役獲得的除了大量的武器和彈藥的補充外，還有多數的兵員，因為他把降卒全部釋放而編入自己的隊伍。他向降者宣稱如果他們能受他的指揮而征服墨西哥，則他們必能得到和原有的士兵們同樣的待遇和酬勞。他派了一隊人到海邊去把所有船艦上的桅，柁，和羅盤拆去，以防有人私逃向古巴報訊，然後自己率領全軍向墨西哥回師。

可是可特士喘息未定，又來了另一個大打擊。由墨西哥來的信使說該城業已奮起向西班牙人攻擊，而把他們圍困在營部裏面，情形十分危急，如果不能立刻得到援救，則全軍不能免於覆滅了。幸虧現在他的部下已經增至一千三百人，裏面有八十個弩箭手和許多火鎗手，還有九十六匹馬。此外特拉司卡拉族也供給了勇士二千人，作為友好的表示。但是當這枝軍隊艱苦地通過熱帶森林和積雪的高山向腹地前進時，他們已經是極度的飢渴疲倦，可特士却不顧一切，督促着他們兼程前進，終於到達墨西哥城，衝過了圍無人煙的市街而進入原駐的宮殿，受到正在焦急地等候着的人們的歡迎。

「爲什麼弄成這個樣子？」可特士憤怒地問。

留守軍的領袖阿爾華拉杜向他解釋說因爲日前接到密報說土人們已準備向他們進攻，爲希望以恐怖手段把他們懾服起見，他便率領着部下向正在舉行一個宗教大會中的六百個土著貴冑襲擊而把他們全數殺死。

「你辜負了我的信託了，」可特士怒責他，「你的行爲

簡直和一個瘋人一般。」

墨西哥之敗及脫險經過

次日，數千印第安人蠶湧而來，圍攻西班牙的兵營。熾烈的槍炮火力把他們打得如被刈的草一般整排的倒下，可是這些好戰而且激於義憤的土人却絕不因此而畏縮，他們前仆後繼地以赤裸的身體冒着彈雨前進。這樣地苦戰了數小時之後，有些墨西哥人把火箭射到這個宮殿的屋頂上而使其起火燃燒。守兵因缺水不能施救，祇得任火勢到處蔓延着。到日落的時候，西班牙人已經死了許多，沿着的也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負着傷，然而夜神却祇結他們帶來了黑暗，沒有休息。

僧徒們終夜擂着那面巨大的蛇皮戰鼓，督促戰士們前進；次日戰爭還是劇烈地繼續着，攻勢絕不稍衰。到第三天，可特士見得事態已經十分危急，祇得請滿特祖麻出來勸告他的人民停戰，並要求他們准許西班牙人平安離墨。可是他們對他已經失去了信仰，並且已經另立新君；所以不特不肯從命，反而同聲辱罵，還用石塊把他擊倒在地。後來可特士不得已而向他們作同樣的要求時，他們的答覆是縱使須以一千個亞資特人才能換取一個西班牙人的生命，他們也不肯讓一個西班牙人活着走出該城。

不久滿特祖麻竟憂憤而死。當可特士對墨西哥人說願意交還屍體給他們埋葬時，他們高聲答道：「不論生的或死的

，我們也不要他了。」這個賢明的君主竟因一念之差而得到如此淒慘的結果，實在太可哀憐了。

現在西班牙人的處境異常危險；因為兵士的死傷愈劇地增加，和彈藥的漸趨缺乏，使他們隨時有被敵人衝入而全數就戮之險。最後可特士以為在這種局勢之下，除了作孤注一擲，以全軍潰圍而出，或有萬一之望外，再沒有其他可以自救的策略了。他擇定實行突圍的日期是一五二〇年六月三十日的半夜。他預料由這個島城通到陸地去的「堤路」上各缺口的吊橋定必已被拆除，於是便於事前製成一張輕便的木橋，以便渡過缺口，並指派壯士四百人專負扛移和保護之責。

他們把財物埋於地下，以備將來掘取；可是新收編的人因缺乏經驗，却儘量地把沉重的帶着走，至於可特士的舊部則僅攜帶最貴重的寶石和一些輕巧的黃金鍊條而已。營內燈火照耀如常，以免引起敵人注意；一到預定時間，他們便悄然地離開這個偉大的宮殿而向市街衝出。

當西班牙人踉蹌疾走，通過這個沉睡的都市時，天正下着傾盆大雨。他們把帶去的輕便木橋放在「堤路」的第一個缺口上，先行的炮隊已經安全渡過，正在此時，報警的叫聲突然由黑暗的四週同時並發。全城各處的守衛兵聞聲立即響應，而在大廟內看守着聖火的僧徒也把他們的蛇皮鼓敲得雷一般響，以召集全部戰士。

片刻之間，無數的驍勇善戰的墨西哥戰士由四面湧來，甚至湖上也有許多獨木舟由夜的黑幕中衝出，而於堤畔的淺

灘上向西班牙人襲擊。

可特士騎着馬不停地往來跑着，高聲發出種種命令和口號，鼓勵他的部下奮勇作戰，不過他知道這回是差不多絕無希望的了。他們初意以為可以藉以脫逃的木橋已陷於第一缺口的淤泥中而不能再行移動。有幾個人衝到第二缺口，而由在那裏找到的一根長木渡了過去，可是却立刻被土人的小舟衝前把它拆了。

堤上是一場血肉相搏的白刃戰——西班牙人的長槍和劍對墨西哥人的長矛和木椎。爲了準備向他們的神祇獻俘告捷，土人們要活的西班牙人作祭神的犧牲；所以在此次戰鬥中，除非不得已，他們不肯把敵人殺死，因此有許西班牙人倖逃此劫。但是在極度的混亂中，有許多個白種人由堤上被擠跌下湖裏，他們立刻便被獨木舟上的土人撈起，後來都在大廟的神壇上給僧徒們宰了。

西班牙人的隊伍終於散亂了，這一大羣驚慌失措的人沿了堤岸爭先奔走，多數跳下水中，希望能夠游到彼岸逃生了。此時那些最不受金銀和珍寶的重量所累的人便是最有希望的了；至於那些馬隊則多數在坐騎跳到水裏時被踏斃絆住了脚，給拖着在水裏載浮載沉地淹着，有些聰明的則緊執着馬鬃毛讓它馱着游到對岸。西班牙人奔逃時沿途拋棄黃金和珍寶，使敵人們爭相拾取，因此而脫險者也不少。最後，可特士和他的僮僕逃出重圍的殘部，沒有一個不負着輕的或重的創傷，艱苦地沿着長堤走到岸上。

在初昇的灰色的晨曦下，可特士坐着看他的殘卒列隊走過，人數是少得可驚。每個人的精神和肉體全破碎了，泥和水溼透了血肉模糊的身體。大炮已全部喪失；他們的碩果僅存的武裝祇有二十張弩，七枝火槍，和二十三匹馬而已。這枝可憐的軍隊掙扎着向前走。在這一夜的苦戰中喪失了生命的計有西班牙人四百五十名，和他們的特拉司卡拉同盟軍四千名。

可特士俯首而泣。這是他一生中最可痛的遭遇，而自此以後人們便稱此次戰役爲「悲哀之夜」。

可特士逃回特拉司卡拉而圖再舉

此後這些西班牙人便立刻跋涉長途，取道回特拉司卡拉去。在途中他們當爲大隊的亞資特人所邀擊，但是都被他們拚命擊退。在第六天，他們正走到奧譚巴山臨時突被上萬的敵兵圍擊。無論從任何方面看來，他們這回是必不能免於覆亡的了。大炮已經沒有，可特士祇得把他的士卒列成方陣，使重傷者居中，而尚可應戰的則在外圍護衛着；一面把馬兵分成五騎一隊，向敵人衝擊。這樣苦戰了數小時，戰士們不勝疲憊，多數倒地不能起立應戰。可特士看見如此情形，他便率着三個勇士作「擒賊擒王」的壯舉，因爲他知道這是挽回頹勢的最後一着了。這時墨西哥人的酋長正在一個高阜上大纛下的「寶輿」裏面督戰，他的地位正在全軍的中堅。可特士等四騎直向中軍衝去，如虎出柙，當者無不披靡，竟

給他們直衝到高阜上把會長殺死了而奪其職。一來失去了他們的領袖，二來也爲這四個西班牙人的超人神勇所震懾，敵人們便立刻失去鬥志而引退了。

獲得這次奇蹟的勝利後，可特士便繼續率部向特拉司卡拉進發。目的地漸漸接近，可特士心裏也漸漸不安起來了；他不知將受到土人們怎樣的待遇。當前次離開他們的時，他曾自命爲「白種之神的無敵的驕子」而爲他們所深信，可是現在他却大敗而返，而且更壞的是有幾千個特拉司卡拉友軍的骸骨在戰場上暴露着不能回來了。

然而，出乎可特士意料之外，特拉司卡拉的老會長却親自郊迎，懇切地慰勞，還表示願與可特士作比從前更友好的合作。因此他們便安心住下，在三星期中休息和治療創傷。

到這裏可特士便顯出了他的無比的堅毅和勇敢。他毅然地決定不退回他的克魯茲城，而再向墨西哥進兵；除非達到他的目的，他的雄心是不可遏止的。他的計劃簡直像是癡人說夢。他祇有四百多名士兵，而且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受了傷的；他沒有炮，沒有鎗，沒有火藥，而僅有二十四匹馬；他自己則頭部受傷，和被砍去手指兩只；而且對於他最有利的所謂「天神之子」的紙老虎也早已拆穿了。他的百戰餘生的部下多數憶念着他們在古巴的可愛的家，而詛咒可特士和他的這種瘋狂的侵略戰。在決定叛變後，他們向可特士提出退回克魯茲城的要求。

可是可特士，他雙眼閃着異樣的光輝，以興奮動人的演

辭，向士卒們說明退兵是不可能的。他們竟給他鼓舞起來，恢復了戰意，叛變的思想也消弭於無形。

不期而獲的補充

在向墨西哥作捲土重來的鬥爭之前，可特士第一步是遣派將領率兵四出征伐曾經幫助過亞資特族對他抗戰的各部落，而他們竟是無往不克的。許多城市一個接着一個地落在西班牙人手裏。此時他還遇着一個極大的幸運，竟有三艘滿載着他需要正亟的兵士和械藥的西班牙戰艦突然駛到克魯茲城停泊了。原來古巴的總督此時還不知道他派出的討伐軍業已覆滅，這些正是給他們送來的補充。總長和兵士們全給可特士俘擄了；可是當他們知道事情的經過和受到可特士的厚利的誘惑後，他們便自願降服而參加可特士的墨西哥戰爭。現在可特士兵力之強爲前此所未有。

可特士以爲如果祇由陸地進攻，則墨西哥人憑堅守險，急不能下，最好的戰略是水陸並進。一隊戰船可以擊破蜂圍蟻聚的獨木舟，直抵城下而以炮火向其轟擊。因此他便決定建造一隊堅強的淺水戰船，把在克魯茲城拆卸的帆和滑車等件移來應用。可是他不能在湖上建造這種戰船——第一因爲湖邊沒有適用的木材，第二也恐怕墨西哥人會向工人們襲擊——所以他祇得在離湖六十哩的特拉司卡拉森林裏開工建造，然後把造成的戰船分段用人力扛過險峻的叢山而達湖濱。

這項工作的負責人是馬丁·羅皮子 (Martin Lopez)。

一個專門的船舶計劃者和建造者。他有無數的工人供他指揮，因此他在幾星期的時間便把十三艘戰船的木材砍好，作好記號，而可以於到達後立刻拚合而成爲完整的船隻了。這些木材便由不可以數計的特拉司卡拉伏力扛過積雪沒徑的高山峻嶺而達墨西哥——這是任何民族的戰史上無可比擬的大舉。

當船隻在建造中時，可特士使統率着他本部的全軍，和一大隊由他們匆匆練成的特拉司卡拉壯士，向墨西哥湖前進。他在那裏成立一個據點，儲備着武器和各種給養，而且以苦戰而征服了沿湖的各城市。因此墨西哥城的糧食的來源被截斷了，而他自己的則確實地保有着——祇要他不戰敗。

他們的船隻的下水禮舉行於一五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嚴重的警衛下——墨西哥人曾襲擊三次，意圖焚燬——羅皮子和他的助手們小心地把船隻拚合了。這天正是星期日；舉行過宗教的儀式後，在鼓，角和禮炮聲中，這些小船一齊升起了牠們的旗幟而滑到湖裏。

同日可特士檢閱他的軍隊，爲了得到上面所說的不期而獲的補充，他的全部計有西班牙九百餘名和五萬多特拉司卡拉戰士。

墨西哥城的陷落

第一次大進攻開始於五月一日。西班牙將領亞爾華拉杜奧烈德，和山杜華爾各領着一枝西班牙人和特拉司卡拉人混成的軍隊，分別守住幾條大堤，而可特士自己則担任戰船

的指揮，這十三艘戰船各載二十五人，內有棹手十二名，船頭上裝着一尊小炮。他們向着這個名城前進，不久便有無數的戴着戰士的獨木舟蜂擁而來迎戰。正在這個時候，風突然息了，所有的戰船都停滯着不能行駛；可是墨西哥人們却被他們這種突然的停止嚇住了，他們也在離開戰船的火鎗射程之外的湖面停了下來。

不久，忽然來了一陣強風，把船帆張得滿滿地，各船破浪而前，把尖銳的船頭直向着擠在一堆的獨木小舟撞去；許多獨木舟給撞翻了，同時船上的人便鎗炮齊發，向這些倉皇失措的土人亂轟。敵人們絕不作抵抗的嘗試，祇是立刻向後潰退，可特士督率各船窮追，把殘餘的獨木舟都趕進水巷裏。所有的城門和水關全關閉了，墨西哥城的合圍也完成了。

這時墨西哥的執政者是滿特祖席的二十一歲的族弟，名叫瓜特莫 (Gratemoc) 的一個果敢而勇斷的領袖，他集合了六萬名亞資特族的壯士，把他們分別派出扼守各堤的斷口和市街中的重要地點。

可特士每天進攻，不變地用着相同的戰術：當戰船駛近密集的守兵，以炮火向他們轟擊時，岸上的軍隊也同時沿着大堤前進，強渡過決口後，便用石和泥土把牠填滿了；以後他們便衝進城裏，把一部份重要建築焚燬，然後撤退。亞資特人每夜把決口重行攔開，使來攻者不得不逐日苦戰擊退守兵，然後重新填塞以渡人馬。當時正是雨季，日夜滂沱不輟；西班牙人的帳幕和衣服全溼透了，人和馬都在泥海中跋涉

着。在一回不幸的戰鬥中，有六十二個西班牙人和一大羣特拉司卡拉人被墨西哥人俘獲，此後的幾天城內大廟裏的祭壇上便血流成渠。攻者已經是這樣地逼近，他們甚至可以聽到他們的伙伴被屠時哀鳴而想像出當時的慘狀。

這時有一枝無形而極強的友軍——飢饉——爲西班牙人盡了很大的力。可是，雖然可特士每日向飢餓的墨西哥人提出和議，却始終被拒絕了；這個頑強不屈的民族是寧死不辱的！最後他決定把全城夷爲平地。他們每天衝進城裏，燒去一部份屋宇；全城已毀滅了四分之三，亞資特人還是死戰不降。

到炎熱的八月，戰爭的結束是驟然地接近了。西班牙人攻進城時，在街道上見到的是一幕慘絕人寰的景象。爲了找尋樹根，地面全給掘開了；老鼠已成珍奇的美味；將死和已死的餓殍堆滿路上，已經沒有人肯費功夫去埋葬了。

戰爭的結束

一五二一年八月十三日，西班牙人實施最後的總攻擊，墨西哥人祇得棄城而逃——他們還是不降。可是這個青年的瓜特莫在自己的京都被人毀滅倉皇出走的時候，他還是絕不稍失他的帝王的尊嚴。在無數的獨木舟中，他坐着他的輝煌的御舟，傲然地豎着王帝的徽章。當三艘西班牙戰船向他駛來時，他跳起來叫道：「我便是瓜特莫，把我送到可特士那裏吧，我是他的俘虜了。」

可特士以禮接之，兩人默然地互相注視，最後由這個亞資特族的君主開始說話：

「我已經盡了我所能來保護我的國土和人民，」他說，「可是却得到這樣的結果。我現在是你的俘虜了。呵，可特士，任你怎樣處置我吧！」說完這句話之後，他把手放在可特士的劍靶上，淒然地叫，「我願你立刻把我殺死而結束我這苦難的生命。」

「不要怕，」可特士答道，「你將受到最崇敬待遇。」西班牙人是知道怎樣尊敬英雄的，縱使他是一個敵人。」

於是可特士下令着城中人民疏散，並嚴令部下不許傷害一人，整整的三天，這個大都市的僅餘殘喘的居民全扶老攜幼地通過大堤，無目的地四散逃生了。當時逃生的祇有七萬人，連婦女和孩童在內；在這個都城陷落之前一年半的時間，死於戰爭，疾病和飢饉的墨西哥人已達二十五萬。這個偉大的亞資特族帝國從此滅亡了。

西班牙人在斷井殘垣中搜遍全城，使他們極度失望的是，除了零星的少數，他們在去年所看見的無數的珍寶全找不到了。在狂怒下，他們以酷刑施於瓜特莫——把油澆溼他的雙腳，然後燃之以火；可是不知他是不肯說，抑或是真的不知道，西班牙人始終不能找出這些偉大的財富的窖藏所在。牠至今還未被發見。

數奇的可特士

此後可特士便着手重建墨西哥城和組織政府。七年後，有一個旅行者宣佈說無論在都市的美麗上，或是在屋宇的數目上，全歐洲的都市沒有一個比得上新西班牙——可特士給與墨西哥的新名。

從此可特士便致其全力於政治方面；使墨西哥安甯和繁榮，按時給西班牙王解貢珍物，自己取得一大片膏腴的地產，給每個從征的部下以一塊肥沃的農田。然而，和許多年前他初抗總督的命令的時候一樣，在古巴和西班牙的反對他的人却並不因他已為國家建下如此驚天動地的功勳而消滅他們的私怨；為他們的流言所動，當時的西班牙王邦爾士第五世曾疑可特士有以墨西哥脫離西班牙而獨立的野心。因此可特士便回國述職，以自明無他——這是他二十四年來第一次踏上橫渡大西洋的歸途——到達時，他以民族英雄的身份而受人狂熱的歡迎。連三十五年前哥倫布由他發見的新大陸歸來時也未嘗得到如此榮耀的崇拜。

可特士的雄心是沒有止境的。後來他還另向他方面從事他的冒險事業，可是竟白費了許多年的光陰，毫無成就——他的幸運終止了。更苦的是他的國內的敵人竟乘機落井下石，百計傾陷，使他不能在國王之前立足。在一五四四年，這個烏盡弓藏的英雄曾上過這樣可憐的一篇奏章：

「……臣自總髮從軍，於今四十五年矣。此數十年來，未嘗得一日之安居飽食；甲不離身，劍常在手。臣之所以鞠躬盡瘁，不惜微軀者，蓋欲竭其駑鈍，為陛下揚天威於

異域耳。新西班牙之役，臣以孤軍一旅，遠入夷荒，遂能蕩彼巢穴，廓我版圖。此皆藉陛下威德，將士用命，乃得成此奇功，非臣所敢自居者也。臣今老矣，體力日衰，不復能披堅執銳，為王前驅，不得不退守田舍，以終餘年。然而壯歲奔馳王事，未嘗治家人生產，及今衰老，益無以自存，唯向親朋挪借，以餬其口，是以負債日多，支絀拮据，不可終日。伏望陛下念臣往昔之微勞，而憐臣今茲之困厄，命有司援退休之典，議給常俸，得藉以維其生計，則臣有生之日，均出陛下所賜矣——。」

可是可特士足足在西班牙候了七年，朝廷還沒有一點報功酬庸的表示，於是他便決意不再在這裏守株待兔，而於一五四七年（？）起程回墨西哥，欲就食於他在那裏的產業。他死於途中。

不論生前死後，可特士是沒有安甯的。他最初葬在西維爾(Seville)，十五年後，人們把他的遺骨遷葬於墨西哥的特資古高(Tezcuco)至一六〇九年再遷至墨西哥城。在一八二三年的革命戰爭中，土人們為了要表示他們對於西班牙統治者的憎恨，竟有掘墳毀骨的呼聲。因此可特士的朋友們再把他遷葬於祕密的地方。至今竟沒有人能夠指出這個怪傑的墳墓在那裏。

談 喝 茶

施藝存

英國 W·亨脫原著

一提起“tea”（茶）這個字，這樣小，這樣孩子氣似地，又這樣映着愚陋誘人似地，使人彷彿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精緻，而發覺滿意於這個簡單的一聲！這也彷彿就是我們對於那個出奇的民族所懷的觀念一樣（但也許是極非常錯誤的觀念）。對於這一個民族，我們歐洲人知道得實在太少，或竟可說是一點也沒有。我們祇知道他們賣給我們這種材料，他們對我們的大使回答一句鞠躬禮，他們用着一種祇有幾百個單字的語言，他們給我們以磁製的茶具以及在下來的，不再前進，如果他們那些可尊敬的祖宗底數量及習俗至今還遺傳着，他們就立刻會成爲地球上人口最多而且最可尊敬的一個國家了。從人口方面看起來，他們的確是一個龐大可驚的集體；但是，從個人看起來，他們的禮俗，他們的習俗，他們的禁忌外國人，以及他們的茶杯，都代表了他們自己（而一般人所知道的也就是他們個人），使我們自然而然地發生一種幻想，以爲他們是一種全然開步的文明民族，小眼睛，小脚，小鬍子，小心眼兒，古雅而傲慢，拖着辮子，禿頭不戴帽，或是戴着尖頂帽或圓頂式帽子。住在小孩子玩的娃娃屋子裏和每一個屋角上及每一層樓上都掛着鈴兒的房宇裏。他們在蔚藍色的風氣中悠然漫步，手裏執着一條掛鈴兒的神祕的小馬鞭子，踱過一頂小橋，——一隻小船，或是一所小房子，或是一棵樹，用佈景板做成的，在他們頭頂上或是在他們腳底下（這要視情形而決定）。還有一頭在那

船一樣大的鳥，永遠有一片圓圓的空白地方可以讓牠飛翔的。這些那是我們在茶杯上及伙食店的窗裏所看到的中國人，不錯，此外還有他們自己的小說書。在這些書裏頭，一切都彷彿像他們的眼睛一樣的小，小詩，小酒席，以及各式各樣的小玩意。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從這些小說書中，我們漸漸地得到一個觀念，即就是，在他們中間，的確有許多比我們從使館人員的記載及磁器上的他們的自傳式的繪畫中間所幻想到的更有意義，更有詩情的生活；這是最有可能性的一個假想。一個像他們那熱地有文化的，古而且大的國家，在生活的藝術這方面，決不會像我們的沾沾自喜之心所誤引我們去想像的那麼樣落後的。如果說他們的瞧不起我們乃是一種野蠻，那麼，也許我們的瞧不起他們，反而是一種更大的野蠻。

一切不提，他們的茶却應該受我們的感謝。這是一種多麼奇怪的東西，一個東方最遠的國度（如果沒有茶，這國度就永沒有人會知道），與我們的一切生活習慣全不相同的，忽然給了我們一種日常生活的習慣，改變了我們每天早餐的姿態。英國的一切上流社會，都取消了會酒和肉類，或其他酒類，而改喝中國的飲料，并且家家都得買一套畫着那些荒唐的景緻的磁器！我們且不要看輕這種對於一個民族之風俗史上的改變，牠是比風向之改變更有意義的。而且，無疑地是有一些好的目的的。我們要注意到，自從喝茶的風氣傳來以後，據着就是書籍的傳佈，以及一種多安坐機會的生活方式之發展。那種吃冷牛肉及大碗冷酒的早餐方式的確是一種騎馬民族的生活。而喝茶的時代却是格外有室內的趣味，這是給你坐着看書的時候。這是坐馬車的人，或是紡紗廠或蒸汽機廠裏的工業家的生活了。我們不妨說這樣的一條公理：坐的時候愈多，喝茶也愈多。這種運繫並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很自然的，一直要到另一件更好的東西被找到了才休。喝茶無論如何比喝酒好：這是一個經驗之談，如果大家還記得，當我們從喝酒

轉變到喝茶的時期中，紳士社會甚至閩秀社會中必然誰都有此感想。最近逝世的哈慈列德先生（註一），當他下了一個對於他很有益處的決心，毅然地放下了他那一向用以排遣愁悶的白蘭地杯子之後，也就喝起茶來了；後來，爲了不飲酒使他失去了刺激，他就拚命增加喝茶的數量，以資補救；但是茶喝多了不比酒那樣地會使他沉醉，牠使牠仍舊有一個自由清醒的神志，正如瓦勒（註二）所會美麗地說過的，牠給人們「保留」着

一個靈魂安靜的宮庭；

當然，這並不是說茶的量，而是說茶這個東西本身，比起其他的飲料來，具有這樣的美德。喝茶的大王恐怕要算是約翰遜博士（註三）了。他是一個最多坐的人，也是一個最不健康的人。他的宏大的茶量實在對他很有妨害，雖然在他那時候的茶杯是很小的（關於他的茶杯，我們會聽過許多故事的）。用古代民歌體裁，滑稽地寫出那首索茶詩來的就是他。（在這首詩裏，讓我們不恭敬地說，他彷彿還不很認識他的茶杯。）那是一首呈獻給史雷爾夫人的卽席詩：

現在，我請你，親愛的海蒂，

請你給我，

好好地調合乳酪和白糖

再來一盆茶。

但是請聽，

唉！我的老實話，

可不裏聽了皺眉頭，

你決不能把茶泡得

像我喫茶一般地快。

喝茶現在已成爲讀書及用腦筋的人們在早餐或別的時間的一種娛樂了。在別人看起來以爲是毫無道理的東西，却能給他們以千百種稱心合意的迴憶及思緒。「這是一個茶杯罷了！」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會這樣說，「牠是給我盛茶用的，如此而已。」不錯，對於你以及你那貧乏的頭腦，茶杯的作用誠然不過如此而已；我們希望你是一個榮華的大財主，儘你的能力去使用牠。但是對於一些合格的喝茶者，我們知道，那小小的茶杯所包含的却不止是武夷岩茶的友誼的迴憶，而是整個的中國，及其全部歷史，甚至連瑪卡脫耐爵士（註四）也當包括在內；不，而且還得包含着阿里奧思妥（註五）及其美麗的安琪列珈與梅陀拉的故事；因爲安琪列珈是一個中國人，而且因此又得連帶地想起中國的鄰邦以及從韃靼來的那些征伐者，因而使我們想起喬叟（註六）的

——剛蒲思卡勇士的故事，

以及馬可波羅和其他諸人的旅行，還有那些耶穌會傳教士，還有日本人和我們的朋友哥洛寧（註七）還有那些琉球人，還有那康夫歇思，那就是伏爾德（註八）爲了要表示他的博學而喜歡稱他在本國的名家爲孔夫子的（這個名字使我們想起非洲的剛果茶（註九）來）；此外，我們又因而讀到了「中國故事集」（註十），還有高爾斯密士（註十一）的「世界之公民」，於是高爾斯密士又把你帶回來，講到約翰遜博士以及古代的喝茶情形；此外我們還可以有一本「截髮行」（註十二）放在面前，於是早餐時候就有了倍玲達姑娘。還有華脫萊·蒙搭格夫人的茶几牧歌（註十三），以及閒話報和旁觀報（註十四）上的那些家庭描寫，這些文章裏充滿了當時熱中於國磁器的情緒，此外還有荷拉思·華爾玻璃爾，（註十五）在這一方面，他簡直

有點像一個老太太。總而言之，正有幾千種別的記憶，嚴肅的及愉快的。詩意的及平凡的，都在侍候着任何一個想找一本書看的人，正如那些鬼精靈之侍候着古代的那些名爲魔法師的讀書人一樣。

哎，看了你的樣子就覺得愉快而有意思，小小的茶杯呀（雖然在早餐的時候是大杯），圓圓的，滑滑的，而且是五彩的；——是用一種精美的泥土做出來的，——而且也正如那泥土一樣，產生出花卉，禽鳥，和人物來；在你的裏面蕩漾着一片立立波的大海洋（註十六），這大海洋，當我們的幻想在這中間航行過一遭，并且經過了幾個名字叫做「六辨士」（註十七）的泡沫之島嶼以及一些從海底裏泛起來的神祕的水泡之後，我們就只像一個巨靈似地一口把她吸乾了的；——

但是且慢，你瞧——這裏邊有一個蒼蠅。

怪哉，你這個無思慮的空中小醜怪，難道還不满意於你周遭一大片自由寬闊的天立，而偏要浸到這個熱烘烘的池裏來嗎？難道牠聞到了糖香？或者還是因爲這熱氣裏含有一種恐怖的魅惑性呢？從前詹姆士第一世（註十八）曾經對一個蒼蠅說：「難道我的三個王國還不配你住，而偏要闖進我的眼睛裏來嗎？」這真可謂大哉王言，既仁慈，又自然。這表示了那王上終於把這蒼蠅救出來放走了，至少我們希望如此。因此，我們現在也擬做王上的御例，要把這個可憐的小飛蟲救出來。牠已經用那小翅翼掙扎得很苦，而且全身都給水浸濕了。現在好了，牠已經在乾燥而清潔的檯布上了。牠是不是已經死了呢？並不：那茶並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麼熱：你瞧，牠努力往前一爬；然後設法先提起一條腿來，然後再提起另一條腿，於是又停止了，於是又委頓下去，因爲給水浸得濕淋淋的破威脅倒了。一定的，從牠的靈魂深處，牠此刻必然是在

嘆氣了（如果蒼蠅能嘆氣的話——我們想來，有時牠一定會歎氣的，譬如牠在玻璃窗上碰了半點鐘之後，還沒法飛出去）。然而，牠的歎氣一定是又驚又喜的，正如洗一次熱湯澡所能使牠感到的情緒一般。而且這熱度對於牠也算不得太高，但如更換了我們人類的肉體，那就會覺得不妙了。你瞧！在乾燥的檯布上爬了一會兒之後，牠現在已經好好的站起來了；牠像一隻貓一般地擦乾牠的身子，起先是這半邊，然後，又擦那半邊，不過牠不用舌頭而用了牠的兩腿。後來，牠便把牠的腿搓攏着，一半是爲了擦乾水分，一半也彷彿是在慶賀牠的脫險；最後，牠展開牠的翅翼了（這是一種美麗的特長！除了蝙蝠以外，一切的翅翼都是美麗的，都是一種特長，都是值得我們嫉妬的），牠現在又飛翔在空中，彷彿壓根兒沒有碰到過什麼危險似的。

作爲一個輕率而無思慮的蒼蠅，牠當然什麼都會忘記；但是我們却分明記得，牠此後的一切幸福都得歸功於我們。牠的吮吸糖飴，牠的飛翔，牠的在窗前跳舞，牠的兒女，甚至她整個家族，一直到牠的玄孫，莫不是我們所給予的。我們會做了牠的主宰，牠的本命星君，牠的自己也毫不知道的救命恩人。讀者諸君，我們在下文還該說些什麼？倘若我們把搭救蒼蠅這個話題轉到搭救人類的事情上去，如果我們有那麼一天要與罪惡或災難奮鬥的時候，我們也得希望有一個看不見的憐憫之神照顧我們一眼，並且希望那人類所目爲「人道」而必需做的舉動，要成爲那創造人道者的一種應盡的「神道」了。那時候，你會不會大笑起來，或是覺得溫和而滿意地（這是表示你的謙虛，不欲居功，但同時也多少有點驕傲），並不把我這些話看作是本報上的一些不相稱之思想之雜湊呢？

註二·Edmund waller (1656—1687) 英國詩人。

註三·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國辭典編纂家及著作家。

註四·George Macartney 伯爵，愛爾蘭外交家。曾到過中國。

註五·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 意大利詩人，安琪列那及梅陀拉的故事係指其所著之 *Orlando Furioso* (1516)。

註六·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英國詩人，著有故事詩「坎脫勃萊寺夜談集」(Canterbury Tales)，剛蒲思卡勇士的故事即其中之一。

註七·V.M. Golovnin (1776—1831) 俄國軍官，曾在英國軍隊中服務，一八一〇年因奉本國政府巡閱堪察加諸海岸島，途中爲日本人所拘捕，囚繫三年始得釋放。

註八·de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哲學家，戲劇家，著作家。著有「波斯來信」，亦好言遠東事。註九·此句不甚解，大約孔夫子 (Kong Foo Tsee) 英文與剛果茶 (Congoo tea) 英文相似，故云。

註十·一七二三年，法國人葛萊特等一個譯出一本中國故事集英文本即從此法文本轉譯。

註十一·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英國詩人。「世界之公民」初爲其創辦之週刊名。(1760)。
。二年後，編其文字爲單行本，仍用此名。另加一副題爲：「一個住在倫敦的中國哲人寫給其東方朋友的信札」。

註十二·截髮行，英國詩人蒲伯所著之長詩。倍玲達即此詩中之女主人名。

註十三·駐土耳其大使愛德華·華脫萊·蒙搭格之妻。著有「土耳其通信」，「小市牧歌」等書。本文所稱某兒牧歌即指此「小市牧歌」而言。牧歌初刊於一七一六年，重版於一七四七年。蒙搭格夫人在寫給她女兒的書信中。曾提起她與蒲伯吵架的事，因爲蒲伯做詩攻擊了她。此事大概是當時文人中的談助，故作者提起截髮行即連想到蒙搭格夫人也。

註十四·閒話報，英國散文家史蒂爾所辦(1709—1711)，但本文作者在一八三〇至三二年間亦曾辦過

一個閒話報，日出四頁，文章完全是自己寫的。旁觀報爲散文家阿遜生所創辦（1711—1712）。
註十五：Horace Walpole（1717—1797）英國著作家。伯爵。詩人格萊之好友。格萊之名詩墓畔哀歌
最初卽由華氏爲之印行。

註十六：立立波（Liliput），英國諷刺文學家史惠夫脫所著葛利佛旅行記中之小人國名。文學中常以此字用作形容辭，謂渺小也。

註十七：未詳

註十八：James I 英王，御宇期爲一六〇三年至一六二五年。三個王國，卽指英倫三島也。

譯後記——

兩個月以前，我在武夷山中玩，沒有一個和尚或道士不告訴我，他們的茶葉已經滯銷了三年。縱然政府想盡各種方法，但運出去的，還不到五分之一。他們瞧着堆積起來的陳茶葉發愁，我也爲他們發愁。前幾天心一動，想找本英國散文來看，於是萬人叢書本的亨脫散文集就落在我的書桌上。我讀到這篇「談喝茶」，第一就想起了武夷山中的光景。第二是覺得作者提到中國茶葉與英國文化之關係那幾節，頗替我們的茶葉宣揚了功績。第三是覺得最後一段救蒼蠅的文章有點奇怪，不知當時亨脫先生何所感觸，忽然在談茶的時候把話轉到救蒼蠅救人類上去。計算起時候來，亨脫先生的時代正是拿破崙恐怖時代，也正是大英帝國伸脚到中國來的時代，亨脫先生要救的人類不知是他們自己，還是我們東方人。也許二者都有分。但現在，我覺得賣買茶葉的兩方面，恰好都有點像茶杯裏的蒼蠅。從喝茶而談到救蒼蠅，現在似乎比一百年以前更應時些。因此我把這篇文章譯出來，至少讓武夷山中的和尚道士興奮一下，如果他們能看見這篇文章。萊·亨脫生於一七八四年，卒於一八五九年。確然是個出衆的散文家，但是因爲他的朋友如哈瑟列德，蘭姆，拜倫，雪萊，濟慈，華思華士，白朗甯，麥珂萊諸人，沒有一個不比他更有天才，更有大名，因此他顯得幽暗無光了。如果他生在一個人才寥落的時代。也許在英國文學史上，他的地位會高得多。

厲鬼

鄭定文

小職員手記

晚上我回家去，天空是陰暗而沉重，很像要下雨。街道上黑沉沉的，兩旁的店鋪幾乎全打烊了。祇有

沿街的攤子，賣香烟，賣水果和點心的，倒是這裏那裏都有，電石燈吱吱地響着，火焰像豆那麼大，閃射着青白色的冷冷的光，似乎比路燈亮。這樣的夜市啊！但路人還是很多，不住的在燈光中現出半個臉來，人影子在地上亂晃，我奇怪他們都在幹什麼，莫非都像我一樣，因為窒息的煩悶，因為對前途的陰暗的豫感，再也不能忍受那狹小的寢室，那灰色的牆壁和牀，那破破爛爛的書架，而像夢遊患者一樣，闖到這黑暗的街道上來嗎？

我抑鬱着，——回想起童年，記得那時常做惡夢，夢見黑暗中現出種種妖魔鬼怪的臉來：半個頭的，長牙齒的，怕得要死，但更可怕的是遇到厲鬼，自己分明已經醒了，然而遍體無力，好像遭了咒禁，恍惚看

見母親在前面走，怎樣的喊她都不應，追又總追不着，黑暗暗的夕暮，陌生的荒野，亂蓬蓬的樹樞枝向天直聳，心裏着急得很，跳着，喊着，但又立即知道是幻覺，實在儘動了動小指頭，……

而此刻，這沉重的天空，鬼似的人影，藍冷的燈光和空漠的驚嘆，使我感到彷彿又回到童年時的一個夢魘中去了。我茫然地走向一個街角，一個女人的尖銳的聲音忽然在路旁嚷叫起來：

「你兇什麼？沒有錢就滾！汽車軋死你，鎗斃鬼，奈江浮屍……呸！」

哦，詛咒！

在同時，一個低沉的顫盪的聲音又進入了聽覺：

「阿要……看……模……特兒……哦……？」

我吃驚地尋找這聲音，街中心的路燈遠遠地拋過灰白的光線來，那是個醜惡的臉，枯灰色的，瘦削骨突的，正陰陰地向我笑着，低聲說：

「西洋女人格……模……特兒……？」

哦，談話！

我急急轉過那街角，走入了一條較冷僻的街道。

雨下了，當我摸進所住的那個街子時，黑暗中感

到臉上耳朵上都着了冷酥酥的雨絲，這是個年久失修的里街，街道上石板全破碎了，凹凸不平的很不易走。一個小旅館的幾方窗子內透過遮蔽物微微露出亮來，傳出一撤拉拉一的打牌聲和人的笑語聲。

走到街底時，雨變得綿密了，細微的撒撒聲可以

聽見。我穿過潮濕的小天井，摸索着登上了樓梯，家門掩着，窗子上有昏暗的光影。好些日子沒回來，也仍是這樣：臨着那破碎的小天井是木板的欄子，沿着欄一排有五只煤球風爐，我在這裏的屋椽子下住過六年。六年的經驗使我不能忘記這些煤爐子，和那刺激性的使人苦於流淚咳嗽的白色的煤烟，因為屋子一年比一年地傾斜，窗隙鬧到可以容納一個嬰孩的拳頭，關了所有的窗，烟還是容易地侵入了。冬夜裏，風也充滿一屋子，冰窖似的冷，並且要是大雨天，雨水沿着牆壁滴瀝下來，損爛了臭蟲血斑斑的糊壁的報紙，滿屋子便都是霉濕的不安的感覺。

這屋子真是老舊了，從前，據這裏最初的居民說，是開過旅館的。確乎，大門旁綠底黑漆的一日新旅

社一四個大字至今還依稀可辨。而且那不知名的老闆

似乎善於經營，這屋子的房間是出奇地多，一上一下共有十四間，現在每間都住着個家庭，有一間且是兩家合住的，可說是人烟稠密了。

做春捲皮子的吳胖子家窗子亮着，他們在打牌，一個沙啞的女人喉音悶沉沉地唱：

一梅梅牌，我勿要哪，……妹妹爛麻皮，阿哥勿歡喜郎哪……

依舊是這樣。

雨在簷溜上篤落地響，我推開了門。

灰黃的牆壁上搖搖着巨大的頭和巨大的身子，桌上點着油燈，黃色混濁的油盛在碟子裏，和一個小飛蟲的屍體。兩根燈草都燒得短了，火焰也於是更暗，而我感到屋子裏幽黯的逼人，彷彿很與這有關，想尋東西來挑燈草。

姪兒明德，大哥的兒子，緊傍着火光做功課，做幾何題目，他在畫圖形：又是三角尺，又是圓規。

母親坐在被窩裏，牀靠了桌，一罐氣騰騰的熱茶擱在桌角上，綠色的搪瓷茶罐，倘是隆冬寒天，便把茶罐捧在手裏取暖，這是多年的老習慣，臨睡前這樣坐一會，跟誰聊陣子天，一天的辛苦愁煩便融織在半

世生活的長長的暗影中，她背着這古舊的影子也慣了，——在我幼小的時候，多少夢一般奇異的故事和傳說是在這樣的情境中從母親口裏聽到的：「金口」的白衣秀才跟老虎外婆等等，那時候母親就是我的上帝，她代表了一切慈祥、智慧和威嚴，……

「一定文，你喝茶，」媽說。

我愕然，已沒有一個巨大的俯視着我靈魂的母親，她變成了眼前的這老婦人，燈光也暗，而她是多麼枯皺、黯淡啊，她頭上的白髮已分明可見，深陷的臉頰上有遲暮的淒淒的顏色，爲着兒女凝滯了自己生命的液汁，衰老和消瘦了，而今却對我有股勤，內疚着沒有好好服侍我似的，再三說：

「一定文，火熱的茶，你喝。」

我喝了茶，微苦的溫熱的感覺順喉直流到胸頭。當從學校的職員寢室出來到街上時，我是煩躁而抑鬱，此時却有一種人生蒼茫之感籠罩了我。

用一根燒剩的火柴梗把燈草挑高，火焰稍稍明亮了些，無數金亮的微粒在焰中舞躍萬狀，像兒時絢爛的幻想，茶褐色的細細的烟舌悠淡地向上消散。

冒了黑暗和雨到家來，是爲了煩悶無告，想有所訴說，但我能向誰訴說呢？向母親嗎？這是愚蠢啊，她能够給我幸福，早就給了，況且我也不能攪擾這點

淡平和的晚景，雨聲和燈火，姪兒沉酣的夜讀和母親的絮語，這生活中最神聖的畫面。讓時間永駐吧！

我暗誦：

一向我奢言了希望，

而希望恰如那暗夜中明滅的流螢，

若有若無。

……

「二姨丈後天做週年，」媽說：「外婆腰骨又痛了。」

「嗯，」我說。

「昨天後樓祥明死了，生小癆病，……」

「哦哦！」我說：「明德，明天再寫吧，眼睛要壞的。」

大姪含糊地應了聲，似乎沒有聽見。

母親又囁咕道：「夜來夜巴結了，日裏肯用功嗎？白相也來不及。油像血一樣貴，……」

大姪抬起臉來抗辯說：「放了晚學我老闍橋去買山芋的！」

母親眼角堆着皺紋，愉快地微笑了。

二

我們都避免說到一件事，我和母親。

瘦子在小姊家幫傭，二姊在一個香烟廠做臨時夜工，媽都告訴我了，但是大哥呢？媽沒有提。

他這時正蜷縮在一戒烟所一烟霧的一隅吧！這沉迷在噩夢裏的人？不，他押去了衣服，正從罪惡的暗室裏出來，躑躅在冷雨淋淋的街頭，他瘦骨支離的身軀將格格顫戰在秋夜的寒氣中吧？現在他家來了，因為他餓着，也想到一頓怨詈等候着他，因而苦思着種種飾詞，作為無可如何中的遮掩吧？

這失去幸福的人！

但他不能被寬恕，即使他已受苦至死，屍體僵臥在街頭，變成了不吉和忌諱，人們要唾棄他的鬼魂，野狗要來嗅他的腳踝，——他不能被寬恕。

我看見母親的眼睛裏默含着一種近乎疑懼的表情，她時或曖昧地瞥我一眼，眼中有森冷的聲音：「媽老了，你不能讓我平安地過幾天嗎？……阿清不長進，他也是你的親骨肉，……你幹什麼來了？……」

我耳中聽她話着家常，心却感到這聲音底壓迫，彷彿有一只手在把我推，推，而母親在那兒遙遠地說：「銀花娘你曉得的，也是癆病，前天血吐了半痰

盃……」

「哦，半痰盃！」我恍惚地問道：「阿海呢？」阿海是一個酒菜館的伙計，這銀花娘的過房兒子

，據說他們「過從甚密」，於是銀花娘，一個寡婦，肚子就墳似的高起了。哈，誰下的種？滿屋子的舌頭便製造出千百種荒誕猥褻的傳說來。銀花娘外面去了幾天，回來時臉變得慘白，肚子也平了，可是從此不大能起牀。

阿海，人家指給我看過，是個爆牙齒的蒼白的青年，胸前繫着油髒髒的圍身，身軀很矮小，人又向我低聲說：「他鄉下有六七十歲的老娘在受苦呢，他都不寄錢去，這小鬼，沒有好日子的！」

「阿海嗎？」母親似頗高興我問到這種事：「也罪過，好好後生姘老蟹，翠英隔着板壁聽的，他對銀花娘說：『你如果走路，我好歹給你背兩萬債，東西要貴的，早動身是你運氣。』」銀花娘就哭着罵：「爛浮屍，黑良心的，你咒我死呀？我要活。我偏不死！」——翠英那張嘴是，刻刻薄薄的也真會說。」

我聽了心裏很難過。母親怎麼能那樣平靜的述說這種陰暗的故事呢？但我慄然地想到了幾個月前我和大哥的那次衝突，——那時大哥染上鴉片的嗜好不久，氣焰還很盛，不受勸阻，並且總兇在人家前頭，一天我氣憤地責罵了他，他就把手中的玻璃杯對我擲過來，飛在我背後的石灰牆上碰碎了。我驚怒交加，母親大哭着把我擁到門外，連聲說着「看娘面上，看娘

面上——類的話，我也聽不清楚，我的嘴唇無措地發顫，在我眼前晃動着許多鄰人的臉，彷彿都含有笑影，一轉背就會變成吃吃的竊笑似的，這時我瞥見了她

自己心情壞，看見二姊也每每有所感觸，猶如對着高壁上淡淡的夕照，要想到那青春欲暮的不可彌救的悲哀。

，這銀花娘，已經被病痛磨折的像一塊蠟，亂髮蓬鬆的站在一個風爐旁邊看我，恍若僵立的屍體，而那屍臉上竟也分明浮着微笑，咀嚼別人底不幸時所特有的

她看見我，似乎有些歡喜，淒然微笑說：「一定文，」把一個紙包（我知道是飯盒）丟在桌子上，就到放着馬桶的屋角暗處去換旗袍：她淋濕了。

微笑！我記得那一瞬間我好像受了最可憐的咒詛，胸中有嘔吐似的刺感，我憎惡那許多鄰人，那些鬼！我就啞默地逃下樓梯去了。這還不是人們口裏的一個好

「秀英，」媽說：「今天你倒來得早。」
「哼，來得早，」二姊的鬱鬱的聲音：「生活又沒有了，斷命廠家！」

聽的故事？我，不也會像刑場裏的死囚般給觀眾當作了開心的資料？哦，活在陰濕中的可憐的人類，你們究竟是觀眾還是死囚，說故事的還是被說的呢？

「又沒有了？」媽也不快說：「臨時工就是嘔越相，十天也是，半個月也是，……今天散工錢吧？」
二姊不響，她換着衣服。

房門「吱呀——」地響，開開了。昏光中走進一個人來，這是二姊。

「今天散多少工錢？」
「會給你的，心急死了！」二姊換了一件舊的陰丹士林旗袍，走到燈光中來，她坐在牀邊，慢慢脫掉橡膠底的皮鞋。

二姊是個將近三十的老姑娘，她穿着紅色的緞呢旗袍，這是在口裏喃喃許多日子後才終於做了的，臉上脂粉也抹得紅紅的，頭髮上還結着條綠色的緞帶

「小娘鬼，」娘低聲罵道：「要你幾個錢總是難，我也是買柴買米的，又不是買着棺材！」
二姊也咕哝着：「真想殺，要織件絨線衫總織不起——給你一千。」

——二姊愛這樣盛妝，還是近年來的事，從前她不肯穿太鮮豔的衣裳，說是像什麼呢？難為情的，現在反而連紅的都穿了。

「怎麼一千？一天給一百，也該一千三……」
二姊抱怨地看了媽一眼，脫口說：「人家刮風落

雨的做些外快工，——你倒不問大哥去要錢！」

媽臉色頓時陰下來，眼圈發紅，她喘息地沉默了一會，——由於經驗，我豫感到一場爭吵將要爆發，慌慌地想挽救這情形，趕忙說：「三百塊我有，我有！」但媽沒聽見，她突然向桌子拍了一掌，油燈吃驚跳躍，火焰亂抖一陣，幾乎熄滅。媽顫聲的罵道：

「好，你挖我爛瘡疤，斷命小娘鬼！做娘一生清白，就是這樣一個廢物兒子，你看不起呀？」

「我幾時看不起你？」二姊堵着嘴說。

「你時時刻刻看不起我，看不起阿清！他也是運道壞，你勢利小娘鬼！」

「哼，運道壞，拿茶杯丟定又是運道壞！」二姊也氣憤說。

「二姊！」我喊道，知道這對媽是可怕的激刺。媽果然大聲哭罵起來，淚也早流得滿臉：

「你會挑撥，你會挑撥！你們兩姊弟去結黨好了，都來看不起我好了，我不要做人了！定文我知道他，他也反對我，他怎麼許多天不回家？我胃氣痛他都不來看我呀？哼，哼，為娘一生做牛做馬，到老吃苦！生兒生女一場空！你會挑撥，你斷命狐狸精！」

我想倒奇怪了，我也挨罵！這是無從分辯的，我只得沉默着，跟滿臉煩惱的大姪相對苦笑。我又把燈

草挑高了些，從大姪手邊拿過幾何書來。昏暗的光影

中現出「命題十七——平行線內錯角相等」的字樣，我心裏微微激蕩了一下：我也會滿有趣地把自己浸沉在這世界裏去過，但那是多遙遠的事呀！從那個時候，我走了一長段黯淡的無花的路……大姪用手托着頭，憂愁地注視着燈火，他的臉是乾燥的，不健康的黃，正是那巨大的苦難的命運做了相同的鑄型工作，我忽然為一種異常的同情感充滿了。……

「要尋野老公你出去！我不希罕擱在家裏發臭！」媽涕淚交流地罵道。

「嗚嗚……」二姊就受傷似的大哭了。

我難受，她們幹嗎要這樣地罵，這樣地哭？誰都恨着誰嗎？我覺得好悶，我很想大喊一聲，或者放聲痛哭，為着我的青春，我活埋了的抱負痛哭！

彭！母親邊罵着又在桌上拍了一掌。

火焰又劇烈地顫抖了一陣，等下一次的「彭！」

黑暗！

「明德，快點火！」我喊道。

大姪很熟習的去拿火柴，二姊哭着，母親却暫時沉默了一會，黑暗中聽見她「呼呼」的喘氣聲，我應該去給她「敲背」，並且軟言勸慰她？那末風波就會

平息了，但我心裏非常亂，一時也不知道怎麼好。

鬧得厲害時，沒有留意外面的雨，這時才聽見那雨聲澎湃沸騰，屋角也「滴落滴落」地漏起水來了。

我又驚愕地聽到，雨聲中有人悶悶地喊叫着，那人似乎被雨淋得透不過氣來，但也還聽得出，這是對過女裁縫家的「老酒壺」：

「媽媽……我到了……叫阿紅來拿呀！……」

哦，他做單幫回來了。

「帶些拾塊頭下來……付車錢呀……」

大姪點了油燈，屋子裏重又散佈了搖動的喜悅的光亮，兩根新的燈草點起了。他又忙着拿面盆和甌，在漏雨的地方盛水。

屋子裏剛有了亮，幾個鄰居便推開門，擠擠的進來了。打頭是吳胖子的龐大的肚皮在燈光中出現，他用幸福的宏亮的嗓音大聲勸道：

「啊呀，又吵什麼架了？你們定文難得來家的，也要看看他面子呀！」

好像是在招呼別人道：「喂，大家來看白戲啊，這兒有玩意呢！」

「他也聽小娘鬼的話，」媽說：「連通了來反對我！」

我苦澀地發笑，實在不歡喜扮演這齣猴子戲。

「什麼話呢？定文也在外頭賺錢，難爲他規規矩矩的，阿娘冤枉他了，哈哈！」——這是翠英。

終於勸下來了，二姊抽抽噎噎的上床去睡覺。

母親說：「你們坐呀，」她餘怒未息地喝茶，

大姪已從熱水瓶倒上暖的來。他自己又開始做功課，說是十五問幾何題，明天非交不可的。

吳胖子用憐憫的眼色看我，臉上似笑非笑的神情，好像說：「真罪過呀，你們——哭哭啼啼過的日子！於是不免來撫慰我說：「這兩天忙啊？……天氣冷了一些……」我含糊地應着。

他訕訕地出去了，走到放煤爐子的廊道那裏，就放開喉嚨唱起來：「頭七到來……哭啊……哀哀……：手拿個紅被……蓋啊……上來！」——樂不可支似的，分明有這樣的意思：「活該啊，這種人！」

窗外雨聲喧囂着，屋子裏坐駐了兩個女人，一個不消說是翠英，另一個我終於認出了，是祥明娘，她奇怪地默無一言。她們坐在二姊的床沿，我知道會坐得很久。好大的雨！我懊悔今晚的回家來，不然，倒已經睡在寢室的那個小窗子下，聽着雨在瓦縫中奔響，把自己融化到夢境裏去了。我倦哪，這可厭的霉濕的世界喲！

「祥明娘真真想不穿！」翠英憤然地向我們演說道：「我歡喜實話，命裏是你的，打也打不走，不是你的，拖也拖不牢，阿娘你說呢，我這話……」

這時我才想起，祥明娘所以那麼陰沉沉，是爲着死掉兒子的緣故。祥明倒也是個討人歡喜的孩子，他叫我「阿叔」的，「阿叔你瞧，胡……」他手裏的一只紙板飛機就上下下翱翔着，飛到門外去了，這是幾年前的話。近年來他由「胡……」變爲「老K一對！」也不大來叫我。但我還是歡喜他，因爲他頗聰明相，瘦小的臉上一對眼睛晶亮亮的。

「我命苦！」祥明娘哭聲說。

「命苦什麼了？」翠英大憤道：「還是善發哥不會賺錢，還是他欠待你好？祥明這孩子是個討債鬼！」她轉向母親說：「聽見過沒有？快死了還伸手討頭錢！這不是討債鬼是什麼？我問你？」她又把臉轉向祥明娘，頸項一歪，裝成個「我問你」的樣子。

但祥明娘回答道：「我命苦！」鼻子「吸吸」地響，她在下淚。

「這女人得到懲罰了，」我略略感到快意地想。母親也勸了幾句，她的聲音很不自然。我有意無

意地覺得，她頻頻用不安的眼光打量我，彷彿疑心我要有什麼舉動。是的，自從上次的衝突後，大哥總是避開着我，怕我要報復，但我是這樣的人嗎？我心裏很難堪，想立刻離開家出去，然而外面是大雨。

「阿娘說的是！」翠英說：「心要放寬，心不放寬還能做人嗎？誰又不是苦命？拿我說，還不知道這副屍骨要爛在什麼地方呢！」她似乎也有些傷心起來：「大塊頭對我說：你滾！我滾？沒有這樣便當！要我滾了，天天到永安公司來找我，跟了這些年，『你滾！』叫我到什麼地方去？鄉下的孩子也不認得我了！哼！」她的聲音變得悲涼：「人家對我說：翠英，你挺寫意，怎麼寫意？哪——，吃有，穿有，錢，伸了手問吳胖子拿，勿論牌九馬將，抬開一桌就是頭錢。活神仙哩，不知道我也是豎直了脚尖過日子，大塊頭是什麼？是瘟神！落在他手裏就晦氣，倒不如當我『玻璃杯』去也自由些，」這裏她竭力轉過語調來：「所以我就，我就把心放寬，什麼煩惱不煩惱，四圍馬將，兩只大開蟹！你拿我×去賣掉？哈，」她笑了：「我做人就是這麼個做法？……」

「我對不起祥明！」

「啊呀，」翠英大吃一驚：「你做娘的怎麼好說這種話，祥明要落地獄的呀！有什麼對他不起，——

噯，紅廟籤詩求了有一疊，「她曲起一個拇指來，一紙錠灰燒了半面盆，」她扳了第二個指頭表示「半面盆」，「還是中醫沒請到，阿還是西醫沒請到？」中

醫是第三個指頭，西醫是第四個，最後她把小指頭彎成個香竇的柄道：「連對口葷都買了半兩！」

「祥明在外頭玩，」祥明娘無動於中，癡癡地說：「我喊道：祥明！他就小黃狗一樣跑到我身邊來了，吸吸！」她用帕擦鼻子：「我問祥明：祥明，你昨夜做了什麼夢？他眼睛一眨，就說：一根白蛇！還問我：姆媽，白蛇打「萬金」呀？……鮮龍活跳的好像還在眼前……吸吸！」

「算了，祥明娘，總也是前世欠他的，」母親勸道：「難過怎麼不難過，前兩個月德麟小鬼走路時，我還是隔一代的，眼淚也不知那裏來……」

「煩死了，煩死了！」翠英說：「又馬將去，中風一碰，白板一罡，管他兒子死不死！」

她挽着祥明娘臂膀，要她「白板一罡」去。

但一個不肯，掙脫着說：「我就是斷命又馬將不好，黃大仙說祥明要有二三分命根就好救，只有一分命根，她推手了，……」忽然她爆發出一個短聲的哭泣來：「我那瘟賊善發！我摸摸祥明，手冷到肩頭，脚冷到屁股，我趕快叫根弟吳官旅館去找他，他在挖

花，起先還不肯來，來了也只會出出眼淚，烏龜樣的

一聲不響，這瘟賊！」

我也聽膩了，我的眼睛裏爬出了黏黏的感覺，雨

聲、燈光、影子、祥明娘的叨叨和明德的幾何題，和母親的懷疑，都慢慢退後去，退了有一丈多路，而後一齊「連通」起來，合成了一個詭異的笑容，這笑容是沒有鼻子的，什麼鼻子？拖鼻涕的鼻子，他拖着兩條鼻涕，黃黃的半透明的兩條，這是小姪兒德麟，多髒的小臉呵，對我說：「嘶——」，什麼「嘶——」？

祥明娘把一搭鼻涕水丟在母親床邊的痰盂裏了，她於是又說：「……祥明……」

祥明的意思就是「長命」，小姪兒的臉怎麼那樣髒？況且上課怎麼可以說話？陳寶根，別亂跑，小猴兒似的多頑皮，還笑呢，不許，我說是不許！……

「哈嚏，阿叔打瞌睡！」他說。

不是陳寶根，是老酒壺，他把兩只手插在過大的衣袋裏，對我發笑。

「喂，老酒壺，這趟你賺飽了吧？」翠英問道。

「賺飽只卯！」他回過臉去回答：「一踢胡子五斗米，好像不是米，是金子，都伸出手來，又是這，又是那！……」

「老酒壺真能幹，」媽稱讚說：「十五歲的人賺才阿紅說，他——」

「差點命都送掉！」這早熟的孩子臉上竟浮着憤見了！」

「啊喲，」老酒壺着急道：「他賭牌九還欠我六十五只洋哪！」

「你是大興輪呀？」祥明娘忽然關心地問。

「你又多心，你又多心！」翠英說：「老酒壺懂個屁？問他不如問黃狗……」

「你曉得我不懂？」老酒壺傲然地白了她一眼：

「不是大興輪，是小興輪？上頭炸彈，下頭水雷，噴噴，唉！……」

翠英慌忙叱道：「嚼舌根！」但祥明娘已經嗚咽起來。她有一個弟弟是航艦上做火夫的，大家叫他二娘舅，矮矮的個子，一喝酒就是半天，紅着眼睛唱：

「孤王酒醉桃花宮！……」人是好人，哦，他難道就

不見得吧，我倒有些難過了。

「你這話誰說的？」翠英惡狠狠的問老酒壺。

「我，我也是同夥客人他們……」那孩子有些着

慌：「也，也是聽來的，……」

「我說嗎？聽來的！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晦氣全讓死的帶走吧，菩薩保佑！」

沉默。

老酒壺突然稚氣地問道：「祥明怎麼不看見？剛

招呼道：「阿叔在家嗎？」

「我還是無聊的——我又想：人生像戲嗎？可這是爛泥似的自己浸在裏面的真實，像什麼去反正都一樣。」

「阿娘，你們有生薑借一個嗎？姆媽要吃蟹。」

一個柔和的女人聲音在門邊說，我心裏猛然一跳，「哦，這是她，是銀花！」

看見我，她病色的浮腫的臉上現出一個微笑來，

只有這笑容，這柔和的聲音，還能使人想起她少女時的可愛的面影。要是時光能倒流，她就還是個臉紅紅的漂亮的姑娘。早晨我挾了書包上學去，她從老虎灶泡水回來，就向我羞澀地笑一笑，她黑晶晶的眼睛裏有許多說話，但她却默默地提着茶壺踏上樓梯去了。她穿着青布旗袍，頭髮上結着只粉紅色的蝴蝶……

我，那時候是一個貧窮的學生，書本就是我的人，是決不以爲這有什麼更深的意義的，但那眼睛，那笑，却給了許多好的明亮的幻想，我愉快地在塵灰揚揚的馬路上疾走，一邊想：「我騎了駿馬……月光照在我黃金的盔甲上……她在花香的原野裏唱着夜鶯的歌……」

……她出嫁了，男人是航海的，景况似乎不很好，據說新牀還是做婆婆的睡了地舖讓出來的。嫁過去不久就常常回娘家來一住許多天，後來那男人因歐戰被阻在外國，她便帶了個三歲的拖鼻涕女孩子長住在娘家了。

以後我看見她時，她總是被煤烟燻得淚眼模糊的，在用把破蒲扇拍拍地搗風爐，或是兩手浸得紅紅的，在半腳桶髒水裏洗着小山似的一大堆衣服，而拖鼻涕女孩總在她身邊「咳咳」地哭叫着。她已變成了一個臃腫的粗相的婦人，她的臉老像牛油似的凝結着，

頭髮蓬亂，早沒有了什麼粉紅色的蝴蝶……

「在梳妝台抽屜裏，你自己拿一個好了，」媽說。

「銀花，你媽媽怎樣了？」翠英問。

「總是老樣子，想這樣吃，想那樣吃，一口一口吐血，媽媽自己還說：女人吐血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動動說人家咒她死，生氣，出眼淚，……」她搖頭說：「醫生又看不起，總是難好了，……我也怨殺，沒有小娘辰，也好出去做娘姨……」

她很氣悶似的忽然長嘆了一聲，拿着生薑幽幽地出去，而在我，一個好的明亮的回憶也就跟着她的背影消沒在門外的黑暗中了。

*

我震驚起立，猶如看見了恐怖，母親也突然從半睡中醒來，緊張地在牀上坐起身子，……

這是大哥嗎？——我不相信我的眼睛！這是一個鬼！他遍體稀濕，顏色灰敗，身子在破碎的白竹布短衫褲裏劇烈地顫抖。他的眼洞深陷，像一個骷髏，那裏面凝淤着幽黯和死亡。他看見我，啞然張開口來，露出半排黑色的牙齒……

但他默不出聲的走到懸在梳妝台上的食櫥前，打開櫥門，拿出了一大碗冷飯來，上面還擱着幾條鹹蘿蔔乾，——分明是母親特地留給他的。

老酒壺悄悄溜走，兩個女人也先後出去了。

從門邊的竹筒裏拿了筷，又從熱水瓶裏倒了些微微冒氣的水到飯裏，他就躬着背坐在一張破方檯上，急急吞起飯來。他的手不住地顫戰，彷彿那不是飯，是冰雪，而他全無感覺似的，急急地吞下去了，——饑餓鞭撻着他。

「你夾襖呢？」母親厲聲問。

沒有回答，大哥低頭吃他的冰雪。

啞默。——便聽見雨聲在窗外響，好像煮着菜，而這菜是要永遠煮下去的。

「你斷命小鬼！」母親忽然切齒罵道：「害爹害娘，害兒害女的瘟賊！你好死不死的，米賣二萬多一担，你這飯咽得下喉嚨呀？」

大哥把飯吞完，一聲不響的在門邊一個鉛桶裏舀出水來，洗了碗筷，輕輕拉開梳妝台抽屜，把碗筷放進去，就俯頭坐在檯上。他的身體仍格格地戰慄着，像一個瘡疾病人，秋天的雨夜是寒冷的，而他穿着破碎的單衣褲，我不覺皮膚上披起了一大陣的肌粟。

是的，他，這罪惡的不可寬恕的人，應得受懲罰！他斷送了我的前途，他把一家人都拖入了地獄，他帶了疥瘡來染給小姪兒，使他活活爛死，他使慈和的母親在瘋狂似的壞心情中，都是他，他！

大哥忽然抬起臉來，看看娘，又看看我，他幽黯

的眼請裏閃動着哀告和訴說，而我分明聽到它們了：

「不是我……不是我……我也受苦……我快死了

……」

那是森冷的像從墳墓裏發出的聲音，我的心激動地喊了：

「那末是誰？誰？」

「另一個，」那眼光說。跟着這，我頓時見到了一幅最可怖的景象：大哥的臉忽然變大了，大了有千百倍，塞滿了整個的昏暗的屋子，它灰色而冷笑，而像無比巨大的骷髏，用那黑色的牙齒分辯道：「另一個……」

大哥又俯下頭去了。

我驚駭得像剛離開一場惡夢，竟也手脚發顫起來。而母親又淒厲地罵了：

「吸鴉片，吸鴉片！不吸斷了你肚腸根？黑心爛肺的殭屍鬼！吃你鎗斃斬你頭，你去吸鴉片！」

我忽然不能忍受了，彷彿這一句句都是咒的我。我回過臉去看媽，想懇求她不要再罵，恰碰到了她的眼光，啊，我一個寒慄，——那眼光向我說：「你够了嗎？」

一個念頭像青色的閃電般在我腦中一亮，我像做

戲似的走近大哥去，用手去拍撫他冰冷的潮濕的背脊，做戲似的說：

「大哥，你也太苦了，」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濕潤起來：「從前的事不提它，你戒烟吧。」

大哥愕然抬頭看我，好像不明白我的話，只是無措地慌慌地說：「我戒，我決心戒……」

我又回過頭去看媽，而我勝利地看見：媽笑了，真心地愉悅地笑了，她臉上慢慢的掛下兩條淚來……

但我立刻覺得自己這舉動是可恥的，無意義的。

我怕羞了，似乎想鑽進桌子底下去躲羞，却在大姪腳邊摸了一陣，摸出一雙破套鞋來。我恍惚地把它們換上；在門後背拿了頂舊洋傘，強自鎮靜地對大姪說：「明德，別寫了，眼睛要弄壞的！」大姪回答什麼我沒聽見，又向母親說：「媽，我去了！」

「去了嗎？走好，暗暗的！」這聲音送我出門。

在樓梯口碰到一個女人——是祥明娘，正嗚嗚咽咽的哭道：「祥明，我不要你在外面淋雨呀！」——這聲音送我下樓梯。

尾聲

我撐着傘走在雨中的黑暗的街道，路燈光反映在油一般的路面上，成了一堆堆濕黃的光暈。遠處三數

輛黃包車在那急急地奔，上下幾對亮光寂然地移動，好像幾個敘述點「：」，但下面的一點像水漬似的化開了。

密密的雨點敲擊着洋傘頂，爲我奏起了奇特的進行曲，——我清醒了，哦，怎樣的一場夢魘啊！莫非我並不會回家，我是隨便到路上來走走的？我有一個溫暖和明亮的家，我是一個幸福的和自由的人，我是年青而且健康……

哦，我舒快極了，何況一個牀舖，一個休息正等着我呢？我深深地呼吸着雨中的冷空氣，覺得人生能够呼吸真是再快樂不過了，所以我唱：

風淒淒，雨淋淋，

在這漫漫的黑夜裏，

誰同我等待着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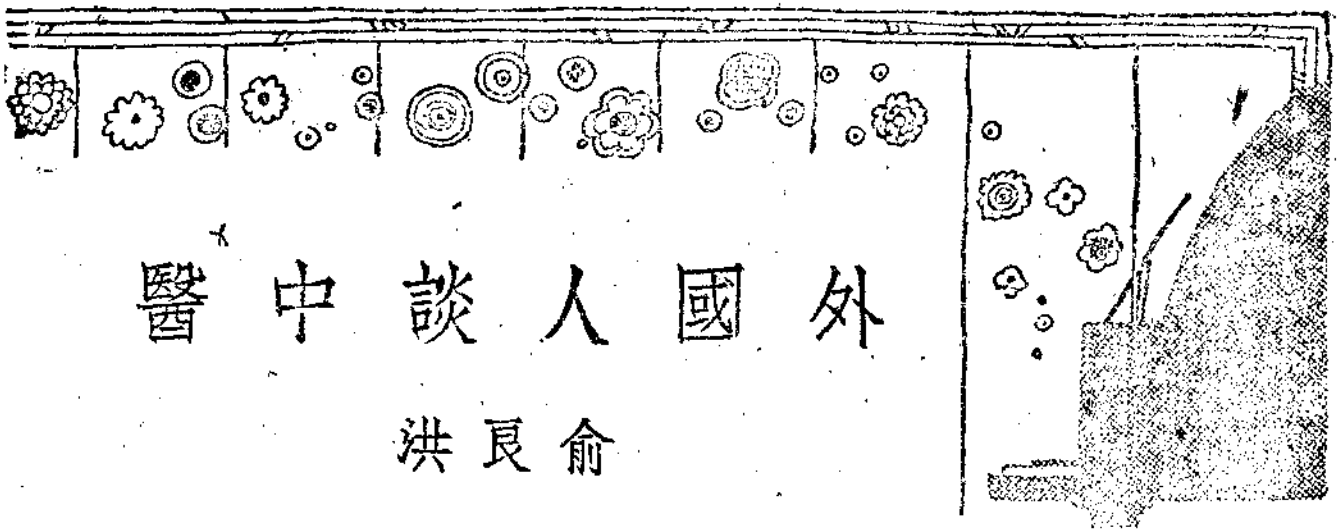
誰同我等待着天明？

我以為街上沒有別人，但竟有聲音含糊地唱和：

你是我的靈魂，

你是我的……！

我愕然看去，那一定是個醉漢，他沒帶傘，在密織着雨網的路燈光裏，踉踉蹌蹌的走過來了。



外國人談中醫

俞良洪

本文節譯自美國威廉斯博士 (William R. Morse, M.D.) 所著「中國的醫學」一書。威廉斯氏旅華多年，曾任中國華西聯合大學教務長之職，故對於中國的古老醫學，頗能熟知。書中所載，有為中國人自己也未曾詳述過的，譯之以饗讀者。

在近代中國，全部醫學歷史是陰陽的製造者和支配者。雖然可以一覽無餘。神話式的，有世以前的，上古的，以及中世紀時代的種種方法，都拿來跟二十世紀的方

法混合應用。由於三千年以上的原理和信仰，遂造成今日最重要的診斷和治療底基礎。大約是紀元一七〇年左右，中國的醫學達到了最高峯。在那個時期以及有宋一代（紀元九六〇與一二七九年之間）曾發見許多有價值的醫學。不過從那時開始，中國的醫學應用，又步入衰落之途了。

陰陽二字，是代表充溢於宇宙之間的兩種相反原則。照中國人說，每一有生物和無生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組成；而五行却又

續互為消長的。陰陽二要素充滿於各物中，而具有相異的比率。如果某類東西有了可以補充元氣的，他們就以爲有一「陽」，另一類相反的東西就有一「陰」。前者是生命的賜與者，而後者却是生命的破壞者了。

桂皮具有調和陰陽的神奇功效。一抱朴子「載桂皮和蛙腦同食，年，能够使人在水面行走而不下水，並且長生不老。還有這樣一個故事：趙駝子服用桂皮二十年後，脚底生出毛髮，能够日行二千哩，重一三三三磅。

桂皮同葱混合，蒸取液汁，然

後和龜腦竹汁同食，幾年後能够在
水面行走和長生不死。硃砂和蜂蜜
用某種方法調和，久服能使白髮變
黑，牙齒重生。

「五」這一字，在中國的自然
原理中很佔重要。五行就有一大串
「五」的相對物，每行都有父母子
女和敵友。例如水以金為父母，以
木為子女，以土為敵，以火為友。

這些關係在配藥時必須特別注意。
每行又有相當的五色，五音，五品
和五性。此外還有五金，五穀，五
果，五牲，五德，五服，五福，五
形，五味，五覺等。當你把这些東
西再加上日月星辰，十二宮，和五
十四到七十二種脈綜合計算，你就
不會奇怪為什麼中國真正的醫生如
此之稀少了。

五行對於人體的關係：金相當
於肺和小臟，木相當於肝和膽囊，
水相當於腎和膀胱，火相當於心，
土相當於脾胃。

神農是醫學家之一，他是五帝
的第二個，大約生於紀元前二七六
七到二六八七年間。據說他的腹壁
透明可見，還可以看到胃的動作，
他就利用這種能力試嚼百草，曾經
在一日之中喫過七十種毒藥，因此
而發現它們的解毒物；他同時還是
農業與牙醫術之祖。

中國醫學的信仰和實用，還須
求助於人的七情，對於不知不覺的
靈魂恐懼的最為有關，這種心理是
他們在極端困苦環境中的自然結果
。憂慮，貧乏，和疾病三者，是大
部份中國人的繼承物。

主要的幾部醫學著作，僅能為
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瞭解，而
他們的解釋又並不一致，陳陳相因
，還是遺下曖昧和複雜的意義。例
如「脾經」和「癰訣」二書，完全
是詩的體裁。

內科包括各種熱症，心病，肺
病和腹疾；外科包括各種皮膚病，

潰瘍，傷害以及人體表面的一切病
症，各科有各科的專家。一位著名
的中國外科醫生診治一個給箭射穿
頭顱的病人，那位醫生迅捷地割去
箭的兩端，在傷處略施粉末，就對
病人說：「外科醫生不管內部的治
理，去吧！」

中國醫學的程序着重內科；各
類疾病的起因都被視為失去平衡，
或是陰陽二氣的停滯。

依據中國的解剖學，人體有五
臟六腑；五臟是肝心脾肺腎，每臟
具有一種特殊的脈，並且是一種動
物的產地，例如肺中為虎，肝內是
龍；陰氣統治五臟。腑是中空而具
有收縮的性能，跟臟的動作和職使
有連帶關係；由陽氣統治它們。

在中國的醫學中，肝有一種腥
臭的氣息，味酸色棕，「淒淒」作
響，內部儲藏血液，靈魂和怒氣也
在其內。肝生出韌帶，形成心臟而
指揮肺部，它的出口是目。它的臟

務好比一位將軍，時常謹慎地沉思着。

心有一種烘麵包的氣息，味同奶油，色屬紅褐，「切切」作響。它的脈搏是關於精神和快樂方面的，出口為舌，使液體變成汗，培養膚色，它是支配全身的王。

脾有一種芬芳的氣息，味很甜蜜，色黃，肯肯作響。它儲藏着滋養物，是思想的源泉。脾在五臟中，最重要，因為它於五行中屬土，而土正是生命的產地和智慧的源泉。脾使液體變成唾液，供應肉體而培養嘴唇。它好比倉庫的管理員，能够製造五味。

肺具有魚的氣息，味辣色白，生生作響；它儲藏着能，是憂鬱的源泉。肺能製造皮膚和毛髮，出口是鼻。它好比傳達王命的宣傳部長。

胃有一種惡臭的氣息，味鹹色黑，余余作響；它儲藏着生長和慾

望的原素，是恐懼的源泉。它好比精力的官長，很有理智地服役。

脈搏在醫生的診察方面是比任何別的手續尤為重要，這是一般中國醫生用藥的根據。「把脈必須施於兩腕，因為脈搏的每一部份，尚有臟和腑的區別。把脈不論何處，可以由十分鐘到三小時之久。

似乎每個人都知道中藥對於有生物與無生物是兼收並蓄的。每種理想的東西都拿來試驗是否可以製藥。有許多是無用的，不可服的，起嘔的藥物；但有些却是很有功用，幾世紀來用它醫治相同的病症，這些在西方也常應用，例如汞，鐵，砒，大黃，麻黃，樟腦，和碘等。

丸藥的製造最為普遍，他們加

以一個誇張的名字，丸藥的表面是有色的，例如「萬效丸」，「大福丸」，（包括十種藥，可治十種病）和「消食丸」等等。「九仙丹

和「消食丸」等等。「九仙丹

The Nine Fairies 救生藥)的配方如下：硃砂，硫磺華，沒藥，樟腦

，龍血，硫化銅，麝香，燒礬，熊胆，黃鉛，蜈蚣，蚯蚓，蠶，空花，蛙涎，白馬灰，礪砂，鱉蟻，蝸牛等。這種藥醫治惡瘡膿泡，有如機關鎗一般的功效。

許多駭人聽聞的特殊藥物有以下的應用：嬰兒的腦質用於皮膚病和癲瘋病，乾癘的水牛用於癰症，走方郎中出售猴熊虎豹的骨粉；他們也有蜥蜴，蜈蚣，蛇，蝙蝠翅，鼠骨，虎牙，犀牛角，龍牙（化合），鷹鷲的頭蓋和爪甲。

動物的肺肝甲殼等用來醫治相

同的器官，根據真確的記載，孩童們有割去身體的一部來為父母治病的。這種方法在某一時期一定非常普遍，因為在清代（一七三六到一七九六）的時候，曾經有過禁止以小兒肢體治病的命令。

兵士等人飲血食肝來增加勇氣

，因為肝被認為勇氣的源泉，膽汁也是如此。死囚是原料的來源，用他們的心肝製造丸藥。

中國人常說「喫藥」和「喫藥尋死」一類話。我曾經訪問過一位垂死者，他危坐在一只椅子中，旁邊放着一壺三加侖的藥和一柄匙。他和親友們的思想似乎都是這樣：如果會稍好一點，那就好了。

曆本能够幫助治病，並且賜與運氣。這可從房中備有曆本和把曆本燒灰加水吞服二事看到。

藥物的或冷或熱，或乾或潮，都視陰陽二氣所佔優勢而異，如果某臟屬火，那末所用藥物應當有水。這種對抗式的原理就是醫病的鎖鑰。例如夢鑿是由於鬼魂的作祟，所以吐以唾液；因為鬼魂是陰，而唾液是陽。

至於中國的外科，遠在紀元前三世紀就有麻醉的方法；惜乎失傳了。

中國的宗教信仰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如有損傷，就為不孝。大部份中國人相信人死之後，仍舊存在，如果死者的肢體不全，那末鬼魂就回至地獄，設法向親友報仇。

死囚的家屬要化費很大的力量，才能把屍體葬埋，他們怨恨殺頭，而贊成勒斃。有一個病人的家屬到我醫院裏來討回幾星期以前截去的大腿，因為這條腿到病人死後必須同時葬埋。這就是說，家屬在犯人死後，要把頭顱縫上，才能下葬。

鍼灸手術是用冷的或熱的針刺入活人的體內，這是純粹中國人的東西。手術的要項，是把針直貫刺入某一固定的地位，這些地位為十二個推想而不可見的穴道，依陰陽的原理而不同。十二個穴道內沒有血液，但和血液的循環，每種臟腑，身體的組織，都有深刻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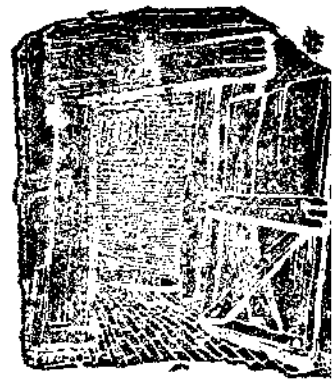
病人坐着，有時咳嗽，金針用

很快的動作插入表皮，有時靠着壓力，有時用錘擊，此後便旋轉到應有的深度。當金針準確地插入以後，就有黑血滲出，就是說血脈的停滯已經打通。所用針數的多少，插入的位置，經過多少時間拔起，針尖的方向，針插入時的旋轉方向，究竟用熱針抑是冷針，這些都須視當時的情形而定了。

這種醫法在中國甚為普遍，這是一種流行的萬效靈藥。但是其主要的用途在乎折骨，膀胱結石，風濕病，關節扭傷，關節擴張，以及各種疼痛。鍼灸的地位很多，每處約有三百至六百之數哩。

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譯於嘯齋





夜店

朱梵
師陀

第四幕

距第三幕約兩禮拜後。是晚上，狂風在吹，聲如鬼號。仍是那間老屋子，後壁上的窗戶緊緊閉着，熒然孤燈，形同墳墓。幕起時戲子了無聲息的躺在吊鋪上，別人對他也毫不留心；賴皮匠的床空在那裏；林黛玉坐在桌子後面那把椅子上，「紅樓夢」在桌子上攤着，她不住在前後搖盪；牛三坐在她左手，背着正門，又是他的老遊戲——在過他的關了；全老頭坐在他對面——林黛玉右首的凳子上，衣著臃腫，斜着身子，左臂憑着桌子，悲悽的望着下面，右手拿着拐杖在地上胡畫；四喜子背依欄樓的柱子站着。

一陣悽厲的風聲吹過，四喜子點着一支菸——他的手有點抖。

喜 (憤憤的) 賽觀音這一回他媽可真得意了。她把

聞太師毒死，得了他的家私，反調轉頭來咬楊七一口，說是他打死的，這會她却摟着她的姘頭舒坦！

牛 (玩着牌) 現在她不在這兒住嗎？

林 (不放心的蹣蹣門) 人家外面有男朋友。打聞太師死那天，半個月她都沒回來過過夜。

牛 那才美啦。

林 (向喜) 楊七真的要在大牢裏頭坐十年嗎？

喜 你當還有人替他坐啊？

牛 你們去當證人，怎麼不說聞太師是教毒死的——死後七竅流血，渾身發青？

喜 (氣不過) 要你老牛去當證人才成呢！哼！毒死，毒死！你說聞太師是毒死的，賽觀音化了錢，

買了關節；他硬說是打死的，你空口有個屁用？

林（嘆了口氣）楊七這人也忒憨嚟！（指全）老伯

伯勸他逃走，他不肯；他捨不的小妹——（向全

）那天你不是勸楊七逃走嗎，老伯伯？

全（轉過臉去）是的，是的，我勸過。（提高聲音

）這都是前世的冤孽。打人家一拳，要坐十年牢

，還不是冤孽嗎？

喜（向全走過去，不以為然）你別說話了罷，老伯

伯！賽觀音謀害了閻太師，拿閻太師的錢貼給她

的姘頭，這也是冤孽呵？現在她還在那兒搬家具，

一車子一車子的，都送給他姘頭，這也是冤孽呵？

全都是冤孽！都是，四喜子。她把錢貼給她姘頭，

過後她姘頭再貼給別的女人。

（一陣更悽厲的風聲，窗戶震動着，遠處有窗

戶碰在牆上的響聲，玻璃的碰碎聲。

林（側耳聽着）曄！你們聽這風，就像誰在那裏哭

似的！

牛（並不抬頭）就像閻太師的冤魂在那裏叫似的！

喜（同樣聽着）這是閻太師的冤魂在那裏喊！他活

着時候愛錢如命，恨不得抽房客的筋，賽觀音可

毒死了他，拿他的錢貼給姘頭，這會撲着抱着：

「心肝呀！親親哪！」把他丟到冷棺材裏，他怎

麼會不恨？

全（忽然站起來）小妹才可憐！今個早上，剛打醫

院出來就跑出去，直到這會還沒回來過。外面刮

着大風，我得去找找她，要不哇，會凍死的！

牛她知道楊七判刑嗎？

全知道。

喜誰告訴她的呀，老伯伯？

全打量是饅頭張，張嫂子。

林（低聲自語，不以為然的）曄，饅頭張！（向全

）你上哪兒去找小妹呀，老伯伯？上海這麼大。

全出去看看；看看再說。要是找得着，就把她帶回

來。

喜你知道她上哪裏去的嗎？

全去上大牢裏頭看小楊了，她說，看了小楊再去替

他伸冤。（感慨的）伸冤，你上哪兒去伸？現在

跟從前不同了，從前衙門裏頭有堂鼓，有冤屈的

一擊鼓，大老爺就坐堂，現在沒了，你喊破嗓子

，裏頭也聽不見！

喜對了，喊破嗓子也聽不見！

（全拄着棍子朝外走。

林老伯伯，賽觀音，聞奶奶要賣小妹你聽見說嗎？

全（立刻站住，以為聽錯了）要賣小妹？

喜 (也是一驚) 誰說的?

林 (對全) 饅頭張說的，前兒個。石敢當告訴她：

等着小妹打醫院出來，三兩天人家相了人，就講身價了。

全 呵？(驚的說不出話。)

牛 (同樣吃驚) 賣給誰？

林 (不便直接回答) 那還有好地方！

喜 (心直口快) 一個老頭子，要不就是窩子，那還用問？(恨的全身癢) 哦！賽觀音，她可真比惡

鬼還狠！(對全) 老伯伯，我看你還是去找找小妹，明天把她帶走吧？

林 對了，老伯伯。你自己又沒有個親人，你收她作

個乾女兒乾孫女，總比她落到火坑裏強啊？

牛 你也算行行好？

林 要是你有個病了，發冷發熱了，她也能侍候侍候

你。

喜 將來更老了，走不動了，她也能攙攙你。

牛 還有呢，老頭兒，你的衣裳破了，也有個人替你

補補。

林 穿的髒了，也有個人替你洗洗。

全 (喜的迷迷的) 我不想。我都不想。乾女兒，乾

孫女，我不想。我喜歡的就是，就是小妹是個好

姑娘，心，心好。(轉身就走) 我去，我去。我去找她，我就去找她……

林 老伯伯，你就這樣兒出去嗎？外面大風啊？

全 (熱情的，如同唱歌) 嗯，大風，好大風！(並不

不停步)

林 停一停，讓我給你拿一條圍巾。……

喜 對了。教林姑娘給你拿圍巾圍上點，老伯伯。

全 不用，不用。(說着站住) 好的，好的，你快一

點！……

(牛三又低頭玩牌去了。)

(金不換拖着鞋從右首門走進來，滿面愁容，

鈕子未扣，抱着膀，掩着襟，兩肩高聳，身子發抖，一幅煙鬼相。進來時大伸了個懶腰。

金 你們在這兒談什麼啦？(向正去取圍巾的黛玉瞟

一眼。) 又在談楊七呀？(打着呵欠說) 算了吧

，你們談也沒有用。談來談去，反正他判了十年

徒刑，再談他也不能少坐一天！

喜 (剛才心裏頭一點溫暖被打散了) 你還會起來幹

什麼？不在床上睡？

金 睡不住，朋友。躺到床上，肚子裏頭直——直咕

嚕。(看見喜拿着吸腦下的菸頭，卑賤的伸出手

去) 讓我來抽一口。

喜 (默然將菸頭遞給金不換)

金 (深深吸了口菸，瞧瞧賴皮匠的床) 賴皮匠還沒回來？

喜 沒有。看你還怪想她啦？

金 我呀？我真怕他投河，這小子瘋瘋傻傻的！

喜 你不會哭他吧？

金 (感嘆的) 咳！說什麼呢，四喜子，這半個月

—— (忽然看見全老頭) 喂，你要到哪兒去，老頭兒？

全 (精神煥發的笑着) 找小妹，去找小妹……

金 找小妹—— (菸頭燙了他，立刻丟掉，吹着燙傷的手指) 噫……他媽的！ (看了看) 真倒楣，燙傷了一塊！ (接着對全老頭) 說起來小妹，——

要不是外面刮大風啊，看到楊七份上，我可真應該出去找找她。 (臉上現出不得已的笑，對喜)

你看我？嘴上說着不談楊七，心裏頭可老想着他

。(嘆口氣) 沒有法子，自從小偷吃了官司，現在足足半個月了，連個肯借給大爺塊二八角的人

也沒有！ (看見對方不答，抬頭對吊舖頂上) 喂，唱戲的！你幹麼不爬下來？

戲 (抬起頭) 幹什麼？

金 幹什麼！告訴你個新聞：饅頭張跟石敢當石局長

妍上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林黛玉拿了一條女人用的極大圍巾從右首門走進來。)

林 (對金不換，責備的) 你又說人家的壞話！

金 (使出了大老爺相) 我怎麼說人家壞話啦？難道

他們妍上不是真的麼？他們直不是打前兒個晚上起就到一張床上的嗎？

全 (遙遙的，婉勸) 別吵，別吵，林姑娘，都是我的錯，我一個人的錯，你把圍巾拿過來，我得趕快走——趕快去找小妹！ (一面向黛玉走過來)

金 (看見黛玉讓了步，輕蔑的唾口吐沫) 吓，媽的！ (對戲子) 喂，唱戲的，新聞對你講過了，你還不趕快滾下來？

(啣嚷着) 老爺子不高興！

金 跟你商量件事好不好啊？

什麼事，你說好了！

金 你手裏有多少錢哪？

戲 老爺子有多少錢，用不着你管！

金 (看出枉用心機) 好！你當大爺爺罕你孫子的，將來你尋死的時候，你留着買繩子去上吊吧！

(黛玉已將全老頭妝扮完畢。他原來就衣著醜陋，現在更用圍巾沒頭沒腦的包起來，看上去像一

傻老熊。

全 (欣喜的，忙迫的) 好，好！謝謝你，林姑娘！

林 (關心的) 找不着她你就回來，別走遠，外面風

大！

全 我知道。你有好心，將來有好報應！

金 (看見全老頭要朝外走，想起時機不可錯過) 喂

，老頭兒！你真去找小妹麼？

全 (站住) 是的。去，去找她：她跑出去一天，我

不放心。

金 (無話找話) 外面冷着啦？

全 我穿的厚，厚！(翻起衣裳一件一件數着) 你看

？不要緊！我身子硬。

林 (早就明白金不換的用意，對全老頭催促) 你快

去吧，老伯伯，再停一會就晚了。

全 我去，我去！(欲走，又想了起來，回頭向金)

林姑娘是個好人，大少爺，以後啊，你要待她好

點！

金 (虛假的) 好人，我知道。(最後的機會，爽性

說出來) 你身上帶的有錢嗎，老頭兒？

全 (誤會了對方的意思) 不要緊。我是個孤老頭子

，身上就是帶幾個，也沒有人搶我的。

林 (指指門，示意) 你快走吧，老伯伯！

全 我就去。(誇讚的笑，對金) 林姑娘是個好人

；是——個——好——人！

金 (不高興的) 對啦！(無恥的) 可是你身上有多

少錢哪？

全 (仍舊不明白對方意思) 不多。不要緊，我在外

面跑慣了。

金 要是多呀，還是教我給你放着牢穩。

全 從二十歲起，我就跑這種黑路，四外沒有人家的

地方，我都走過。我不怕。不要緊。

林 (對金不換，厭惡的) 你又——

金 (示意教黛玉站開) 你別管！(向全伸出手) 要

是你有，老頭兒，先借給我幾毛，明天還你。

全 (欣然) 有，有，就是不多了。(向懷裏掏摸着

，摸出一個白布包——布變成了灰色，他打開，

裏面包着角子，銅板，他抓起來全部交給金) 就

這幾毛了，你將就將就。你也不用還，明天我賣

了藥，錢就來了。

金 (有點不好意思) 一定還你，老頭兒，明天一定

還！(順口人情) 你真的找小妹嗎？我跟你一塊

去吧？

全 不用，不用，我一個人就行。(忽然) 哦，我得

走了，再停會就晚了！(說着急急慌慌拄着棍子

朝外走，棍子咚咚的響着。

金（目送着全老頭）你一定能找着她，老頭兒！（因爲自覺難爲情，把錢搖的叮叮直響。）

全（重複着）一定！一定！（在門口回過頭來，滿意的笑着）小妹是個好孩子，好姑娘——心腸好！……

〔一陣大風聲，他走出去了，他懷着滿腔熱情，棍子響的響着在門口消失了。〕

金（從背後望着全老頭，錢在手中響着，突然間他像被驚醒了——其實不過在全老頭剛跨出門，他匆匆把錢塞進內衣口袋，然後轉過身子來，歡快的。）這是他媽哪裏來的運氣！剛才大爺還在這兒發悶，肚子裏頭咕嚕咕嚕的直響；可是運氣一來，你想都不用去想，錢來啦！老天爺睜了眼，他硬給你派來個財神，你不要，他會硬朝你手裏塞過來！

〔沒有人理他。〕

〔又是一陣搖山撼屋的風聲。〕

〔當金不換伸手向全老頭要錢時候，黛玉輕蔑

的向他白一眼，憤憤走開了。她回到老地方，坐在椅子上看書。

林（輕輕嘆息一聲，自言自語。）小妹真可憐！日

常受盡折磨，能嫁個好男人，倒還將就着能過；

現在賽觀音陷害了楊七，又把她賣了！

金（得意之餘，不免無事生事。）你別可憐人家了，我的好奶奶！你也想想自己——手裏頭一個鏰子都沒有，你又是怕風了，雨了，冷了，熱了，一會兒又心裏難受了！你也不出去找點生意，明天咱們喝西北風啊？

林（老早就不高興，被挑起了反感。）你就別跟我說話！下作鬼，見錢就伸手去要！你還叫金不換呢！『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多咱才回頭哇？（抬頭向黛玉瞧瞧，對金不換。）怎麼，你們又吵起來啦不是？

金（動了大少爺脾氣，向黛玉。）放你媽的屁！他媽我好意的說你一聲，你就敢反過嘴來罵我？

林（把書朝桌上一摔，激動的跳起來。）我罵過你了！你喝西北風，你愛喝甚麼去喝什麼！我是前輩子欠你的嗎？你跟白虱一樣，你賴到我身上，吸我的血，丟我的臉，我當婊子養活你，還得受你的氣！

喜（推開向黛玉逼上去的金。）別吵了，朋友，你們吵也吵不出味道！

金（有人出來解勸，越發的神氣。掙扎着，指着黛

玉)我丟你的臉？這會他媽你嫌我丟你的臉了！想當年你大爺上海有當舖，蘇州有田地，北京有房產，我爺爺作過官，全蘇州城誰不知道我姓金的？……

林 你吹牛皮！你爺爺給人家當二爺，倒夜壺，人家還嫌他不漂亮；你自己是蘇州城觀前街一個披麻袋片的！

喜 得了，得了，到那邊去！

金 那不成，今兒個我們得講個明白。(向黛玉)這會你嫌我丟你的臉，那時候我是一品大爺，走動帶着跟班，你給我灌迷湯，我還嫌不夠味呢！

林 那時候我是千金小姐，在路上我看見你，我求我媽，把你領到家裏當聽差，你喊我姑奶奶我還不睬你呢！

金 我教鬼迷住了心，我收了當舖，賣出田地，押掉房屋，把成堆成堆的銀子都化到你個賤婊子身上！我知道你這樣狠哪？

林 我一個足不出三門四戶的大小姐——彩球打到化子你頭上，我跟你逃出來，誰知道你比蔦三還沒長性，事到如今，教我賣身養活你呀！

喜 (推開金不換)去，去，去……
牛 (幸災樂禍)打，打，打他媽的！

金 (氣極了，掙扎着直要朝黛玉撲過去。)臭婊子

，你，你——

〔賽觀音從左首門進來，手中拿着錢包，衣履嶄新，所謂「容光煥發，滿面春風。」不足形容她的得意。

〔她就像一個女妖進了鬼窟。因為半月前發生的那件不幸事件，這店的全體房客都對她冷淡，雖然表面上還招呼她，而心裏是厭惡她的。有的當面向她冷嘲熱諷，有的在背後咒罵，連金不換也煎不例外。可惜他是個沒有骨氣的人，見了她不並不敢衝。這種情形她自己也知道；不過她覺得自己有了錢，比房客的地位高，自從她以鬼賊手段勝利之後，她更是通體無處不顯出得意。有許多有權力的人，對屬下或人民常抱這種態度：「我行我素，看你怎樣？」她對房客也正是如此。她不後悔，不慚愧，良心上毫無痛苦——其實即使有痛苦，也是天上浮雲，一閃即逝；遇着於已有利的事，儘管喪德害理，她還是要作的。

賽 哎！你們這是幹什麼啦？又打架麼？這倒有趣呀！打起來才好玩兒哪！

〔所有的人都吃一驚。

金 (一回頭看見賽，雖然滿面怒容，却勉強笑了。走過去一步，畢恭畢敬的。)閨奶奶，您好，您

好！這麼大風您怎麼來的？

賽

（得意的身上直癢癢）怎麼來呀？大風吹來，仙樂送來，童男童女領來，坐車子來的呀！你們怎麼不吵啦啊，大少爺，林姑娘？

金

見笑，見笑！我們——（竭力討好，致使黛玉轉過臉去，可惜沒說完被打斷了。）

喜

（搶着，冷諷的。）怪不的都管喊你賽觀音哪！

牛

你半個月不來，這兒都變了樣兒啦。

賽

（故意賣弄）哎喲，你瞧你們吧，你一句兒，我一句兒，我生八張嘴也應付不來，我這腿可給站癱啦！

金

（故意裝的巴結）沒有人教您到這兒來客氣，聞奶奶，（指着全老頭坐過的那隻凳子。）您請這邊坐吧？

賽

（走過去，一面對牛三。）可說的是呀，你提起來我想起來啦，這個瘟不死的店哪——（忽然回

金不換）我們石敢當二叔來過了嗎？

金

沒有；來過，來過又出去了。

賽

（走到凳子前面，但並不坐下。）你們真想不到哇，我這會心裏頭才輕快哪！打這個月起，這個店我教我們二叔管，以後你們繳店錢就交給他好

啦。

牛 你現在高升啦？

喜

（諷刺的）簡直是心花都開了呀！

賽

（得意忘形）你說的真不錯呀，四喜子，這一回你可說到我心窩裏頭來了！我老想念着想念着，

金

（簡直忘了忌諱）我哪會才能打發開那個死去的死鬼呀？這一回他可歸了陰了。辦的事痛快，你

心花不開也得開呀！

牛

（同時笑起來）哈，哈！

賽

（一轉臉，發見從旁瞅着她的驚愕中帶着厭惡的黛玉。）呔，林姑娘！你躲在暗地裏一聲氣不出的，幹麼這樣瞅着我呀？

林

（有點窘）我？沒有什麼，聞奶奶。——您請坐。

喜

（打趣的）她瞅你，就因為聞太師死了，你一點不難過！

賽

這個年頭，你的頭腦還這樣舊哇？他死了，難道我還得替他守寡？——就是我肯守，也沒有孝子

賢孫爲我請誥命立牌坊啊？

喜

還有你的官司打的也得意呀？

賽

那是沒法子呀，官司打贏，因爲有本事呀，楊七要跟我們鬥，好哇，咱們走着瞧吧，看誰的神通大

！——那一天你還上公堂當證人，（刻薄的）你

瞧見的呀？我把他丟到大牢裏還不算，我還讓他呀，讓他瞧着他的那個心肝肉呀，求死不得求活不成哪？

牛（插嘴）開奶奶真有本事。你搬家搬完了嗎？

賽（深喘了口氣，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下，前仰後合）我的老天爺！你就別提搬家啦！提起搬家來

呀，我這胳膊可就不是胳膊，腿可就不是腿了！又是桌子又是床啊，又是雜二古董的呀，把我累

——累的個死。可你不搬怎麼辦，成一個家，你件件都得有啊。……要像你們就好了，光身子一

個人，甚麼都沒有，說走就走好啦。

金（終於插進了嘴）您停幾天，也沒有人擋住您，

開奶奶？

賽 哎喲，我的大少爺，那哪兒成啊？你就不知道我

這個心哪，身子在這塊兒，心可早就飛出去啦。

我在我那新房子裏，朝下一歪呀，軟和和兒的；

用鼻子一聞哪，香噴噴兒的！一想到你們這塊兒

，我心裏頭就直發毛。你們也不說收拾收拾，又

是腳臭味了，又是汗臭味了，還有——你看那牆

上的灰，這地下的土……嘖，嘖，嘖！（不勝其

嫌惡）連個插腳的地方都沒有，我還到這兒來

呀？

喜（厭惡的）你頂好教你的男朋友幫你搬，省得薰

壞了你！

賽（明知對方的意思，爽性不避諱，無恥的笑着）

教人家到這兒來？哈，哈！人家西服穿的筆兒

挺，脚上大英皮鞋，頭光的蒼蠅都不敢趴，人家

肯到這個窩裏來呀？拿帖子請都不肯！（看

見四喜子被罵的別轉臉去，立刻藉故脫身。）哎

喲，外面風好大！我得拿箱子去了，拿了箱子我

得走了。（站起來朝外走）

金（敷衍）再坐一會吧，開奶奶？不會晚的。

賽 不行，在這兒坐着，薰的腦門子疼！（走到門口

，忽然又轉過身來。向黛玉。）林姑娘，聽說我

們小妹打醫院回來了，是真的嗎？

林（不知怎麼回答的好）我，嗯——您還沒看見

她？

賽 所以才問你呀？

我，我也是聽他們講——（忽然）小妹也跟您過

新房子去？

賽（假情假義）你就別提了；提起來我們小妹，人

家才是燒香燒來的命呢！連我都還蒙在鼓裏頭，

不知多咱有個人看上她了，停幾天，人家小妹一

結婚，包車汽車都有的坐，看見我要裝作不認識

了，還會跟着我過窮日子受活罪呀？人家才不幹哩。

林（不得已，只好敷衍。）虧您費心，給她找上個好人家。

賽可說的是呀，我當姐姐的親手把她撫養大，俗話說呀，『送佛送到西天』，等到她有了人家，我當姐姐的一片苦心總算盡了。（看見對方不再接下去，向金不換與牛三）以後你們繳店錢，就交給我們二叔，可別忘了，啊？

牛金（同時）（不會忘。）（你放心吧，聞奶奶。

喜（瞧着賽觀音走出去，回頭朝桌子上拳。）他媽的，你瞧她那股得意神氣兒！我們是癩三！——她賣了她親妹妹，還在那兒（摹仿賽）『我當姐姐的一片苦心總算盡了。』——我們就是癩三，還不至於爲了幾個錢，把自己妹妹朝火坑裏送！金（酸相畢露）她今個可真有那股勁，說句真話，怪不的聞太師五六十歲的老頭子，連命都不要了。……

林（嚴厲的，但關心的，制止他。）你！你教她聽見？……（說的金不換抓抓耳朵，笑着不作聲了。）

牛（慫恿的）怎麼？又幹起來了？

喜（突然又憤憤的朝桌上一拳）喂，好朋友們！（右手在空中一招）走，走！今個是我掃街大爺的生日——走，我請客！大家全去，我請吃酒！

戲（一聽見吃酒動了心，立刻爬起。）你多咱拾來個生日啊，掃街的？可不是開玩笑哇！

喜你別管多麼拾來的，大爺高興，天天都是生日，你愛去不去！

金（樂瘋了，扑過去抱住了喜子的頸子！天真的跳踉着。）贊成！贊成！絕對贊成！（忽然看見戲子極伶俐的從吊鋪上爬下來。）喂，唱戲的！他媽你爬下來幹什麼？你不是要死在上頭嗎？

戲你別管！老爺子高興怎麼樣便怎麼樣，用不着你小子管！

喜（擺脫了全不換。）別吵，都不准吵！（向黛玉和牛三）喂，林姑娘！賣報朋友！走，大家全去！

牛（已經在那裏過關，並不抬頭。）我過通這一關就來，你們到誰家去吃啊？

喜醉八仙，老地方。

牛好，好。你們先去，我就來。
金（太高興，幾乎目迷五色，突然看見黛玉已經站

起來，又想鬥嘴）怎麼？你也去呀？

林（堵氣）好，只許你去，我不去啦！（從新坐下）

喜（催促）你怎麼啦，林姑娘？

林 我不去啦，（指金不換）教他一個人去罷！

喜 這不行。（向金不換）我是專意請林姑娘的，你得給她賠罪。

金（不得已）好，好。（向黛玉）我賠罪，走罷！

（露出白相人相，朝外一指。）

林 不去！

金 真不去？

林 噫，怎麼樣？

金 別捏住撇了，我的好奶奶，你再拉硬弓，咱們就吃不成了！

林 吃不成不吃，餓死你！

喜 這不成，大少爺，得賠罪！

牛（並不抬頭）對啦，賠罪！

戲（附和）賠罪，快些！

金（無可奈何，又抓耳朵。）好，好！（於是揖下法，唱起京戲來：）見老娘。

林（又好氣又好笑。）不要臉的！（推開椅子站起來。）

戲（笑着朝金不換背上一拳）叫聲親媽才好阿！（

看見金要追，急急跑出門去。）

喜 我們可先走啦啊？賣報朋友。

牛（點着頭）嗯，好，好。

（就在這時候——當四喜子，金不換，黛玉剛轉過身去朝外走了兩步，後面窗戶拍拉一聲開了，小斗子跳進來，身上抖着，牙齒噓噓的打着架。

（屋子裏人吃了一驚。）

喜（看清了）還當是狗呢！你幹麼不打大門走？小

瀟三！

斗（嘶了一聲，搖手作勢，表示莫響。）賽觀音在家嗎？（指指上面）

金 在家，要吃了你鬼小子呢？

喜 你還不快關上窗戶？

斗（關上窗，一面抖着，聲音從喉中壓出。）喂！輕一點，老朋友！

林（憐恤的）你這時候來幹什麼，小斗子？

斗（指着閣樓）楊七的屋子還空着嗎？

喜 空着的，你要幹什麼？

斗 教我過一宿。（竭力忍着，但還是打個大寒戰。

）哦——他媽外面真冷，快下雨了！

林 你上去吧，別作聲。（斗攀援着爬上梯子。）

戲的聲音（在門外）你們走不走？要再不走，老爺金
子不去了！

金 你孫子倒會着急。你不愛去——滾你的！

斗（看見喜、金、林預備朝外走，在半梯，懼怯的
。）你們到哪兒去呀？

喜 吃酒去。你還怕嗎？

斗 我，我……

戲（從門口探進頭）你們到底走不走？

喜 你急的什麼呀？（向斗）你！你怎麼啦？

斗（努了努力，終於說出來——）這兒有鬼嗎？

喜 有，多着呢。

金 待會獨眼龍出來，摺住頸子搥死你的！

斗（有點顫慄）那，牛三也去？

牛（抬起頭）你媽的小癩三，牛三是你叫的？

斗 牛，牛，牛三叔。

牛（撒謊）我不走。我瞧着聞太師的鬼魂出來，活

活吞你個鬼崽子的！獨眼龍就死在那地方，你知

道不知道？

林（同情的）他們吓唬你的，小斗子。別害怕，快

去睡吧，別教聞奶奶聽見，你明白沒有？（斗點

點頭。向衆人。）他是個小孩子，你們吓唬幹什

麼？

（不以爲然）就你的好心好！——（一轉臉）好啦，走吧！

（小斗子怯怯的爬上梯子，閃進閣樓，從門縫裏朝外望着——去吃酒的人已經走出去，連最後一個守望着他爬進去的林黛玉也走出去了，單牘牛三坐在那裏過關，他終於輕輕掩了門。

〔舞台上靜一會，牛三一面翻骨牌過關，一面唱歌——這裏的房客都熟透了的那個牢獄歌，聲音不高，然而更增加了陰慘氣氛。

〔突然一陣風的號嘶聲，燈閃一閃，石小妹——像一個女鬼走進來，蒼白，疲倦，絕望，全身泥濘，衣服有幾處被撕破了——顯然她就被摔過，也許被毆打過，並且被雨打溼了；她的頭髮散亂着，披在額上，掛在臉上，水滴不斷的落下來。

〔她在門口悄悄的站了一會，但好像並不會看見屋子裏有人；隨後她拽着脚步朝吊舖那邊走過去，走了兩步，接着，大概力氣都用完了，她乘勢靠

在牆上，用手捫住額。

牛（正唱的熱心，忽然一驚。）誰？

妹（狀如死人，毫無聲息。）

牛（轉過臉去，看清楚了——）唉，你把我吓一跳，小妹，我還會是鬼呢！

妹 (仍無聲息)

牛 你在哪裏跑了一天哪，小妹？你的衣裳都撕破了。

妹 噫。(微弱如嘆息)

牛 (回頭繼續玩牌) 你去看楊七啦嗎？

妹 噫。

牛 你看見他嗎？

妹 唉！(輕輕一嘆，幾不可聞。)

牛 你這一輩子看不見他了，小妹。你永遠看不見他了，他判的是十年。十年——他這一輩子不會活着出來了；就是能出來，他的頭髮白了，他的人也給毀了。(於是深深的嘆口氣)咳！這可真是個活地獄，——(忽然用力的)噫，地么！噫，梅花！(把最後一張牌朝桌上一拍，輕適的透口氣。)

(他輕快的向小妹走過去，牌也來不及收拾。)

牛 (在她面前站住，憐惜的低頭端相着。)

出去找你了，小妹，你碰見他嗎？

妹 (搖搖頭) 沒有。

牛 外面在下雨嗎？你衣裳怎麼被啦？

妹 他們——(無力說下去)

牛 他們給你撕破的嗎？你替楊七喊過冤嗎？

妹 噫。

牛 (感慨) 你喊不應的，小妹！你把喉嚨喊破，他們也聽不見——他們不會聽你的！

妹 (摸着額，沒有聲息。)

牛 你姐姐把你賣了，你知道嗎？

妹 哦！(她輕輕應了一聲。連驚駭和詢問的力量都沒有了，同時她也不想麻煩着問了。)

牛 (極難得的動了感情，連他自己都沒有弄清，講的是什麼。)

妹 小妹，你的命好苦哇？你平常挨打任勞還不算，將來萬一被送到火坑裏頭——不是我教你壞話，看着你活受罪，你倒是死了好啊！(早有了決心，努力了努力，終於平靜的，微弱的，好像她所說的是別人——)我要死的！

牛 我是跟你隨便說着玩，小妹，都是傻話。這是命，沒有辦法，你任命吧！(稍頓)你餓嗎，小妹？

妹 不。(動了一下，把臉更朝裏轉過去，額角抵在牆上。)

牛 那我可走了？(向外一步，又站住。)

妹 你去換換衣裳吧——(忽然記起來)不用換，你姐姐在上頭的。你歇一會吧，小妹，我要去吃酒去了。(像辦完一件事，他揚長走了。)

〔小斗子從閣樓門縫中朝下張望着，先前的談話聲驚動了他，牛三出去，一由於恐懼，二因為好奇，他想看看那個可憐的姑娘作什麼。〕

〔靜了一會。石小妹站直身子，楞了楞，拖着沉重的雙腿，慢慢朝右邊門走去，臉朝裏側着，眼望着旁邊，彷彿在思索一件事。她走路是機械的，像夢遊人。她走過的路上須經過桌子。在桌子左外角那裏，她站了站，手無力的撫過桌沿，朝前走了幾步，隨即又停住了。她向四下打量，然後慢慢朝上閣樓的活梯去，她左手扶住梯子望上去。——她不知道閣樓上有一個孩子，正驚異的從一條極窄的門隙中瞧她——她抬起右腳踏在活梯第一級橫檔上，預備上去，預備看看她先前關心過的留過好夢的這間房子，但是她忽然倒下去，身子伏到梯子上，腳無力的滑下來，低聲啜泣起來。〕

妹
〔用拳輕輕敲着梯子，嗚咽着。〕小楊，你多——多傻呀，小楊？我不教你跟他們打，你怎麼不聽我的話呀？你想得到我嗎？我，我現在要……〔說不出她要做的這件事。〕你知道嗎？咱們大家都空做了一場夢啊！……

〔一陣急驟的脚步聲，賽觀音走進來，右手提一只小皮箱，左手拿着雨衣、皮夾、脅下夾着一個小包袱——裏面大概是衣服絲襪之類。看見她妹妹

她吃了一驚，但立刻又換了一付笑臉。

斗
〔警告的，從門縫裏吹出一聲〕嘶……〔妹沒有聽見〕

賽
〔尖酸的嘲笑〕噢！倒沒想到，〔把皮箱、包袱、雨衣、皮夾等放在牆壁脚下。〕我當是誰哪，原來是你，倒會在這兒害相思病啊？——

妹
〔吓了一跳。平常訓練下的結果，顫抖着叫了一聲——〕姐姐！

賽
〔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妹走過去，像一隻狼，奸險，陰狠，滿面殺機，却又滿面的冷笑〕我的親人兒，你在醫院住半個月，住得好啊？回來來不及見我，就跑出去啦！〔她的樣子表示出：這一回我逮住你了，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收拾你，教你細細的嚐我的味道。你跑不掉的，你逃也沒有用。〕

妹
〔按着她姐姐的步驟恐懼的朝後——右首門那邊倒退過去，但是看見賽換了方向，要從桌子前面抄近路截她，她於是又倒轉來。恐怖的睜着大眼睛，顫顫的叫了聲。〕姐姐！

賽
我這個姐姐呀，過去沒有叫你學好，鞭子沒有打到你肉上，今個我要仔細教教你了！
妹
姐姐！

賽 你姐姐呀？今個我才叫你知知道：她就是我呀！我

沒有認真疼過你，我的小小親親，今個我才好好的

疼疼你啦！

妹 姐姐！（向後退着，瞅了瞅左邊門，又瞅瞅賽，

看出沒有逃脫的可能，於是經過桌子前面，朝右

邊門退過去。）

賽 （忽然咬牙切齒）你別喊你姐姐，你喊他呀，喊

楊七你的小楊啊！你長的漂亮，會迷惑他呀！

妹 （抖擻着，想解釋。）我……

你喊他呀？你喊他他也聽不見，現在他在大牢裏

呀！

妹 姐姐，我——（賽突然抓住她的頭髮，在右邊門

那裏，皮匠担子那裏。於是她發出一聲尖叫。）

啊——！

賽 （抓住妹的頭髮搖着，聲音由齒縫中嘶出。）他

在大牢裏！大牢裏！大牢裏！叫他來心疼！心疼

！心疼——（拉住頭髮把妹摔倒地上，用膝蓋跪

到妹身上。）

妹 啊！

賽 （開始痛毆）嗯！嗯！狐狸精！嗯！你會找！找

相好！這就是——這就是——你的報應啊！（一

聲一拳的打）

妹 哎喲，姐姐……

賽 你叫楊七——楊七——心痛——心痛你吧，這肉

——這肉——這肉多嫩——多嫩哪！

妹 哎喲，姐姐！

賽 （用手擰）哎喲！哎喲！這也——這也——這也

不夠疼啊！

妹 （痛極）啊……媽！

賽 媽！媽！媽聽不見，她死了啊！

妹 （瘖啞了，呼聲較前低弱。）你饒，你饒了我吧

，姐姐！

賽 饒了——饒了你啊？我不想饒啊！

妹 （有點麻木了，身子轉側的也沒有先前厲害了）

姐姐！

賽 你姐姐爲了你毒死獨眼龍呵！

妹 姐姐！

賽 她毒死人還說是你的好人兒楊七打死的呀！

妹 （呻吟）哎喲——

賽 你哎喲也沒用，他得在大牢裏頭坐十年哪！

妹 哎喲——

賽 你去嫁給他，到大牢裏頭去拜堂啊！

妹 我要去死啦，姐姐，你可憐我吧。

賽 她要送你個好地方，教你想死都不能啊！（忽然

用牙咬小妹的肩部。）

妹 啊——別咬我呀！

賽 (看見地上不遠有皮匠的錐子，她直起身子) 這還不够疼。(她把錐子拾過來，咬着牙深深朝妹肩部刺下去。) 要用這錐子扎着，那才够味啦！

妹 啊——

(只聽見閣樓上一聲沉重的響聲，像誰朝地板上扔了塊磚頭，賽觀音驚駭的跳起來。小妹在地上楞了楞，接着爬起來便朝外跑。頭如飛蓬，滿面的泥和淚，在門口她碰上那羣吃酒的人。首先是金不換，手裏捧一個報紙包——從冷食攤上買來的過酒菜，被撞了個轉側，菜差一點撒在地上。其次是牛三，驚訝的看着她跑出去。)

喜的聲音 (在門外，慌張的，顯然怕被碰住) 喂，喂，喂！(撞着是清脆的玻璃瓶落在地上跌碎的響聲)

林聲 (在更近門處，不確定的語氣。) 小妹！

喜聲 (失望的怨言) 去尋死呀，冒失鬼，沒頭沒腦的亂撞！

林聲 剛才跑出去的是小妹嗎？

金 (不高興) 不是她是誰！

林聲 (向外喊) 小妹，小妹！

戲聲 小妹！

金 喊她幹什麼？屈死鬼等着她當替身的，她怕趕不及！(一面朝桌子走過去。)

(後面的三個人也進來；戲子，四喜子，最後是林黛玉——四喜子手中提一瓶酒。)

戲 (回頭向喜) 兩瓶全給摔了嗎？

喜 (在門闕下，氣憤的。) 一瓶還不行，你還想兩

瓶！

牛 (埋怨) 在醉八仙吃了也就算了，一定要拿回

來！

喜 外面大風大雨，人家上門早，知道不知道！(說着仰然向桌子走去。牛三知趣的笑笑，不再作聲。)

(賽觀音已經準備好，走到屋子中間，離桌子不遠的地方。她完全變了一副神情，就跟她第一次進來時差不多，滿面的笑。)

賽 (仰着) 什麼給摔碎啦？酒嗎？(不等回答，接

着——) 哎喲，你們瞧我這個妹妹呀，一聽說我要走，難割難捨的，好姐姐，親姐姐，直哭成了

個淚人兒，我還沒勸勸她，就賭氣朝外跑啦。

金 (隨便敷衍) 您還沒走啊，聞奶奶？

賽 可不是就要走嗎，都是我們死小妹呀，這樣勸她

那樣不依，那樣勸她這樣不成，直把我磨的呀，把頭都給我鬧昏了！

牛 你走不成了，外面下雨了。

賽 (故作驚慌) 哎呀，這可怎麼好哇——(突然被打斷了)

喜 (已經大模大樣坐下，一拍桌子。) 金不換！(重重的把酒瓶朝桌子上頓) 去把碗拿來，咱們

吃酒！(他故意刺激賽觀音。)

金 你老叫我！

喜 不叫你叫誰？

金 好好！(低頭朝右首門走去)

林 (敷衍) 您不坐，聞奶奶？

賽 我不坐。(忽然想起來，貓哭耗子。) 哎呀，這

可怎麼好哇！外面下雨，萬一把我們小妹給霖出病來，那我可怎麼辦哪？

牛 (冷笑着) 你疼她着啦？

喜 (話中有話，並不看賽。) 她淋出病來，就不會再磨你啦！

賽 說起來我這個人哪，你們可真想不到，我生成的

這個性子，外面硬裏頭軟。就說方才吧——平常

我氣起來，逮住小妹打個半死，可是方才她一哭

呀——

牛 (玩笑的) 她一哭就把你哭的樂起來了！

戲 (插嘴) 鳳儀亭捉姦擲戟，她一哭你就迷了！

賽 (白了一眼) 呸！(忽然有意逃避，轉過去指着

。誰在閣樓上啊，林姑娘？

林 (掩飾) 沒有，沒有人。

賽 (不放心，向活梯走過去) 不會沒有，方才我明

明聽見嚙咚一聲，像誰撩一塊磚頭麼。

牛 楊七在上頭的，聞奶奶，你上去看看他吧。

喜 楊七？(轉過來對賽，儼然的。) 我知道是誰！

賽 (已經走到梯子前面，預備上去，轉過來向喜，

詫異的。) 是誰？

喜 是誰呀，聞奶奶？你不問我不對你說：我猜準是

聞太師聞太爺！

賽 (怯怯的) 什麼聞太爺？(一面鬆鬆的放下扶着

梯子的手。)

喜 什麼聞太爺，就是你心窩裏頭的那個聞太爺！(

除了牛三泰然自若，黛玉和戲子全凝神聽着他。

) 昨兒晚上我夢見他，(指着) 他就在那裏——

窗戶外頭站着，正這樣(摹仿聞太師。) 朝這邊

瞧。我說：「聞太爺，你幹什麼啦？」他說呀：

「我找一個人——你聞奶奶在這裏嗎？」——

「你找她幹什麼？」我問他，「你不是死了嗎？」

「死了！」他嘆口氣說，「我死的冤枉，四喜子。」他朝懷裏掏摸著，（摹仿聞）掏出一張紙，「你看，」他說，「我在那邊告狀了，四喜子，這就是閻王爺的批，我是來找那冤家的！」

「（恐怖的）我再一看哪，哈！他的臉跟青灰一樣，七竅都朝外冒血！……」

林（恐怖的）別說了，四喜子！

喜……眼珠瞪得像燈盞子，舌頭拖出來有三寸長

……

〔全老頭把他們打斷了。大風把包著頭的圍巾

吹開，長長的拖在背後。他遍體淋漓，臉上，鬍子上，蓬亂的頭髮上全朝下淌水。他的模樣是悽慘的，正像所謂落水鷄，但仍舊掩不住他的熱情。

全（站在門口）小妹回來過嗎？

〔屋子裏的人全朝他轉過臉去。

賽（可逮住了）老孺三，你還沒有滾？（全老頭沒有理她）

林 小妹剛才跑出去，你快去喊她吧，老伯伯。

全（想不到）啊？她回來過？

戲 對了。快去喊吧。

〔全掉頭而去，剛出門便「小妹——小妹——

」的大聲喊起來。

賽（詫異的）啊！這個老孺三還沒有走？

喜（諷刺）聞大爺這一死，你高興的連人家走沒有走都不知道了。他說道，他要在個店裏住一輩子，死到這裏的！

賽（不理四喜子，轉過去對眾人，憤憤的。）你們待會對這個老孺三講，教他明天一早滾蛋；要是他再賴下去，我就跟收拾楊七一樣，把他給關起來！

林（隨便那麼一說）明天一早他就走了，聞奶奶，您放心罷。

全的聲音（遠遠的，拖的長長的）小妹——（接著是一陣風聲）

賽（心都給刺痛了）欸！這個老孺三，他還在那裏叫魂！

〔金不換拿一只大碗走出來。

喜 怎麼，你不到閣樓上去，聞奶奶？聞太師正在上邊等着你的，你們倆夫妻一場，他入雖說死了，鬼魂還是忘不了你呀。（賽站住，冷靜的厭惡的聽着。）

牛（附和的）聞奶奶，你還是上去看看吧。

戲 對啦，對啦，去看看吧。

金（莫名其妙的）你們講誰？

賽 (幾乎和金同時，問喜、牛、戲子三人，藐視的

。)(吓！誰要聽你們瞎嚼！)(忽然對金)大少爺，你來拿着箱子送送我，我要走了！

金 (看準了對方的弱點，但是卑瑣的笑着。)(聞奶奶，外面下着雨——我還得吃酒呢。)(他把碗給她看。賽走過去拿起皮夾，黛玉羞慚的低下頭，衆人向他做鬼臉，有的搖手示意，他拍拍肚子，搖頭，表示不得已。)

賽 (從皮夾裏拿出鈔票，取了一張，傲慢的)給，這一塊錢給你吃酒！

金 (朝前走了一步，又站住抓頭皮。)(只一塊錢？

(生了氣)坐汽車才一塊二，給你一塊還嫌少？

(又拿一張)給，兩塊！都拿去！

(金不換爲難的樣子，把碗交給四喜子，然後走過去接住錢——(這是民國廿五年前後實在是相當可觀的酒資，)然後提起箱子，和包袱。

(四喜子斟上酒——戲子早已把酒打開了。

牛 (戲笑)你真的去送聞奶奶呀，大少爺？你得留

神點，聞太師要摺住賴子搗死你的！

金 沒有辦法，老牛。(向賽)走吧，聞奶奶？(從

左門下)

賽 (走到門口，轉回身，威嚇的。)(四喜子，牛三

，唱戲的，我把話擦給你們：你們放仔細着點，我不怕你們搗鬼！

戲 (爲自己洗刷)我可沒答碴啊，聞奶奶？

牛 (知趣的低下頭)

喜 (站起來，已有準備的。)(那倒得請問一聲，聞奶奶，我該怎樣仔細着點啊？

賽 (大聲)你該怎樣仔細你明白，你別當我是好惹的！

喜 要是我不明白呢？

賽 你不自明我告訴你，你記住：跟我搗麻煩可沒有你的便宜佔！

喜 哦？(咬牙切齒)你大爺也告訴你，騷婊子！你大爺早就明白，你頂多像擺佈楊七一樣……你別瞧不起這個掃街鬼，(一拍胸膛)大爺吃過官司，坐過牢！你有本事，儘管使出來，你爺爺不含糊你！

林 (向賽走過去，勸解。)(你走罷，聞奶奶，外面

下雨了。

賽 (臉都氣青了，甩開林，對喜。)(你祖奶奶也不

含糊你，烏龜，王八，掃街鬼！楊七是叫你祖奶奶打到大牢裏頭的，你不忿氣，你不忿氣把本事都拿出來，你祖奶奶幹了，看你個癩三能怎麼

樣？

喜 (激動的嘴唇抖着，冷笑一聲。)哈，你大爺怎麼樣！我知道你有個姘頭，有種的你把他喊來，個頂個，白的是刀子，紅的是血，你敢不敢去喊？

林 (解勸)聞奶奶，待會雨下大，你走不成了。

賽 跟你個頂個呀？你配呀？你個瀉三只合該打到拔舌地獄，用刀子刮，下油鍋烹！(忽然)你欺負你祖奶奶，爛瀉三，咱們走着瞧，我總有法對付你！(翻身而去)

喜 你大爺候着你！

(一陣靜默，只聽見風聲。)

(四喜子滿面怒容；牛三和戲子神情上顯出無趣；黛玉憂愁的徘徊着，忽然她站住，聽了聽。有一個女人的哭聲遠遠從外面送過來，綿長，悽愴，微弱，一瞬又被一陣暴風聲壓了下去，吹到別處去了。)

林 這是誰在外面哭哇？誰在外面哭……

牛 (聽了一下)這是風，林姑娘。

林 我剛才明明聽見的嗎。

戲 你耳聾了，這是貓在外面叫啊！

喜 (尤有餘怒)吃酒，吃酒！(走過去坐下)

林 (憂愁的徘徊着)全老頭怎麼還不回來？

牛 別管全老頭了。來吃酒，林姑娘。

林 今個我心裏真不够味——(一陣風聲，焦煩)嘩，這風！你們也不去找找小妹，教一個老頭去。

喜 (睜圓怪眼)找她幹什麼？

林 你瞧你，外面大風大雨的，萬一她凍着了怎麼好？

喜 (滿腹牢騷)她凍着還不好嗎？她凍死才好呢，總比讓賽觀音賣了強！

戲 (催促)得了！吃酒！吃酒！

林 我不吃。我怎麼直想哭？

牛 你簡直叫全老頭迷住了，林姑娘。

林 我直担心，外面這麼大風，萬一他給噎住，悶倒在路上可怎麼辦？

喜 得了吧，他活了七八十歲，怎麼會——(小斗子從閣樓探出身子，朝下張張，用手叩着板壁。吃了一驚。)小瀟三，你怎麼不叫一聲？

斗 (壓着嗓子)喂，賽觀音走了嗎？

喜 走了！

林 你怎麼還不睡，小斗子？

斗 睡不着……(一面從梯子上下來)

牛 聞太師的鬼魂沒有吃了你？

戲 他出了一身汗——你看他抖的，就像「宋十回」

——「活捉」裏頭的那個張文遠！

斗 (到了底下) 你們幹什麼？吃酒嗎？

喜 噫！怎麼樣？你也吃嗎？

斗 (不好意思的笑着，完全像個大人。) 一點點兒

，老朋友。(喜把碗遞給他，他開始了牛飲。)

牛 (從旁望着) 啾！小瀟三，你喝那麼多！

斗 哦！(深深透口氣，把碗交給牛三。) 剛才賽觀

音打小妹，打的真兇！

喜 哦？她用什麼打？

斗 用什麼？用嘴咬！用錐子扎！她還說：「我毒死

獨眼鬼硬賴楊七打死的呀！你到大牢裏去跟他拜

堂去呀！」

林 (感自身受) 啾！嘖，嘖！小妹這是哪一輩子造的孽！

的孽！

喜 你小子怎麼不喊哪？

斗 我，我……(說不出口，忽然想了起來。) 可是

我把她吓了一跳，(朝衆人瞅瞅，作勢。) 我拿

起凳子，朝下——

(正在這時候石敢當走進來，穿着他的制服，

肩背上披着一件紅袴子，担着饅頭張的饅頭挑子。

挑子上點着一盞有方玻璃罩的小煤油燈。他一進來

空氣爲之一變。

喜 石敢當石局長，說是曹操，曹操就到，我們正談

論你啦？

牛 (暗指挑子) 你這是賣什麼的呀，局長大人？

戲 你幾時改的行啊？

石 這是她的，老鄉。(放下挑子，從背上拉下袴子

，抖去上面的雨水，摺起來。)

牛 胖姐饅頭張的嗎？她怎麼還沒回來？

石 就回來啦，在後頭的。

喜 啊呀，現在石局長是新郎官啦，(向石) 這可得

慶賀慶賀你，石局長？你偷偷摸摸，把花媳婦都

弄上手啦。

石 (扭捏的笑着) 嘻嘻，改天，改天……

斗 (大人似的) 歡迎，歡迎，石敢當石局長，歡迎

新郎官！

石 (正苦無以爲辭，追過去。) 小瀟三，看我宰了

你！(追了兩步，聞見酒氣，立刻站住。朝桌子

上望望，笑着。) 你們吃酒，老鄉們？

喜 對了。你也請過來吃一點吧，局長大人？

石 我……(待要矜持，又捨不的。) 好，好，少吃

一點，今個天冷。(坐下去，端起酒就飲。)

牛 (打趣) 現在你成了家了，你可記着還席，請我

們吃喜酒哇？

戲 你跟胖姐饅頭張勾搭上，正好是小兩口兒啊？

石 好，好……這酒真好！（他答應着，讚美着，唇

離開碗邊品品味道，又去飲，所以也弄不清他究竟是答應或是讚美。）

喜 林姑娘，今個是石局長的大喜，你也坐下來吧？

林 （顰蹙着）哼，全老頭該回來了。（逡巡着坐下）

牛 好啦，你別想全老頭了。

石 （放下酒，立刻伸手拿菜，連頭都顧不得抬，並且一面貪嘴的咀着，一面用手拿，一面瞅着。）

你們剛才談論我什麼來，老鄉？

喜 談你高升啦，你局長以後要兼帶做我們的東家了？

石 （感慨地）這都是為的沒法子，老鄉！

牛 還有哇，聞奶奶的官司打贏了，這聽說都是你出的力呀？

戲 還有呢！聽說聞奶奶教你經手，把小妹賣了？

石 （激動起來，大聲。）喂，老鄉們，這都是謠言。我是個奉公守法的人，我在機關！這都是她的男朋友替她出的主意！

（饅頭張走進來，同樣給淋得溼淋淋的，頭頂

一塊拆開的麵粉口袋抖着，牙打着架，一團笑臉着

跑進來。

喜 歡迎，歡迎，胖姐，饅頭張，新娘子，歡迎！你

幹的好事啊？

張 （匆忙的，沒有理會喜的言辭，在門外踩着腳上

的泥。）哎喲，好隣居，你們倒會享福，外面可真冷，又是風啊，又是雨呀……石敢當在這兒嗎？

石 在，在這裏。

牛 哎喲，這派頭倒真像新娘子！

戲 你看他們小兩口……

喜 就像蜜跟糖，分都分不開啦！

張 （喜歡的說不的，稍微羞澀。）啐！（忽然看見挑子上的燈還點着，趕緊吹滅，對石責備，一面

走過去。）你連燈也不吹滅，一坐下就吃酒！你是想怎麼啦？

石 （不安的，坐也不是，站也不好。）天氣冷，再

說——

張 （使出太太的威風）別裝饅頭，快睡覺去！

石 睡覺，好，你別急，我就去。（甘心伏首聽命，慢慢朝右邊門走去，但酒和菜實在又有誘惑力，

走到半道又偷偷回頭瞧瞧。）

〔在場的三個男子都笑起來；林仍舊整鬚，斗依在她旁邊，一則因為疲倦，一則因為對於聞太師的鬼魂的恐懼，這晚上他完全活躍不起來，老在旁邊呆望着別人，但是現在他也笑了。〕

喜 你真有一手，饅頭張？你這是打哪兒學來的威風，剛作了兩天新娘子，就拿出家法來啦？

張 （笑着，半真半假的，是大人，看上去倒像孩子。）他這種人哪，你不管教管教不成，不的話呀，我會把我的本錢給我嗚光！

戲 哎喲，你瞧她那股神氣，就像「獅吼記」裏頭的那個柳氏！

牛 （不留心戲子的妙語，因為不慌。對張。）可是胖姐，二十天頭裏你還說過，任怎麼你也不肯再找個男人壓到你身上啦。

張 （小姑娘似的紅了臉，低着頭，弄着衣服扭了扭身子。）那我，那我，（忽然說出來）那我也不能這樣守一輩子呀。

斗 （忽然間想起來）她還害羞呢？（對饅頭張）今兒個早上你還打石敢當石局長……我親眼看見。

張 （生了氣）你胡說，小斗子，我怎麼打的？（向斗走過去）

斗 （站起來準備逃）你怎麼打的，就在後空場上

，你直沒揪住耳朵打他？

張 （扑上去）看我不撕你的嘴！

〔饅頭張和小斗子，一個在前頭逃，一個在後面追，繞着桌子轉。三個男子酒已經吃的差不多，眼睛裏露出醉意來了。他們喜笑着，眼睛追隨着張和斗，嘴裏喊着。〕

〔全老頭於是慌張的在左邊門口出現，看見屋子裏的人，他突然站住了。他的全身——胳膊上，手上，膝上，腳上都是泥，顯然他跌倒過；圍巾不見了。他的眼睛睜得很大，朝外突出來，充滿了悲痛，絕望。他的拄着棍子的手抖動着。〕

全 （沉痛的，大聲。）列位！別鬧了，小妹吊死了你們快去，快去把她解下來吧！

〔暫時的靜寂，風在外面吼着，所有的人都楞住了。〕

喜 （突然跳起來）在，在哪裏？

全 （指着）在那棵樹上，窗戶外頭那顆樹上！

喜 （向牛三和戲子招手）喂，快點，快！（三個人從左首門奔出去。隨後是小斗子，一種直覺或是好奇心，他也跟着他們朝外跑。）

張 （一直楞楞的向全望着，看見斗朝外跑，她突然驚醒過來。）啊？（讀去聲）——（她轉身向窗

戶跑過去，拉開窗戶，一眼看見在窗外吊着的尸首。（哎喲，我的親媽！（她雙手掩住臉，朝右首門跪下。）

（林同樣駭楞了，其先她迷惑的望着全，好像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當張跑過去打開窗戶，她又轉過臉去望着窗戶。她像在一場惡夢裏頭。尸首在她眼中顯現，她木然望着，既不感動，也不懼怕。她完全麻木了。

（全於是朝桌子那邊走過去，慢慢的，顫抖着，腳上像拖着千斤重鐵，但是在半道上他的力氣盡了，他的腿痠了，軟了，癱了；他的胳膊同樣痠了

，軟了，癱了，一個跟踉，他倒下去。棍子從他手中滑開。他跪着伏在那裏，額部觸着地，傷心的哭了起來。

林（被老人倒下去的聲音驚醒，匆匆走過來，攙住老人的胳膊酸溜溜的。）你摔着沒有，老伯伯？人反正死了，別哭了，你哭也沒有用啊？全（一陣嗚咽）這個世界好冷啊！你講天理，好人受苦受難，壞人反倒得意，天理在哪裏啦，天理？

幕徐下

全劇完

心聲

鄭逸梅

老牛亦知舐犢，何況乎人，但愛子不可過甚，過甚而溺愛，厥害殊烈。嘗聞王姓婦，夫死而祇留一子，於是愛之似瓊寶，服用飲食，悉恣子意以爲之；子漸長，不喜讀書，性就六博，資則向母索錢以爲例。某次大貢，母靳不與，子攀登屋簷，謂不與則下墮，甯拚一死；母不忍，竟如數代償，從此子益縱恣，結果產破而敗家。

，母鬱鬱致病，未幾逝世，子乃淪入

卑田院中，不知所終。因憶邑先輩鄒

詠春有詩云：「越是兒艱越莫寬，休

言子少愛偏專，有兒若是無成就，總

與無兒是一般。」又蔣荅生鳴機夜課

圖記有云：「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

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

一不肯，妹何託焉。」是皆導俗勸世

之言，真堪傳誦也。

歐西人士所用之牛乳杯，往往作

一突口，以便傾倒；實則我國古匱，

卽此制式，歐西人士或仿我以爲之，

未可知也。

古人分執以取信者曰符，有虎符

龜符魚符等類，三者之中，以魚符爲

常用之品。唐六典：「一曰銅魚符，

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隨身魚符

，所以明貴賤，應徵召。」野客叢談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

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

之右魚爲信。」頃檢長安舊編，附

圖有巡魚符，交魚符，上有文字一云

：「嘉德門內巡。」二云：「凝宵門

外左交。」唐六典等未之述及也。

「夜店」在日本

水晶春樹·著
范通·譯

本文摘譯自水晶春樹著「演劇手冊」，所記爲渠執行導演「夜店」，紀念該劇原導演人小山內薰氏五年忌而作，時當昭和七年。小山內薰爲日本新劇運動的奠基人，對「夜店」的演出化過不少心血，對日本劇壇影響極大。從本文可以看出他和他的同志們絲毫不苟，孜孜不倦的精神。日本演劇藝術所以有今日的成績，決不是偶然的。

聽說「夜店」已由師陀朱梵改編即將演出了，爰譯此文，以爲我們的劇人勗。——又，「夜店」在日本直譯爲「下層」，此文爲便利讀者計，均改「夜店」，合併聲明。

范通記

「夜店」與日本的新劇和小山內先生的關聯是頗爲有名的。

這劇本的初演是在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三日正午十二時，在舊有的戲院開演。（當時的演員表

略。）

小山內先生的這一翻譯的原本，是一九〇三年三月德國柏林的克拉衣乃司劇團在維也納作十天公演時的脚本（奧格斯脫·昂爾志自俄文原作翻譯者）。

然而並不祇是這一原本。先生如何苦心翻譯這一台本可在下面的一篇文章（「自由劇場」所載）中看出。

從四五年前在本鄉的舊書舖買的奧格斯脫·昂爾志的德文譯本重譯了，因爲沒有時間，所以請和辻君預先譯了一通。這化了一個月。根據了這便一字一句一行地和昂爾志的原本對照着開始了自己的翻譯。……（中略）某夜「白樺社」的里見蔭君爲「羅丹號」的事來找我時說起他有着「夜店」的英譯本。倫敦的舞臺協會演出時，用勞倫斯·愛因譯的脚本的事，我們是知道的。里見君說起的譯本是否是那一本却不知道。可是想到有了英譯本就有了很好的參攷材料，

結果便把它借了來。……（中略）譯者乃是霍浦金氏。於是便開始將英譯本與自己的翻譯校對起來。因為這還是極其粗陋的東西，所以化了許多的時間。正當漸漸覺得自己的譯本也很完滿的時候，本村莊太郎君又送來了法文的譯本。……（中略）譯者是『朱爾該奈耶夫與其周圍』的著者哈爾佩林·卡敏斯基。因為插入了在莫斯科演出時的許多舞台和人物照片，使我大大高興。因此又將這法文譯本與德譯英譯及自己的譯本開始校對和修正。……（下略）。

而這時候的排演是怎樣進行了的呢？關於這，先生是這樣說的：

三田文學（筆者註：『夜店』日譯本全載於三田文學）一出版，馬上給演員們每人一冊，於是叫他們先把脚本全部讀熟。臺詞總是在書本上記憶而全不用抄本，這是歷來的老例。

先是手裏拿了書，『對臺詞』數次，然後不用書本而默誦的地練習對話，漸漸地注重到說白的腔調。到臺詞能夠有把握的時候，就開始了正式的排練。每天大概是午前一幕，晚上一幕地排練着。應該是適在二天內全部排完一遍。演出日近的時候，是午前二幕晚上二幕地排着，在一天內排完一遍。因為秀調到氏十一月二十八日還沒有回來，華西里刺一角便由我代了。

我對於出現於舞台上的人的重音簡直發不出聲來，

這本來應該是按照各人的素質來做的。可是雖想說出口來，却由於那方面沒有素養總是不行。祇好……立着，不斷改正着臺詞的錯誤和臺詞腔調。……於是在今演的前一日，帶了道具，施了化裝在舞台上表演了。

此外，裝置，燈光，效果，服裝，小道具甚至靴鞋等等，無論那一樣都從最初起化上了極大的苦心。

這次的初演，現在看來誠然在舞台上很多是未成熟的東西，可是二十九歲的青年舞台監督小山內薰的幕前致詞（那是特別對着三樓的大眾而發的）對於當時的智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的——給與了極大的感動。據說那時還是學生的荷池寬，久米正雄，秋田雨雀，久保田，長田，吉井，水上等等因興奮和感激，在東京的街道中，兜了一整夜的圈子。

先生的對於舞台上的自然主義運動的貢獻，從『自由劇場』向『築地小劇場』成長的姿態上看來，使任何人都要首肯，而且最雄辯地代表地表明着的，其實是『自由劇場』未完成而到『築地小劇場』便達到完成了的『夜店』的導演。

以『夜店』為代表，在舞台上完成了自然主義運動的先生，在向更新的運動出發的第一步上倒了下來，可是這『夜店』的導演，曾經是日本新劇的主流自然主義的價值極高的基石，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吧。

此次，在作為小山內先生五週年忌的追悼公演的「夜店」上演的時候，我因為是先生在築地小劇場導演時的助手的關係，所以和先生剛故世後的追悼公演時同樣，也擔當了此次「夜店」的執行導演。

這雖是非常光榮的事，但也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依照自己的觀點自由地導演，苦痛也好，愉快也好，結果好也好，壞也好，總是自己能夠解決的，可是把這樣有名的導演再現的事，責任看是太重了，如果一次的執行導演損傷了原作，那末就是褻瀆了原導演，激怒了協同者，並侮辱了觀眾。

而且像莫斯科藝術劇場，是從初演起的二十餘年中，每季演出時，主要角色總是由與最初同一的演員扮演，我們就不同，每次公演，演員們總有變動，何況在這當時有關係的人們四散了的現在，能聚集多少人還是疑問，實在是很不安的。

然而儘可能地努力，在現存的條件下作最高的活動，不要把這有名導演的名字辱沒了。我心裏老是這樣想着。

我因是執行導演，故我的任務是第一，依照原導演的意象；第二依照原導演所表現的演出作品而計劃把牠忠實地再現，把所謂自己的東西溶入原導演的主觀中，同時立在執行導演的客觀立場上，完成這一工

作。此外沒有別的了，我以為。

而且，我要認真地預先說句話：即我對於這件責任重大的工作，是決不想以訴苦來佈下迴避責任的預防線的。

也許是爲了這，我對於執行如此著名的導演的榮譽，是比任何別的同人更深地感覺到的。

我願與參加這一光輝的工作的同人們一起，完全以原導演小山內先生對導演工作所持的態度作當自己的東西，眼前浮現着先生令人懷念的溫容，好好地完成這一個任務。

小山內先生，請您看看我們的工作吧。

導演小山內先生的晚年，是以努力完成現實主義者爲最大目標。可是先生決不肯將所謂現實主義當作演劇上的極頂的東西，他在貫徹了現實主義的真髓的努力之外，又對於表現派和構成派的研究，假面劇的嘗試，對兒童劇的關心及神怪劇的注意等等演劇的新內容和形式的探求，也常常是努力了的。

這樣，先生是以可驚的精力努力跟着歷史的潮流不斷地繼續前進。先生的偉大實在於此。

「夜店」的導演，實乃是這位稀見的真摯的演劇修道者的紀念品之一。

左列爲小山內先生導演的『夜店』上演年表。

一 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二—三日自由劇場公演
于有樂座（演員表略，下做此）

二 大正二年，自由劇場公演于帝國劇場。

三 大正四年，自由劇場公演于京都南座。

四 大正十一年六月，本鄉座普及演出。（只演

第二幕）

五 大正十三年十月十五—二十四日。築地小劇

場公演于築地小劇場。（譯註：前者爲劇團名，後者

爲劇場名。）

六 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三日，築地

小劇場公演于築地小劇場。

七 昭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起日夜二場公演一週

，築地小劇場于淺草松竹座。

八 昭和二年五月五，六，七日築地小劇場公演

于名古屋御園座。

九 昭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三日築地小劇

場公演于築地小劇場（高爾基誕生百年紀念公演）。

十 昭和四年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築地小劇場

公演于築地小劇場（小山內薰紀念追悼公演，執行導

演作品春樹）。

十一 昭和四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築地小劇

場公演于京都市公會堂（同前）。

十二 昭和四年三月五日—二十四日築地小劇場

公演于築地小劇場（同前）。

十三 昭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小山內

薰追悼五週年紀念公演（演技監督青山杉作，執行導

演作品春樹）。

味趣奇獵

一 滄

巴西地方的印地安人如果醒後覺得頭痛，他們必歸咎於這是他的靈魂出去遊玩故，因爲他的靈魂遊罷歸來，竭力想附入他的原體，過於吃力了，所以他就覺得頭痛。

*

匈牙利人曾採用一種球形鞋底的鋼鞋，供犯人穿着，使犯人不能越獄逃走。在中世紀的德意志，補鞋匠的脚上都穿着帽形一般的鞋子，作爲補鞋生意的標記。

*

爪哇的盜賊，在他進入想偷竊的那家房屋之前，必定在該宅周圍撒佈從坎上取下來的泥土。他以為這種泥土有催眠的功效，宅內的人必因此熟睡，然後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偷竊了。

*

大豆中所含主要成分，以平均百分數分析如下：水分八·四〇，灰分四·六〇，脂肪一八·〇〇，纖維三·五〇，蛋白質四·六〇，糖類四·四〇，其他炭水化合物七·〇〇，卵磷脂一·七〇，而灰分中又含有磷酸五·六〇，鉀一·七〇，鈣二·三〇，鎂〇·五〇。



漫談史劇

吳伯簫

新興的戲劇，在中國都已經有了它們的存在，而漸漸地趨向於根深蒂固的地位了。不過，祇要稍微關心點中國的戲劇的人們，總會感覺到它缺乏一樣東西——缺少本國的史劇。

但事變以來對於史劇的呼聲都甚囂塵上，且會有許多足以反映當前現實的史劇出現，為廣大觀衆所歡迎，所以，我想借此機會對史劇來作一番散漫的話。

我們知道，史劇是以歷史為題材的戲劇。那麼「歷史」與「戲劇」在史劇中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換句話說，在史劇中，我們應該重歷史呢？抑是應該重戲劇？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再來反問一句，史劇究竟是歷史呢？或是藝術？於此，誰也會說，史劇決不是歷史。假設如是歷史，那為什麼還再有史劇的名稱呢？若說是因為用劇的形式來寫成的歷史，而特稱之謂史劇，這也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而非本質上的問題。至於無論其用敘述體來寫成，或是用劇的形式來

寫成，歷史的目的與戲劇的目的是絕不相同的。

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在詩學中曾有說：「詩人的職務，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而在敘述可能的事件。這即是說依其真實性與必然性的原則為可能的事件的。歷史家與詩人之相異處，不在乎前者之用散文記述，後者之用韻文描寫……而在乎一方是敘述實在的事件，他方是敘述可能的事件。……」勒新(Messing)在渾堡戲劇評論中，對於這一點更明白的補充了幾句話說：「戲劇家不是歷史家。戲劇家不必敘那些被信為事實的事件。他之要把它再現出在我們眼前，但不徒是爲了歷史的真象，却是爲了與此完全不同且較此更爲高尚的企圖而再現出的。歷史的真象，不是戲劇家的目的，祇不過是用以貫徹目的之手段罷了。戲劇家是想欺瞞我們，更想欺瞞了我們而再來感動我們的。」

歷史的目的是真，藝術的目的是美，戲劇的目的

，不但專要使人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它還有其更爲高尚的目的——要使人被這事感動。

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批評家陶丹(Dowden)說過：「要使劇詩成爲真正的劇詩，那麼便不能戀戀於歷史表皮的事實，而有礙劇詩本領的生命。……對於劇詩的原理，不得不較之正史的事實更爲尊重。……如果兩者不相容的時候，應以放棄後者服從前者爲至當。」

莎士比亞的英國史劇，其材料大體是根據了何林瑟得(Holinshed)的年代記以及其他史籍而寫成的。可是我們若拿這兩者來對照一下，即會發覺出差差不多沒有一篇史劇不是與它所根據的史籍的內容上頗有出入之處。例如亨利六世第一部裏的亨利，根據正史所載：他於卽位的時候，只是出世纔九個月。但是在劇本中，他是至少已在丁年以上的年齡了。達爾波特戰死之前後的事情，原是發生在一四五三年，而劇本中却把它一直提前編爲圍攻奧爾良城後不久的事了。論到人物的性格，格羅斯忒決不是像劇本中所描寫的那樣善良的公爵；亨利·波福特雖然倨傲尊大，可是他的愛國心，其實是在格羅斯忒之上的，決不是像劇本中所描寫的那樣惡人；至於在亨利六世第二部中，把他寫做了格羅斯忒的暗殺者，那更是吃了莎士比亞的

冤枉的虧哩。理查三世，則因爲須顧到劇本在三小時內演完的關係，所以，至少前後經過十四年的事蹟，不得不把它壓縮得像是在一兩個月以內經過的事件一樣，因此，在實際上時地多不相同的事件，則必得使它們於同時同地發生起來。同時，爲了舞台的效果，作者又假造出兩三事件，例如格羅斯忒之在故王出殯的途上，向故王太子之妃誘說的一節，以及早已寄身海外的故王之妃瑪旃勒特，當時猶出入於英王宮等等。約翰王，因爲不是根據了當時信爲正史的史籍而作的，所以歷史的誤謬，更難倖免，足見下列幾點，是出於作者之意志的：若依史實，亞沙繼承問題的事件，遠在大寺院坎塔白里的事件之前；教皇之命法王討英，實是爲了這次塔白里事件的。但是在劇本中，爲了亞沙的繼承問題，英法之間開始了交涉，因爲交涉的決裂乃至開戰，停戰時，教皇的大使來止陣前，彈劾約翰，命法王討英；該年的亞沙，和亞沙的母親，以及約翰的姪女波蘭西諸人之參加在戰陣中，也是由於作者當了舞台藝術的效果而構成的哩。亨利四世第二部，雖然較之亨利四世第一部，對於歷史，更爲忠實些，但如福爾斯塔夫（此實爲與作者同時代在作者故鄉的鄰地之實際人物），鄉下推事沙羅·塞梭斯，以及善於吹牛的喜劇人物皮斯托爾等等，則都是由於

作者插入史實的人物哩。亨利五世中的皇太子留伊斯之臨陣於阿金庫爾及其在陣中的言行，也都是作者爲了欲點綴場面而自行加入的；但是，留伊斯原早已死於一四一五年，在該戰爭時的皇太子，則應該是留伊斯的弟弟約翰哩。並且，此劇本中，英法締結德羅業和平條約時，法王沙爾六世與勃良第公爵猶參加在內；但是這德羅業和平條約的締結是在一四二〇年，那時的沙爾六世因發狂而早被幽閉了，同時，勃良第公爵也早已於前年即被人暗殺了。至於其他的史劇，如像朱理亞愷撒，其雖是取材於波盧塔克（Plutarch）的英雄傳，但據英雄傳所說，朱理亞愷撒的遺囑，是在安東尼與布魯塔斯那一場有名的演說以前公讀的，唯在劇本中却把它改在演說以後了；布魯塔斯之妻皮細亞的自殺，實是在布魯塔斯戰死以後的事，但是莎士比亞爲了戲劇的效果，却故意使她死在她丈夫戰死之前。

總之，或因爲史實有礙戲劇的結構，或因爲受着演出時間的限制，或因爲要增加藝術的效果等，種種的理由，藝術家自有修改、刪削、以及增減事件或人物的特權。

不過，藝術家的這種特權，將可利用到什麼程度爲限呢？威廉亞治（William Archer）說過：「對於歷

史的事實，不必忠實；但不可破壞現象對於歷史所抱的幻影。」譬如我們要拿「吳越春秋」的材料，來編寫一篇史劇，那麼，「越王勾踐臥薪嘗胆」，這個典故差不多已爲人所共知，即是不會研究歷史之人，也是大部明曉的。假使我們改變了史實，將其編寫爲「吳王會爲越王所敗」，「吳王夫差臥薪嘗胆」的時候，則讀者對於史實所抱的幻影，當然已給我們破壞了。所以這個歷史的骨幹，是決不可容藝術家擅自改變的。可是在這故事中稍微詳細一點的事情，例如勾踐之在吳國受了幾年辱？則知道勾踐之「臣僕於吳者三年」的人，總要比較稍微少一點的；倘對其中更詳細一點的事情，勾踐之在吳國做了三年臣僕，究竟受到了些怎樣的恥辱？那麼知道勾踐之替吳王駕車養馬，甚至於嘗了吳王之便溺的人，自然更加要少了。所以若把勾踐巨僕於吳國的時期，改爲兩年或四年，或將勾踐之在吳國駕車養馬，嘗便溺的恥辱，改成被吳王痛罵鞭撻，那麼除了少數「吳越春秋」等史籍的讀者及歷史專家以外，一般大眾對於勾踐受辱的詳情，沒有歷史的幻影，則藝術家對於這種地方，大可以隨其想像力而自由虛構的。

因爲史劇是給大眾看的，不是專供少數歷史家覽

賞的，所以只要主要的結構上沒有明顯的偽迹，在小事上作一點虛假，即使破壞了少數歷史的幻影，也並無不可，而無妨於事的。

藝術家若是一味要做歷史的忠僕，絲毫不肯放棄史實的話，按照嚴格的說起來，也是做不到的。舞台既非實在的世界；舞台上之事件實際發生的時間，是在演劇的當時；演員既非古人，對白也不是古語；天下之事，要它完完全全相同地再現一遍，自是萬萬不可能。況且藝術與歷史之目的又各不相同，歷史的事實，也不一定會作了藝術的原則經過，所以碰到歷史與藝術不能相容的時候，藝術家儘可放棄史實的。不過，遇到這種放棄史實的時候，還必須留神尊重觀衆對於史實所抱的那份幻影。

史劇對於歷史方面應盡的責任，就在乎這種尊重觀衆對於史實所抱的那份幻影一點了。除此，史劇當然還有它最高的目的，與一切藝術品所共通具有的目的，就是要使觀衆感動。至於史劇之所以須要尊重觀衆對於史實所抱的那份幻影，其原來也是爲着「要使觀衆感動」這一目的的緣故了。因爲若是將觀衆的那份幻影給其破壞了，則他們便覺得像是受了人的欺騙一般，決不會再被感動了。所以我們說的史劇之對於歷史方面應盡的責任，也並非目的，只不過是爲了要

貫澈目的而行施的一種手段罷了。

舞台上的史劇，並不是要使某時代的史實，照樣在舞台上再現一遍，而是要使觀衆能够發生真實的幻影。史劇之難，並非在於作種種歷史上詳盡的攷據，却祇在乎如何能使觀衆發生出這種真實的幻影的問題上罷了。

現在，我們說到於新興的戲劇或電影中，所用史劇的幾點利益：

擴充題材的範圍——劇本的題材，若是專囿於現代，則有時不免即有枯涸之虞的，倘然把它開拓到數千百年以前，那麼於洋洋的史海中，自不難找到許許多多好材料。

代替特殊的主题造成真實的氛圍氣——有些主题，就非應用歷史作背景，是不容易使人信爲真實的。通俗的神怪小說，劍俠小說，往往常用峨眉山來做舞台，其實因爲峨眉山是人跡罕至的地方，人們對於它的實際情形，都不甚明白，隨便你說裏面有怎樣怎樣的仙人，有怎樣怎樣的俠客，很可以比較容易使無甚學識之人相信的。可是你若把峨眉山改作北京或上海，那麼即便是無甚學識之人，也很會容易拆穿你的西洋鏡的。歷史對於現代人，也有類似這峨眉山的作作用一樣。現代人稔知現代的事，所以有些主题，你若是一樣。

只以現代做背景，人們即會立刻看破是由你所虛構；但是你若在其背景上罩住了一層歷史的薄紗，則人們就會相信你的真實了。

利用人們對於劇中的事件和人物性格的現成知識，可以省却許多說明的描寫——通常對於現代劇，泰半是非將事件和人物的性格全般描寫出來不可的。但是在史劇中，因為人們對於該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的性格已經大多明瞭了，所以你祇需要描寫一部份劇本中所必要的事件和人物的性格就足够了。

表現史劇不特不必腐心於歷史的事實，而且還應該儘量把舞台上的一切，使能與現代人的生活樣式發生親密，因為愈是相像的親密，則愈能使觀衆發生同感的。縱使是有着歷史根據的種種風習以及家常的事務，假使它們所象徵的意義，已不能通用於現代，觀衆對於這些形式的事實，已不能在其內容上發生同感的話，當然，在史劇中也是不便應用的。其次，在史劇中應該顧到現代人的美感，縱其是有着歷史的根據，若是所與現代人的美感相抵觸的，例如有些歷史的服裝、設備、以及人物的行動等等，觀衆看了祇能發生奇異、滑稽、厭煩之感的，就也不能用以表現史劇了。哈革漫 (Hagemann) 說過：「純人性的」東西，隨時都是重要的，它比「純歷史的」東西尤為重要

啊！」

在表現中國史劇中，所感到最為麻煩的，即是人物的化粧問題了。因為一般人對於一部份歷史人物的容姿，從舊戲中早已得到一種特殊的幻影，赤面的關公，黑面的張飛，白面的曹操，老生大面口上所戴的鬚鬚，武將身上所穿的盔甲，背上所插的旗子，凡此種種，已經超越了史實，並也超越了現實，而給予觀衆以一種特有的幻影。這些幻影，在話劇中可以利用麼？我們說，一定不能利用的。因為這些幻影是與舊戲中那種特殊的動作以及台步等等結合了，一塊兒給與觀衆的。所以，若是照了舊戲化粧的人物，配上話劇的動作，則立刻失去調和，而使觀衆發生滑稽之感。可是我們在史劇中若是用了化粧得與舊戲完全不相同的人物，面孔不赤的關公，不黑的張飛，不白的曹操，不戴那樣鬚鬚的老生，不插那樣旗子的武將。而且更使他們生了酷似現實的相貌，若以此演起話劇來，當又立刻會和觀衆既有的那份幻影發生衝突了。這個問題究竟可用怎樣的方法解決呢？一般談到史劇的人們，並未予以論及，我這裏，也只有可以提給關心中國史劇的人們之注意罷了。

中國的史劇，或許較之歐美以及日本各國史劇上的問題總是簡單的。譬如史劇中對白這個問題，外國

就要比較我們討厭得多，因為他們所用的多是音標文章，歷代的書籍上，還保留着相當的當代之語音。所以古語與現代語不同這個觀念，在他們的意識上，自然明晰的。因此，他們表現史劇，雖然不必致究每個時代的語言來用做對白。但是至少總要用起一種與現代語稍有差異，使得觀眾聽了能會發生歷史的幻影的語言來做對白方可的。但是，我們中國歷史所用的文字，當是意標文字，歷代的書籍上，也從無保留着古人的語音，所以對於任何時代的古語，誰也未會理會。

換句話說，即是我們對於語言一事，誰也沒有抱着歷史的幻影。所以在中國的史劇中儘可以用殆乎完全與我們日常所用相同的現代國語作為對白即可的。不過，這裏尚須注意一點，如在語感上太帶着現代性的用語，以及一部分富於地方色彩的方言，在史劇中，是應該避免使用的。例如「摩登」「打倒」「揩油」「像煞有介事」等等。記得北平戲劇學院當公演「西施」一劇時，因為西施唱了一句「我愛你！」遂引起了許多觀眾的笑聲。這原因也正是因為「我愛你」這句話的語感，充分地帶着現時代性，而且還似乎含了幾分洋性！更因為曾經風行一時的現代歌曲「我愛你」，所以西施唱出了這句話，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妹妹，我愛你！」的句調來，以致其餘加重了現代

性之外，不免更添上幾分肉麻的成分。唯像這一類的用語，我們的史劇中就絕不應該使用的。

至於史劇中佈景的問題，則因為舊戲之佈景簡陋，人們在這一方面，並沒有很大的幻影，自然，可以由藝術家適宜地創造新興的幻影了。

由於以上所說，我們覺得史劇似乎是一件煩雜的東西。但是說到難，現代劇又何嘗不難呢？也許，現代劇演得不好了，即是所謂畫鵠不成尙類鶩，史劇演得不好時，便為畫虎不成反類犬了。然而藝術品的成敗，應該依照藝術家自己所企畫的效果來評價，不應該依照偶然得來的效果比較的。以藝術家所企圖的效果論起來，驚不是鵠和犬不是虎，還不是一樣的失敗麼？我以為史劇與現代劇，只不過難的地方不同罷了。在要成為完成的藝術品的難的總量上，是祇憑藝術家的努力了。



骷髏杯

曉歌



把脚從碎石中拔出來，又踏向碎石裏去，一壁四面全是崢嶸的石塊，我確定我已經迷失了路途，因為翻過山谷，應當望見小娥江以及它南岸的水田，在冬日的夕陽裏發出金色的光芒，可是現在擋着我的前面是一個由石堆疊成的亂崗，它彷彿是誰灑了大怒，揉碎了一個山崖，隨便傾倒在這裏，讓它斷腰折臂作無盡的呻吟，每一塊巨石扭痛得像要跳起來，發顛要過路的旅人壓到它的下面去，好減輕它自己的痛苦似的，徬徨在那死灰色的石壁之前，我突然體味到一種寂滅的感覺。

陰沉沉的天漸漸暗下來，石塊上似乎生了烟，冉冉而上，和暮色混攪在一起。

我坐在一塊石上作小小的休息，吸一支捲烟；細察我所在的地方！這兒大約是一個碎石谷，山上崩落的石塊就積聚在這裏，沒有草，沒有樹，連常見的小針松也沒有，眼前所能看見的就是石塊，它跟天上的雲塊一樣，似乎是可以變幻它的形態的，須正面看來似乎一羣羊。稍偏一點，看來就像一陣怒潮，總之，它像是一種活動的有生命的東西，而我的來路也被這些活的石塊淹沒了，我躊躇着如何走。

沒有太陽和星斗指向，沒有生物和青苔好揣測方向，我簡直不能走出這叢亂石了，我背了小行囊胡亂

地走，看蝙蝠斜斜地飛起，看暮色漸漸地濃起來。

我要靠我的手杖來引路了，不然我的腳踝一定要給那些石角抓碎，等到月光實在看不出腳下的地面時，我只好把我的一支手電筒拿出來，可是這支電筒存電已無多，我不得不走幾步才照一照。

手燈突然照不出光亮來，我疑它是壞了，仔細看，燈沒壞；却是前面的路照過去沒有任何反光。我還以為這是小河或冷澗，摸到石稜的邊沿下細看，也看不出有底無底，無意中咳了一聲，前面也有聲響似的嗆咳，那是空谷的回聲，從這點回聲，我可以斷定前面是一個大山谷，有幾十丈深，雖然我不能在黑暗中看見它，「斥」！我試叫了一聲，石谷傳來無數的回聲，像有人在笑，像有人在哭，又像有癡笑，沒有響完忽而遠遠傳來一陣淒厲的狼嗥。

我不得不回頭走，也不問脚下的是石是路，儘爬了過去就是，大約胡亂地爬，不久山上起了風，一下子就吹得呼呼地響，寒氣和飢餓一同向我侵襲起來。突然，一點火光，我發現一點火光！在左面不遠的地方，不顧撲跌，向前走去。

近了，離火光約五十米，可以看見這火照着，從一個小木窗中發出的，我忘了一切疲勞，向前奔去，忽而隱約地聽見羊的叫聲，我立刻想：「這石山上養

羊？不會吧！」

可是當我打開那小木屋的門，一個人也沒有，屋子裏有一罩松脂燈，發出一種窒人的香味，在微弱的光線中看不清楚這是如何的一間屋子，只彷彿是用木杉條釘起來的一種山居木屋，裏面有着不少的傢具，桌子上還有一杯熱酒。

我疑遲一下，想開口問有沒有人。

一個聲音從我後面響起來，似乎是說話的聲音，順聲找去，原來屋子還有個後門，聲音就打那扇打開的後門進來。

「你也不告訴我你吃得飽不飽，好吃不好吃，這就睡了！」那聲音在外面繼續說起來：「躺在我的手臂上呀！枕在我的肩上呀！也不管我累不累，今天我給你到山下去買白薯，累死了？你看你一點不憐惜我，一抱了你你就睡了，咱們談談不好嗎？」

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請調也很蒼老了。正要尋聲覓去，那人又說了：「我就疼這小乖乖瞧你身上多白多軟！讓我親親這兒！你別睡！親親這兒！」聲音越來越近了。

我的臉熱辣辣地紅起來，預備退出這屋子去，後門上一個人出現了。

出現的是一個老頭兒。在暗紅的燈光下也不難看

出它的顏容是給殘酷的時光侵蝕了，灰白的髮，灰白的鬍子，神氣却很旺健，個子高得很，骨架子也大得很，看了使人立刻想到幾十年前他是怎樣一條漢子。他手中抱了一團白色的東西，我沒有看清是什麼，只是記住方才他說的幾句話，我立刻說：「對不住，對不住，我闖了進來，您不在意吧。」我站起來預備走。

「喝！喝！」他叫起來：「有客，小銀子，有客，客人那兒來的？」

我告訴他我的目的地，和路途的遭遇，最後還客氣了兩句，並說怕打擾了他。

「別那樣，誰不到外方做過客，住上幾天算什麼？我瞧今晚要下雪，你有兩天好住呢。」

我問他有什麼不便？譬如另有另外的一個人！……

他想了一想，忽然大笑起來，把胸前的一堆白毛的東西舉起來，這我才看清楚是一只小山羊，在他懷裏睡着了。

「我這兒只有這小銀子，」他舉起這只小羊，「小銀子可長得漂亮呢！明兒早上我叫她給你磕頭，呀！呀！我倒說自己的，你坐下來，晚飯吃過沒有，你隨便。」

我安頓了以後，他拿了一瓶酒出來款待我，我也

取出我帶來的罐頭牛肉，和白乾，兩個人愉快的對酌起來。

風把門吹開了，他去掩上，對我說：「常真下雪了，又下雪了，咱們乾一杯。」

我用那杯有碗大，木質似的，沒有底，放在桌上也不大平，滿斟了一杯對飲了，他說：「你好酒量，我的酒量本來不行，年輕時候喝了點就紅臉，可是自從得了你用這杯子，倒常常喝，」他把桌上的杯子舉起來：「你瞧瞧，這是真人骨頭，我叫他骷髏杯。」

我胃裏的東西差一點全要吐出來，用骷髏做杯子？沒準兒人腦髓裏面還有！突然我驚覺起來，不要我落到黑店裏，我的手慢慢向腰間摸去。

「哈哈，」那老者看我一付嚴重的臉色，笑起來：「別瞎猜，沒事！你還是再乾一杯好。」

過了一會，我說：「你怎麼一口也不喝，怕這個杯子嗎？沒怕的！我用了他三十年，不够朋友的我還不拿出來讓他用呢，你瞧我自己只用杯子。」

松脂燈一閃一閃地，發出吱吱的聲音，小屋子外面是撼天動地的風，像是一隻大獸，發了怒要吃人。

「你酒不喝，話也不說了，你不要是疑我呀！對，疑心也不是你頭一個，我看你到肚也上了五杯，還是讓我把這個杯的一段來歷講給你聽，好叫你放心，

也好解解悶氣，真湊巧，今兒又是大霧天。」

那老頭拿出一枝旱烟筒，燃上火，吸了幾口，閉上眼睛：「我也不會對誰說起過，一眨眼就過了三十年，三十年，那時我跟你一樣年輕。」他的口氣就像好些話要說。

「從我這兒往北兩里路，就是蝙蝠林子，我們上代一直住在那兒，後來我媽得了吐血毛病，一個大夫說林子裏潮氣太重，我們才搬到這青石谷來。」

「我那時天天上蝙蝠林子，我還沒告訴你，我是打獵的，就吃這口造孽飯，天天捏了槍桿往林子裏跑，會動的不管大小全把它打下來，那時候好興緻，一打就打上一天，背上掛滿烏鴉跟兔子，有時天晚了在豬嘴拱的林子裏跑不出來，就燒一堆火，跟銀子龍子他們一道烤兔子肉吃。」

那老者的眼望了牆上，發出奇黑的光采，似乎回憶把青春再灌到他的心胸裏，他的手再觸到春天。

「他們——銀子是我的表妹，龍子是他弟弟，都跟我相差沒幾年，大家在一道那可真有勁兒呀。別的不說，就說燒兔吧，那是銀子不知打那兒學來的法子，掘了地上的濕土糊在死兔子身上，糊成了一個泥團，放在火上烤，泥乾，剝開，毛全黏在泥塊上，剩下是一團又香又熱的兔子肉。」

「我們那時候可真樂，燒了野火，烤烏鴉，烤野

豬，火冒得丈來高，我們就在火光裏笑着，唱山歌，林子裏睡着的鳥也給我們驚醒，拍拍翅膀倉皇的飛，還呀呀地鬧個不停，有時我輕輕地問銀子什麼事，什麼事我也說不上來；反正那時候有的是話，小龍真聰明，一瞧見我們的那股勁兒他就走開，說要拉屎去，後來他見我們話一多，就取笑我們說，「我要拉屎啦！」

松脂的火焰輕快地跳起來，早春的喜悦彷彿從那種輕顫的感覺流到小屋裏。

「銀子是個好姑娘，她跟咱們去打獵，可是她不開槍。她有的是一付好心腸，愛惜那些小生命。我們打烏鴉打野豬也罷，要是打下什麼喜鵲跟紅眼睛的小兔子，她就生氣啦，罵我跟小龍是傷陰騭的短命鬼，不許我們打這末「好看的小東西」，我常說：「銀子，你就是一付菩薩心腸，應當生在城裏的大富人家，

可是咱們吃這口飯的，可不能軟心腸，軟了心腸還不是把自己身體去餵狼了罷。」可是她常不跟你講理，喘的跳到你跟前，拉了你的頭髮，半笑半惱：「我不要嘛！我偏不要你打喜鵲，我是菩薩怎樣？」後來我有一次一槍打落了兩隻，她可氣極了，嚷道：「你再打我不嫁給你了。」後來我們管叫她喜鵲娘娘，喜鵲

以後我們到再也不敢打了。」

老者吸了兩口烟，難道他真會在那烟霧中看到他過去？吐了兩口這末濃的烟，而又停頓這末長久。

「好日子不長，龍子跟我有一次上山，咱們分兩路走，他好容易趕到一隻黑麋，開了一槍，打中了它的腿，它跳呀跳的逃，正好對面來了李家兄弟倆，大的叫大李，我們叫他大沒埋，小的叫小沒埋，小李給那黑麋一槍，倒下了，結果是爭起來。李家本來跟我們有點過不去，平日就儘爭打東西，這次可鬧翻了臉，他們怎末吵我可不知道，等我聽見槍聲我過去，已經倒了兩個，一個是大李，一個是龍子；小李已經走了。我抱了龍子起來，他胸前中了一槍，鐵子全扎到心口裏去了。他有氣出沒氣進地告訴我大小李一起先向他開槍，他中槍倒了地才還槍，打倒了大李，剩下的半個仇叫我代他報，說完話就死了。我抱了他的屍體走去，走到半路，原來小李躲過了，在背後跟了我，走到一處樹葉子濃濃陰暗暗的地方，背後給我腦門上重重地打一下，大概用的是槍托，我昏到地上，昏到第二天早上，醒來一看，龍子的屍骨不見了，後來聽說他把龍子的屍骨背了回去，在李寨寨的屋頂上頂了三天，又拿下來切了大八塊，烤熟了祭大李。」

靜靜地只聽見松脂燈吱吱地叫，屋中四週的陰

影似乎大起來，向我們襲來，我聽見了自己的呼吸聲。

「銀子聽見了這消息，哭得死去活來，她跟我說：『你得跟他報仇，我只有一个弟弟。』其實，用不着她說，龍子是我的表弟，他死了，給切大八塊，我還有一槍托之仇，我死也忘不了，我在等機會，我天天背了槍在林子裏走，就等那末一天。」

開始聽見外面呼呼的風聲，我望了老者的臉，他臉上的皺紋又深又多，特別是燈光從下面射上去，更見陰沉與慘痛。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跟銀子到城裏去，那兒正好鬧殺什麼黨，街上掛了六個人頭，說是亂黨，我們買好了鐵子出城，路上就出了事，我親眼看見十來個亂黨把幾個憲兵弄了去，有兩個當場弄死啦，有一個死兵握槍握得緊，一個亂黨就給他膀子上一刀，砍下來拿了槍走了，那時銀子跟我說：『你看這冤冤相報，你死我活，怎樣是個了？』當時我奇怪地瞅了她一眼說：『怎麼，有仇有報；有冤不管事嗎？』她一時也說不出話來，過了很久，她才說：『你自己當心點，我只有你一個人。』停了一停又說：『殺了人還切屍體，冤孽不是結得更深了嗎？』

「我等着的那一天終於來了，那是下雪天，漫天

大雪，漫地白茫茫的一片，正像是今天，我背了槍走到蝎尾坡，前面來了一個人，不是小李是誰？也背了槍，我說：『小李，咱們今兒算帳吧？』小李顫了喉嚨說：『龍子是償我哥命的，沒咱們的事。』我說：『殺人償命，幹嗎切大八塊，幹嗎要吊三天，幹嗎要給我背後一槍托？』他沒話，急了才說：『我也是條漢子，難道怕你不成嗎？』托的拿槍握在手裏，後來我們按照我們祖上傳下來的老法子，把槍倒背了，兩跑開兩百步，找到一隻覓食的烏鴉，烏飛就算是公證人，它一飛起就要拿槍向對方放。

「那時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兩百步外的人就像一條黑柱子，有一隻烏鴉在左面不遠在覓食，剛一飛起，我就給小李一槍，打倒了他。他槍還沒捏好，槍子是打中心坎，立時死的。我背了他的死屍，讓它一路上滴着鮮血，回到我這間屋子裏來。」

風似乎就在屋子裏馳騁着，要把一切吹為粉碎，燈光給逼得小小地，牆角中的陰影似乎有什麼要跳出來。

「我恨小李，恨他的死屍，他曾經殺了我的表弟龍子，那聰明活潑的夥伴，他曾經把龍子吊了三天，切開八大塊，他曾經給我一槍托，差一開把我腦髓兒打破，現在我殺了他——你殺過人嗎？要是你報過仇

，你才知道殺人是多痛快。平日隨他多兇多狠，任憑他做過什麼，現在他是瞪着眼躺在你跟前，隨你切開大八塊也好，剝成肉醬也好，還不是隨我擺佈，我爲了龍子的仇，我想把它餓了狗也是便宜了他，我決定劈開他的腦髓，榨出腦髓，把它的天靈蓋作我的杯子，讓我恨他一輩子。作踐他一輩子，我還可以把這點仇給我的子孫。

「我用斧頭把它頭砍下來，放在釜子裏頭燒，燒熟了去皮出骨，我記得那天的雪特別大，風叫得特別狠，你聽！就跟今天沒有兩樣，我看了那滾熱的人頭，忽然銀子來了，她一進門就叫：『打着什麼？血不少！讓我猜，你別說。』她還以爲打着了鹿或是狼呢，我把小李的死屍給她看，同時告訴她這是小李，殺她弟弟的小李，你道她怎樣？她只勉強地一笑，說：『也好！報了這口血仇，這身子咱們埋了吧，門口的血也去弄掉！可是，他的頭呢？』她把手中的一個小包裏放在桌子上。

「我點給他看，小李的頭在釜子裏。一股人肉香冒出來，你看，那個釜子，你看，我還留着，就是這一個，」那老者指着牆角那面說：『可是黑黝黝地，看不真切那兒藏了個什麼：』那時候銀子把背朝着我，好半晌不作聲，我問她怎麼了，她說：『你太狠心

啦！」

「我說：『你想想別人怎樣的狠心，這不過是一報還一報。』」

「她說：『你就不怕還有一報還你過一報。』」

「我說：『怕什麼，誰叫我們捏了槍桿吃飯！槍頭裏送了許多命，少不得自己的命有一天也送在槍頭裏。』」

「真奇怪，銀子可生起氣來，她說：『我沒空跟你吵嘴，也沒空聽你賭什麼咒，你這次得依我，燒柱香把這屍首跟頭埋了吧！』」

「『爲什麼？』」

「『不爲什麼？』銀子想了一想說：『他是一個人，他有兄弟姊妹，有爹有媽，殺了就算了，犯不上把他的屍首這末糟場。還有，糟場死屍你也不算好漢。』」

「我說：『這不是我要這樣做，是他們先對付你的弟弟龍子，這仇可不能不報。』」

「『你這末想，』銀子說：『不過他姓李你姓王，要是你們生在一家，你們是親兄弟，怎會大家動傢伙，怎會宰死屍？要是你們是朋友……』」

「我截住了她，我叫起來：『偏偏我們不是親兄弟，不是朋友，誰叫我們生作獵人，誰叫我們吃這口

飯，做了人就不能成天作夢，不過，銀子，你可真的昇仙成佛了，真的，你怎會想出這些亂七八糟的主意來。』」

「『你才亂七八糟！殺了人不算還要宰死屍，你不怕造孽？』」

「我說：『作孽我也不是第一次，除非我死了。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講太平，講什麼和睦，那日子還沒有到，沒有到，我只好血裏打滾。』」

「『你強！你強！』銀子叫起來，『我不跟你鬥嘴！鬥不過你！我問你，依不依？』」

「『依什麼？』我說。『算了，埋了它，』銀子她的眼淚落下來，可是她沒哭。

「『辦不到！』」

「這時大家全沒說話。釜子裏的水撲撲地沸了，發揚着一陣肉類的香味，火光在牆上跳動，照到銀子的臉上，她的眼一陣一陣冒光，屋外的風聲是這末的響，好像有一千隻老虎在發威，張了嘴等我開門。」

老者望望門外，也許這份記憶是太沉重了，也許現在還聽見在叫門。

「突然，銀子冷冷地說：『說一句，依我！』過了一回，她輕輕地說：『你要明白我的意思，也完全

是爲着你。」

「我真後悔當時沒明白她的意思，我想一定她還聽了鬼話，軟了心腸，連弟弟的仇也不要報，所以我生了氣，說：『要真是爲了我好，你就要幫我切骨切肉，挖腦髓，報我的仇，報我弟弟的仇，你這末護着外人，他又不是你的……』」

「我的什麼？」銀子的臉鐵青色。

「那要問你自己？」

「虧你說得出這種話。好！我明白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真傻，早沒明白。」

「銀子跑到桌子旁邊，把方才拿來的小包裹打開，拉出來是一件藍布褂，那是代我做的，她一使勁就扯開兩截，向我扔來。」

「我說：『銀子！你瘋了，』我跑上前去。」

「我到今天還記得她的眼睛，她就站在這兒，這個地方，兩個眼睛瞪得大大地；發出藍的光，就像狼的眼睛，她的小胸脯一起一伏的生了大氣，沒等我走上前去，她叫了一聲，就打開了大門，衝了出去。」

老者頓了頓。外面大風響處像有一萬匹馬在我們頂上跑過，屋子也要搖起來。

「等到一陣大風夾了雪塊刮到我臉上，我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點了燈，跑出去追銀子，大聲地

喊她，大風把我的聲音吹回喉嚨裏，我的脚插在雪裏冷得像刀子割，走不到幾步又給絆了交，燈也滅了，我就借了雪光，滿山叫銀子，沒有回音，這時風噢噢地叫，雪向我推來，我突然想起：她不要走岔了路，到青石谷裏去了，我跑到那兒，可是那能看見什麼東西，白茫茫的一片，風刮到青石谷中去，嗚嗚地發出回音，似乎有鬼在哭！我叫，我叫銀子，山谷裏的回聲就是『嗚嗚嗚！尋死！嗚嗚嗚！尋死！』」

外面的大風似乎在這小屋擋了它的去路，生了大氣，咆吼不止，又似乎一再要使勁把地面上的一切扯碎，像雪一樣碎，才從鼻子哼出一種穉聲，屋子裏的松脂燈，大約松脂也燒得差不多了，漸漸地暗下來，老人的聲音也漸漸低了。

「在第三天早上，青石谷溶了雪，我果然在那兒找到了她，她落到谷底裏去，青石谷，你來的時候走過沒有，那時西邊像切豆腐那末平，那末直，下去就是十七八丈深，下面還是碎石頭，誰落下去就沒命。」

我想到我方才的遭遇，不覺屏了氣，加上這沉重的故事壓了我，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過了好久，見老者不開口，就問：「她，她死了？」

「怎能不死，」老者睜我下眼：「不摔死也得凍

死！」老者復閉上他的眼睛。

風把門吹得格格地響，似乎有誰在推門，同時大聲地喊着，喊着誰。

我感到一陣沉默的寒冷，輕輕地問：「後來怎樣？」

「後來，」他搖搖頭：「後來我埋了她，就在紫陽峯上，現在是瞧不見，明兒我可以指給你瞧。」

我彷彿從這個可怕的夢中醒來，凝視着桌前的骨杯，微顫的手舉起來，呷一口，酒已冰涼了，「後來，這個杯子？」

就是這個杯子，龍子去了，銀子死了，我更埋了小李這骷髏頭。我可記不起那些日子我是怎樣過的了，我就想跑到林子裏，爬到山頂上；跳到河裏。到了半夜才回家，我怨恨，那我不知當要怨誰，我只好把所有的恨發洩在這骷髏頭上，把它再從土裏掘出來。盛了酒到銀子的墳前痛祭她一番，看了她那黃土墳，那知她怨我還是我。」

屋子裏越來越冷了，風從木隙裏透進，燈光眨着眼，把牆上僅有幾個影子扯得一跳一跳地。

老者閉了眼，又巴巴地吸上幾口烟，一動也沒動，看樣子好像有許多話還沒有說完，可是一時說不出來。

我耐性地看了面前那酒碗——那個小李的天靈蓋。

「銀子是恨我，」老者開口了：「我知道她恨我，她恨我爲什麼沒懂得她，到了後來才明白，她當切叫我不不要太狠心，也爲的是我，她怕的是龍子的事又輪到我身上，我是這末的糊塗，怎會一點也不懂，那知道冤枉了她一句，就冤了她一輩子。」

「一過就是三十年，三十年裏頭，李家寨的人也都死絕了，我就單身打了這許多年獵，蝙蝠林子的野食也快叫我打完了，可是我老了，再也沒氣力跑過青石谷，到豬嘴拱鷺鷥灣那些地方去了。閒了沒事，常常坐在門前吸烟，望了紫陽山的土墳，捲在雲霧裏，我常常想，假如銀子不死多好，假如我不砍下小李的頭，我到了今日才知道，死了就完了，報仇只能替活人出氣，切頭頸也是白搭，隨便怎樣，我失掉的不能再回來，還是叫我背一輩子的恨，就算拿了小李的頭做杯子做夜壺，那能補還我失去的萬分裏的一分，可是我一看這杯子，我就恨，恨小李，一切大恨全從這小恨上出來，我怎能饒了它，我就是死了也不饒它！」

忽然問我：「你恨起來是不是這樣？」

也沒等我回答，自己說下去了：「我給磨了幾十年，可是這點性子沒給磨去，誰叫我生下來是儼人，

生下來吃這口飯，我不想什麼，假如他們是弟兄，假如我們是什麼，我就知道我饒了人人也不會饒我，他不開槍我就開槍，雖然我知道開過了槍是一輩子的懊悔，一輩子的苦，可是我還是開槍，你不是也有槍嗎？」

我沒有回答，彼此對坐着，正好一陣風來把火滅了。

我跳起來點火，那個低沉的啞嗓子說：「別點了，松脂油沒有了，點也點不亮，你過來，這邊是坑，你就睡在這上頭。」

一夜沒好睡，就算不冷，我也給方才那個故事激動了，閉上眼就是一個煮在釜子裏的骷髏頭，還有青山谷那兒的回聲在叫，風在哮：「銀子，尋死！尋死！」還是聽了一夜的風號。

第二天早上，雪停了，我爲了趕路，沒等雪溶了就要走，跑出門外，一看四下全是銀白的世界，亮得眼也睜不開了，那老者抱了小山羊出來給我指了路，再三囑咐了我小心，然後指指東面的一個山峯，高高地埋在冰雪裏的，他說：「那就是紫陽峯，銀子的墳就在那兒！」我默默地抬起頭。

我走幾步，給絆了一交，後面老者嚷着叫我小心，我回頭看去：他——一個慈祥的老頭，灰白的頭髮

飄在風裏，微笑着，抱了小山羊，叫着：「趕路的人小心！」

該拐灣時再回頭看，他還靠在那兒，太遠了，看來人只像一條黑柱子，遠遠傳來一陣「啾啾！」小山羊的叫聲。

索笑集

幽 素

「從前我到北極時冷得真利害，連臘燭的火焰也結了冰，竟沒辦法可以吹熄牠。」

「那算什麼，我在南極時才要命呢！我們談話的時候，說話才離口便成了一塊塊的冰，須把牠放在鍋子裏煎熱了才聽得出人家說的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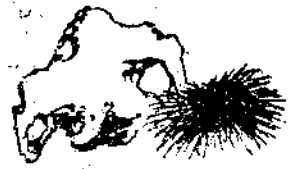
*

妻：「請你看在我份上戒了喝酒吧。」

夫：「可是我並不是因看在你份上而喝的。」

妻：「真是豈有此理！我對於像你這樣一個每夜爛醉的人是沒有同情心的。」

夫：「一個每夜爛醉的人却不需要人家的同情。」



馬相伯與震旦復旦

宛序

老人名良字相伯，這是他自辦震旦學院以後世人所習知之名號。不過他的初名，恐怕是建常。李文忠在光緒八年之代朝鮮聘西士片中，有云「……查有候選中書馬建常係道員馬建忠之胞兄……」，可見至少他名當時不用良字，而且他的兄名建勳，弟名建忠，建字是他們的排行，所以建常應當是他的本名。大約他不喜歡建常二字，未曾與別人談過，所以人家也不知道他會有建常一名之事。他又有教名為若瑟。他的先世是丹陽人，後遷丹徒，遂占丹徒籍貫。他的老弟眉叔著馬氏文通自序，署名用丹徒馬建忠字樣，可見他一家人皆自稱為丹徒人氏。他家本信天主教，他也從小受洗禮。他幼時所受教育，大約一半是教會性質，一半是私塾生活。十二歲時西士遣送他赴上海，入徐家匯天主堂所設之伊納爵公學（即今徐匯中學之前身）肄業，學名斯臧（又云名乾）。此後二十餘年，大部時間，即在徐家匯天主堂度過。他的哲學神學天文算學拉丁文法文等等，都在此期中修成。因為他的學問極好，所以極為西教士所重視。在教會中迭任要職，同時任徐匯公學校長之職。

到三十六歲時，不知何故脫離教會，到山東去做官。做官的原因或是因為他的老兄建勳，那時候很得李文忠之信任，很想提拔他的兄弟出來，當然可能。不過先生自己，這時或者也有些靜極思動，厭棄教會生活的緣故。老人的出任，是在光緒二年。老人年在三十六歲之時他的政治生活，不能算十分得意。起初在山東當了幾回差使，都未能久於其事，這是因為機器局礦務局等等，在那時的中國，人材既不易收羅，資本又不易籌集，要想辦有成績，根本上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後來隨黎庶昌出使日本，任使館參贊。後轉任神戶中國領事。時期亦均不久。大約老人的思想見識，在當時實嫌太新。而黎公使等人物，比之老人，仍不免太舊。賓主之間，未見得能够做到言聽計從的情況。

到了老人四十三歲，李文忠荐老人於高麗國王，令其協助高麗政府，辦理新政。高麗國王禮待老人，非常敬重，論理總可以大展其經綸。無如高麗內政，新舊之間，衝突很多，加以他方掣袖，終究不能實行其計劃。不久內變忽生，大院君雖被留在中國保定，高麗國王總是怯於外勢之逼迫，對於老人的建議，只有口頭贊成，不見實際施行。他看久駐下去，必無結果可言，遂毅然辭職歸國。

歸國以後，老人會啣李文忠命，為招商局事，至閩粵及南洋各地遊歷一番，嗣於光緒十六年又奉李文忠命，赴美接洽借款。到美以後，美國政府與財界鉅子，招待非常殷勤，不多幾時，即與銀行界商定，借款五萬萬兩，比之李文忠原來擬借之二千五百萬兩，竟增至二十倍之多。不料中國政府，反對李文忠之借款計劃。文忠不得已，電囑老人作罷，幾令老人下不了台。老人只好悄然離美，赴歐洲考察商務政治，至光緒十三年返國。老人說起借款未成一事，終身引為莫大之遺憾。老人的政治生活，至此告一結束。這時候老人的年齡，為四十八歲。

自光緒十三年老人回國以後，至光緒二十九年震旦學院成立之間，為中國最多事最危險的時期。甲午（光緒二十年）有中東之戰。丙申（光緒二十二年）有李文忠奉使赴歐慶賀俄皇加冕之事。戊戌（光緒二十四年）有戊戌政變之事。庚子（光緒二十六年）有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事。中國文化界經此變端，對於研究西方語言與學問之需要，漸成爲一致的意見。老人在此期內，似乎大部份在北方。老人的學問，也漸爲一般文化界所認識。康梁二人，首先推重老人，有敦請老人擔任譯學之事。後蔡元培任南洋公學特班生總教習時，亦竭力提倡研究西方學問，此時或已有少數特班生赴老人處問學。及光緒二十八年南洋公學因風潮散學，有特班生瑞安人項讓（號俱臣後改微塵）者，初與謝無量，馬一浮（均非南洋公學學生）等，辦繙譯雜誌，頗好談哲學。因知老人亦長哲學，故項君等時有訪老人討論哲學之事。後來更進一步，議辦學校。老人允爲學授向徐家匯天主堂借地址，並央請教士擔任義務教授。其他一切，則由項君任之。此震旦學院之權輿也。時老人年六十四歲。

老人所擬震旦學院課程，會在新民叢報登載。梁任公於介紹之餘，頗致褒辭。故當時海內外有志之士，聞風嚮慕而來者，有種種不同之人物。有進士舉人拔貢等，已有功名之士。有原在日本留學之學生。有曾經

參加革命事業之人物。而當時不滿意於原在學重而來者，爲數尤衆。以上各種人物，大抵在當時社會上，皆已占有相當地位。舉其最著，則有下列諸人。魏阜甌（名斯旻，入民國，曾任國會議員及江西財政廳長嘗娶名妓賽金花）來校時本係江西進士。雷延壽雷多壽黃爲基（即民國初年最負盛名之報館通訊員遠生）則來時本係舉人，後應河南會試中式，亦成進士者。其他舉人，則有熊慕韓邵仲輝（即力子）貝季眉（名義同憶亦是舉人）劉學裕（即于右任）金懷秋等，拔貢則祇鄭仲漁一人，其由日本歸來，轉入震旦，而其名早已見知於社會者，則有劉禹生（成昌革命黨）王侃叔（會因唐才常起義事爲張文襄所捕下監三年）張軼歐（所譯書頗爲梁任公在新民叢報所推許）諸君。至於在原來學校已露頭角之人，指不勝屈。而胡敦復（原係南洋公學最高班之最優生）沈步洲（南洋公學五班生散學風潮之首領）邵仲輝貝季眉項偉臣（俱南洋公學特班生）諸君則尤其最著者也。學生籍貫，幾乎各省皆有。此在當時之風氣與交通情形下，實爲一極不易有之事。

震旦成立在光緒二十九年上半年。此半年中實未正式上課，祇胡敦復及貝季眉二君，從老人學拉丁文。暑假後，始分班上課。初祇有拉丁文致知學（即哲學）及量法（即幾何）數課。不久添法文，稍後又添英文（時因無適當教授英文之人，由同學胡敦復張菊人沈步洲等分別自任）。量法後由法神父南公繼任。至次年又添些他種功課，有由法教士擔任者，有由同學自任者。

震旦一切課外行政之事，俱由項偉臣君擔任。輔之者有鄭仲輝君任庶務。鄭處州人，與項君有鄉誼（溫處嘗認同鄉）。邵南洋公學特班生，與項君係同學。學生組織，有一自治會，別無管理人物。南神父與項君，似乎早有一些意見。後來老人與項君，亦漸不融洽，至光緒三十一年上半年，項君不知何故，與老人決裂，拂然離校。時繼任無人一時已呈不安之狀。未幾，教會突派某中國神父，來代老人。謂老人身體不佳，必須「守靜」云云。學生見教會之無端而來干預校政，大爲譁然。詰諸老人，則支吾其辭，似有難言之隱。乃集大會討論。開會結果，公認教會之干涉，不能忍受，老人之須遵教會意旨「守靜」，似已勢所難挽，遂決議散學。

散學以後，學生即有另辦震旦之議。時表示願爲盡力者，人數頗多。願實在奔走呼號，使此議得告成者，實可云祇葉仲裕君一人。葉君係葉景葵（葵初）之介弟，與當時在南京上海一帶之名流頗能接近。因之

頗得諸名流之聲援，並且嘗以其介紹，向兩江總督，請撥校址與經費。時江督爲周馥，原係李文忠親信幕友，與老人亦極有交情，故對學校亦頗肯幫助。先撥吳淞提臺行轅作爲校舍，且允撥吳淞某處營地爲學校校址。惟周督不久即去任，地實未撥。學校於是年夏後，在吳淞提臺行轅成立，命名復旦，因天主堂已先就震旦舊址，重開學校，仍名震旦，（後遷廬家灣即今之校址）故震旦二字，不能再用，不得已易名爲復旦也。老人循葉君之請，仍來長校。惟葉同時延請李登輝任英文頭班教習，此則非老人之所贊成也。

復旦開後，學生比震旦增加甚多。來學之士，性質與震旦當時學生，迥不相侔。震旦學生的年歲，大者比小者爲多。雖然亦有極年輕者，如汪旭初（東），年祇十四歲。復旦則反是。震旦學生，多數曾在舊式書房，讀書甚久，進士舉人貢生秀才，指不勝屈。復旦學生，屬於此類者甚少，除舊震旦學生劉學裕邵仲輝外，新生中舉人，似祇有半個，即孫復民君（俗稱副榜爲半個舉人）。且劉不久即輟學，邵則始終未會上過課。在舊學方面已有若干成就者，除錢競宇（智修，太炎先生之同人）君外，可與震旦之一般進士相比者，人亦不多。自日本回來者，大約祇陳寅恪君一人，與震旦第一年前所收學生有十餘人曾遊過日本者，兩相比較，亦衆寡懸殊。有革命歷史者，祇汪××一人。好談革命一類學生，亦遠比震旦所收爲少。功課方面，性質亦大起變化。英文班分四年級，學生居絕大多數。法文班人數頗少，所以不多年即自然消滅。老人在初開學時，大約會授過法文班功課，不久即由老人之姪（或云實老人之子）繼任法文班功課。（或一開學時即由此君任課。）老人並不住校，故與在震旦學院時，日日與學生相接觸，情形又各異。並且震旦學生，每逢星期日，總開學生全體大會，由老人登壇演講。故當時學生，無論是否曾在老人班上聽講，都嘗飽聆老人言論。益以老人之博學多聞，口才出衆，故一般學生，對於老人之人格與學問，欽佩至爲深刻。復旦學生，對於老人，當然亦同樣知加敬仰。但因與老人接觸較少，開會之事不復舉行之故，對於老人之認識，遠比震旦學生爲淺。因之欽佩之忱，雖未曾稍減，然深刻之程度，則不可與震旦學生，同日而語。復旦的功課，比較劃一，且漸近現代式樣，與昔日震旦功課，不拘一格者，亦頗不同。學生漸少自命不凡之流，故實際上實漸合於接受教育之資格。蓋時代不同，風氣漸變，所收之學生，並不同與震旦，屬於一格也。

復旦情形，既不甚適宜於老人。老人與葉仲裕君，亦未能融洽無間。故不滿一年，老人即便辭職。繼之

者有嚴復（幼陵，幾道），夏敬觀（劍丞，映庵），高鳳謙（夢旦）諸先生。過三年後，老人復任復旦校長。時復旦性質，自嚴幼陵先生與葉仲裕君不洽，同時去職後，已漸變為官立的性質。夏高二先生及老人此次長校，均應兩江總督之聘而來，與老人第一次應葉仲裕君敦請出來，固絕然不同，即與嚴之長校，初應葉君之請，總以江督之委任，亦兩不相侔。越二年，辛亥革命事起，復旦遷無錫，學校遂陷於停頓之狀況。

至民國元年老人七十三歲之年，震復舊生葉藻廷君由陝西回申，竭力謀恢復復旦。葉君籌劃奔走，亦實祇一人。在外援助最力者，同學之中，當推章鳳喈（錫齋）及于右任（即昔日之劉學裕）二君。時于君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或總長，于君又係民黨機關報民立報之主持人，故聲勢交游，均頗不小。）章君在部中任僉事（或參事）。然同學而相助甚力者，則當推滬江督府之陳英士黃膺白（鄂）沈子萬（鵬）諸君。對於撥給李公祠為校舍一事，波折甚多，微諸公之力，不能成功也。學校籌辦時，假愛而近路李宅。不久即遷入徐家匯李公祠。長校者仍為老人。任教務長之職者為胡敦復君。老人與胡君均任職不久即離校。老人於翌年北上，應教育部總長蔡子民之聘，繼嚴又陵先生長北京大學。胡君於同時離復旦他就。復旦內部，此時略有變化。大致由于右任君主持，請李登輝先生繼長復旦。李先生此次回復復旦後，除一度赴南洋考察，及吳南軒君受中央命來任復旦大學副校長期間，李先生實祇具名義上之校長外，與復旦關係，至今無間斷。而大學之創設，實悉由李先生之努力。于君於復旦亦時在外援助，始終如一。老人之與震旦復旦之密切關係，至此可云已告中止。

老人之長北京大學，為時亦甚暫。此後七八年之間，却大部份時間居住北京。在京期中，雖曾膺參議院參議，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實際上掛名而已。隱居著述而外，却頗盡力於天主教事業與宗教之研究。及民國十年，老人年八十二歲南下退隱土山灣後，不甚問時事。報紙上雖間有老人具名之文電，實際上均屬情誼難却之文章。蓋老人性情極忠厚，對於熱烈之要求，最後總必應允。且年歲已高，對於他人代為發表之文字，縱有不符本旨者，亦不暇置辯。故到老人至九十七歲高壽時，于右任君循政府之旨，迎接老人入都（南京）休養。蓋不欲使海上種種分子，得以有利用老人之機會也。老人在此期中，頗好臨池。對於教義，頗致力研究。老人在震旦初辦時之致知學講義，亦於此時期內，整理完稿，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書名為一

致知淺說」。老人居京一年，即有八一三之事變。政府西遷，老人亦避難至廣西桂林風洞山。翌年，遷居廣西邊界之諒山。時老人已九十九歲矣。又次年，老人滿百歲，各地生徒，爲之遙行慶祝。然老人是時衰象已深，動作言語，均時有困難。至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因頓益甚，醫治無效，此百歲高齡之耆人碩德，遂與世長辭。時在侍者，聞有其女公子及外甥女等數人。

老人學問，廣博淵深，一時無兩。拉丁文之造詣，似稱最深。教會中神父，皆自稱不逮焉。羅馬名演說家季宰文之演說文，全部能背誦，記憶力之強，真堪驚人。哲學研究，亦極深奧。惟因屬於教會舊派一流，故不大合當時學子之胃口。所編致智學講義，命題最佳，古奧簡賅，學者無不歎服。惟敷義陳辭，則似稍欠流暢。算學方面嘗有「度數大全」之譯著，惜此稿始終未會印行，故未能窺其所造。國學經籍，能背誦者甚多，演講時隨意引證，妙趣環生。介弟眉叔先生所著「馬氏文通」中所引經史子集之例，聞大部份係由老人供給。或云，該書原係合著，則弗能考。就文章而論，一文通一文筆，與老人文筆，似不相類，該書原稿，似當諸眉叔先生。

震旦開學之時，老人年已六十有四。身高約六尺，銀髯飄飄，令人一望，即生肅然起敬之心。而且性情溫和，言辭懇切，和易近人，故學生多愛而敬之。生平最不滿意袁世凱，時加貶辭。對於革命思想，頗能容納。老年人在當時環境，而能具有如此解放思想者，實屬難能。同情心極大，因之亦易受人欺，蓋不免有世俗所謂耳朵軟之病也。震復旦之幾經波折，其原因實即在此。

老人之與一般學界開始接觸，似即在震旦開辦之年。時老人年事已有六十四歲之高矣。早歲生活，固非一般人所能知悉。自老人六十四歲辦學，至八十二歲退隱土山灣之十八年期間，關於老人身世，可述自應甚多。但老人歷更學界政界各種職位，而均未曾久於其事，變更既多，追溯實非易事。退隱以後，雖間有門弟子或景慕之士，訪談作記。然此時老人年事既高，閱時已久，記憶或難盡正確。而且經口談之後，轉爲筆述，語氣之間，自不免稍有出入。所以老人雖一身是史，而此史之作成，實尙有待於後人之努力。茲篇所述，不過就見聞所及，略舉老人生活之片段。至其與一般傳說，未能盡合之故，則亦因見聞之所限，不敢作附和之雷同而已，非敢好爲立異也。



英宮野史：

伊麗莎白女皇是男人？

康悌露

英國伊麗莎白女皇是亨利八世的女兒，生於一五三三年。在一五四三年，這位不列顛皇位的未來承繼人伊麗莎白還祇有十歲，當時倫敦附近正有疫癘猖獗，官室之內也不無恐慌。看管伊麗莎白的保姆凱塞琳·安秀蘭竭力請求皇上允准她帶領公主離開混濁的倫敦到清新的格羅散斯德郡去，那里的皮斯萊小村上，有一座皇上狩獵的曼諾行宮。

皇上允准後，伊麗莎白在凱塞琳和她的侍衛軍官湯姆士·巴雷的護衛之下，一同到曼諾行宮去，時為一五四三年正月。大約在一五四三年二月三日至一五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之間，若干歷史家認為在一五四三年六月，七月，或八月中，伊麗莎白公主忽然罹獲了猖獗於倫敦的流行病，當天夜裏就此一命嗚呼。

正當伊麗莎白壽終正寢的時候，凱塞琳和巴雷突

然接到漢普登宮里來的消息，說是皇上於一星期內就要到達。他們驚慌的情形不言可喻。因為他們都知道皇上的脾氣非同小可，假使皇上知道了公主竟在他們服侍之下驟然暴卒，他們的性命一定是保不住了。

在極度恐慌中，他們祇有一個想頭，就是在危難之際立刻乘船逃出英國。同時他們到附近一帶去找一個女孩子來做伊麗莎白的替身，以圖瞞過皇上。結果一無所獲，空手而返。

死馬還當活馬醫，他們就去綁了。（有人說是他們是買的）一個尼維爾家的十歲男孩，名叫約翰·尼維爾，還有人說是李區蒙公爵的私兒子，李區蒙本人是屬於都鐸爾王室的，所以使這位私兒子也有了都鐸爾王屬的相貌。

他們決不放鬆半分鐘，即刻將約翰·尼維爾送到

曼諾行宮，穿起才故世的十歲小公主的衣服，並且在皇上駕到前的二十四小時內儘量教導他學習女孩子的動作習慣，和一切的禮貌儀式。

亨利八世御駕已到，整個的舞台已經佈置就緒，那驚人的一幕也就一次一次的演出。

在曼諾宮里，大廳南端有一座高出地面二十呎左右的洋台，可以通達各個臥房。約翰·尼維爾穿了公主的服飾，被他們請到洋台的中央，向他的父王行了——一個楚楚有致的見面禮，而且迫着喉嚨（與小姑娘的聲音毫無分別）略致歡迎之詞。

亨利八世很爲滿意。在這位父王和假女兒之間有了三四十呎的距離，加以本來沒有絲毫猜疑，當然誰也看不破這偷天換日的妙計。總而言之，亨利八世祇注意他可以娶爲后妃的女人，——他是個「存心找老婆」的人，而不是怎樣愛護孩子，關心子女的人。

亨利八世在曼諾宮里就了數天，日以獵野豬爲務。皇上和假女兒會面的地方雖然有所更動，但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這是凱塞琳和巴雷仔細安排就緒的。）最後皇上駕返倫敦，而在這皮斯萊村上，長成了一位雄女皇。

這里得提到二個日期：一五四三年的二月三日和一五四四年的七月三十一日。在大不列顛的歷代宗卷

中還得存着二封信，上面寫明是在這二個日子發出的。這二封信都是從曼諾宮，寄到漢普登宮中伊麗莎白的寄母凱塞琳·巴爾的。根據公正的鑑別筆跡專家的檢驗，這是二個孩子所寫的！

凡是十歲到十一歲的孩子所寫的字在大體上固然可以有所不同；但其字體的特質却不會變異——有若干固有的特質，不論筆者年輕與否，總是始終如一的。而且每個人所寫的字，有每個人的體裁，各各不同。這二封雖然都是署名爲「伊麗莎白」，而決不是出於一人之手。

在一五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所發的一封信裏，有着莫名其妙句子：「我們分別以來，已經有整整一年沒有見到大駕了。」這種事，一定完全是由凱塞琳和巴雷安排就緒。

一五四四年底，這位假公主由永久服侍「她」的凱塞琳和巴雷護送到倫敦宮庭裏；這二個御侍可想而知，一定老是在担心中被別人發覺其陰私的。英國檔案上記明當時凱塞琳被派爲服侍伊麗莎白的貴婦，同時巴雷任命爲總管——這二個職位就可以讓他們使假公主和其餘的人永遠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自從一五四三年開始「掉包」以來，一直到一五五八年伊麗莎白承繼皇位爲止，這二位御僕化了幾許

心血，整整的十五個年頭都在惶惶恐恐，戰戰兢兢中度過。

同時，有一件奇怪的事：凡是曼諾行宮裏的御僕，包括官員侍從，廚司，女傭，花園匠，獵夫，以及各式雜役人等，一個接着一個，在各式各樣罪名之下，走上了斷頭台。這般的集團謀殺當然是凱塞琳和巴雷的計劃，要將所有的知道這件祕密的人，甚而至於起疑的人都一一滅口。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根據各方面的證實：有人知道這件祕密。這個人知道得相當詳細，竟然敢寫隱名信索詐伊麗莎白·凱塞琳和巴雷。從此這個人（他的名字可沒人知道）就度着相當富裕，但同時也相當危險的生活，一直到一五六九年，這隱名的津貼才停止供給。

這最後一幕，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在一條黝黑的巷子裏，一隊忠心的御衛，一柄雪亮的匕首插入了胸膛！

這個男人，約翰·尼維爾，權充了英吉利皇位上的佔有者，算是一伊麗莎白女皇。——因此有許多神祕的地方，引起當時的人民和日後的歷史家的懷疑。

例如比埃·李地 (Pierre L'et) 是伊麗莎白時代著名的宮闈歷史家；他曾經說：「大家都知道女皇頭髮甚夥，尤其是臉上，她每天要剃鬚子的。」

根據可靠的記載，我們知道她很歡喜嚼煙草，但是她是否愛吸煙，則無從考據。而且她是個禿頂，一般女人是很少會禿頂的。因此她就戴假髮，——這不但造成當時的風氣，大家都戴起假髮來；在於她，這假髮正可以遮掩她那牛山濯濯的頭頂。

她騎馬的姿勢完全和男人一般，當時認為這是最不像女子，不像女皇的儀態。歷史昭示我們，她一生從不看醫生，即使宮庭裏的御醫也不會近身。在她生病的時候，祇有凱塞琳和巴雷可以親見她。她的聲音很沉重，像男人。她的儀表很粗野，不像女人。

她沒有結過婚。在李地的一伊麗莎白傳中，有一封價值重大的信札，是有人建議她和大陸上某王子結婚，她所親書的一封信，其中有這樣的話：「我根本沒會想到過結婚的事，即使要提到它，我想起來不見得是可能的。」注意她最後一句話：「我想起來不見得是可能的！」

照她這種能力，堅強的毅力，男性的權威，在那崇尚婀娜柔順的女性美的時代中，她即使不用女子化的偽裝，女式生活的騙局，也可在英國史上留下一番功績，成爲英國史上特出的人物。

凡是有關她一生的歷史，檔案，條約等等文件中，有很多或明或暗的敘述，表示對於「她」的性別的

懷疑。

在皮斯萊 (Bisley) 的著作中，更記載着片段的稗官野史。史托勾 (Stoker) 寫道：「大約在一五四三年的十年以後，有一個某名教士在行宮里公子窗外的花園中發現一口石棺，裏面有一個女孩骸骨，身上穿着質地名貴的衣服。」這或者是巧合，但是太巧了！而且，別忘了這位「柔弱的女皇」還是一個第一流的拳術家。不是一次二次，而是一二十次以上，她曾經將不聽話的官員和侍從用拳頭打出官來。

伊麗莎白要作消遣的時候，她並不是坐在宮裏做什麼針線工作，而是到狩獵場上去打野豬。假使這一切都是真切的話——已經有很多很多的事實來證實了——那麼世人已被矇蔽了四百年，始終以為那個曾經統治了歐洲一大帝國的人是個女子。而其實情，或竟是一個男人，一個叫做約翰·尼維爾，怪好的男子漢！

(Kenneth A. Millican 原著)

殘叢偶拾

鄭逸梅

予爲文不趨時尚，不談家國大事，不寫桃色戀愛，不詆人毀物以求快意，冷冷落落，淡淡漠漠，別具一種格調，或謂作風如此，難得一般青年士女之歡迎，况各刊物無不悉心以迎合青年士女，君既以賣文爲生，豈能不隨流揚波而與世推移哉。予因憶王西樵故事，昔汪鈍翁頗自患懶放，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黨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便成缺陷，近來操觚之士，多趨時熱烈之作，然則亦正需一二冷落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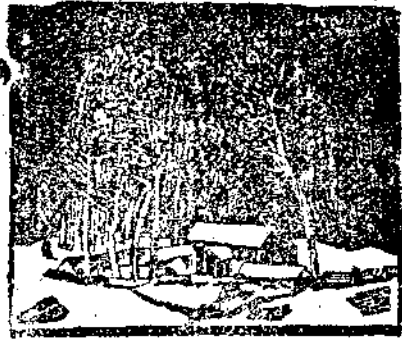
漠之文以爲點綴耳。

今世說載：「文與也作畫，頗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汪鈍翁規之曰，此事定須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頹唐落墨，便布人間。」近來丹青點染者流，其藝不如文與也遠甚，而率爾塗抹，以之博厚潤，惜世無鈍翁其人，在旁規視之也。

小蘭英，則隨陸無武，如陳長庚，小寶珊，則絳濼不文，獨蘭允文允武，合二者而一之，卓然如祥麟威鳳，見載紅脂識小錄，又聞人言，蘭春又曾一度居舊時之法租界某處，一日，厥子自三樓下墜，時蘭春適赴唱片公司灌轅門斬子十片，灌至半齣，家人來報兇訊，蘭春不能中止，草草灌

畢始趨返，及抵寓，子已一瞑不視矣，蘭春大哭廢寢食，其慘痛有如此。

清田曼古歡堂集有云：「予讀書，每好摘錄字句，人多有鉅釘之譏，及聞山谷答曹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竟與予合。」猶憶予幼時讀書，亦喜摘錄佳句，凡若干冊，隨文翻檢之，以爲藻飾資料，及一七八之役，付諸龍一炬，嗣後，不再爲此，蓋讀書時少，又復匆促無暇晷也，然予教授生徒，常以是法見勸，某生從予說，不兩學期，行文已楚楚可觀矣。



長篇連載

野 蕪

陀 師

「你們娘兒倆要挾我。好罷，我怕你們跟我胡鬧……你們全滾！」二順咕嚕着，一口氣跑到街上，身上不住的打戰。天已經全黑下來。空中佈滿了陰雲——這是那種無邊無縫的雲，只愁慘的寂然壓着地面，看上去像在醞釀大雪；但是明天早晨太陽從東南角上昇起來，便會慢慢消散，到了晚上，西邊的半天金光燦爛的點起一把火。街上最靜悄悄的，因為冬天人們多半在自己家裏吃晚飯，有的則聚集在一個公眾常到的有火的屋子裏。一個影子從牆根暗處出來，從後面朝他追過去，他完全沒有注意。現在他滿肚子驚的都是氣惱，在裏頭滾動，衝激，磨擦，他什麼都顧不的管了，即使整個白沙集陷入火海，他也許反而會快意的大聲說：「燒你的去罷！燒完你媽的罷！你有甚麼好處？留着你何用？然後掉頭不顧而去。」

「你們滾好了，越快越好，我希望！」他反復咕嚕着。停一會，那個影子追上了他。

「老二！」他——那個影子壓低聲音叫。二順不作聲站住了。

「是你嗎？老二。」那個聲音接着問，站在他前面。他聽出喊他的是武陽鋼，便生氣的說：

「叫你媽的魂！你不認識你大爺？」

「噫！你老這是怎麼啦？」武陽鋼詫異的問，從聲調上仍可聽出他臉上現着媚笑。「剛才我哪裏沒有找到你。」他開始說：「我出來時候教家裏宰一隻小雞——我心裏說大家朋友難得痛快，我得跟你吃幾杯——這會小雞骨頭管都燉酥了。你看，我還特爲你打了兩斤酒——他把手裏提着的黑瓷瓶子舉起來給二順看，順便又告訴他有件重要事找他商量。」

二順正沒有好氣，頂好的辦法是不去惹他，縱然他扭斷腿也讓他自己去哼，讓他自己慢慢爬開，或讓他自己去死——不論是誰，這時候只要碰他一下，他就忍不住發火。

「滾你的酒，你媽的！你大爺不吃酒！」他憤恨的頓着腳喊。

武陽鋼嚇的退開兩步。

「老二，我找你有正經事，有一隻鎗——」他趕緊分辨，但是不等他講完，顧二順早已甩下他走了。他站在那裏楞了半天，直到二順的影子消失在黑暗中，他朝地上唾口吐沫，做一個下了決心的姿勢，然後匆匆往前追去。

二順其實並無地方可去。平時他常來的地方——驛馬店和油行，不用問，這時候兩邊都是熱鬧的，有說有笑，老老少少擠滿了屋子。可是世上每一個在煩惱中的人都逃避熱鬧，都不能忍受別人的快樂，因為相形之下，更刺激他們痛苦。在先他一賭氣從家裏跑出來，根本沒有想到這一層：他討厭那些他熟到不能再熟的人，尤其特別對他關切的人，一想到他們在無憂無慮的談天說地，或亂吐一堆暈話，而他被拋在一旁，無聊的一個人受苦，他就厭惡。十一月底的天氣，外面已經開始結冰，他不能一直走下去。因此他茫茫蒼蒼朝前走了一陣，慢慢不免躊躇起來。忽然他覺得非常想吃酒——也許是因為剛才武陽鋼提到酒，一面又因為逮住那個搗搗鬼出了口氣，心裏稍微平靜，反而想到自己無端罵人的不對。但假使武陽鋼不追上來，各自走路，事情也就完了。正在他猶豫着不知怎麼辦的時候，他一回頭，武陽鋼恰好趕上他。

「你還幌來幌去幹什麼？寨門都鎖了，還不趕快回去！」他裝着生氣的樣子說。

武陽鋼這一回存了戒心，離開二順兩步遠便站住，並且用他特別訓練出來的卑下聲調——這是一種毫無丈夫氣教人聽了肉麻的聲調，極恭謹的說道：

「我手裏有一隻鎗，老二，人家託我賣的。我來跟你商議，你隨意給他幾個錢，把傢伙留下來用，這是一隻要買都沒處買的傢伙。」

「可是我手上有。」二順失望的說，眼睛瞅着旁邊。



武陽鋼看見他沒有發脾氣的意思，趕緊走攏去。

「這是一隻頭號盒子，老二，」他說，顯出抑壓不住的熱烈；「你來看看罷，一隻真正的德國貨，我生來還是第一次看見。」

「頭號的嗎？」二順重複一句。

「你看看就知道了，有這們長。」

「好，我跟你去。」二順說，慢慢朝前走去。「可是，誰託你賣的？」

「我的一個丈叔，在營盤裏當馬弁，前幾天帶回來的。」

「那麼有多少子彈？」

「整整二百顆，我點過，一顆都不少。」還有——「使着順手不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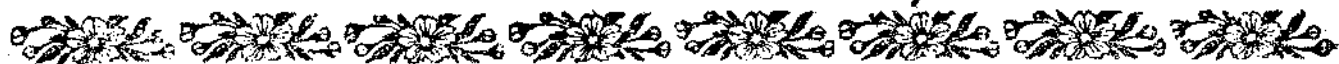
「我的老天爺！說真話，要是我有錢，我要留着自已用的。你聽聽牠說話的聲音，一撥鎗機：嗚，嗚，嗚！滿巢的子彈倒完，連擺都不擺。」

武陽鋼跟二順走下去，一直保持著這種姿勢：他稍微靠後一點，小心的觀察着對方的神色，人家問一句他趕緊答一句，說話時候側着身子，生怕碰着人家或是踩到人家脚上似的。一句話，這是聽差或屬員趨侍大人物的態度，跟對方在一起，在他彷彿是一種榮幸。

「好，我跟你去。」二順想了一想，重說一遍。

他們出了南門——寨門還沒落鎖，事先武陽鋼關照管門的給他留下的。

武陽鋼顯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假使可能，他也許會跳起來，大聲喊起來。他已經不像先前謙卑，在路上幾乎是放肆的，大聲笑着把那隻鎗描畫的天花亂墜。但是二順跟他到南莊去並不為的是鎗——如果他有買下來，他會叫武陽鋼明天帶到白沙集，也不為的吃酒。現在他已經把要吃酒的事完全忘了。他從家裏帶出來的憎惡一切的憤懣開始消下去，雖然沒有全消，却已是強弩之復末。於是他想起他的過去，那些平和的遙遠的像隱在青紗後面的但却是清皙的永不再回來的過去……他看見他的孩子時期，他同大順跟他媽到地裏摘豆角，大順老是帶着蚰子籠，掛在地邊上的葵花竿上，弟兄倆光着身子，弄的



滿臉的泥土。他又看見他的少年時期，那個傻小子每天倦極了回到家裏，吃過晚飯，他姥姥給他講星星。但是他的眼皮沈了，可笑的老奶奶白白講了半天——「睡去！」他便搖搖擺擺站起來，朝院子裏或乾草上一躺，直睡到他姥姥使勁朝屁股上一巴掌。那時候日子並不甜，可是他從沒想到以後，他跟誰也沒有真的仇恨。接着他又想起許多跟他有關係的人，良善的已經死去的人，他哥顧大順——其實就在大順吊死以前，他除了性子野，又何嘗想過要幹甚麼呢？

「這個世界，就是人家說的逼上梁山，你不害人，他就害你。」他對自己說。

他忘記有個同伴。

武陽鋼一直在講那隻德國造的鎗。似乎只怕冷了二順的興緻，他從那鎗的光彩，樣式，射程，子彈的水音，講到他見過的各種各樣的鎗——自然全是不能跟這一隻相比的鎗，而眼睛却時常不放心的打量着二順的腰部。可是他忽然又自己驚駭起來，假裝的咳嗽着，繼續講下去。

「誰害你啦？老二。」聽見二順說話，他詫異的接過去問。

「我？」二順重複道。

「對啦。你剛才說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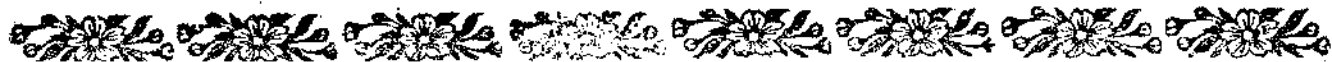
「沒有說什麼？」

「你說誰害你。」

「誰害我？怎麼樣？」

「不，不怎麼樣，」看出二順是說夢話，武陽鋼趕緊回答。同時他在暗中低下頭，（很可能——誰知道呢？他也許在心裏罵自己不中用，朝自己臉上唾吐沫。）他在路上沙土裏踩著腳，彷彿踩了一灘狗糞。這一切都表明有一種計劃在後面，一種陰謀正在進行，二順不會注意——他從新沈入那些過去的日子中了。

這一回他想起的是最近的幾個月。自從他夏天看見嬌姐起，他們的日子差不多整個是在爭吵中過去的，誤會和別扭像雨後的蘑菇般不斷生長起來，其初是流光大娘跟嬌姐，接着是嬌姐跟他，隨後又是流



光大娘跟他。近來他時常想起那些死去的跟他有關係的人，「他們當初活着，可會想到我會到這個地步，吃這麼多苦嗎？」他想，心裏有一種孤單的被遺棄的感覺。但就在那個時候他也沒有現在這樣痛苦過，他覺得他好久以來抱着的那個好夢斷了。

「誰會體諒你？」他自問。「在你不能再苦的時候，就是你頂貼近的人也不會想到你；他們只會爲自己打算。」他想起嬌姐也會同他吵鬧，一滴酸苦的淚於是從他眼裏滾下來。

他同武陽鋼走進南莊。在這以前武陽鋼繼續講鎗，從鎗講到他在軍隊中的事情，講到女人，他幾乎一個字也沒有聽懂。

「老二來了，怎麼還不點燈啊？」武陽鋼在院子裏大聲喊。「快些點上！」

他抬起頭，暗暗把那滴惱吝的還冷冰冰掛在臉上的淚揩掉。

他跟清武陽鋼走近房門。屋子裏黑洞洞的，毫無聲響。假使他警覺一點，他會懷疑到這一層：這不像請客吃酒，沒有主人所說骨頭都快燉酥了的小雞的香味，簡直倒像屋子裏停着靈柩。但是他已經記不起自己是來幹什麼的了。

「啊？他媽的這樣黑！」武陽鋼咕嚕。「請你先進去，老二。自己家裏，你別客氣。」他大聲說，打起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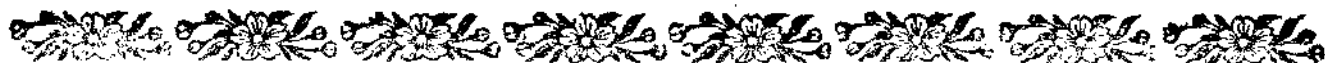
二順走進去。「你家的呢？」他詫異的問。也許因爲怕碰到甚麼上，他躊躇着沒有一直走進去。但就在這一瞬間發生了以下的事情：他覺得屋子裏是有人的，好像要向他撲上來——他的感覺不會騙他；可是不容他躲閃，一個人已經壓到他身上，雙手把他抱住。

「武陽鋼！……」他叫，一面伸手摸傢伙。他已經晚了。有人朝他腿彎上踩了一腳，差不同時，他的胳膊已被扭到後面。

「武陽鋼！你奶奶——你鬧什麼鬼呀？」他怒喊着，拚命的在下面掙扎。

「隨便玩的，老二，你別急……」

燈點亮了。他看見三個他不認識的人壓在他身上，內中有一個瘋子——這就是捕役馮冠英，他是前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默

在南北戰爭的時候，有一回林肯在提及南軍時說了幾句同情的話。一個女人立刻質問他何以一面要毀滅敵人，一面却當他們是朋友一般地說着好話。

「什麼，太太，」林肯說，「我把他們做了朋友不便是毀滅了他們嗎？」

一個牧師在會見林肯時，說希望「上帝在我們這邊。」

林肯說：「我不和你同意。」
牧師愕然。

林肯接着說道：「我知道上帝是常在公理這邊的，可是我却常常焦急地祈禱着我和這個民族都應在上帝那邊。」

一天有幾個上院議員到白宮來，他們以為如果總統要事情辦得好，便必須把內閣全部改組而另立新閣。

「先生們，」林肯說，「你因我撤換了一個閣員而要求全部改組的意見，使我想起了一個故事。」

於是他說有一個受黃鼠狼侵襲的農夫；他在一個月明之夜帶着獵鎗出去，他的妻在家裏等着。不久她聽見鎗聲響了，再過一會她丈夫回來了。「運氣好嗎？」她問。

「我躲在柴叢後面，」她的丈夫說，「把鎗向着雞欄，不久出現的是一隻黃鼠狼，是七隻。我堆準了，開了鎗，打死了一隻；但是他放出了這樣不可嚮畏的臭氣，使得我祇得讓其他六隻跑了。」

團紮緊的棉花，隨後把他抬出去，放在院子裏一輛現成的小車上。第二天一早，這輛奇怪的車子便進了城。

二順在下面掙扎着，像一匹憤怒了的野獸，他想拿去平生的氣力叫喊——但是人家朝他嘴裏塞了一塊。這就是你的報應……哈，你的那個漂亮小女人兒，你放心罷，你爺爺會替你照應，你別擔心她替你守寡——」

「你欺負你爺爺，打你爺爺，這就是你的報應！」他嘲弄的接着說，一面抬起腳朝二順頭上臉上亂踢。「這就是你的報應……哈，你的那個漂亮小女人兒，你放心罷，你爺爺會替你照應，你別擔心她替你守寡——」

幾天得到武陽鋼的通知到南莊來的，已經在這裏躲藏了兩天。

「快拿繩子，」他對另一個衙役吩咐。

二順於是明白過來。

「武陽鋼，」他恨極了罵道，「我可×你的八代祖宗，你這樣玩你大爺！」

「你爺爺要送你個好地方，好孫子，你罵也沒有用。我要親自鎗斃你。」

武陽鋼笑着跳到他前面。





三二 遷

若 思

英國散文家韓特(Leitch Hunt)在自傳裏說：「如果教會學校對我沒有一點別的好處，但一回憶到在這學校裏結交過的友情，和第一次神聖的愛的滋味時，也永遠使我對這學校親熱了。」每次我讀到這段話，就不免記起自己的學校生活，當時環集於周遭的師友，以及他們所曾給我的溫暖的友情來。

池魚故淵，舊夢是很難忘却的。

以最初的記憶而論，四年小學生活似乎特別平淡，那是在本村的祠堂裏過的，除了正面排着祖宗的牌位外，兩廊是寄存着的壽材——也即老人們準備百年後成殮的空棺，然而看起來已有一點鬼氣了，我就不大願意跑近去，上課下課，大家擠在一個教室裏。說是教室，其實就是祠堂的大廳，又因為學校還沒有脫去私塾的形式，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全都混合着，簡直是個無奇不有的大雜院。

我就受着這種「大雜院」式的教育，而且一年一年的升上去，「地位」也日見其重要了，因為已經是高等生。一班裏十幾個人，背後各有一羣小嘍囉，彼此分立門戶，互相傾軋起來，那盛況，比起今日的袞袞諸公來，真也不遑多讓的。

而且氣度又似乎特別大。

這種傾軋，那時候有個專門名詞，我記得叫「立國」。有時也當作動詞用，如說某甲和某乙

「立國」了，實際就是鬥了起來的意思。我雖然沒有謀王篡位的野心，可是却立過「國」，包有過二三十個好公民。大概是因爲看了三國演義，又受到戲文的影響吧，我終以爲我的對手是曹操，一個奸詐得面無人色的大花臉，想起來不免義憤填胸，彷彿自己真是與漢滅曹的劉備，決計和他拚上一拚了，可惜二三十個公民裏竟沒有諸葛亮，張飛趙雲都還拖着鼻涕，不用說運籌握算，衝鋒陷陣，連可以動動筆，重要關頭發個通電，聲明擁護的起碼文人都沒有，所以只好在野地裏摔一回角，對罵幾句，大家亡「國」拉倒了。

我說大家，因爲亡的不只是我的「國」，連「曹操」他們也都在內的。並且也無須開圓桌會議，裝個鬼臉，就解決了所有的爭端。

四年便轟轟烈烈的過去了。

大概是父親不願意我做「劉備」吧，修畢初小，我就拜別祖宗的牌位，被送到十幾里外的一個小學裏面去。其時我還不足十二歲。母親暗暗地淌着淚，說是年紀這樣小，到外面去寄宿，一定要遭別人欺侮的。可是父親的意志很堅決。我呢，爲了逃出那些族中長輩的冷嘲，什麼「赤腳人的兒子中狀元」呀，「石獅子翻身」呀，也頗有離鄉惟恐不遠的感覺。這麼一來，走是終於走了，家裏便忙着替我備行裝。母親偷偷地塞給一元錢，讓我肚饑的時候買零食。姊妹們哭紅了眼睛，一直送到屋後大路上，然而我却不一樣，我覺得自己是個大丈夫。

大丈夫也會落淚麼？

我想一定不會的，所以我不哭。

直等搬進宿舍，排好鋪位，連同來的長工也都回去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是投入了一個陌生的人羣，大丈夫的威嚴頗難維持了。第一個壞消息是功課難。五年級的英文要讀第二冊，還有什麼理化和衛生。把教科書領來看時，衛生書上印着希奇古怪的圖畫，課文是白話的，又冗長，又疙

落，我便拉住一個瀟嘴的同學，不管他舊生新生，怯生生的問道：

「衛生書要背麼？」

「背。一個字不准脫！」

我大吃一驚。心裏想：這怎麼行呢！一面脫口把這意思說出來。瀟嘴的同學白白眼，又把鼻子縮幾縮，彷彿吧兒狗嗅到自己的尿臊臭一樣。然後點一下頭，走開了。

我便坐在宿舍裏，獨自思量着這難題，懊惱來此讀書，我怕真要被那些長輩笑着呢。於是便想起母親，想起姊妹，想起我的張飛和趙雲，覺得連曹操都是好人了，我願立刻趕回「大雜院」，抱住他，告訴他，此後大家決不再打架。

然而我能够麼？

在我眼前的是一個陌生的人羣，正以年輕的心，採擷着各自的歡樂。而我呢，我是寂寞的。又漸漸地發現舊生的氣餒的凌人。他們多半是六年級，也就是所謂畢業班，看人時斜睨着眼睛，走起路來則又撐開肘彎，恰好是「螃蟹式」的姿勢，碰了上去，那是當場就要吃虧的。這些英雄的年齡已經到了十五六，正是初解人事的時候，年輕漂亮的低級生，跑過走廊，他們便會冷不防的從暗角裏躍出來，抱住了親個嘴，然後大模大樣的走開去。

我厭惡他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惡棍。

然而另一方面，對這學校却逐漸發生了好感，首先是功課並不難，瀟嘴說的是謊話。英文誠然是第二冊，却允許在課外補。應付正課，我還有綽綽的餘閑，可以消磨在圖書館和校園裏——我最喜歡的便是這兩處。

校舍的建築是西式的，明朗寬敞，寢室有上海的通廂那麼大，每間住着四人至六人。除開圖書館，還有儀器室和體育館，操場分晴雨兩部，校園在正屋的南面。種得最多的是冬青。我常坐

在草地上，採蒲公英的子，聽雲雀向竹林唱歌，那些日子裏我正做着陶淵明的夢。

然而使我難忘的却不是自然的環境，而是身所浸沐的教養。首先我應該感激黃寄凡先生，他是被稱爲寧海才子的，書畫金石之外，還做得好詩，而且又同情新文化運動，常常爲我們講解胡適之的思想。這是陶淵明的天下裏一個大霹靂，即使孩子如我，也不能不爲之震動的。先生又竭力爲我的作業延譽，至於公開說是門人裏面得意的一個。

這宣佈，對我確乎有些好處的，第一是舊生不敢欺侮我。而我也終於從紛擾裏安靜下來了，半年裏倒真的讀了一些書。

我說紛擾，因爲這裏也還是「三國演義」式的天下，聯甲攻乙，聯乙攻丙，幾乎沒有休止的時候。我在他們裏面是客鄉，雖受拉攏，却還有置身事外的自由。誰使赤子生剝奪之心呢？——這些明天中國的主人。

我想，寄凡先生是一定明白的。

寒假近來了，他爲我刊了一個石章，又送我一幅屏條，我就高高興興的帶回家裏去。可是他卻從此辭去教席，不再來校了。聽說他去的地方是南邊，服務的所在是軍隊，「十年養志」，這或者是他自己的選擇吧，所以我雖覺惋惜，一面也還替老師在慶幸。

我以爲他走得很不錯。

到後來，才知道這是被激而成的。據一個同學告訴我，寄凡先生在校的時候，凡所作爲，常受地方紳士的非難，同事又乘間進讒，早已不安於位了。寒假的第二天，爲了某種問題，和那個進讒的同事衝突起來，他怒極了，把桌上的石硯扔過去，沒有扔着，只打碎了窗上的玻璃。……我確信這報告的真實，這一擊，正是他忠實於自己的思想的表現。

我從此有點惘然了，雖然仍舊以爲他走得很不錯。直到北伐成功，革命的队伍重新和紳士攜

起手來的時候，我不知道先生怎樣想？我呢，我是實在爲他難過的。

可是却沒有一點去後的消息。

繼寄凡先生而來任教的，是歙縣程庚白先生，奉化鄔顯章先生，他們的屈就，多半是爲了仰慕校長江后邨先生的名聲，帶着一點遊學的意思的。后邨先生是剡溪的學者，那時怕已將近七十歲了吧，一縷銀白的鬚鬚，。平居好靜，他自己說是在養仁。有一次，爲了我所作的一句什麼古怪的句子，他把我叫到校長室，剴切地教訓了一頓，我對他只有敬意，所以一句也不辯，怕的是傷了他的仁。

庚白先生却就不同了。他認真，然而有風趣；似乎不大讀成白話文，但也決非食古不化的人物。他很佩服武林繆蓮仙，常常讓我們選讀『夢筆生花』裏的文章，什麼『肚痛埋怨竈君』呀，『猢猻戴帽兒學爲人』呀，我就讀了一大堆。自然，以文章爲遊戲，那態度是很可斟酌的。然而一不肉麻，二不拉扯，又決沒有『不愉快的消息傳來，火車龍頭出毛病了』之類的名詩。在淺薄如我那樣的人看來，實在是很可感激的。

因爲我從這些文章裏讀到了一點世態，一點被壓制的真實的人情。

可是時代却把我從這些拉開了，那一年正是民國十四年。將近大考的時候，上海發生了慘案：五卅事件。到六月初，罷課的風潮便蔓延開來，這小村也被波及，我們是再也不能安心讀書了。師生一致，立刻成立了一個後援會。決議兩項，一，組織演講隊；二，化裝表演。於是派定工作，分頭進行：寫標語，編劇本，借道具，買募捐的竹筒。大家忙了一通，什麼都有了，這才開始來排戲。

一排，困難就來了，劇本裏是有個女角的，邀女生，大家都扭扭捏捏不肯上；似乎很遲疑了一會，最後便決定由男生扮。好吧！然而誰來扮呢？化裝團員多是六年級，五年級的只有我一個

，他們便「一致對外」說是應該由我扮，還加上一段愛國必須力行的大道理，封在我的嘴巴上。我自然是反對。小英雄們平日嫉視着，這回自以為得閒兒，如何肯輕易放過呢？公議抽籤，不知弄了什麼鬼把戲，抽到的仍是我。這是無法分說的。我提出兩點，一要修改劇本，二是不准在台下鬧玩笑。條件終算通過了，理由是尊重「女」權。大家便突然忙起來。

我的是背台詞，學台步，最後還裝上假髮，拖了一條大辮子。

演出的地點在本村。訂期一週，成績很不壞。於是又長征到他村去，劇本也換了好幾次。半個暑期，師生們乘着烏篷船，到處流浪，彷彿真的成了走江湖的班子。團體的精神非常好，事事認真，這一點是我至今不能忘記的。工作使頑笑轉為嚴肅了。

到結束，我們匯出一筆很大的款子。

世事又如何問得究竟呢？我們終以為盡了力，却不知道慘案是怎樣解決的。暑假一過，大家又坐在講堂裏，聽庚白先生打着微腔，講他的杭州竹枝詞了。國事呢，交給袁袁諸公去。

孩子們終是這樣灑脫的。

這一期，我們是六年級，同學間鼻厲之氣沒有了。我是學生自治會的會長，會却不常開。除了宿舍裏間或鬧鬼外，課餘的活動少，因此也不大有生氣。

鬧鬼的歷史是頗為悠久的，也不僅宿舍裏。根據前輩同學的傳說，這校址原先是刑場，罪犯處決，殺下頭沒人認領，就葬在東首墓園裏——那就是現在的操場。天一陰雨，鬼魂就出現了，忽而在操場角落，忽而在走廊暗陬，哈，哈，哈，聲音恰像鴨子叫。

我也聽到過，但那是狡猾的同學搞的鬼。他們有時還戴着紙糊的高帽，躲在床底下，半夜三更，才搖搖擺擺的走出來，給胆小的嚇一跳。鬼神也何預人事呢？然而孩子們是天真的。他們偏愛玩弄這些，又連自己也為這些而驚怕。

鬼的故事就這樣製造出來了。

但在另一方面，這學校也確乎有鬼的。大考剛到一半，庚白先生又和寄凡先生一樣，被譏離校了。其時我實在很憤慨，就提議大家跟着一起走。結果是庚白先生不答應，別的幾位老師又出來圍場，勉強結束了考試。可是同學之間却產生一個協定：寧願犧牲文憑，下學期決不再來校。

寒假到了，后郵先生知道這密約，又把我叫到校長室，照例是一頓剴切的訓導。這一次他似乎很激動，他說他是爲我的前程惋惜着：

「你不能半途而廢，答應我再到這裏來！」

望了望他銀白的鬍鬚，我低下頭。

「你是說不來了？」

「來的。」我說。

后郵先生滿意了。

我欺騙了他，欺騙了這位白髮蕭蕭的老人。第二學期開始，全班三十幾個同學只賸下六個，這一回，我怕果真碰傷那久已養着的仁了。有什麼法子呢？我尊敬后郵先生，却更愛我記憶裏的學校——一個有生命的集團。誰毀了它？誰使這班年輕人愛它而又終於不能不離棄它呢？

也許我的鹵莽是無可原恕的。

第二年我就到了上海，考入一個舊制中學的預科。校長以及主要教員都是英國人，這回所受的才真是「教會式」的教育。除因鄉音鬧過許多笑話外，我已力自檢點，磨盡先前的稜角。而引以自豪的却還是所獲的友誼，情愛是一種重累，它壓着我。

往事遠了，什麼時候我再能重溫到。

十一月廿五日

巴山寄語

黃裳

二弟如晤：

許久沒有得家信，昨天接到兩封，一封是七月廿九日的，到現在才收到，另一封則是十月十九日的。知道家裏都好，甚慰，××□□都到家裏來看過，朋友們的熱情可感。允詳信仍未見，希望不久可以接到他的信，宗英的事這裏已知道了。前幾天還看到她的信，真是一切都想不到，應了那一句話：「世事之奇，恒出小說之上。」不過那信裏說她還非常「快活」，其性格之強忍非一般人所及也。現在已經是十一月十四，五了（陰曆），這裏接連有幾天好天氣，現在外面的月光甚好，滾滾的長江，在月色下真是一「澄江如練」，幾棵黃桷樹，在月色下黑黑的，正如小學裏的剪貼的水彩畫。在公路上步月，有時會想起蘇東坡的那首詞來，「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每天晚上到東坡（我們這裏也有個東坡）的茶館裏去吃茶，有時也吃點酒，回來時大抵很晚了，在月光如水的坡上走着，就不免想到家，想到一些往事。使人非常惆悵。回房以後，大家都已睡了，點起燈來，靜靜地，寫信。

現在先告訴你一些我看過的書。最近文化生活出版了一本「安魂曲」，貝拉巴拉茲作，焦菊隱譯，是講英扎特的故事的。我剛來時在報上看到此戲上演的消息，而且還是曹禺先生親自飾英扎特，可惜沒有來得及看。現在是這本劇本出版了，我們可以在書本上看英扎特一生的動人的事迹了。這戲寫英扎特的一生，開幕時他正在維也納。老英扎特和他的女兒藍柔兒在家裏晚上工作到夜深，兩個人計劃工作所得到的錢，除付清



黃裳畫

債款外還不够英扎特在維也納的用度，因為父親知道他的兒子的音樂天才，非在維也納不能出名，所以才忍了千辛萬苦也那供給他到維也納去。誰知道這時一個債主來了，告訴他英扎特在維也納愛上了一個歌女，父親起初不肯相信，後來知道這事的真確性，才不得不深夜趕到維也納去，他想把他的兒子感化過來。可是這時英扎特的初戀，對愛洛霞（那個女伶）的初戀正熱烈着，使父親沒有辦法。那女伶跟英扎特學歌而不付學費，這在他父親看起來是了不起的大事，因為當時音樂家都拿教音樂學費作他們的大部份的收入，不但如此，愛洛霞的一家還都吃着英扎特。父親的勸解沒有用。愛洛霞成了名，可是也沒有嫁給他。

同時英扎特想請大主教給他一個「司樂」的位置的企圖也失敗了，那個大主教簡直不拿他當人，只當他自己養的一個音樂師罷了。結果英扎特罵了他。這時候愛洛霞的演唱成功了。當戲院裏邊正熱烈的鼓掌的時候，英扎特只在一條黑暗的街上閒走，遇見了一個瞎子在拉提琴，拉的是英扎特的曲子，路上的人都猜作這樣美麗的曲子受大家歡迎的英扎特現在的生活該是滿舒服的了罷，然而英扎特就在旁邊，還是窮得要命。這時他們有對話了。英：「告訴我，老先生，你常拉英扎特的曲子嗎？」瞎：「差不多總是拉他的曲子，先生。英扎爾特是走時運的人物。」英：「靠着英扎特的音樂，你可以維持生活嗎？」瞎：「當然啦，先生！」英：「這就奇怪了。對於我，英扎特可就不中用了。」這時候愛洛霞出來了。沒有說兩句話，就讓戲院老板給拉走了。英扎特深深的鞠了一躬送她走，說：「再見了！我們的愛洛霞。」他走到盲音樂家的身旁，接過他的提琴，開始拉，說：「借我用一會兒，老先生，啊，音樂！我要是沒有音樂，我會變成什麼樣子呀！啊音樂！音樂！」拉得那老音樂師出神了。行人都聚攏來，錢就像雨點一樣的拋在乞丐的帽子裏。英：「拿去呢，老先生你再拉，我的不幸會消滅的，可是我的音樂永遠要存在的。」瞎：「你……你是誰呀？」英：「一個不走時運的人……一個同行的人，跟你一樣，一個瞎子，是個要飯的。再見了，老先生！」這以後英扎特過的是辛苦的作曲生活，一個出版商每天拿去他的曲譜，給他酒吃，刺激他好讓他快快的完成他的歌劇。可是這時還有一個個關懷英扎特的茶房，他看英扎特的身體太壞了，不想再給他酒吃了。可是他卻讓他再拿來。這時他和愛洛霞的妹妹康士坦絲結婚了。他們過着非常困苦的生活。在一個寒夜裏，康士坦絲幾次要他

去睡，他可總是不去睡，總是說：「是有人來了！」果然一個怪影，一個長瘦臉色像一張硬羊皮紙的差人，穿了黑衣服的出現了，他說：「請您容許我恭賀您的偉大的成功！」英：「你是誰？」差：「我是個很重要的人派來的。」「這一個人是誰？」「是一位伯爵，他不願意說出他的姓名。」「他找我有什麼事？」「他今天晚上看了您這新歌劇的上演，很喜歡這齣戲，所以他決定向您定一個曲子，他剛剛死了一個心愛的人，他要給他留個永遠的紀念，所以想請您寫一隻安魂曲。在每年的祭日來唱。」「我嗎？要我寫一隻安魂曲嗎？」「是的，一隻安魂曲，四個禮拜就要。」「這麼快嗎？就已經到了要安魂曲的時候了嗎？」「這是訂錢，四個禮拜之後，我再來取樂譜。」這差人又消滅到黑暗裏去了。英扎特還不睡，這時愛洛霞來看他來了。愛洛霞告訴他：「今天晚上，所有的人們都在您所創造的美麗面前傾倒。」英：「愛洛霞，那是因為你的美呀！」她向他解釋：「如果我們這兩個可憐的人，我們結了婚，那一定你寫不了你的歌劇，而我也不能在舞台上成功。這就是代價啊！」英：「將來總有一天，我們再用不着拿青春的幸福作成功的代價的，到那個時候，愛洛霞，到那個時候，我的音樂也就找到他的國土了。……可是現在，我的音樂在漂泊，她在污穢的泥塘上面飛，飛，像一隻在火山頂上的鴿子，無處可以降落，可是她的翅膀實在飄得疲倦了。愛洛霞，我不久就要死了！」

英扎特身體更虛弱了，可是工作得更加勤了。這時，他得到了司樂的職位，可是，這終究「趕晚了一步」，這一天正在試他的「淚光曲」，第一個歌者慶賀他得到了大禮拜堂司樂的職位，英扎特微笑：「就是晚了一點點啊！……是的，也許現在我能够安安靜靜的工作了……我不過才三十五歲呀……在我最後的一刻，我不知道是否真把我才能裏所可以給人的快樂都拿了出來。不過生命的價值不是拿壽命的長短來估量的，有這種時候，有這種工作，人們在一刻鐘把一生都活了。我有過這樣的時候，我有過的，如果我的生命再延長一百年，它的快樂，它的感受，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更深刻的。就這樣生命已經很充實了。我是滿足的。」終於他躺下了。說：「啊，可憐的朋友們，你們的心太沉重了，那是唱不好的呀。我這些調子，有一天會給日日快樂的人們唱的。你們爲什麼哭呀，這不過是音樂呀！過去的一切，也都是「音樂」呀，無論如何生命是

美麗的。」他的眼睛閉上了。這時那個穿黑衣服的差人又出現了。偷偷的溜到琴那邊找到了一安魂曲」，抓起來藏在衣服裏，又偷偷的溜了出去。

這是這個戲的大概。也許你會覺得太沉重一點了。然而英扎特的歌是美麗的。前幾天這裏有一個斯義桂獨唱會，還唱了他的歌。

這裏的戲劇很熱鬧，一個大戲「戲劇春秋」在上演，是說話劇界的歷史的，從文明戲一直進化到現在，是一部話劇界的史詩。宗江在裏邊演一個卡爾登的老茶房，伺候過譚供奉的老茶房。演得頗好，看了使我想起「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的詩句來。吳宓（兩僧）常在雜誌上發表幾首詩，差不多又全是情詩，有一首「辛巳歲暮雜感」很好，抄錄一看：

已近知非歲，彌堅出世心，平生羅綺恨，細語鳥蟲吟。

沙糞難成飯，意澄應斷淫。花莖毒蛇繞，終感厭離深。

用佛經裏的典故頗多而當。如果用一句套語來批一下，大概可以說是「饒有唐音」吧。還有一部書頗有趣，是吳達詮氏的花溪閒筆，吳氏卜居貴陽花溪，每周末寫隨筆一段，集成此書。也附錄了他自己的詩幾首。頗有可以抄錄者。題壁之一云：

花溪山水勝前溪，（予家世居吳興前溪）準擬移家老圃畦。

忽覺使君身是客，鳥聲人語惜栖栖。

又絕句一首云：

聊將薄醉誘清眠，客裏生涯似去年，

莫向江南問春訊，恐催雙淚落樽前。

又集詞句四首，甚工巧而有意緻。其一云：

一江春水向東流，流到瓜山古渡頭，

濁酒一杯家萬里，欲憑江水寄離愁。

又云：

流水落花春去也，綠槐高柳咽新蟬。
月明萬里關河夢，欲問行人去那邊。

三云：

晚風斜日不勝愁，但把金樽送斷秋。
夢裏不知身是客，五更殘角月如鉤。

四云：

新温未了枕先温，風急花飛畫掩門。
消息未知歸早晚，亂山何處覓行雲。

念此集句詩，但覺離愁滿眼矣。今年吳氏六十生日，吳氏會有一「六十生日戲筆詩」，其一云：

無病無憂六十年，每於意外得安全。舟車子役難停脚，霜雪相饒不上顛。
城市山林何暇擇，酒杯詩卷忍輕捐。承平便可休官去，出處依稀似樂天。

詩中頗富諧趣。第四句尤有趣。吳氏每以樂天自擬，亦頗有似處也。其它尚有數事可以談談，田漢在改編「新兒女英雄傳」一「鐵公雞」，生意甚好。夏衍在着手寫一個中國科學史劇曰：「徐家匯談奇」。穆木天在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其夫人彭慧女士則從事於小說的寫作。各處都演史劇，話劇也似乎將與京劇合流矣。末了附抄我自己謫的兩首詩：

蒸腹生兒莽有孫，（借蘇句）美人秋晚怨黃昏。姿容此日成隔世，難却眉間遠翠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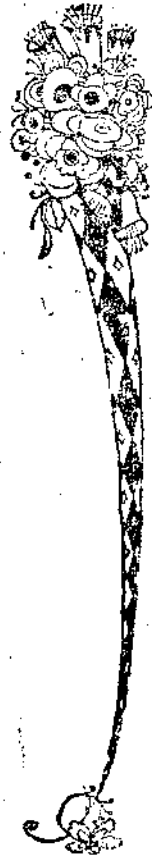
生小嬌姿別樣親，花間着此似珠人。沅湘淼淼波波逝，留館人天夢洛神。

匆匆，此信收到日，想舊年將近矣。即問近好

黃裳 十二月十一日

人工受孕在法律上的地位

蘇子



爲已有了。

這實在也是一個社會的悲劇。

然而現在，醫藥已進展到這樣一步的今天，那種悲劇的可能性已減輕了許多。有許多對於要有孩子

已覺得無望的夫婦，憑着在醫藥上的新的技巧與新的發現，他們終於變成了一個，甚至幾個，孩子的父母親。至少有半數的夫婦，以爲他們自己不能生養孩子的，有了這種完備的科學的幫助，實在是能生養孩子的。

現在各國在好些大都市中，都有着關於不孕的醫院的設立。在有些大醫院中，也分設着這一科。它們的目的並不在保全或者延長生命，却在新生命的誕生。

就是平常的醫生也不妨同他討論到這個問題。要是他無法解答這

年輕的夫婦，在他們的婚姻上，無論在其它方面都覺得怎樣滿足，要是在過了一個相當的時期，比如說三年，或者多說些，五年，還是沒有一個孩子的話，他們就好像無法不覺到，那實在可說是一個痛心的欠缺。尤其他們常聽得到這個或者那個朋友會顯得不勝同情地對他們說：

「你們這一對真是好福氣。要是再能有一個孩子的話，那末就是天自己怕也要妒忌你們了。」

他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的朋友常用這一類的話來刺他們的心。

尤其在女的一方面，她一想到

這一個欠缺，就會覺到一種難以自制的難過。可是在口頭她又不便這樣說出來，因爲那樣說了，似乎會有人批評她的丈夫有什麼殘缺的意味。就是在男的一方面，他也從不肯向他的朋友直說，他是在怎樣需要着一個孩子，因爲怕別人聽了會誤會他在對他的太太有什麼不滿。

而且就是自己並不真正喜歡孩子，却爲嗣續的問題，爲社會間的一般的習慣，已結了婚的人，尤其中上流社會的人，也不能不有個把孩子存在他們的家庭間。所以在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實在無望生養孩子

的時候，他們只有領養別人的孩子

個謎的話，他自會把女的介紹給一個著名的婦科專家，而把男的介绍給一個生殖泌尿官能專家。新的醫藥技巧使以前無望於生養孩子的夫婦，在有獲得子嗣的可能。依照各個權威的意見，真正不孕的現象並不普遍。而在無孩子的夫婦一得知有希望的時候，他們就請求醫生們加以援手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驅除多育或者不孕是有驕傲或者羞恥的意味的觀念。這是我們各人天生來的一種天性，而我們在這上面的不同並不兩樣於在別的天性上面的不同。很少女子是在結婚以後馬上受孕的。大多的女子需要十個到十二個月；還有些，十八到二十個月。在一切結了婚的男女之間真正不孕的不到十分之一。

要是在夫婦雙方都沒有去看過醫生的話，就是他們在結婚了三年以後還不受孕，我們也並不能就懷疑他們是不孕的。看了醫生，看出他們不孕的原由是可醫治的，他們間的成問題的一方，有時候甚至雙方，就得立刻去醫治。要是那人是真正無法醫治的話，他們就只有領養一個孩子了。

大都一去看醫生，他們立刻可被看出，那困難實在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是很容易醫治的。他們就只要每星期去一次，而經過各種的查驗，也許要開一次刀，他們便熱誠地同意着。醫生們說不孕的病人是他們所有的最好而且最忠誠的病人，為要求做父母親起見，願意接受無論什麼醫治。

偶而有一個丈夫對於被查驗有些躊躇。「要是我造成不孕的話，我但願不知道這種情形，」他會說。醫生告訴他，對於妻子的各方面的查驗很費時間，而且其中有些很是艱苦。問題是在丈夫方面，而徒然讓她去經歷這一切辛勞，實在有

些不大好。於是做丈夫的只有大方地讓步，而讓醫生去查驗，看他不是正常的了。

說來也許你會覺得不可相信，男性不孕的主要原由之一是看起來似乎並不重要的顯腺炎，可是醫藥界權威都說這個實在是那原由，要是那炎是發在春情發動期的年齡以後的話。任何十四歲或者十四歲以上的男性患了這種病應該認真醫治，要長時期休養，絕不能工作過度，或者着涼傷風。

另一種主要原由的性病，由於避免與醫治的改進，以及它的患害的周知，倒反而在減低真正不孕的重要性了。

要是因為傳染了無論什麼炎症而終止着產生精液的話，那就什麼辦法都沒有了。那夫婦還是領養着一個孩子好。或者丈夫可答應妻子的人工受孕。對於精蟲的給予者那夫婦可精密地選擇着，也得精密地

掩蔽着。然而在人工受孕的事件上往往牽涉到感情問題，而關於這事的醫藥文學作品大都提到保衛各方面的有關係人，連參與其間的醫生也在內。那確說那孩子從誕生時候起就為那給予了他姓的男子所合法地作為養子，所以在法律或者嗣續上都不能有未來的問題發生。

只要精液是在產生着，對於它的質與量是都可憑着醫藥的力量加以改進的。無論怎樣的畸形都可用外科手術醫治。有時候還要注意到丈夫的健康與衛生，要使他有充分的休息，而且不能放縱地吃酒，就是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只能做到適可而止的一步。要是運輸是在被阻止着的話，一次手術就可把那道路打通。

要是在各方面從丈夫都查驗不出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注意點就得轉移到妻子的身上去。第一對於她的身體先有一個最周密的查驗。

要是輸卵管因為患病或者墮胎而發炎得被蔽塞了，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把它校正的機會。醫生們看到最悲慘的情形是，有些女子在結婚不久以後並不需要孩子，而加以節育，而隨後在她們需要孩子的時候，却發覺她們永遠沒有做母親的可能，因為在她們的生理上在有着不可校正的缺陷。然而大半其它的情形是都可獲得醫藥的幫助的。

醫生把病人通體研究着。普通的疾病或者過度的工作都可使她的身體變得柔弱。那末她必得飲食得豐富，而且加多休息，使她逐漸恢復。把家裏一切的情狀也必得都安排得很是舒適。要把一切掛念，憂慮，或者心理上的疲憊，都擱置腦後。醫生的第一張方子往往只是簡單地要丈夫和妻子有一個好好的休假，一些不要去理會他們所有的繁瑣的事情。

要是有的夫婦所以不生孩子，

是由於工作過度，以及營養不良的話，醫生會指導他們，他們要照射紫外線燈，並吃營養豐富的食品。他們要提早落工的時間，每天下午要有一次休息。他們要吃大量的生蔬菜，水果，和薩拉，尤其着重在橘子汁，紅蘿蔔和甜菜，生的和燒熟的大葱，以及富於維他命E的食物——大麥餅，芹菜，菠菜。肉和薩拉拌以濃重的香料，還加着大蒜，每星期吃三次魚，常常吃介殼類。丈夫還得每星期服用一次內含腺質的藥品。他們必得有一次連續三個月的休假。

還是研究當地的情形。當地不是在流行流行性感胃或者扁桃腺炎這一類的疾病，那是可影響關於生孩子的器官的。這個醫治好了，於是就有受孕的可能了。

要是經過了這些步驟還沒有用處的話，那末只有把科學請出來了。於是採用各種方法使不生孩子的

女子的器官一步一步健全起來。像從嬰兒的胞衣，從動物的卵巢，從孕婦的尿所調製成的藥劑也可儘先服用。現在還有一種吃了更有用處的新的藥劑，是用受了孕的雌獸的血做成的。還有的調製劑，在其中却一些動物的物質都沒有的。

陰道的分泌液可以着手查驗，看它們是不是太含酸性，而把精子殺死。子宮的內部也可用顯微鏡查驗，看它的圓圈是不是正常的。

光照片，在這實驗上常常很有用處的。要是卵子是在產生的，器官也健全的，就是輸精管太緊得使這種實驗無法進行，那末就只有施行把它們割開的手術了。最神奇的是，器官似乎是健全的，却並沒有卵子產生，用含腺的醫藥是可使它們產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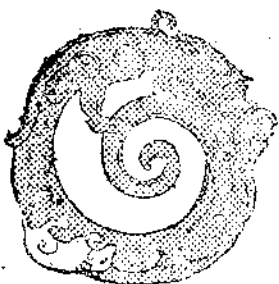
還有一種叫做魯賓式實驗，那是把二氧化碳氣打進陰道，看輸精管究竟閉着，還是閉着。那實驗本身有時候會把閉着的輸精管部分地打開來，而使受孕變為可能。這種技術的發明者把它叫做「把輸精管吹開來」，而他本人在醫藥界從這實驗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就是他使一對在政治界地位很高的夫婦在二十五年的不孕以後，終於有了受孕的可能。注射含碘的油，並攝X

在生理上現在所已知道了的各種實驗都已做過以後，還是不能使那對夫婦受孕，那末也許在心理上有什麼阻礙，而必得應用精神治療了。我們往往看到一對夫婦因為他們自己並不生產，而領養了一個孩子，可是此後他們却接連生了好幾個孩子，醫生說這實在有科學上的心理反應的。

偶而還有這樣的情形，就是丈夫和妻子在各方面都是正常的，他們雙方的任何一方都可從別的異性獲得孩子的，就是他們兩個人在一

起，不曉得由於什麼奇異的理由，却總是無法受孕。科學把它叫做在生理學上的不孕，可是並不知道它的原因，所以至今還沒有醫治的方法。可是這種情形很少遇見，而現在只能有趣地把它認為奇事。

依照上面所列舉出的醫治方法，對於一般的人也許不容易供給得起的。可是為要求得一個孩子起見，在生活的別的各方面都節省一些也是值得的。在事實上，就有很多沒有如他們預期那樣早就生孩子的夫婦就在那樣刻苦着進行。因為在人生間是沒有一件事比這件事更幸福的，就是他們終於能懷抱到一個來自他們自己的血與肉的可寶貴的嬰兒了。



窗

葉 絃

「我在南方從來沒有看見過一面真正的窗，我老
 忘不了北京的。那才真叫窗呢，又大又明亮，鑲着古
 朴的花紋，有時是如意，有時是方勝，而細緻地糊上
 了白紙。十月的天氣，外邊已經漸漸地冷起來了，可
 是屋子裏却永遠充滿了陽光，把各處全晒得暖暖的。
 你坐在窗前，膝上攤開一部木版的『花間集』，看貓
 在走廊上打瞌睡，多清閒多自在？哪兒像這裏這樣的
 嘈雜，這樣的髒，你看，玻璃上的油泥，大概已經有
 兩三年沒揩洗過了罷，把光線全變成黃色的了，讓人
 看着就滿心不痛快，這算是什麼窗，倒不如說它是監
 牢洞來得適當些！」

寫子驥是真的，滿心不痛快也是事實，可並不全
 爲了這個。徐卓這個人，大約有七年不見了，想不到
 竟變得這樣愛發牢騷，剛走進我的房間不到一個鐘頭
 ，就毫不顧忌地攻擊起我的窗來。不過這一點直率却
 還保持了當年風韻，這就跟那一隻善於做夢的眼睛一
 樣，要不是有這一雙眼睛，我幾乎認不出他就是徐卓
 了，真的，他哪一點還像我們當年的李後主？又瘦又

黃，還黏
 滿了短鬚
 楂，時光
 當然是容
 易使人改
 變的，可
 是有時給
 人的驚詫
 太大了。

我認
 識徐卓大
 概近十年

了，那時我們都在北京念書，不過不在一個學校。怎

麼認識的，此刻已經記不起，但不是在麻甸就是在什
 麼雜誌社，反正是他這一類人所常去的地方。他常常
 寫點頗有才華而風趣的小品，而我却是個挺佩服他的
 讀者，自然還不至於佩服到托爾斯泰的程度，總之，
 是還算親切就是了。不久我們這一羣就很接近，而給



卓和我比較更臭味相投一點；他那時是個頗爲樂天知命的人，雖然並非奮發有爲的青年，然而在瀟灑中不失天真，我們都拿他比爲李後主，因爲就數他風度翩翩，很有點飄然的逸緻。也許是他家裏有幾個錢的原

肝破了，全身都變得這麼黃黃的，在你這窗戶裏，顯得更黃了，我就討厭這種黃。」他摸摸自己的手背，「醫生說這病很難治，要時間和不少的錢，可是現在藥又那麼貴。」

故，過着挺清閒的日子，他却自稱是陶淵明，一方面

他站起來打開窗子。

謙遜地聲明他並無陶的學問。另一方面也不承認自己

「這樣雖然冷可是亮一點，是不是？不要緊，這

無陶的淡泊。本來，不愁吃穿，原是比较容易出世一

兩年我常在雨裏走，淋點雨又有什麼？討厭的是我還

點，何況他又有個表妹——照他說，是像一枝梅花一

有頭昏病，琪珊也有，她現在身體更壞了，你幾時去看看她就知道。」

樣的——在戀愛着他，聽說五年前他們已在北京結婚了，該過着挺悠然的日子。今天在雨裏居然會遇見這樣的他，的確非我所料的。

「這麼辦罷，」我說，「我們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然後我上你那兒去看珊小姐去。」

「真怪，」我說，「一個什麼都任其所之的人居然也怨天怨地起來了，不過先別罵我的房間，且說說你這幾年的近況。」

我們在陰溼的街頭找到了一家小館子，在那兒你可以吃到廉價的「全家福」的。

徐卓點起一枝烟，深深地抽了一口。

稍爲喝了一點酒，徐卓的手顫抖起來了，眼也比方才更亮，仍然像是在做夢，但現在明明是沒有夢可做的。我們這一代的人是給生活壓得夢也沒有勇氣做了，誰還能在這麼一個溼，暗，到處冒着嗆人的烟的小酒店裏保持他的天真呢？徐卓扶着酒杯，很困難地做了一個笑容說：

「是的，那時劉任之有一封信給我。」

「你還沒有忘掉我們前幾年那種日子罷，想起來

「娶的，就是琪珊，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

「你還沒有忘掉我們前幾年那種日子罷，想起來

腺症把他的臉弄得黃而又多縐紋，「你知道，我結婚了。」

「你還沒有忘掉我們前幾年那種日子罷，想起來

「小後主還是小梅花？」

「你還沒有忘掉我們前幾年那種日子罷，想起來

「都不是，一個個全是小吸血魔王，你看，我的

真有意思，是不是？我們那時也有苦悶，也發愁，可

「都不是，一個個全是小吸血魔王，你看，我的

真有意思，是不是？我們那時也有苦悶，也發愁，可

是却沒有真的掉在苦悶與愁裏。那時候我是比較敢寬裕的——這是俗話了，但事實上你不能不這樣說，——所以我做人也比較最豁達點，我記得你有一次還憤憤地責罵我，說我怎麼一點生氣也沒有。其實你錯了，我正是一個最有生氣的人，要不我寫那麼多的文章幹嗎，收藏了那麼多的古書幹嗎，而我跟琪珊結婚又為的是幹嗎呢？

「說起琪珊，我不否認我會把她比做梅花，她那時確是一枝梅花，被十分愛護地供養在我的窗前，我們的戀愛看上去是似乎很清淡無為的，其實那是我們做人的方法。因為趣味相同的緣故，我們常在一起談論詩詞，你有一回開玩笑，說她會成爲李清照，如果我們過的還是那種日子，她一定會變的比李清照還要好。你知道我們那時常一起去買舊書，跑了一家又一家，剛剛搜到一本明版的或宋版的小書就欣喜若狂，李清照和她的丈夫不也會經餓着肚子買書的嗎？」

「並且我們那時也並不需要餓着肚子，假使真餓過的話，也不過是想故意造成一點韻事而已，現在倒是真的時常飢餓，可惜一點風雅的感覺也沒有了。」

徐卓拿起酒杯來又喝了一口，我偷偷地注意到他喝酒的方式。我會寫過一篇講他喝酒的文章，把那些以酒澆愁的人痛痛地諷刺了一頓，他是主張生活享受

者，以爲人應當把一切生活上的行爲歸之於品茶的方式。可是現在竟也一大口一大口像喝水那樣地灌下去，像完全感不到燒酒的辛辣似地。

「結婚以前我們常上北海，可是結過婚以後我們就不大去了，戀愛的趣味已經消失，代替它的是一種新的興奮。」我現在有一個完整美好的家了，「我對自己這樣說，「我應當怎樣熱烈地來享受它。」我把我的屋子重新粉刷過，到處弄得乾乾淨淨地，然後，在窗前恭敬地供上一枝梅花，架子上是不多然而看不厭的書，廊簷下是永遠說不完也說不倦的話。早上，我把胆瓶裏換上乾淨的水，把銅爐裏插上飄渺的香，院子裏爬山虎已經有點黃了，在風裏抖得怪有意思。在牆頭似乎是個雀巢，我們的房頂上也時常有燕子或什燕鳥飛來的，我間或把米撒上去，牠們總是不吃，一下子就被嚇跑了，北京的生活這些是代表不了的，不過我的嘴沒法子描寫。

「我家的錢莊在有一個時期情形非常之好，田裏收成一年總也有萬把的，如果後來沒有那麼大的變化，我此刻也許成爲一個很精明的商人了。母親說她太老了，一切應該由我來管，可是這種事情我是做不來的，我要跟琪珊過點清靜日子，同時也不高興把精神鑽在錢眼兒裏。琪珊那時並不像現在這樣一天到晚逼

着我要錢，我們從不愁到這些事上，她的性情本極溫婉，就是有時吵一兩句，也並不是真的生氣，而且她鬧起小整扭來怪好玩，我就愛看她的嘴，一堵起來不理人的時候，似乎比平時還要好看，她還會畫畫，胖胖的小手捏了筆幾撇就是一枝蘭花，蘭花我並不喜歡，但你總不能說紙上畫的不是好畫，有時我發起怪來，在她的花旁塗了許多歪詩，她也並不生氣，反而說這是挺好的紀念品，老年後，可以拿出來看看。

「不久我們就生了大壽，現在已經四歲多了，鬧得跟一個小夜叉似的。也可憐，沒有好的吃，怎麼不開，目前最小的一月奶粉就要吃好幾千，琪珊月子裏沒調養好，奶水不足。第二個又老生病，一發起瘧疾來就叫駭人，奎寧現在越漲越高了，前兩個月我托人買了點阿地平，說是便宜，可是已經够我喘不過氣來的了，然而這種必需品你又不不能不預備點，要不一生起病來怎麼辦呢？大壽心肝兒寶貝也給我愛過一陣的，剛生下來，又白又胖，眼睛挺大，就像他媽，母親喜歡他的不得了，怕他養不大，給他吃長素。奇怪，女人一生孩子，就顯得更為美麗，我說琪珊那時成熟了，可真一點兒也不錯，她生得越來越豐滿，幾乎世界上女人所有的美點都集中在她的身上，當她抱了孩子坐在窗前的時候，臉上靜穆地笑着，才像一朵飽開

的荷花，她不再是「其清如梅」了，可是比梅更為好看，孩子是聯繫我們感情的好東西，只要你有一個好點的環境。

「我越想越覺得沈三白和陳芸這一對的可羨，雖然生活在坎坷失意中，却還能安貧知命。可是話雖如此，陳芸後來倒底也是鬱鬱而死的。人不能跟命爭，我原諒琪珊的脾氣。我們目前過的日子真叫人够受的，換了你，你也不能不發火，這兩年虧她還熬過來，可見得也就不易。到上海後我會經打過她——你沒想到罷，我打她，提起手來就打了，現在想想她那一把骨頭，真有點不忍。我疑心她的肺不大好，人說有肺病的人總是容易發怒的。」

「我們幸福的日子大約過了兩年，前年夏天金融上有了一個大風波，我不知道倒底是否受了人的愚弄，總之錢莊倒了。這幾年租又難收，田裏荒，鄉下也不太平，母親年紀這麼老，哪兒經得起憂患，現在住在大哥家，聽說眼睛業已有點半瞎了。我和大哥本來就不大對，你知道他結婚時家裏還沒有後來好，因此他有些生氣。這多年我又不事生產，家裏自然容不下我，有一天我們爲了分家的事大吵而特吵，我的話尖刻了一點，大哥臉一紅就拿起那胆瓶朝我扔過來，胆瓶碰在牆上，敲碎了，瓶裏的水流了一地，我指天罰

咒說，男子漢不怕找不到飯吃，以後孫子王八蛋再在家裏討一口水喝，捲舖蓋拉了妻兒就走，可是走到那兒去呢？

「前年秋天我來了上海，在一家公司裏找到一個位置，空下來還給人家補補課。琪珊在北京本已有了孕的，到了十一月就分娩，這次是一個女的，就是二妞。我雖然是比較辛苦，倒底也算爭了一口氣，不過琪珊叫我看了一點心酸，坐了月子還要下地做事，這都是我還沒出息的丈夫僱不起老媽子。我一天到晚在外沒有空，當然沒有人看着大壽，這孩子又越變越不乖了，同時疲得厲害。琪珊的身體就是月子裏磨壞的，不過也沒法子，帶出來的一點錢已在生二妞時化得差不多了，而我一月所入，還不够一家嚼穀的，有時當點賣點，也還能將就下來；可是禍不單行，去年夏天我又得了這個怪病，醫生也弄得束手無策，危險是沒有什麼，不過難看點罷了——就是有時覺得乏得厲害，一多做了事就會氣喘，如果有一天真要告起地狀來，倒是不怕沒詞兒的！」

他喝得差不多了，我示意叫堂倌送上飯來，然而誰也吃不下，他兩手抖得厲害，連香烟都點不好，我們走出了飯館，雨倒正好停了，就是地上又溼又滑，走兩步幾乎就要踩到一個水塘。

「你今兒走別去吧，我們那裏可憐得很，比你住的弄堂要難走多了。」

「我是慣了，沒有什麼，很想看看你的孩子，帶點粗東西給他們吃吃。」

我買了一包劣等餅乾，又買了二十個香脆餅，徐卓並未加以阻止，他只是深深地抽烟，似乎在想着些什麼。大街上是一片閃耀着澄黃的電燈的窗子，無綫電從一家賣糖炒栗子的店裏唱了起來，力竭聲嘶的女高音，就如秦淮河上賣唱的雉妓一般，在喊叫着一支求生的調子。我默默地看着這時時傾躓着的身影……我們的李後主。

「我現在是一個身兼三職的人了，早上去寫字間裏算，算，算，一直要算到下午五點半才能出來，然後帶着疲倦到一家暴發戶去教國文，整整受兩小時他們小少爺的骯髒氣，晚上回到家還要替別人抄點東西，比如替什麼地方寫寫蠟紙之類，有空也投一點稿，不過你看我這心情，還寫得出什麼東西來，而且我現在在人地生疏，寫了也未必有人肯要。」他低聲地笑着說，對自己似乎又是對我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但是你知道我忙了這一天的酬報是什麼？連個拉洋

事的都比不上，這也許就是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罷，可是越困難，倒霉的事也就越多，去年冬天琪珊又担了身子，真把我急得什麼是的，不過急又有什麼用，只是換來一場大吵而已。琪珊現在就好比滿身是刺一樣，完全失去了她的溫柔，有時我覺得她一點也不體諒我了解我，好幾次我爲了她，想着：還是回北京去吧，無論大哥怎麼不講情面，兄弟總還不能置之不顧。既而一想，這兩年又爲的是什麼呢，我這樣子，讓母親看了只有更傷心，我是個驕傲的人，我要驕傲地活下去，不問這對實際有沒有用處。」

徐卓似乎激動得喘不過氣來了，我們兩個人站在一根電線桿下休息了幾分鐘，他看着我嘆了一口氣，就如他從前爲那些失意的詩人，所嘆息的一般，不過聲音更沉重更深遠了。

「我說不了許多，回頭你自己看罷！」終於，他這樣的結束了自己的話：「對於這些，我一點沒有什麼看不開的地方，本來，梅花是要在明亮的窗下，用清潔的水養在胆瓶裏的，如今胆瓶破了，水也流光了，除了枯成枝外還指望些什麼呢？不過，朋友，人是忘不了過去的呀！」

徐卓的家是在一條發洩着尿味的泥濘的小弄裏，地方不比我的好，却還算有一面高高在上的窗。我們去的時候，琪珊和三個孩子正在吃晚飯，我一打開餅乾包，大壽立刻扔下他的碗跑過來，碗裏盛的是一些灰色的麵疙瘩，我不能想像它們是甜的抑或是鹹的，在黏膩的湯汁裏，似乎還混了幾根菜邊皮。琪珊雖也放下碗來歡迎我，但大部份精神却用在防止大壽，怕他無限制的吃餅乾。她沒有像我理想中那樣瘦，那樣難看，也許跟徐卓一比，就顯得沒有那樣多的改變。她似乎神經有些失去靈敏了，依然美麗的眼睛露着一種漠然的態度，我不明白她何以不扔下徐卓回到她自己家裏去，但顯然如果她這樣一來徐卓就會發瘋的。她忙碌地照顧了這個又要看着那個，首先是大壽哭了，他要求過量的餅乾，倒使我懊悔沒有多買一些帶來。其次頂小的三男又哭了，徐卓專心一致的爲他括奶粉罐，我把二妞抱到窗前去，窗外正下着淒淒的雨，油膩而破爛的玻璃並不比我家的高明，你可以試想他們，——徐卓伏在這樣的窗前抄文件，琪珊在這樣的房間裏洗尿布時的心情。二妞雖然是長得很可憐，却還相當好玩，兩歲了還這麼瘦小，該是先天不足的緣故。她的皮膚也呈一種薑黃色，那是奎寧片吃的，同時頭髮又稀又軟，兩隻手臂細得什麼似的。可是她會

笑，笑得那麼靈活那麼甜，使我又記起了那些梅花，這孩子，生下來就在痛苦裏掙扎，却還沒有她爸爸那樣的頹喪，我看着徐卓一口一口地把奶粉喂給這七個月就生下來的三男，對他那種小心翼翼的樣子，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於是我告別了徐卓走出這烟薰而發着氣味的房間，他送我轉下了那又黑又彎曲發着響聲的樓梯。亭子間的牌聲過去了，廚房裏的鹹魚味也過去了，滿牆的尿布，破毛巾，牆角裏缺了口的痰盂，糊着痰，雨水，豆芽鬚，葱葉子，以及到處分佈着的黑藍色發霉的

黏質物，全被一扇低而帶灰的小門關在裏面，我們又站在雨中的街燈下了。

徐卓堅持要送我到巷口，我不時回過頭去看他的窗，那裏面發着的黃的光，隱隱約約地閃動着一個影子，它動着，動着，疲勞而又衰弱，似乎在說一個故事。

順着我的手指看過去，那邊是一排排的窗，裏面發着橙黃或暗黃的光，那裏面也一樣模糊地浮動着一些人影。有的窗又乾淨又亮，我想那兒是有一枝花和一個和善的笑臉的，至於那些暗的，黢的……每個窗口裏有一個故事，我只說了其中的一個。

心聲

鄭逸梅

大言欺世，目高於頂，於此具見其腹笥之儉耳。

林逋仙蓄鶴，視之若子，不知

尚有步其後塵者，清楊香山客揚州

，傾囊驚鶴，曰，門可羅雀，對之

如得良友，老乏丁男，撫之如倚玉

樹。見今世說。

虞衡志載：一波羅蜜大如冬瓜

，外膚礪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

，味極甘。一又南甯府志：一波羅

蜜，乾濕二種，剖之若蜜，其香滿

室間。一海上亦有波羅蜜出售，啖之者屢矣，然後未有大如冬瓜，及所謂乾而香滿室者，殆別一種，海上人士無此口福也。

龔與詞章家王君玉章同事某校

，玉章授課，讀二十八宿之宿字，

為胥郁切，不作細宥切，予疑為訛

，及誦宋元享搜采異聞錄，載云：

一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

則止當讀如本音。一則恍然於己之

疏陋，不覺內愧無已。

滬俗稱人偽為不知者曰裝羊，實則羊當作伴，伴者，伴狂也，若作羊，則殊欠解。

徐子碧波謂凡進韭蒜，厥氣殊

烈，若同時啖生鹽豆腐，可以解穢

，碧波屢試不爽，書之以告老饕。

昔玉于一自謂讀書三十年，方

悟慚愧二字，因思今之士流，往往

我愛講的故事

何凱



功罪

在上一大戰時，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認為，瑪倫之第一戰的勝利，應歸功於霞飛元帥，可是却有一部分人表示異議。有一天，一個新聞記者問霞飛說：「請你告訴我，瑪倫之戰是誰獲勝的？」這問題我可不能回答，」元帥回答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倘使瑪倫之役打了敗仗的話，那麼受譴責的該是我了。」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廢物利用

數年前，美國報攤上不能售去的雜誌，可以不必付值退還給出版商，這在出版商是整個的損失。他們通常以每噸二元或三元美金的代價，躉批賣給舊貨商人。於是，來了一個叫羅勃·納爾遜的青年，他把幾個出版商的廢紙包了下來。有一次，當他收買到一種雜誌的五萬份退書時，因為廢紙市價的暴跌，使他一時無法脫手。經細細地思索後，他突然想起：「何不把它運到英國去呢？」這辦法獲得了意外的成功。那些舊雜誌，一到英國就被銷售一空，結果納爾遜每一本售得一便士，這幾乎是十倍於廢紙的最高市價的所得。自從那時以來，舊雜誌的輸出，成為他的營業的極獲利的副業了。

化腐朽為神奇，唯在於智力之運用。

發明

一九〇四年，有一個法國科學家貝納狄特斯（Benedictus），一個不小心，把實驗室架上的一隻瓶推翻，砰然一聲落在地上。它震碎了，可是使這位科學家大為驚奇的是，它仍舊保持原形。沒有一塊碎片飛散開去。貝納狄特斯記起，他會把膠棉的溶液置於那隻瓶中。大概因為瓶蓋沒有塞緊，那溶液全部蒸化，而在瓶壁上留下一層纖維質硝酸鹽的薄膜。數日後，他在報上讀到一則新聞，說是在汽車相撞中，有一個年青女子，因飛濺的玻璃片，受到重傷。這兩件事在貝納狄特斯的腦中結合起來，結果產生的便是，安全薄玻璃。

發明的動機往往觸發於偶然的機會，而深思是發明之機，需要是發明之母。

生死

有一個巴格達的商人，差他的僕人去買食物，不一會，這僕人回來了，面色蒼白全身發抖。他說：「主人，剛才在市集裏的人羣中，有一個人把我一撞，我回頭一看，那人竟是死神。他對我看着，顯出威嚇的表情。請你把你的馬借給我，好讓我逃到薩瑪拉去，因為到那裏死神就不能尋到我了。」

商人就把馬借給他。僕人一騎上馬，就飛也似地馳去。於是商人走到市集，看見死神站在人羣之中，趨向前去，對他說：「今天早晨你看見我的僕人時，你爲什麼威嚇他呢？」

「我沒有威嚇他，」死神說。「我不過對他表示驚奇。我不想會在巴格達看到他的，因為我預定今晚和他在薩瑪拉相會。」

死神往往追隨着貪生怕死的人。

財迷

有一天，有一個富有而吝嗇的教徒來看猶太教的博士。博士把他領到窗邊，對他說：「望外看，告訴我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許多人，」他回答說。

於是博士把他領到鏡子面前。「現在你看到什麼？」他問。

「我看見我自己，」教徒回道。

於是博士說：「你看，窗子是用玻璃製成，而鏡子也是用玻璃製成的。可是鏡子的玻璃上却塗着一些銀子。一經加上一些銀子，你就不看見別人，只看見你自己了。」

財能迷人。

蜜蜂

印度是四季開花的長春之國。有一個蜜蜂飼養家以爲，在這種地方養蜂，一定能够得到豐富的蜂蜜；於是他帶着蜜蜂渡到印度去。蜜蜂被從箱中放出，在色彩鮮豔的花叢中飛翔，可是却始終不去釀蜜。經仔細研究的結果，他才知道，像在印度那樣四季開花的地方，蜜蜂儘可不必蓄藏蜂蜜。原來蜜蜂要比養蜂家更爲聰明呢。

在優裕的環境中，一個有用的人也會變成殘廢的。

理論與實際

弓匠於製造弓時，爲堅固其弓身起見，必須將之嵌於模型中，歷三十日之久，以便使其成形。然後加絃，試加發射。只要當初使其定形，其後無論如何粗暴地使用，也決沒有折斷之虞。這是弓匠的經驗之談，可是范且却不以爲然，他說：

「這照理是說不過去的。起初只要稍整其形，慢

慢地加以使用，決不會有折斷的危險。換句話說，定形只要一天就夠了，加絃後讓它放上三十天，再拿來發射，決不會折斷的。」

弓匠拗不過他，只得照他的話，把弓造好了。可是那弓一經試射就折斷了。

*
理論脫離實際，往往成爲空談。

生命與金錢

太平洋上有一艘輪船快要沉沒了。船上的乘客都捨棄了自己的所有物，跳上小船逃命。可是其中有一個乘客，身上帶着二百鎊的金幣。他知道船要沉沒了，嚷着說：

「我那二百鎊遺失了可不得了！」

連忙把這金幣包在帶中，將它繫在腰上。可是笨重的金幣，使他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他終於和船一起沉到海底去了。

*
比生命更看重金錢的人，這世上比比皆是。

光

楊必

在城市裏所能看見的黎明，雖只有窗口模糊灰白的一小方天，却也够耐人尋味；在睡夢裏，感覺比醒着的時候銳敏，喜歡鋪張誇大的心理，也更發達。所以在剛醒未醒之間，總覺得外面分外明亮，張眼定神之後，發現不過是灰白的晨曦，緊張的情緒頓時鬆懈下來，同時又有點失望，因為晨光給人第一個印象老是灰敗冷寂。牠把隔天一切不如意事，不論大的、小的、有緣故的、沒緣故的，一起都掀起了，好像黑暗沒被太陽逼走之前，帶着昨天的愁煩躲到人心裏來了。其實晨曦最活潑閃爍，不過它的跳躍，和其他一切微妙的動作一樣，不容易被人覺察；它的灰色和陰天的灰色就不同。在陰天，陽光被雲霧網絡縈繞，脫身不得，顯得重濁而沒有變化；早晨的灰色，輕飄散淡得多了，天空雖然沒有顏色，却能保持原有的高遠，不讓人覺得窒悶難受。晨光比其餘的光羞縮膽怯，它不停的抖動閃爍，欲言又止，欲進又退。早晨之所以可愛，就因為這時四周事物都是寧靜淡遠，沒有半點

自滿自持的態度，黑暗失去了夜間的專制，輕悄乖覺的向後退縮，向四方散開，陽光還沒有全透出來，所能看得見的不過是帶點透明的微光，連頭上的青天都不敢藍得放肆，半藍半灰，似明似暗，還不知是太陽遠遠送來的光亮太弱，襯不出它的藍色，還是隔夜的深藍給黑夜帶走了，它要在新的陽光中取得新的藍色，在這灰多藍少的天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兩顆小星，可是也已經完全失去了隔夜的淘氣。

這種徘徊於明和暗之間的情景，只能延幾分鐘，當第一條金紅的陽光跳上牆的時候，整個世界都變過了，隔夜的黑影，夢境裏的幻象，都被驅散無遺。在睡覺之前，不甘閉目安息，使勁瞪着眼張望，四周的濃黑又緊又密，泥滯不動，腦子帶着這一片富有含蓄的深黑入睡，給想像無窮的資料，在這目力所不能透過的重幕後，什麼古怪的人物不能出現，什麼離奇的事情不能發生呢？從醒到睡夢，越過這重厚幕，半驚半喜中看見了無數新鮮景物，於是在半夜醒來時欣然而笑，自以為做了個醜離光怪的好夢，而打碎這幻想的就



是破曉後第一道陽光，因為隔夜的奇景，被牠趕得只剩下些歪曲荒謬得可笑的影子。到底陽光帶來的是希望還是失望？

日光能暴露一切事物的真面目，這是它的偉大，也是它的缺陷。它強烈深入，把所有的斑點疤痕都顯了出來，往往很美麗的東西在日光下顯得平淡無奇，因為日光本身太富有了，它包含一切的光彩顏色，生命熱力，所以它只能獨自存在，不能做人家的陪襯。這並不是說日光吝嗇偏狹；它不停的把自己蘊藏着的美麗借給別的東西——它把顏色借給雲霧，成了晚霞和虹彩，借給瀑布，成了五色的水花，它把溫暖借給空氣，成了最迷人的薰風，把光借給一個極不足道的小衛星，成了千古為人歌詠的月亮。但是太陽太崇高尊嚴了，它只能垂顧保育隸屬於大自然的萬物，無暇及於人爲的事物，於是在矇矓中顯得古色古香的點綴，在日光中只覺得陳舊破敝，在月光下顯得神祕豔異的裝飾，在日光中只覺得荒謬可笑，在燈光下顯得嬌豔欲滴的美人，在日光中每見得脂粉狼藉；爲什麼？因爲日光能深入，燈光月光只照在事物的浮面，不但暴露它們的弱點，反而替它們加了一層光彩，蒙了一層輕紗，把所有的缺陷都遮掩了，日光給人清晰的

理解，可是它把想像圍住了。

陽光不但有色，它也有聲，一有了陽光，一切活潑蓬勃的聲氣就從四邊騰身而起，和陽光的活躍打成一片。每逢好天氣下了百葉窗，你簡直可以聽見陽光在外面抵門，你閉着眼不理，眼前只見一片紅，再閉緊一點，就是一片綠，窗外的溫暖隨着顏色的誘惑透進來，逼得你不能不開窗，於是一片耀目的白光從外面直瀉進來，毫不客氣的佔領了每個角落，活潑潑鬧營營的把室內的肅然之氣都趕跑了。陽光是熱鬧好動的，有陽光的地方，沒有工作，就有遊戲，已經長成的人，半生受磨挫，不免把一股熱情朝氣壓制了下去，在陽光普照下，看上去多少有點疲勞委頓，小弱可憐，只有天真無邪，生氣蓬勃的小孩，才能在此時此地，保持他原有的尊嚴。大概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一切威儀禮節，都在屋子裏行使，人越要顯得莊嚴，越向暗裏退縮，試看那些大教堂大城堡，都造得深遽巍峨，包蘊着一片幽暗靜穆，人更用種種方法，像刻花玻璃和小窗格之類的東西，來約束這惱人的光亮。經過幾重抑屈磨折，放進來的陽光也已成了陰光，才勉強能和屋內肅靜森嚴的空氣調協。

真的，越是微弱的光，越是可愛。光和黑暗是不開的，非有黑影的對照，不能襯出光的美麗。月光原是陽光的反照，不過月光穿過浩浩萬里的深藍，得

了一股青氣，而且隨着月光，總帶來無數黑影，一叢叢，一簇簇，濃的，淡的，密的，疏的，葉下花旁，都可躲藏一二精靈，所以千萬年來，無人不愛月亮。

世上最燦然耀目，驚人魂魄的光，要算閃電；閃電神速得叫人透不過氣，又美麗得迷人眼目，讓人怕，又讓人愛，因為在每一閃烈光之後，隨着就是深沉得不可測度，廣大得漫無邊際的黑暗；這時你徬徨失措，莫知適從，直到第二道更精彩更驚人的光又把你從深壑中提將出來，使你看見大風暴來襲時一切可怖的景象。燈籠蠟燭所以引人，大半因為它們所擲下的黑影，越是光線小弱，越能照出變化無窮，奇偉突兀的影子。烈日下的人影，瘦瘠短小得全無生氣，到夕陽西下，人影已隨着長大變活，蠢然欲動，點上蠟燭之後，影子才真正得了生命；這時牠活躍跳動，來去無定，忽而臃腫肥矮，忽而修長靈活，你回觀壁上，為這黑魘魘的巨人所驚，轉眼間，牠又悠悠不見，再轉身時，它又悄無聲息的偷到你背後，你不動，牠隱隱對你奸笑，你稍一轉側，它張爪撲來。你向前，它悠悠的向後退，謙虛的縮小了身子，你退後，它又復伸展得龐大可怕。這時的影子奸險狡詐，已不由人控制了。所以挑燈獨坐，實際有兩個人。雖然你的影子捉摸不定，又淘氣又不聽話，它到底是你的一部分，雖然

它不免驚了你，它到底也忠心的伴着你，你喜歡它猶如你喜歡自己的壞脾氣，來的時候覺得它惱人，去了又惦記着它了。

月光燭光電光帶來了黑暗，黑暗又帶來了靜穆。燭光柔，月光靜，電光更靜，正如做事迅速的人，來去無聲。當電光掠過高空，向你身旁閃來時，它的輕疾冷靜，直使人嘿然不能作聲。雖然隨着來的是排山倒海的風雨，驚天動地的雷霆，但是這些響聲絲毫不能擾亂它，它孤高脫羣，來去無蹤，當風雨在呼嘯吼叫的時候，它幽然淡笑，輕快的溜走了。經宿的雷雨吵得你不能安眠，然而最生動的印象還是電光輕冷的一閃。

光和黑暗永遠在相追隨相角逐，它們積不相能，而誰也離不開誰，就是在日中太陽照得頂利害的時候，你也可以在屋後樹下找到一些黑影，日光越是烈，黑影越是濃，它比往常瘦硬乾枯，可是比平時更堅定不移，太陽向西轉，黑影向東走，怎麼也趕它不掉，直到太陽累了，奄忽而逝，於是陰影覆載了整個世界，可



是月光星光雪光又何嘗給它完全掩滅？征服世界不是容易的事，黑夜從高空冉冉而降，吞滅了萬物的顏色形狀，可是地下開着的小白花倔強的舉首鶴立，黑影雖在白花四周聚來，一片矇矓中，無數的白點像澆不滅的火星，仰視遼遠的天空裏，驕傲的對着閃爍的小星作會心的微笑。

只有在有雲的日子，括沙的日子，光和黑影才溶成一體，廣場上沒有強光，屋背後沒有陰影。可是它們的攜手難得好果，下雪前的陰霾慘淡，下雨前的泥滯險惡，括沙時的昏闕重濁，都使人頹喪，只有黃昏的一剎那，光和黑影才真正的融合成一片，這時一切的掙扎戰鬥都止息了，四周柔和寧靜，矇矓得透明，模糊得輕軟，然而又並不催人入夢。蝙蝠是個聰明的動物，它挑了這個好時辰從洞裏鑽出來，半飛半撲的在低處迴旋，它沒有勇氣在強光中活躍，也沒有力量在高空裏翱翔，暮色中，它別緻的體態，怪誕的行動，倒也別有風味。它們不停的在你眼前掠過，又漸漸消失在夜色裏。

夜色漸漸濃了，人心中也隨着變得寧靜愉悅，四周的動靜，都由聽覺來分析體會。聲音從四方浮來，有層次，有秩序，洪大的聲音下藏着纖細的，重濁的聲音後跟着清朗的。風聲、雷聲、海濤聲、暴雨聲，

這時格外剛勁有力；細雨的浙瀝聲，蠶啃桑葉的噉噉聲，落葉擦地的悉索聲，啄木鳥啄樹的必剝聲，這時格外輕悄細緻。整個宇宙是個龐大的樂器，發出的各種聲音都有節奏，有韻律，而這節奏韻律，必定得在暗中才能領略得盡，因為唯有在暗中，你才能全心傾聽領會。但是所有的聲音中最好的還是人的聲音，你有沒有在暗裏聽見你所最愛的聲音在叫你喚你？這聲音出乎意料的溫柔親切，比白天更清晰動人，它可以帶來說不出的感覺，無窮盡的回憶，你驟然聽見，如受雷轟電擊，一時嘿然無言，你心神飛越，飄到遙遠的童年去，又像在半醒的狀態中，躺在小牀上瞭望天邊初現的繁星，耳邊飄來這熟悉溫柔的聲音，於是你覺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滿心安慰，滿腹希望，讓黑夜把你捲進了夢鄉。

航線以外

曉
芒

航
線

一個陽光貧乏的晦黯日子，丁令儀坐在池畔的木椅上楞楞出神。西風吹起深秋搖落的晚歌，無邊木葉在天邊紛垂，野菊訴說她鵝黃色的淒豔的命運，天空失神敗色，秋光垂垂老了。

丁令儀很專心的凝視池水——這真是很可笑的，他在看什麼？是什麼奇蹟集中他視線的呢？他這麼好奇。

原來對岸有兩個孩子蹲下腿忙著把一隻三桅小帆船放在池面上，順着風向，船望他這邊駛過來。現在他設想眼前的池水是一條大河，河上風光明媚，空中是亮眩的，輝朗的，綠油油的河面上點綴着遊艇或者是畫舫，這時或許有人舉起望遠鏡向他這邊眺望。看見他，他們無疑的要發出驚惶的呼叫了。這是怎樣的不可思議呀——當他們一眼瞥見岸上的人像一座山，拿望遠鏡遠矚的紳士霎時站不穩了，神經脆弱的富太太們當場暈過去了，先生們魂不守舍的嚇壞了。在他們面前——在那些被自己寵壞了的人們面前，丁令儀的出現不啻是一種恐怖。他們將如何忖度他？他們中間有些人很可能在事後寫一部奇遇記，歷述當時的見聞，那麼丁令儀將被寫成那一種人物？

「這多有趣！」丁令儀忍不住笑了，接着他搖搖頭。「不，我寧可不看見那些人，跟他們在一起或僅僅看他們一眼，我大概立刻會變得十分無聊。並且爲什麼我的視野這麼狹隘？何以我不能看得更遠更廣大呢？假若那前面是一艘乘風破浪的大海船，帶着羅盤針和鐵錨和巨蟒似的鐵索，在流着熱浪的印度洋駛行

，豈不是更值得憧憬嗎？有一齣短短的戲就是這種製作，我記得它曾經感動我，即使是現在還沒有使我淡忘，好像我自己就是愛酗酒的水手中間的一個，誰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分担他們的鄉愁。我神往那幅構圖。在白靜有月的晚上，那些熱帶地方的棕櫚樹張開肥大的影子，臨海婆娑；月光下的珊瑚岸成行站着椰子樹，我似乎聽見黑人的哀歌渡水而來，一縷縷的，包含着說不盡的憂悵。」

但是我們必須念開他的幻想說一句，丁令儀藉一隻模型小帆船航行到天邊外全然沒有理由，他的確是想遠了，有如遠航的水手找不到航線，差一點他迷失了歸路。他逍遙自在的遨遊海上，沒有人能追踪他蜿蜒的航線，尤其是池畔那兩個孩子。在他們只覺得好玩，於是盡心盡意的玩着樂着，單純的目的以外並不附麗其他的目的，這是一種滌清過的，並且沒有塵埃懸凝的心境，再也不爲了令儀所有了，好比他無法重

拾初夏的朝露，串不起水製的明珠。然而丁令儀並不自知。丁令儀並不自知。看見小帆船或



者「大海船」靠近邊岸時，他私下在心底裏許了願，相等於人們看見一顆流星趕忙想一個美麗的希冀，說是以後能如願，現在情形正相似：船上滿載着瑪瑙，翡翠，金子和銀子；又將這些珍貴的寶石喻作幸福，快樂，愛情和健康，拱出一朵燦爛耀目的星花，壯麗而華貴，如同印在金邊聖誕卡上一隻大帆船，綠色波濤給人以永遠的期許，森林一般交錯的桅檣上高掛祝福辭，琳琅滿目。隨後揚起風帆向你駛來了，你心裏的港灣爲它留下一個很廣敞的地位，足以卸下所有貴重的負載物，同時足夠容納。

「我等著它賜福給我——讓我作幸福的主人。」丁令儀喃喃的對自己又許了一次願。「萬一——我但願這是多餘的杞憂，可是萬一駛不到我眼前，那麼——」說到這裏，他怵然站起，向前看了一眼，彷彿在碼頭上等候人似的說不出焦躁。

在先我們說過，這一天天色灰沉，池水縹着眉露出極大的不安。這時驟雨落下來了，毫無顧忌的落下來了，接着括起激烈的風。小船或是大海船失去主宰，浮泛於怒濤駭浪之上，時時傾側。那兩個孩子慌忙搶救，奔跑着，投以石子或者用樹幹划動。

丁令儀同樣着急，也許他更着急，他跟船上不幸的人同樣在受難，同樣需要上天的憐憫。

「喂！」他無聲的叫喊道。「你們甲板上全是水，全是水，這會使你們滅頂的，難道你們不知道？領港的，你幹的什麼好事？你們的船主灌飽了嗎？還有那些大副，二副，升火的，打雜的，你們都滾到那裏去了？」

接着他又說：「完了，我的船！」一陣疾風在船桅桿上盤旋，船身搖幌着，掙扎着，擺動着，不得已傾斜下去，最後一切的企圖全歸無效，小船或是大海船翻了身沉下去，丁令儀的幻影連同他期待過的幸福統統都消散了。

其時雨正淒其：丁令儀離開池畔時淋了個透濕，彷彿翻在池中心的不是小帆船而是他自己。

創造

「丁令儀，我真不明白昨天你同我說的那些話命意何在。我想了一整夜，足足有一整夜的工夫我思索着，但結果僅僅合一句糟裏拌糠的俗語：簡直分不清是我在思考問題，還是反過來問題在思考我。只有一件事我有充分的把握對你說，那就是你完全把我弄糊塗了。」

「我相信我沒有跟你提起過可蘭經，先生。」
「可是你怎麼能否認那些話對我是如何艱與費解

，即使不太神祕？」

「我記不清當真跟你談起過什麼，會使你大惑不解以致於失掉你自己。真的我不很記得了。容許我問一句——假如你不在意我健忘，昨天你到我這裏來，我們滔滔不絕於那一類題目？」

「我怎麼能用三言兩語歸納起來呢，你想想從千頭萬緒中間抽出一條線該是多難。一個題目能包含的太少了。而且這實在是很不容易說的，言語是很難調度的。舉一個現成的例，譬如你，丁令儀，你引伸生命並非享樂而是辛苦的工作——以你的行動引伸這句話，純然是出於大澈大悟嗎？」

「我並未坦負要向誰解釋的責任，我告訴你我沒有向你解釋的必要，因為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事情，與別人不發生干係，所以你最好不必過問。」

「想不到，想不到你一開口就拒人於千里之外，這難道是對你自己言行的遁辭嗎，丁令儀？你刻意遵奉生命必需工作這個信條；你信守不倦如一苦行頭陀，毒蛇不能蠱，螻蟻不能噬。我記得你是這樣說過的，在昨天。爲什麼到今天你又守口如瓶，把我弄得更迷離更恍惚？」

「不錯，我說過我約束自己——盡我自己能力所能達到的去做，凡是我認爲值得找尋的，我願意傾我

的全力去尋找。這是很簡單的，有時候我或者會感到不勝苦惱，不過你決不能說我的約束是一種苦行。相反我得到的快樂比誰都多，至少我看見真的，真正的快樂托根於何處。」

「你益發令我迷糊，聽你說話口氣的自信，好像只有你一個人才懂得快樂。」

「我並不侈談我懂，我並不。但是我領會一種心靈的境界，它往往是神奇的，憑着它，人懂得歡樂的至高無上的意義。」

「這是什麼意思？」

「酒桶裏發酵的葡萄會告訴你。泥土裏尚未茁長的麥穗會告訴你。再不然你去叩問沸騰的靈魂，向他虛心就教。」

「人世的歡樂與幸福你能漠然無動於中嗎？」

「你以爲世人所謂的快樂與幸福就是十全無缺的快樂與幸福嗎？先生，你想像過眼雲煙常隨同浮光掠過去，生命是渺小的，當你自信得到了幸福，其實不過是可憐的別名而已。

你必須抓住——我們該怎麼說呢，



你必須有所寄托，有所確定，有所誕生——」

「且慢：丁令儀先生，你依然讓我困惑。要是一切確如你所說——我姑且承認你的話是對的——那麼我懷疑我們歌唱生命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這個——正因為是這種有生命的東西，不斷的衍化，不斷的向上成長，我們才更值得歌唱生命，雖然噙着淚，可是我們歌唱。」

「我不信你心裏雜念屏除，一點也不受魔鬼的誘惑。你能抗拒嗎，當你奉行你的信條的時候？譬如當初你化費很多代價在工作上面，無非是看見希望向你招手，你深信伸手可觸，臨了你所得到的酬報遠過於你所償付的——那些追不回來的財產都教你用盡了，那時你勢必翻悔不已。」

「為甚麼我們非要看見希望在招手才肯向前走呢？如果我們還沒有上路，連第一步都沒有跨出去，就想到收穫，想到我們不該想的，則最後我們想得到的十分有九分是得不到的。須知工作的本身便是最大的報酬，你盡過幾分力，你流過的汗決不會白費，但是事先不要想工作以外不存在的東西。」

「請問：這句話是不是你由衷之言呢？你是從肺腑裏說出來的誠實的話嗎？」

「你以為我信口開河，河面上天花亂墜嗎？先生

，原諒我語出率直，以你的尺度只能衡量你自己，你站在我面前，但是你看不到我——永遠看不到我。」

一九四四年十月梢

茫

林莽

一行人，神之子由軍中回來了。

王，圖特摩斯峨巍的跨在馬上。——馬頸下，顫抖一串鸞鈴。偉岸的身軀，威正的儀容。眉宇間微微透溢出發倦的神氣。金盔、輓甲，灑散着霞光。

原野，坦着胸脯，浩浩蕩蕩的遠去。一陣風，野草低吟了。暮靄抹林。峯頂夕照，顯得蒼老不少。

天晏了。

日斜時，在小村落裏，問一個訊。近侍的人就奔

至王前，陳言：

「王，宿息吧。」

「不。」

「此去百里外無人烟。」

答覆却是固執地：「我們有供張，有乾糧，……

以下彷彿是低沉的耳語：「我要回去。」

於是，他們又起程了。

馬嘶、鞭鳴、人的呼喊……

時辰尤若弄珠，天色慢慢黯淡下去，落晚了。

近侍的人跪下，上言：

「在天黑之前，架我們的帳帷吧。」

王踟躕一下。縱若他急於回去，可是不能不體恤手下的士卒。他瞅着那些一張張急欲休息的臉，手一揮：「好吧。」

……月光撒落在草原的帳幕上，宛若海上的白帆。風靜了，波也穩了。船上下了錨。

在帷幃裏，王支着頤，默想。他要回去。他記得後宮的宴舞、笙歌，黃金殿、白玉階，華柱、雕闌，宮女彩娥，羽衣霓裳，高高的閨闈，鬪裏的人……年少時，一股熱情，祖先的血在他脈內奔流。遠關異域、東西征伐。多少支軍伍在他籌策下披靡、覆滅。多少部落降了，消滅了。嘶喊、兵戈、血、白骨。名聲跟着他的人播遠去。某次薙髮時，在銅鏡裏，他發見自己是蒼老了。鬚髮裏白的：一莖、二莖、終至花斑。皮膚流逝去生命的力，寬弛了。已往的蹟業，原不過一場夢。流了許多汗和血，為誰呢？於是，他把軍中的事務約略安排一下，就回來了，以找尋自己失去的青春。

疲倦的人，面着厭倦了的軍中牛脂的燭台，悵然……

正千頭萬緒間，帳外，陡地飛起歌聲。尖厲、低的王。」

沉，宛如失意人的喟嘆，或輕撥銀絃，餘音水上的迴旋。

我是鹿野子，豈得入城郊？
我一無所有，我一無所求。
名利勾人心，上下同擾擾。
歌者苦不辭，知音何渺渺？

王，長嘆一聲。
守帳的士卒一拘帳帷，倉惶地跪下：

「王，甚麼驚動了你？」
「誰在歌，這麼悽愴、悲涼。」
「是野宿的歌人。」

「喚他來吧。」
士卒應聲退下去。

瞬間，歌人入帳了。只是個跛脚的侏儒。醜陋、猥瑣。小眼珠狡猾地閃閃着，溢出無限智慧的光。皺額、黧黑的臉容，證示出他冒過很多歲月的風霜和塵土。他伏下地。

「王，可尊敬



「你的歌那麼悲涼、淒愴，使我深深的感應了。」

「不是。那是王的衷心，向晚的心。我從你，偉大的王，眉宇間，額上的車紋，花白的鬚髯裏猜出了疲憊的心情。」

「可愛的人，那麼你爲何這樣的悲愴呢？」

「那是歌詠，對悲涼人生的歌詠。」

「我不懂。」

「王的青春掩埋在行伍裏。你贊羨的：只是廝殺、掠奪和榮譽。你對人生沒有認識，因爲你一切都已自滿，無所希冀了。世事也沒有折磨過你，優裕的境遇，孕育你的矜持和偏見。」

「不過，我痛苦。」

「那是你老年的懺悔。這是常情。終年之人都留下一個褪色的夢，讓其在記憶裏捕捉。於是追悔、算計，感覺空無所有了。」

「在戰鬥中，我看見美、真理、道德。」

「那是醜，美的物事不在兵刃上。」

「假若，可敬的王，你愿意的話，我引你去。那裏有美、生命和力。」

……王就踱出帳去，歌人跟隨着，宛若他的影子。

月斜了。像冬日凝霜，散布在岡阜上、叢莽上。

草原沉睡了。偶爾，有夜鳥擊翅的低音。

帳幕裏，侍從的人睡穩了，低低的鼾聲。守帳的打着盹。

兩人蹣手蹣腳的解了馬，馳去。

趕了一程，路一折，眼前展現一片奇景，沒有蔓草，也沒有林蔭，像海、像荒原、像大地的瘡疤。沒有邊際，龐大的一塊。歌人用鞭梢一指遠處：

「那是甚麼？」

「沙漠。我一代代祖先征戰的地方。」

於是他們把馬轡一提，在沙漠裏馳騁了。馬尾衝起銀塵。

一段路，前面攔住幾堆黑影。狀若玩具的錐角。擋着月亮的一面，散出柔和的光來。尤如孤峙的山峯，列在砂原上，投下暗影。

他們勒住馬。

「那是甚麼？」

「我沒有看見甚麼。」王睜大了眼：「只是我的血在奔騰。」

「你的眼睛，可憐得很，近視了。那是金字塔，人類唯一的果實，幾代人勞力的結晶。」

「踏在這沙漠上，我看見的只是廝殺、血和人的讚譽。別的，我沒有看見，也不敢看見。祖先的血在召喚。」

「那是人類文化的精華，創造能力啓發的徵兆。

它會花去許多人的血和汗。惟其是人民所造，它是專屬於人民的。艱巨的工程、細緻的雕刻，美與力和諧的揉合。砥礪人們創造的意志和加強生命的充實。而你呢？摸索在自大和殘忍的傳統的迷宮裏，沒有聽，也沒有看。但是，除掉你，還有別人，更多的人，他們會不替的努力，不要你的幫助，因為你走的正是相反的道路。縱若它是建築在枯燥的沙漠上，不過，它會一代代的留下去。不會毀損，也不會被人忘却。那像你的國土，伸長了，又短縮了。」

「我要榮譽。」

「你的榮譽換得的只是苦痛和不安。而那般人，惟其不懂得讚譽，却真有讚譽了。」

「我的祖先都這樣想過、做過。」

「你不想：你的祖先沒有疲倦過。縱若有的懺悔了，要回去；可是得到的却是隔膜和冷淡。後宮的歌舞，不是為你，而是對人民的歌頌了。」

「我沒有想到這些。」

王，長嘆一聲。吟哦一陣，陸地決定：「我要回去了。」

翌日，侍從的人發覺王失踪了。於是驚悸、呼喊、搜查、竊訪，着實累壞了那般忠心的人。

入晚，有馬飛來，是王，大家歡呼了。然而王在馬上揮手：「回軍中去。」

語調固執，宛若回來的時候。

侍從的人不敢違拗，也怯於訊問，因為王蒼白着臉孔。於是又拔帳起程了。向宮城相反的方向。

馬嘶、鞭鳴、人的呼喊……

落華篇

坦克

流水落花，自古為青春不再之歎，從絢燦歸於平淡，單是記憶已足使人不勝悲痛的了，然而誰能在這綿綿的餘憾中，忽而跳出自我傷嗟的情感，而生超脫曠達之想？

豪華錦麗，莫過於枝頭鬥寵的百花了，且莫問她們借了點什麼天地精華，結成如許神工鬼斧的玲瓏纖巧，單看在暮春的節季，多少蜜蜂和蝴蝶來訪問，多少羨慕與貪婪底疑遲，幾點絳紅與靄紫，奪盡海天四極的顏色，世上能有幾許豪華，能超於此上。

可是在歎息裏

，花終須殘，終須落，無論銀瓶玉液



，一切終須成爲過去，枯枝散瓣，祇能浸在稚氣的淚光中作靜靜的遐想，可是誰敢說花有它底小精靈呢？

漫說花底精靈吧，惜春悲月，本是感情的泛濫，自傷身世，乃以花之衰盛比擬，我疑心葬花人一定把她的影子和那逝去的花一同埋了，這才剩下一個孤獨的身子，來對生命作永久的嗟傷。

有人雨夜聞花落，覺有林間的歎息，驚走相告，終不知這是他自己的幻覺而已，世上竟有人，把自己的歎息比作花的，而花底靈魂可真不如人那麼脆弱。

自生命的片段看來，綻蕾何其盛，飄零何其衰，無怪稍歷盛衰的人要情生於景，可是自生命的整個看來，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區區花開花落，又能算作一種幽情嗎？宇宙原是生生相息，新陳代謝，無落花，何能結菓，無菓何以更能有新苗？有茂林？有無盡的生命？所以我想當苦雨淫淫，溪水流芳的時節，殘花一定代嘆息以大笑，曠達之大笑，它笑一個生命只應有一程的絢爛，只要無愧於青春，老成凋謝，看新生代在自己墳頭拔挺，那將是多足以欣舞的事情，死亡何足懼，死亡原就是生之法則。

我倒爲人類悲哀，自詡爲萬物之靈，可是常爲細小的情操所縛，有了年華，不知如何使它發光發熱，却去求不死之藥，奄然逝去，正是後代創造的發軔，

可是無人敢引吭高歌，歸而以落葉比飄零，以落英悲傷逝，殊不知這僅是爲自己底過去作哀悼而已，亘亘時光，茫茫宇宙，對於這些瑣細的感情，豈有共鳴共感，知者睹海天之無垠，欲覓天涯相向一哭的小願，也將散入颯颯的秋風中，讓驚濤與雲章征服這慷慨的矜持。

秋盡又是草凋的時節，據說雁南歸就是不忍看綠的大地死去，可是又誰能解雁唳，蟬游在世，以晨午作春夏，人笑其生命短如夢，而縱觀山嶽海洋之沉浮起伏，輒以千萬年計，如此一春一冬，爲日有幾，雁會舉飛萬里，獨持清節，也許時令對於它，已沒有深切的意義罷，是歟否歟，唯有問翎下的清風了。

花默然落去，唯有落去，才有菓實，才有幼苗，才有新生代，落花欣然隨流水，因爲對於它，死亡本是無可避免，可是對於花的一族，却有着永遠的春天，看時光累積，無數花開花落，可是滋養不絕，把褐黃的土地也染綠了，這豈不是以死亡征服死亡的佐證？

豈不知花在做曠達之笑，莫爲落花悲，讓它殘，讓它隨波而去，本來世間無可盡測，傷辰恐反爲落花所笑，說冬之後有春仍似渴待着過去的重來，如今揭啓了這小小的祕密，應當說這大地，有着永遠的春天，永遠的春天。

如何記憶姓氏與面貌？

史 郁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會見過你，但——但尊姓是？」

我們常感到煩燥與納悶，因為我們對於朋友的姓氏常易忘却。上面的話也許是你常常說，也是你頗感頭痛的一句話。

你即使用最謙遜的態度表示你的歉意，但沒有人會真原諒你遺忘他姓氏的罪過的；他不會原諒你的健忘，而只覺得你有輕視他的成份。至少這很足以證明你並不關心他，但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行動為世人所矚目的。這很可能使你再去一個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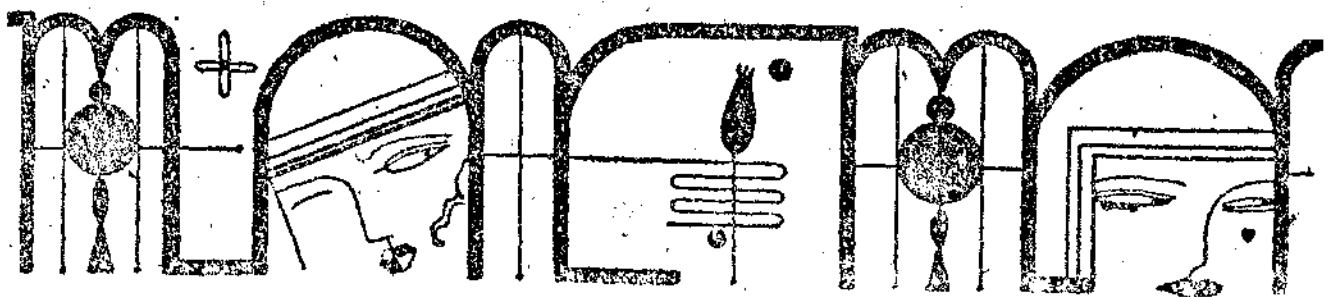
世界上偉大的人，無不熟知朋友的可貴，事實上，每一個與你招呼的人，多少與你將來有些關係；今天的「萍水相逢」者也許是你明天的雇主，同事，丈夫或者妻子。

因此，記住滿腦的姓氏並不弱於握住滿手的金錢。這事實，即在二千年前已為羅馬政治家，商人及社會間人所熟知的了。一名

叫西尼斯(Cinias)的為皇上柏赫斯(Pyrrhus)至羅馬求和，並簽訂休戰條約。戰敗國的使臣當然不為羅馬朝廷所歡迎的，但他並不是一個平庸的人，在行抵羅馬以前，他已仔細

打聽了羅馬執政官的姓氏與面貌。第二天，在正式開始談判以前，每一個執政官都又驚喜，因為這異國的來使竟會似老友一般地稱呼他的姓氏，因此得了最優渥的接待。

西尼斯後廿世紀的今日，一九三三年的美總統選舉，法萊(James A. Farley)應用同樣的手段使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贏得多數的票數。他先在沿海諸州舉行演說，會見了數千的民衆。返歸華盛頓後，他給



每人一封表示謝意的函件，開首即是一「親愛的約翰先生」——「親愛的米蓋先生」，絲毫不會弄錯，那數千的民衆做夢也想不到有那樣的榮幸，於是在受寵若驚之餘，都成了羅斯福的一等宣傳員了。

這兒又是商人成功的實例：美國伯利恒鋼鐵公司的創辦人許華勃 (Charles M. Schwab) 以前是一個鄉下的孩子，但爲了他的驚人記憶力，得了年薪百萬金的職位。他能熟記屬下八千僱員的姓氏；每一個與他交易過的顧客他都能熟記無誤。他與法萊一樣，能記憶近五萬個不同的姓氏。

他們的驚人記憶力確是值得我們欽羨的。但你可別忘了，他們以前也與我們一樣健忘的。他們的成功與世界上一切的成功一樣，是三分天才與七分努力的結晶，你只要在決心以外再加一點恒心，你也確能一鳴驚人。你所缺乏的，只是我即將貢獻給你的幾許技巧而已。

增加你記憶姓氏與面貌的秘訣，可分三步而言，即集中你的注意力 (Attention)，擴張你的觀察力 (Observation)，發展你的聯想 (Association)。

當人們代替你介紹一新朋友時，你應集中你的精力注意他的姓氏。在你注意他儀表，衣飾及態度以前，先將他的姓氏印入腦中，然後再思索如何用適當的

談吐。有很多人爲竭力思索漂亮的言辭，已無法集中對方的姓氏，因此在握手言別的時候，已將它拋到九霄雲外了，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分別時重說一下他的姓氏，遺忘曲線 (Curve of Forgetting) 足以減低百分之廿以上。

拿破侖三世 (Napoleon III) 在會見賓客後，常偷空將賓客的姓氏寫在一頁紙上，讀後又立刻拋棄，因此他能記住每個與他舉行宴會或跳舞會的人們。他的方法無疑是成功的，但這方法有時是很難應用的。老羅斯福則在晚上回憶日間政事的時候，也同時默想一下今天所會見的客人姓氏，因此他也有令人滿意的記憶力。

發展你的觀察力也需要集中你的意志，當你心不在焉或徬徨不安的時候，是無法得到一人的正確面貌的，因此在介紹時，應完全忘懷自己而將興趣全部集中在對方。許勒鄧 (William P. Sheridan) 這名震全美洲的偵探家，他能在大堆羣象中，指出在二萬二千罪犯中的任何一個，因此他有照相眼 (Camera eye) 之稱。他的成功據他自己說，也是因爲能集中觀察力的緣故。

發展你的觀察力先得隨時加以訓練，譬如說：在影院中，你可以注意每個男女演員的耳，目，鼻等的

形態，指出他們不同的性格與個體，當銀幕上顯現特寫(Close-Up)的鏡頭時，注意他們臉部的縐紋，黑痣等。這訓練的妙處，在黑暗中，足以集中你的視線直射銀幕。再譬如說在電車，汽車中，你也可以從各個方向觀察你的對座者。觀察愈深，記憶愈易，隔了一相當時期，記憶更非難事。

最後你也需要發展你的聯想。假使你的新朋友與你同姓，或他的眼睛與你的愛人一樣靈活，那你對於他的記憶一定比別人強些。但即使並無此種類同，你

也不妨故意思索一下他的鼻子是否像你的表哥，或鬍鬚是否有些卓別林派等。下面是發展你聯想的幾種方法：

- (一) 你是否與他同姓的朋友？
- (二) 你是否知道關係其他的事？
- (三) 他是否像誰？
- (四) 你能否替他的姓氏起一動的憶像？
- (五) 他有否特異之處？

一九四四，六，廿。

索笑集

幽素

一百元。」

法官：「你侮辱法官，應處罰金

x

被告：「是的。」

法官：「你罵過他豬欄嗎？」

被告：「那倒沒有。可惜忘記了

飛機失事，撞在一顆大樹上。當地鄉人把飛行員救了下來，問他是要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我要作一個世界紀錄。」

被告：「請你改罰五百元吧！我對你的感想是不止值這一點的。」

這句。」

對你的感想是不止值這一點的。」

x

法官：「現在你要被執行死刑了

個世界紀錄。」

法官：「你罵過他流氓嗎？」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你已經成功了，」鄉人說，「你是能夠不扒上樹去而由樹頂扒下來的第一個人。」

被告：「是的。」

殺人犯：「有的，我要說的是這

你是能夠不扒上樹去而由樹頂扒下來的第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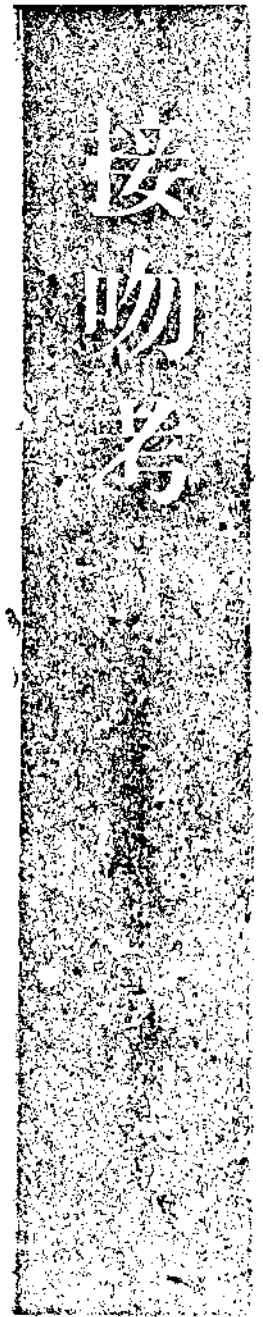
法官：「你罵過他王八，豬三，

同事對於我將成爲一種教訓。」

赤老嗎？」

赤老嗎？」

x



六 友誼之吻

在今日北歐諸國的婦女，通常相見皆行吻禮，不過這種友誼之吻假設發生於男女之間，則必需視此男女二人之年齡有無差別，換句話說，兩個同年齡的男女是禁止行這種友誼吻禮的；至於兩男性是絕對不相吻的，除非皇族在隆重的典禮才能發現這種友誼之吻。不過我們考之古代記載，發現這種友誼之吻却没有年齡，性別的限制。如古代丹麥，舉行婚禮後，所有的賀客，不分男女老少都向主持婚禮的神父接吻，以示友好之意。

凡是曾經遊歷過南部德國或奧國，他們一定見到這種友誼之吻常常行之於兩同性間以示離別前之深情，他們的吻法是相互地吻着對方的兩頰，在法國或者意大利，這種吻禮更是盛行。

希伯來人的友誼之吻則略有不同於他國的，他們的吻禮是相互的吻頭，然後再吻手，還吻兩肩。相傳

猶大出賣耶穌基督前，也是這樣吻耶穌的，表示他的赤心忠誠。

在歷史上考證，羅馬人特別的厭惡這種友誼之吻。他們甚至於為避免這種接吻而逃至荒野無人的地帶。到地布里而絲稱帝時候，他下旨民間廢除這種友誼之吻。

相反地，法國人特別愛好這種友誼之吻的習慣。在貴族羣裏更是風行一時，因此引起許多文人的反感，例如蒙太格發表他反對這種友誼之吻的意見。他說：「友誼之吻是一個值得保留的好風俗，可是我們男性不得不提出抗議的是每天所吻的女子至少有五十多，可是面貌長得嬌好的頂多不過三個。」莫利哀，法國劃時代的戲劇家，也會在他的喜劇裏諷刺當時貴族愛行吻禮的習慣。

在英國也是一個盛行這種吻禮的國家，如果到某人家去，進門不吻其主婦是一件最不禮貌的事情。

因為這種風氣的盛行，引起了當時萊頓大學教授

，好爾博德的研究。他想研究這種吻禮會不會引起傷風敗俗的事件！他的結論是：因為這種吻禮行得太普遍，完全是一種社會禮節上的要求，所以這種接吻全部失去了接吻應有的熱情。

七 其他各種的吻

在羅馬法律裏有這麼一條，凡是男女在行婚禮後不幸死去，若沒有接過吻，則各種訂婚聘禮必需退回原主。

因為接吻是男女結合的要素，所以被相當重視，在羅馬法律中更認為凡是有夫之婦被人強吻不能目之為淫婦，而今日歐洲各國的法律差不多都是用羅馬法律為藍本的，這也是說明接吻在法律上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在中世紀更盛行一種吻舞！這種舞是男子走到女士前行鞠躬禮，吻女子的手，然後再吻女子的嘴。十六世紀中葉法國，特別風行這種吻舞。

在現代美國當每年聖誕節時候，凡是站在聖誕樹下的女子都有被男子接吻的權利，無論認識不認識。更有迷信中利用接吻的，例如德國凡是怕電擊的可以先用手指在空中劃三次十字，然後吻土地三次，

就可避電。賭棍想贏錢的在分牌前先吻牌一次。在丹麥有種迷信，是每日清晨遇老婦為最不吉祥，如果你上前吻那老婦一次，則能化兇為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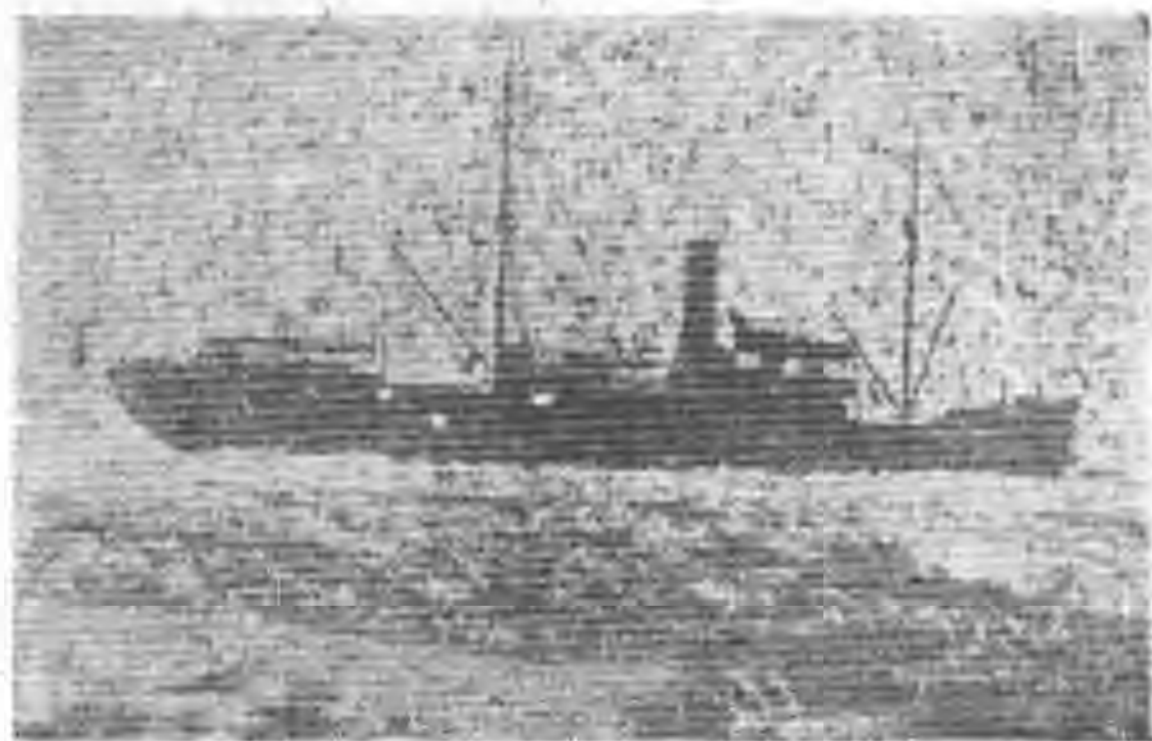
八 接吻的起源

在我最後一章裏，我們要研究接吻的起源！不過最初步我們要知道在今日世界尚有許多民族不知接吻為何物的！那末我們要考察他們用什麼來代替接吻。我們考察的結果是，或吻手，或吻腹，或用耳相擦，或相對吐舌，等等。不過其意義則跟接吻一也。除去接吻，最普通的要算擦鼻。就是二人用鼻子互相磨擦，也許這是接吻演進的初步動作。

根據生理學，最容易刺激人類的情感要推嗅覺。因此我們可以想像「鼻吻」乃是一種嗅覺上的動作。而今日之接吻乃是用口，那我們不妨再推想人類演進，因為僅是嗅覺上的刺激不能滿足，所以用口，在嗅覺上更加味覺。我們可以拿狗來做個例子。每條狗見主人，必先嗅其主人身體，然後再用舌舔主人的手或身體上任何一部份，以表示它的歡樂。接吻的起源也是人類為增加自己情感上的愉快而發生的一種現象。

碎冰船的事故

吳華君



Raymond Greene 原著譯自
The Nation Geographic
Magazine

在北冰洋中，終年有着冰。一到冬季，整個的北冰洋差不多成爲一塊冰的大陸；雪乃是這塊冰的大陸上唯一一點綴品。在近北極的周圍，冰結得最厚，就在夏季也並不溶

塊會合在一起，因爲一個冷浪的作用，便結成一座冰山。在北冰洋中，不是整個封固的冰的大陸，便是漂浮着的冰塊和冰山。所謂北極的冰區，佔的面積是很廣的。牠在一面伸張蘇聯的海岸，把蘇聯的全部北海岸包括入這個冰的勢力圈中；在另一面，牠又通

化；但在離北極稍遠的洋面，則到了一年中天氣較暖的時候，本來的冰的大陸便分裂開來，成爲大塊的浮冰。這樣的浮冰有時漂到了北極附近的厚冰區，便合併於凍結着的冰，而增大了後者的凍結面；有時，許多漂浮着的冰到了阿拉斯加與加拿大的海岸，格林蘭島，紐芬蘭島以至冰島等等，都是全部分的或一部分的被包圍在這個冰區中。冰塊流動所達到的最遠的界線，一邊是衝破了白令海峽 (Bering Strait) 而深入於太平洋，一邊也很遠的侵入了大西洋。

在這個冰區中，航行是非常困難的和危險的事情。在全部被冰所封鎖的冬季當然不必說，就在較暖的時候，裂碎的冰塊和這些冰塊所凝成的冰山，會把整個的船毀滅。有時，許多冰塊把一條船包圍着，借着一陣冷浪的威力，便把船凍固在一片冰的大陸中，使全船的人凍死餓死。這樣的情形，常能給與北極的探險者，北冰洋中的漁夫以至獵人以一種恐怖的感覺。

在十八世紀以前，當世界上還有着許多土地沒有被人類所發見時，這樣可怖的冰區是少有人去注意的。但是，最近一世紀來，世界上

所有的土地差不多都已被探險者所發見了。現在就是數十方里的一個蕞爾小島也會被人像發見珍寶一樣重視起來。於是，這個偌大的冰區中也漸漸有了勇敢的人類的蹤跡了，人類應用着種種的武器去攻入這個冰區。在這樣冒險的進攻中，人類會經過無數次的失敗，許多船隻

的，沉重的鋼鐵。一眼看去，牠沒有平常海洋上的郵船(Liner)那樣美觀，敏捷，因為牠的運用的目標不是要在五六天中跨過大西洋，而是要和堅固的冰作戰的。所以，牠的身體雖然顯得笨大，却很沉重；牠的形狀，就是象徵着一種強大的力。

要能測知冰的厚薄度。薄的冰面不一定要安全的象徵，有時，船衝着薄冰前去，到了一點，牠忽然停住了，周身不能動彈，原來牠已經深入冰區，牠被封鎖住了。在這樣的情形中，常常包含着船和船上生命的巨大危險的。

被封鎖在冰的大陸中，探險者陸續凍死或餓死；另外有許多船隻則給巨大的冰山所毀滅，探險者的生命常和船隻同歸於盡。然而，在這樣的失敗的打擊中，人類對冰區的進攻的技術却也大大地進步了。逐漸的，人類已經完成了一種攻入冰的大陸中的利器，那就是碎冰船(Icebreaker)。

碎冰船在洋面的活動，有時是在水中，有時是在浮冰中，有時則須要衝入凍結的冰中。那第二種工作是最有樂趣的；冰塊碰在船的鋼皮上，如擊着水晶的彈子似的。但最後的一項工作却是最不易的一種；實際上，碎冰船的主要工作也就是這一種。

碎冰的技術，談起來是很有趣味的。通常對於數尺厚的冰，是把碎冰船退後一百碼光景，開足馬力衝過去。這樣，如果冰面還沒有衝開，則船可以把前半身開上冰去，利用船身和船底水槽的重量，將冰壓碎，打開一條路來。有時，水面結成一塊堅固的峭壁，就把數千噸的鋼板撞去也不動分毫，則又當應用別的法子的。通常所用的方法是將船上的冰錨投去，再借船身的力量衝開冰面。炸藥也是常常用到的，和開山的方法差不多；但是這種方法的危險是炸藥有時將大塊的冰轟開，其波動的力量會將船身都掃

這裏我們所要講的就是碎冰船的故事。

碎冰船，牠雖然有着一個相同的普通的外形，但比較上要笨重得多。牠的周身可說是一塊巨大的

的，沉重的鋼鐵。一眼看去，牠沒有平常海洋上的郵船(Liner)那樣美觀，敏捷，因為牠的運用的目標不是要在五六天中跨過大西洋，而是要和堅固的冰作戰的。所以，牠的身體雖然顯得笨大，却很沉重；牠的形狀，就是象徵着一種強大的力。

碎冰船，牠雖然有着一個相同的普通的外形，但比較上要笨重得多。牠的周身可說是一塊巨大的

的，沉重的鋼鐵。一眼看去，牠沒有平常海洋上的郵船(Liner)那樣美觀，敏捷，因為牠的運用的目標不是要在五六天中跨過大西洋，而是要和堅固的冰作戰的。所以，牠的身體雖然顯得笨大，却很沉重；牠的形狀，就是象徵着一種強大的力。

的，沉重的鋼鐵。一眼看去，牠沒有平常海洋上的郵船(Liner)那樣美觀，敏捷，因為牠的運用的目標不是要在五六天中跨過大西洋，而是要和堅固的冰作戰的。所以，牠的身體雖然顯得笨大，却很沉重；牠的形狀，就是象徵着一種強大的力。

去。還有，在船身衝入之前，也可用長鏈把冰面截開一些，減少冰面的抵抗力。

在和冰作戰時，現在新式的碎冰船所裝置的艙底水槽 (Water Ballast tank) 是十分有價值的。本來，這艙底水槽的用處是使船身穩定，但這已足使船身在衝入冰面時增加不少的力量了。而當船身被冰塊所封住時，這水槽便能假借抽水機的作用，一時將左舷的水增加，右舷的水抽空，或左舷的水抽空，右舷的水增加，或將船首與船尾的重量作同樣的輪流的增減，結果船身便能漸漸脫去冰的束縛，自由活動起來。據說，在里加灣 (Gulf of Riga) 中的拉脫維亞碎冰船 (Kristian is Valdemars)，有二架巨型的抽水器，能在一小時內放出九百噸的水，或在十分鐘內將一個槽中的水完全吸入另一個槽中。還有，芬蘭的碎冰船 Vainamoinen 號也能在十二

到十五分鐘內把三百噸的水從船的一邊吸到另一邊。

碎冰船上推進機的葉子也是和冰作戰時的一件利器。這推進機的葉子是用螺旋釘釘住，可以裝上取下的。在衝入冰內時，船上推進機的葉子是極易損壞的，而這樣損壞了推進機，實際就足以制全船的死命。但因為葉子用螺旋釘裝置，遇有損壞時，只要將船身一端側起，就可換上新的葉子，有了這種特殊的設備，碎冰船乃成了人類進入北極冰區的唯一安全的工具。

人類最早研究冰洋的航行的，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末。那時候，荷蘭的著名航海探險家白侖茲 (W. Mem Bartens) 的研究成績算是最特出的。他在北冰洋中發見了斯辟茲孛金島。現在的白侖茲海就是因他的成功而得名的。但是，對於冰洋的研究雖已有這樣長久的歷史，而現代進出於冰洋中的怪物——碎

冰船——做的發明和改造完成，還只是最近五六十年來的事情。

碎冰船的發明是根據於三種重要的工業革命的產物，即鋼鐵，蒸汽，和螺旋推進機。鋼鐵的船是唯一能在冰洋中和冰塊抵抗的東西；衝開冰面所依賴的乃是蒸汽的巨力；而螺旋推進機則又是唯一能適用於碎冰船的機器。

據說，碎冰船的最初發明，是在一八五一年；但是，第一隻出現於世界的碎冰船，還是距那時二十年後在德國漢堡一個名為斯坦因霍斯 (Steinhaus) 的所造成的碎冰船第一號 (Eisbrecher I)。這船長一百三十尺，是用於哀爾伯河上，使那河終年通航的。

在十九世紀末，碎冰船的建造漸漸增多起來了。在一八九三至九六年間，挪威探險家南遜 (Fridtjof Nansen) 用了他的碎冰船弗蘭姆號 (Fram) 到北極去考察。這船的底

是十分尖峭的，所以能够滑起在冰面，向前行駛，到有水時再落下水去。南遜曾經使船凍在冰中，由東西伯利亞北岸隨冰流去，差不多經過三年的光景，以測驗他的冰流的學說。著名探險家阿孟會 (Roald Amundsen) 也就是用了這隻碎冰船而成功他的第一次南極探險的。

在南遜氏的弗蘭姆號碎冰船成功的多年以前，俄國皇家海軍的次長麥卡洛夫 (Stepan Ossipovich Makaroff) 早已在克羅斯達脫 (Kronstadt) 和其他的俄國港口中試驗碎冰船的建造了，麥氏是一個能幹的航海家，發明家兼海軍科學家。南遜氏的成功給他以很大的鼓勵，於是在紐卡色爾 (Newcastle-upon-Tyne) 建造了那八千噸的歐麥克號碎冰船 (Ermak)。這船的巨大是空前的。船上裝有四個推進機，三個在船尾，一個在船頭；她能衝入三十五尺厚的冰中，麥氏所以在船首

裝一個推進機，意思是要把冰底下的水驅開，減少冰面的支持力，以便於擊碎；這點是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歐麥克號於一八九八下水，她的用度是雙重的：在冬季，牠駛行於芬蘭灣，使當時的聖彼得堡港的航行不致被冰所阻礙；在夏季，牠繞行斯干迭那維亞海岸而至加拉海 (Kara Sea) 幫助那邊的航行。歐麥克號的巨大工程是並不虛費的，因為在剛下水的一個冬季中，牠便救出了八十二艘被冰所封鎖的船隻，有一次，牠連救出三隻陷於岩石旁的輪船；另有一次，牠救出了封鎖在波羅的海中的俄國戰艦阿伯拉克新號。

現在，所有北歐斯干迭那維亞半島以至波羅的海沿岸的國家，都已應用碎冰船作冰區的航行了。在瑞典的斯篤庫爾姆 (Stockholm) 和哥登堡格 (Gothenburg) 二港，丹

麥的哥本哈經 (Copenhagen)，挪威的奧斯洛 (Oslo)，芬蘭的海爾新福斯 (Helsingfors) 和阿波 (Abo) 以及格特尼亞，基爾，海參威，拉佛爾等處，都可以見到碎冰船的蹤跡了，就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湖中及港灣中，在冬季也用小型的碎冰船擊碎冰面了。

心聲

鄭遠梅

予爲文不趨時尚，不談家國大事，不寫桃色戀愛，不詆人毀物以求快意，冷冷落落，淡淡漠漠，別具一種格調，或謂作風如此，難得一般青年士女之歡迎，况各刊物無不悉心以迎合青年士女，君既以賣文爲生，豈能不隨流逐波而與世推移哉。予回憶王西樵故事，昔汪鈍翁頗自患懶放，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輩一二孤寂，點綴其間，便成缺陷，近來操觚之士，多趨時熱烈之作，若然則亦正需一二冷落淡漠之文以爲點綴耳。

三篇創作小說

農

羅洪

第九章

他看看手錶，只有四點十分，那時志偉一定還沒有來，他不必先進去找，試着在附近守候幾分鐘。他碰見志偉的時候，不用說是專誠到這裏來找尋，只說本來要到志偉家裏去找，但天下事竟這樣湊巧，就在半途遇見了。

他覺得自己似乎年輕了十年，心裏飄飄然，很有找人開玩笑打趣兒的情調。他又覺得玉玲簡直還有點孩子氣，這麼一下子談到了今天的那個著名音樂會，談到音樂，談到她近來也喜歡看看文藝或者綜合性期刊，又談到她有一次到呂家去看見書房裏有幾冊寄給志偉的雜誌，她不徵求誰的同意，臨走時候就帶來看看了。她隨便指指車子上的一包東西，說是包好了幾天，竟老是丟在這裏，懶得去還。於是他們又談着志偉，玉玲說得他過分的好，同時又過分的古怪！這些言論使兆麟很不佩服，引得他侃侃辯論起來，這似乎激得玉玲也很不佩服，她孩子氣地今天要和兆麟賭一個東。她突然想起了什麼，從椅子裏跳起來，打開抽屜拿出幾張花花綠綠的票子，擲到檯上說：

「我真是糊塗，跟你一談，人家送的音樂會門票也擱着幾乎忘記了。那麼好，我就不約別的朋友，跟你賭一個東道——你今天能够邀同志偉去聽這個著名的音樂會，我甯可明天中飯犧牲別人請我的，我請你吃飯！」

那時候他簡直高興得跳了起來，明天中午她請自己吃飯，那是他不肯放棄的。這音樂會極著名，再有兩天就要結束了，他覺得無論怎麼能够把志偉邀去，無論怎麼不肯在她面前認輸。即使志偉怎樣不高興，他也要勉強一次，何況他知道志偉本來喜歡音樂，這個東道一定有把握可操左券的！

然而玉玲又淡淡然，說他不會有希望，不必自尋沒趣。她只要托他把那包借來的書還給志偉就得了。兆麟本來喜歡誇大，他如今要在這樣漂亮的一位交際花面前認輸，而且放棄明天一頓理想的中餐，那

是他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一定要試試這個東道，他說假如他真如輸了，那麼明天的中餐由他請客。

玉玲却懶洋洋地笑了起來，就是他輸了就不必破鈔，他太太知道他化錢請她吃飯，他一定要好幾天挨太太的痛罵，下次再不許他獨個兒到外面去了。她說他輸了倒不必做東，只是要依她的條件：一定要在五點以前到音樂會，她先等候在那裏，看看他是否做到；因為她有東西要還給志偉，將散會的時候她來找他們，叫兆麟不用找尋。她說音樂會是四點鐘開幕，假如他五點鐘不能趕到，也不能作爲勝利的。

他實在覺得玉玲有點孩子氣，大概她近來什麼玩兒都玩厭了，就換換這些新的趣味。然而他這次不能輸，志偉雖然不怎樣尊重自己這個堂叔叔，可是難得一次邀他，說是專心誠意因爲知道他愛好音樂而請他，那也不好意思拒絕的。

「也許玉玲要請我吃飯找不到原因，才這樣先賭個東道什麼的！」他忽然這樣想，認爲這也許就是昨天約他的緣故了，於是他心裏飄飄然，狂風打到臉上來，只覺得軟軟的，怪舒服。

真像兆麟理想的那樣，志偉聽說兆麟要到家裏去找恰巧在這裏碰見的話，並不疑心，看見兆麟很誠意的樣子邀去聽音樂會，也並不立即推辭，只說有事情也許分不開身。

「難得的機會，也是難得的興致，知道你歡喜音樂，又聽人說還有兩天就要停止了，忽然豪興勃發起來，你不能太掃我的興是不是？」兆麟的話說得已經很誠懇，他的態度却更加誠懇，這使志偉倒不好意思怎樣拒絕，便說他進去至多十五分鐘，把事情託人代了，趕快就出來。

「至多十五分鐘啊，現在已經開幕十多分鐘。你出來的時候。撥個電話叫輛出差汽車！」

「就站着不進去坐坐嗎？」

「不，你越快越好！」他精神抖擻地說。

志偉是愛好音樂的，他所讀科目離音樂很遠，都是研究學術方面的東西，但他課餘之暇，就常常把音樂作爲一種消遣。有時候他也去聽聽音樂會，不過這種機會也並不多，因爲他畢竟還只是課餘的愛好，把它當作消遣，談不上什麼研究的話，所以去聽音樂會，也是難得的事情。今天他聽得很滿意，有幾節獨唱

，他認為那使不懂音樂的人也要叫好，兩節梵啞林獨奏，實在是天才和鍛鍊混合起來，決不能辜負的。他很感謝這位堂叔叔，給了他一個精神上極愉悅的機會，自從鍾叔到家鄉去之後，已經有十天光景他感到寂寞了。

然而快要散場的時候，玉玲來找，而且告訴他，有幾冊書她特地買了送他的，她說這句話故意避着光鱗，所以他當時也只能收下了。她並沒有說多少話，就飄然走了，他只看見她對光鱗笑了一笑。

他一路回家去，心裏只覺得十分奇怪，碰到玉玲並不能說是古怪，只是她帶着這麼一包書，似乎預料到在音樂會上遇見似的，這就很費索解了。他就在書房裏把它打開來，一疊書冊上有一張紙片，上面寫着：我很替你的生命耽憂。聽說你們鍾叔不久又要走了，你爲什麼不催促他，而且跟他一起走？雖然我前次對你說過，我厭倦眼前這生活，我要改變它，更需要你給我鼓勵，但我願你趕快走！

志偉對着這紙片默了好半響，思緒複雜到極點，却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這些字寫得軟弱無力，而且有點歪歪斜斜，但它們像一個個鐵錘似的打在他心上。

晚餐時候，只有他一個人；父親和鍾叔還在鄉下沒有出來，後母不在家，倩姑在晚餐之前有電話，在一個表姑家裏，不回來吃晚飯了，振業也不在家。

桌子上擺着那豐盛的菜，却只有他一個人。這小小的餐室裏只有他一個人的筷子觸着碗碟的聲音，單調得很，侍候在他背後的張媽不住地把手帕擦着兩隻手臂，好像也覺得無聊似的。

這整所宅子裏，壓着沉寂和單調。他走到客廳裏把所有電燈都開亮了，走了一圈，覺得在輝煌的燈光下，還是緊壓着無邊的沉寂，沉寂。那張紙片上的話古怪地在他心頭浮上來，又沉下去。

第二天各報紙的本埠新聞欄裏，有一則暗殺案的新聞。被害者是某大學的學生，正從校友組織的劇團裏排戲完畢出來，爲暴徒連擊三鎗，當場倒斃！兇手逃逸，正在追緝之中。這位被害青年身穿荔殼色的上裝，下邊是灰色西裝褲，黃皮鞋。那些報紙上都說據記者調查所得，該青年平日行爲端正，並無私仇，也沒有任何秘密活動，不幸遭此毒手，家庭和學校方面，均深駭異。

自從個月來，綁票和暗殺的新聞，層出不窮，報紙上血淋淋的記載，已經司空見慣。所以這個新聞除

了死者的家屬親戚朋友同聲一哭之外，社會上的一般人，只當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然而它却引起了另外幾個人的驚駭。

這一天，志偉起身得特殊的早，昨天晚上他對玉玲的奇怪語句思索了好些時候，總覺得不能解釋，雖然最後是一笑了之，把那張紙條撕破了丟進字籠裏，今天却很早又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突然又記起這些很費索解的字句。

他躺在床上，翻看預置在床頭的幾冊書。陽光淡淡地抹在窗簾上，房裏完全是清晨的一種明朗氣象。他愛這樣明朗的清晨，陽光洒在床上，他靜靜地看着書；聽着對面樹枝上啾啾的小鳥叫聲，他認為這是生活上最愉快的事。有時候他被小鳥和陽光招引到窗口去，整個身子浴在燦爛的陽光裏，讓思想自由在地活動，他想着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想着遼闊的人生，精神上總感到無限的振奮。

今天他看了一會書，昨天的奇怪遭遇又無端侵襲到心裏，玉玲的古怪字句，使他極不甯靜；所以他丟下書，披了晨衣，無心再看了。他按例走到窗口去，浴在晨光裏，「走，她勸我遠遠地走！」志偉這樣想着，竟覺得一向厭惡的阿姨，也不無可愛之處！於是他的思想遠遠飛了開去，彷彿他和鍾叔一起走了，在另外一個天地裏，他那麼自由在地生活着。

志偉每天上學校之前，總把報紙先瀏覽一遍，早餐時候便無形中成爲他閱報的時間。今天因爲他在晨光裏多歇了一會，洗漱完畢走下樓去，振業已經先在餐室裏吃點心了。他看見志偉進來，便跳了起來說道：

「偉哥，昨天你們劇團裏有人給暗殺了！……」

志偉吃了一驚，但立刻懷疑地向振業搜索一眼，又看看在桌子上給翻開的報紙，笑着道：「今天又有什麼好看的電影是不是？心裏得意了，就這樣向人開玩笑！而且你除了電影廣告之外，素來就不看新聞的。」

「你說我不看嗎？我今天偏偏是着了！也偏偏是不開玩笑！」振業丟下筷子，把報紙一手抓了起來。「你看，這樣大的字，我雖然心裏不想着，也不能不看見」

志偉變了臉色，兩行小標題清清楚楚把路名及被害者姓名都列在那裏。他一口氣看完這段消息，半晌說不出一個字來。

最先襲到他心頭的，當然是爲被害者抱不平，這個同學一向跟他很接近，感情極融洽。但跟着在他心裏湧起的情緒，非常複雜；玉玲的字條，那麼奇妙的在音樂會上給了他，從現在看起來，決不是偶然的事。

「她是救我還是害我？」志偉控制着極度震撼的神經，暗地裏問着自己。

「偉哥，你怎麼啦？」

志偉給這句話驚醒過來的時候，正緊抓着報紙，瞪着眼睛，他又向振業看了一眼，這位只講究玩兒的弟弟，霎時之間也不免驚駭了。「怎麼樣，偉哥？看你急得這個樣子！我起先還以爲你像上次一樣——又親眼目睹一個同學給暗殺了，希望你把當時情形講點給我聽呢！」

「奇怪得很，」志偉說。「有這樣湊巧的專情！」

這句話好像把振業提醒了什麼似的，他全身通過一陣顫慄，「奇怪什麼？」他低聲問道。「我怕得很——偉哥，我怕得很！」

「先不說別的吧，這個同學跟我穿的衣裳，正巧是同樣的顏色。」志偉把報紙遞給振業。「你看，祇有皮鞋顏色不同，衣裳還是上月一起去定做的。」

振業看看報紙，又看看志偉，他正想說出昨天幸而沒有跟着一起到劇團去參觀的話，直覺到不很妥當，便換了一句說道：「那麼偉哥昨天很早就離開劇團的嗎？」

「是呀，無以名之，只能說是邀天之幸了！」說到這裏，他更加奇怪在音樂會裏遇見玉玲，以及兆麟的請他去聽音樂了。

「我……我也幸而沒有跟偉哥去！」振業結結巴巴地說，因爲話一說出來，自己又直覺到不大妥當似的，他心裏有點惶惑；可是志偉又說道：

「振弟，我覺得兇手要殺的是我，他一定認錯了人！我有這樣的感覺，這感覺我相信一定不會錯！」

「偉哥，你靜靜！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我怕得很！」

「怕什麼？」

這三個字落在振業心上像一根尖刺，他低下頭吃着碟子裏的東西，許多古怪的思想一齊攢到他的心裏；母親昨天一定不許他跟偉哥到劇團去，彷彿有什麼預感似的；而且母親前幾天常常問到偉哥的情形，又似乎非常憎恨。這些意念連在一起，使振業驚駭得全身發抖。不過他又立刻安慰自己，這是一時的神經過敏，對於眼前的事情，沒有什麼關係的。

「振弟，你到底怕什麼？」志偉又閃着烏黑的眼睛問他。「你覺得兇手要殺的是不是我？」

振業剛鎮定下來的心，聽了這話，又不寒而慄；非但顫慄，簡直是有點兒慌張。

「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偉哥？」振業戰戰兢兢地說。他在倉卒之間，竟以爲志偉所說的就是他自己所駭怕的，因此格外驚惶了。「這姓金的是你的好朋友，大概太刺激了你。」

振業力自鎮定着勉強說了這兩句話，就逃跑似地攔下筷子走了。留下志偉一個人，對着阿香剛送來的早餐，默默出神。他並沒有注意到振業的慌張神色，也沒有像振業所顧慮的已經窺破了他的心事。志偉只覺得一切都發生得太離奇，使人不可索解。不過他現在已經明白玉玲決不是害他，而是存心救他，同時他也恍然於兆麟的邀他聽音樂，多半是文玉玲囑托的。

這條新聞當兆麟見到的時候，也有點奇怪，可是他祇感到幸運，如果恰巧碰在兇案發生的時候，他以爲流彈雖不一定飛到身上來，虛驚是一定受得不小的。因此他認爲中餐時光，又增多一件跟玉玲談話的資料了。

祇有玉玲看見這段新聞，心裏完全明白。她本來以爲今天本埠新聞欄裏可能有一件兇殺案出現，但早已給自己消弭了，她已經救了一個可愛的青年。然而她料想不到另外犧牲了一個，報紙上一段血淋淋的記載，仍舊不能幸免。她那時候正坐在沙發裏喝咖啡，不免替這個無辜的受害者叫冤，同時也暗暗覺得她姊姊太疏忽，怎麼所托非人，竟這樣玩忽人命？

慧珠心裏，自然最不舒服，她化了那麼多的心機，結果完全撲空，徒然喪了一條對她無怨無仇的性命

。事情這樣演變之後，慧珠倒有點後悔自己做事太過火，如今非但收不到成效，反而在她心靈上劃了一個傷痕。然而她一向驕傲任性慣了，從來不肯認輸，所以雖然後悔，雖然覺得過火，決不承認是自己的過錯，反而更激壞她的脾氣罷了。

這事情發生以後的第三天，大成和鍾成從鄉下出來了。弟兄倆氣色都復不差，他們這次總算沒有空走一趟。不能說全部達到目的，却有七八成是辦妥當的。

周伯庠的陰謀畢竟沒有成功，一方面錢旭初托人把周伯庠控制了，同時大成又出其不意地把他邀到錢旭初家裏，問他有沒有這樣的意思。大成是那麼坦白大方，倒使這個狡猾傢伙一時措手不及，無從施行狡計，只能全部否認。大成的純正坦白態度，收到了極大的效果。他以為像周伯庠這樣的無賴，有時候只能不理不睬，有時候也不能不把他的格抬高一點兒，雖然狡詐奸滑，人性總不至於完全失去，廢恥也會偶然抬頭的。

大成用這個方法把周伯庠收服，正巧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原來周伯庠跟張軼羣合作不久，就鬧了意見。而且這裂痕正在他把呂三爺的「益記」設法搗毀之後，使他窮於應付，不得不將這個陰謀放了手。他滿臉的狡詐模樣，這時候也失了光彩，小眼睛裏藏着隱憂，高顴骨上盛着悲切，平日趾高氣揚的神態，完全失去了。他向大成訴說張軼羣手腕的巧妙，一方面也顯示他不是軼羣的對手。

「他把大權一步步抓去，而且是欲擒故縱，起初滿口是什麼合作啊、共同利益啊、又是什麼計劃啊、到結果，無非是他的陰謀——得寸進尺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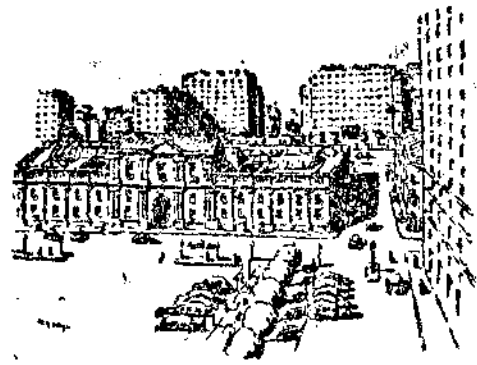
這樣軟弱的话從周伯庠嘴裏說出來，實在是破天荒的事。

「那我這個介紹人不負責任了，」大成打趣地說。「我覺得你們勢均力敵，各有所長，合作做這樣的買賣，實在是最相配的。」

「大成兄說那裏的話？那裏的話？介紹人決沒有什麼責任！這都是我太信任了軼羣先生，冷不防他會來這一手——看來是要把我擠了出去才甘心的！」

智利風光

怡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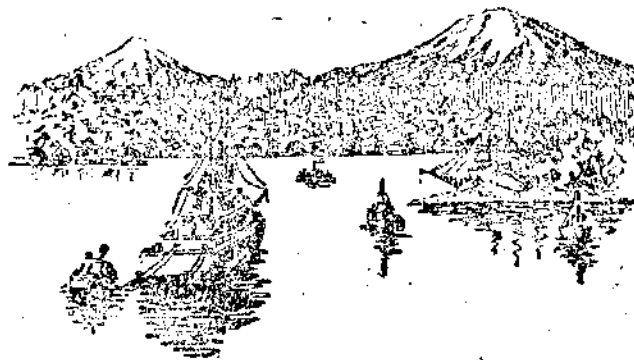
• 聖帝古的除夕 •

智利國 Chile 的首都聖帝古 Santiago 處於兩半球一個挺好的地帶，所以在明媚的夏季的氣候之下，過着耶穌聖誕節和新年。白天的天空是深碧色的，夜晚佈滿着亮晶晶的星斗，度過了仲夏的熱天，帶來了可愛的清涼，原來這一座城是坐落在地平二千尺以上的。

全城是在狂熱地慶祝新年的前夕；一切的餐館，酒排，旅舍，俱樂部 and 跳舞廳，都擠滿了人，智利的烈酒，喝得那些人皆大歡喜。狂歡的最高峯是在鐘鳴十二下時，燈光全都熄滅了，大家擁抱着他們身邊最

近的一個人，無論是男是女，彼此互祝康樂。

在那奢華的聯合俱樂部中，我們發見那些高級社會中人正在及時行樂。清涼的夜氣，把大理石舞廳和



智利泊的都孟港

精美的客室中的一大半人，吸引到屋頂花園來。

下是聖帝古闊盈盈的市街，上面是一片澄清的夜空。背景是一大抹的安地斯山，Andes 山頂白皚皚的積雪，映帶着半空中晶明朗澈的月色。樂隊似乎從沒有停止過他們的奏唱，而五色紛披的繁條紙屑，老是

漫天飛舞着。慶祝的興高采烈，已達於極點，而我們眼前的山色忽然變得光怪陸離起來，元旦的曙光通知我們：這是回家去的時候了。我們離開了這富麗豪華

的氛圍，此刻瞧見一般臉色微帶蒼白的人們，走下寬闊的大理石臺階去，到了阿拉美達街上，這是聖帝古的康莊大道，兩旁是一座座的園圃和一處處的花壇。

我們在這裏却瞧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階級

智利的地主



年已悄悄的去了：社會階級的對比，始終是一條界限分明的鴻溝。

• 對比的矛盾 •

上和人行道上聚着一羣鶉衣百結的化子——小孩子，婦人，男子都有。他們那困倦的眼睛裏，充滿着窮苦和絕望。但是那些從俱樂部裏散出來的貴客，却差不多沒有一個瞧他們一眼。只有幾個小銅元投在那許多伸出來求化的手掌中，而新年已從此開始，舊

巨富與赤貧，在這裏安然的並行不悖。只有舊世界上最上選的產物，纔能滿足富人們的口味；他們的眼中，委實是只有進口品纔瞧得上的。智利的時髦女人們，華貴地穿着巴黎的衣服——微微帶一些縐紋，表示這是剛從遠渡重洋而來的紙匣子裏拿出來的。凡是本國的產物，在那些高級社會中往往不加辨別，一律投以輕蔑的眼光。然而在另一方面，每一個智利人提起了他們的祖國，却總透露出熱烈的愛國觀念，不論是生長在荒寒的北方或一片碧綠的南方的土著，他們的心絃總是緊緊地和祖國連繫着的。就爲了國民有種種奇怪的矛盾，智利的地理和自然界也有種種奇怪的對比。

智利全國的闊度平均只有一百八十三基羅米達，而長度却有四千二百基羅米達。沙漠的盡頭，突然連接着膏腴的流域；而低低的平原上，忽又拔地直上的聳峙着世界最高的山脈。在海岸的鄰近，却是一座高達七千米達的高迭利拉塔。Cordilleras Tower 全國的地點，雖坐落在各個不同的緯度上，而氣候却是一樣的溫暖，因爲那南冰洋的暖流，恰恰和它的全部海岸線並行着的。北部整個兒是荒落不毛之地的大平原，而南部却全是密密層層的森林，木材的供給，但乎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在那發源於雪田冰河的江流之

旁，明明是寒氣森森的所在，而平地却會湧出熱氣蓬勃的溫泉來，因為有好多火山尚在活動的原故。

住在北部的智利人全是身強力壯的，他們熬得住荒原上和礦區中的苦生活；而中部的智利人，就好像是文弱的南歐人一樣。最南部的智利人，却又分外的壯健，因為他們的祖先往往是從北歐來的。北部的居民中，很多克魯志，



賣酒家

塞爾維亞，希臘，達爾馬蒂各地的僑民；而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蘭西人，和土耳其人却喜歡住在中部；至於住在南部較涼快的地帶的，大半是德意志人和瑞士人。於是每一個從歐洲來的人，各就所喜的地域，在智利組織起他的新家庭來，那氣候恰和他的祖國一模一樣，再也不會覺得有甚麼不慣了。爲了各種的國族混雜之故，到得年深月久，在智利就變成了另一型的民族。這倒並不是完全由於最古的西班牙移民或當地印地安土著互相混合的結果，並且也爲了各種民族性的總和，和環境上的潛

• 方言與象徵的人物 •

西班牙的方言，是和智利人有牢固的聯繫的。西班牙的殖民精神，先前本來在其他的殖民地地上做了一個完美的工作，竟把當地土著的方言一掃而光。在智利，只有很少的幾個日常的名詞，使我們記起在西班牙人未來之前，是住着古印地安族 *Indios* 的阿洛加拿人 *Araucanos* 的。譬如現在智利人稱呼一個嬰孩，叫做「伽伽」，「*Chacra*」還有其他稱山，河，湖等等阿洛加拿的名詞，足以證明早年住在智利的民族是用這一種方言的。此外如智利的鮮豔可愛的國花「古苾郁」，*Copihue* 也是阿洛加拿名詞，這是一種火一般鮮紅的鐘形花朵，在南部鬱鬱蔥蔥的森林中照耀着，並沒有香，活像是一滴滴的血淚，也使我们記起當初西班牙人侵入時消滅印地安族的一幕慘劇，這一朵朵悽豔如血的花朵兒，也許是當年一個弱小民族所灑的血痕吧。

在智利愉快歡欣的表面上，似乎總罩着一重憂鬱的陰影，那古代大慘劇的回憶，似乎消滅了民衆那種自得其樂的天性。一種憂鬱的氣息，是永久地存在智利人中間的。他們的歌曲，土風舞，甚至於他們的幽

默感，也往往潛伏着一種憂鬱味。比了他們西班牙祖先的那種極度樂觀的性情，真有天壤之別了。

山姆叔叔 *Sam* 和約翰蒲兒 *John Bull*，是象徵美利堅和英吉利的兩個特殊人物，而智利的象徵人物，却不像他們那麼志得意滿的模樣兒了。原來是一個戴着破帽穿着破衣的窮漢，加上一張喝醉了酒似的醜惡不堪的臉龐。這是用來表示一個人雖在窮困中

而不改其樂，齒牙伶俐而善於打諢，並且是滿足於他那無可避免的命運的。象徵智利一國是這樣的一個人物，於是民間也真有這種人，被稱為「落拓」，*Pro* 譯意就是破落戶的意思。他老是衣衫襤褸，首如飛蓬，弔兒郎當的在市街中徜徉着，享受他自由自在的窮苦生活。智利的京城中，爲了這象徵國家的獨一無二的人物，還特地造像以誌紀念，像基上大書特書道：一智利破落戶 *J. A. Roto Chieno*

·大城市中·

在聖帝古城中，高高的摩天大樓，同土房和波形鐵板所造的小屋子並立着。那卑陋不堪的一間房或二間房的屋子，往往沒有窗或地板的，在聖帝古大街支、路上的小巷中隨在都是，構成了一幅赤貧的畫面。和這個截然相反的，却是那富人們的住宅區，有寬廣的

街道，美麗的園圃，精緻可愛的別墅，是全世界最理想的建築式樣。此外又有英國都達式的大廈，法蘭西南部的舊式別墅，全部北美式和西班牙式的屋子，而連接着的却又是一大排的最新型的建築物。近年來也偶然有幾家大公司，給他們的員工們造下了很好的住屋。

在幾個大城市的中心，照例有許多平凡的寫字間房屋，銀行，百貨商店等，像世界上別的進化的大城市一樣。生動和熱鬧，尤其是南部一帶，城市中的商業的氣氛，流溢在鬧盈盈的街道上。那邊還有許許多多的咖啡店，到了下午，你可以去喝茶或咖啡，或是來「一下」。「一下」實在是指「十一」，據說在從前殖民地的時代，一所西班牙老修道院中的僧侶們下午慣常偷偷地溜出去喝酒，爲了要保持他們的清名起見，就以「十一」作酒的代名詞。你要是把那個西班牙字「火水」的字母數一下，便可打破這啞謎兒了。

智利的婦女，已從西班牙婦女社會的傳統桎梏下解放出來，很自由地在公共場所中活躍着。到了下午吃茶的時光，往往現身於街道上或咖啡店中。她是，很雅麗的，包含着一種拉丁民族內在的美，穿着歐洲或美國的最時新的服裝。她最最愛好的是美觀的靴子。

智利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和歐洲同樣大小的城市很相像，外表上見得誇張而華美，而實際是帶一些貧乏和淺薄的。

• 農村中 •

在農村區域，就比了城市中顯出特殊的情形來了。因了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遺風，有好多牧場田莊都是富麗偉大的屋子，四周圍着寬廣的走廊。它們的主人都擁有極大的地域，而築起高大的牆垣來，和外界完全隔絕。這班地主主要是到城市中來買東西，或是度甚麼佳節時，他們的模樣兒是十分够瞧的。他們的馬都是智利的純血種，精壯短腿，大半是黃褐色的，兩眼上覆着蓬鬆的黑毛。那智利式的大鞍和光亮的轡鐙之類，都裝飾得異常富麗。瞧了他們的裝束，使人回到當年安圖魯西的騎士，頭戴闊邊的帽子，身穿一大排紐子的短褂，長長的袴子，一直窄小下去，腳登高跟靴子，釘着鏘鏘有聲的大號刺馬距。此外再披上一件彩色的小外套，更顯得鮮豔奪目，尤其在他們策馬飛馳到鎮中趕牛市或觀看牧人們競技的時候。

在別的一方面，智利的農工正過着很困苦的生活。他完全依賴着他的地主，給他一塊地，讓他去種植。所得的酬報，他可以得到一部份的收穫，用以養活他和他的家。有好些運氣較好的農工，在地主的田

間工作着，可以得到麵包和熱的飲食，此外還有一小筆工錢可得，往往作禮拜日喝酒之用。只爲他們愛酒若命，甚於愛他們的家庭，於是家中妻兒們就分外的難以度日了。每逢禮拜日和假日，鄉村中人幾乎都買醉爲樂，這實在是智利的最可悲的病態。你幾乎到處都可以遇見那班醉漢，而不由得驚異智利馬匹的馴良和技巧，馱着它們的主人扶醉回去，儘自搖搖擺擺地一路瞌睡着，却從不會把他摔下地來。這不能不說是當初西班牙人的惡計，借酒力來征服殖民地，以致養成了智利人酗酒的惡習慣，再也不能改去。酒之王統治着這小小的智利國，給與他們短暫的愉快，和惡劣的後果。

政府也會盡力於革除這個普通的病態。在工業區域中，限制酒的消費而提高一切酒類的稅率。但是無論如何嚴格的取締，而在窮鄉僻壤的竹籬茅舍之前，仍可以瞧到許多買酒的招牌。不管是做工的，種田的，以及販夫走卒，和遊手好閒之徒，都得魚貫而進，來一下子淺斟低酌。甚至在那些公路上的酒店之前，特地豎立一根牢固的木梁，以防那些急於一醉的顧客們，來不及下馬就直衝到櫃檯上去；這也足見智利愛酒者之多了。

• 耶地安人 •

在環繞着德摩古城 Temuco 一帶的鄉間，仍還住着幾千純血的紅種印地安人。這是智利原始民族所遺留下來的。因為是城鄉通婚之故，雖在好多智利人的臉上可以瞧到這一族的蒙古型的眉目，然而純血種的印地安人現在已很少很少，而快要滅絕了。這種人生性沉靜而略帶懶惰，繼續住在他們矮小的草屋裏。每逢市集的日子，他們便帶了田間所結的鮮菓，幾件手織的彩色羊毛外套和小毯子，合夥兒上德摩古城去。他們坐在牛車上，男子們穿着寬大的外套，女人們戴着古代的銀質飾物，給那小城中添上了一種特殊的點綴。

到了現在，誰也料想不到有一時代印地安人爲了力爭自由，會使智利南部的西班牙人捱了好多麻煩，簡直是疲於奔命，防不勝防。你倘遇見智利的故老時，他們還記得小時節曾有印地安人揭竿起義的事，那種可歌可泣的悲壯史蹟，至今還生存在智利的民間，在愛國的史詩和小說中，加上光榮的一頁。那阿洛加拿的酋長高波力更 Capolican 的石像，建立在好幾個地方，大家尊敬他是一位爭取國族自由的英雄；雖然他還是最早流血反抗那第一批到來的西班牙人的。所以智利在南美洲其他的國家中，仍在尊重她原治民族的勇敢，始終不忘。

在德摩古城中，有一個教育團體，正很耐心地在教育一般阿洛加拿的青年，以適應智利的現代生活。在它附設的學校中，教他們簡易的手藝和文明的原則。像這樣努力下去，那麼這快將絕滅的民族，也許會與國同休，還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 教育，軍事，與政治 •

有一點是和西班牙相反的，智利並不以禮拜堂點綴村鎮，而代之以新式的學校建築，內中有佔地廣大而空氣流通的教室，和連接在一起的體育場。所以美國新興國家中文化的進步與活動，在智利是分外顯著的。有一個組織健全的立法機關，專以不斷地建立學校和研究院爲工作。雖然全國的人口只有三四百萬人，却有三所大學和不少的專科學院，散在各地，用以造就和訓練技術家，農業家，礦工和其他工業家。

瞧了一隊智利的兵士，就會使你連想起德意志來。他們的制服是相同的，進行的步式是相同的，連所唱的進行曲也是相同的。原來有許多德國教師在教練智利的軍警，因此受到了莫大的影響。至於海軍方面，却是採取英國式而組成，大半的艦船，也都是由英國的造船廠製造的。每年九月十八日，總統隆行閱兵式，各式各樣的軍隊，作大遊行，把國家的武力，顯示於熱誠愛國的民衆。這是一個很大的節期，聖帝古

公園中一連熱鬧好幾天，男女老少，在這溫和的春氣中團聚野宴，觥籌交錯之餘，大跳土風舞，名爲一千珈 J. Queca。全城中都張掛着美麗的智利國旗，曾在巴黎的旗幟競賽會得過頭獎的。

各個政黨的黨義，自帶着特有的南方氣質。大抵以民主政治爲骨幹，在選舉時期，政治上的競爭是非常熱烈的。智利也像其他的南美國家一樣，比別處更容易引起政爭和革命。可是在這紛繁忙亂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的被遺忘了。

• 運動與娛樂 •

智利是非常愛好各種運動的。聖帝古的大運動場中，可坐八萬觀衆，每逢有甚麼重要的足球賽和其他體育比賽時，全城民衆十分之一都空巷來觀。歐洲幾個大國，在聖帝古也各有他們自己的廣大的運動場所：法國有法蘭西運動場，英國有鄉間俱樂部，德國也有德國人的運動場。此外又有警察軍界和體育界的俱樂部，彼此常在他們的運動場上或游泳池中舉行競賽的。

聖帝古的賽馬場，是全世界賽馬場中所佔境地最幽美的一個，有壯麗的建築物和精良的馬匹，供給全城愛好賽馬的民衆前去享受。在維那特瑪爾 Vina del Mar 時髦的海濱遊息場所，有一所豪華的賭場，輪盤上的球，轉轉地轉動着，轉過整個的夏季；那強大的

吸引力，遠遠阿真廷，將阿真廷人紛紛的吸引過來，因爲那邊是禁止賭博的。當然，聖帝古城中也有許多劇場和電影院，正如其他世界各地一樣。時間準確和設備優良的火車，時常誘引假期旅行的民衆到風光明媚的南部去，那邊有山有湖，也比得上歐洲沿阿爾波斯山一帶的名勝之區。

• 暗影 •

可是黝黯的黑雲，有時也籠罩着智利蔚藍的天空。往往有很大的天災，降臨國內，譬如一九三九年一月智利中部的大地震，就是一個例子。智利 Chilean 和貢塞西盎 Concepcion 兩個繁榮的市鎮，幾乎全部被毀。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對於這人口稀少的智利，是加倍的嚴重；全仗劫餘倖存的民衆鐵一般的決心，漸漸地將災區恢復過來，雖然這重建的工作，是進行得很遲緩的。至今仍有不時發生的微震，還在警告着智利人，大家老是惴惴地恐大禍之再至。

然而比了天災更在威脅智利的，便是美洲北部一個外國的壓力。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智利得以保守中立，然而爲了英美的政治上活動的結果，她喪失了最大的天產物硝酸鉀的專利權。她在羅斯福的壓力之下，終於屈服下來，而投入戰爭的漩渦了。



補形趣談

梁弘

汽車和新興工業在戰事之外又復對居民增加一重傷害的威脅。美國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廿四萬人受傷，但因汽車而受傷的，在一九三五年一年之中，即有一百廿八萬人之多。

製造鼻子

最近幾十年來，補形術 (Plastic

Surgery) 已變成外科重要的一支。

雖然大眾以為它是新近發展出來的專科，實際上遠在三千年以前，早已施行。根據印度紙草紙書 (Papyrus) [阿雷梵達] (The Arjaveda) 所載：印度的某一派瓦匠，能為因罪而割去鼻子的犯人重新製造鼻子。

當意大利勃倫卡族 (Branca

family) 和泰列酷西 (Tagliacozzi)

發明用手臂上的皮來重造鼻子和嘴唇的新方法以後，於是幾世紀以來

被擯於醫學史之外的東西，到十五

世紀及十六世紀終於抬頭。所以，

這種補形的手續實在是推原於意大利

人的方法；而用前額的皮來製造

鼻子則是印度人的法則。直到十九

世紀，被人早已遺忘了的補形術又

復為各科醫生參照印度法和意大利

法二者而採用了。

世界大戰的影響

此後，補形術又受到消毒和麻

醉等重要發現的影響，以及第一次

世界大戰時受傷者眾多的需求，遂

得穩固地發展起來。雖然補形術在

過去幾千中早就被人採用，但是從

未曾如世界大戰以後之受人歡迎。

美容補形

除此以外，還有美容補形的一科。那些長着扁平和馬鞍般鼻子的

人，雖然具有極端的聰明和德行；但在找尋職業的當兒，却給人留下

個好爭和粗魯的印象。這種障礙往往造成個人的忸怩不安，甚至於發生自慚形穢的感覺。

補形術第一就是補救容顏上的

缺陷和畸形；雖然，官能錯亂或者

病態等等有時也需要它的幫助。缺

陷和畸形有的是由於先天的，例如

缺唇，裂顎，歪鼻，招風耳，大塊

胎記等等；或是由於傷害，燒毀，

及疾病的，例如梅毒，狼瘡等等；

有的是由於腫瘍而起。

在修正容貌缺陷的時候，對於官能錯亂和病態的處理，也不容疏忽。一個更新的鼻子於外表的美觀之外，必須具有適合的呼吸空間。

骨和血的移植

「移植法」是補形外科最最重要的手續之一；人體活動組織之於補形醫師，宛如泥石或大理石之於藝術家一樣。骨骼和軟骨是被用作支架和外廓；脂肪則是凹陷的填充物，並能使補形柔軟，輪廓活動；肌肉和筋腱用為垂懸物和增強力量；皮膚和黏液膜從他處移植來覆蓋缺陷的表面。

移植有兩種主要的方法：自由移植和肉莖移植是。自由移植或稱接枝法，是把人體某一部份的活組織移到新的地方。肉莖移植雖然也是移到新的地方；但仍藉一根營養的肉莖與原來的組織保持接觸，直

到新的組織確定為止。

病人常常有適當的原料來供給他自己的改造。雖然偶然也有從別人身上接枝而成的；但自身的接枝是最為滿意。這些又關係到安全和生活組織的構造問題，須經過慎重的試驗。這問題的解決，能使無力的病者或小孩從別人身上獲得移植，不必再在自己的身上去找尋了。

從死人獲取原料

大家都知道人在死去的霎那間，身體組織並不立刻崩解，例如髮鬚依舊繼續生長達數小時之久。因此，從死人身上獲取原料一法，已成為近頃最有趣最重要的試驗，且有無限制的可能性。

對於缺陷處的外表和正常輪廓，必須加以十二分的注意；測量，草圖，照相，和石膏模型等工作皆須相輔而行。如果皮膚必須補替，那末，顏色，製造，厚度，以及毛

髮之有無等等，應當參考附近皮膚的情形，詳細決定。假若移植的皮膚太淡或太深，那又要求助於鯨墨或塗脂的化粧品來混合使用了。

削鼻補頷

改變鼻子的外形，是補形外科最普遍和最發達的工作。我們已經不能滿意那些除去隆肉而改變鼻子的舊法，代之而興的，是改變鼻子的一切特點：它的長度，闊度，尖端的形狀，鼻孔的大小和外形等等，務使鼻子成爲一種和諧的器官。更重要的發展是鼻子的補形和下頷的改正聯合起來；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一個大而凸出的鼻子配以削弱的下頷。現在，從大鼻子上除下一部分肌肉，移加於削弱的下頷，已有滿意的成就。

假如臉部的缺陷僅僅是下頷的削瘦或後傾，那末可以用各種組織移植來糾正它，其中比較最能令人

滿意的，當推肋軟骨的移植了。

改正耳形

外耳缺陷的改正，是輔形外科最最困難的工作。近幾年來，新的方法正在萌芽中。他們用的原料是：耳朵後部的皮膚，肋軟骨的移植，和薄的管形懸垂物。

消除瘤癥

人體瘤癥的消除往往造成很大的缺陷和畸形。瘤癥醫師的任務祇在於病症的治愈，不會顧慮到巨大的缺陷和嚴重的殘廢的。這樣一來，就變為補形外科的改造工作了。大多數的補形手術是施以局部麻醉的。

怎樣治禿頂

由於皮膚和腺體的特殊而引起禿頂，外科到現在還沒有補救的方法。在一九〇〇年，錫因 (Schein)

氏觀察而得到以下的結論：皮下組織上面的皮膚愈是緊張，那處毛髮的生長愈是可憐；換言之，皮膚愈鬆，毛髮的生長也愈豐盛。

我們時常留心到這樣的情形：

當一塊皮膚移植到比它自身為小的地方，這塊皮上毛髮的生長必然很快。同樣，我們觀察到從婦人頭皮上重複割下的皮膚，由於張力的增強，所以毛髮不能生長，禿頂更為厲害。在另一方面，麻痺皮膚的張力減弱，我們能偶然看見患有麻痺一面的頭髮比正常一面的為盛。

錫因氏以為：人類因為頭顱的畸形發展，頭皮從而伸張，這也是禿頂之一因。頭皮的緊張，全視乎頭顱肌肉的健康狀態。在心神緊張和煩燥之下，肌肉的健康狀態或者也能增加。這些都是由於腦貧血的關係。

由於上述的觀點，外科醫生遂想像放寬頭皮的緊張，增加頭部的

血液，或可阻止這可惡的禿頂。這種方法的真實價值，還須留待日後估計，我們目前正在試驗哩。

卅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寫於曠齋

趣味獵奇

• 滄一 •

非洲有一種罕有的生物，那就是頭部生着角的蟾蜍，牠住在不透空氣的岩穴裏面而不悶死，所奇怪的當牠的居處被另一種東西闖入或對之加以侮辱時，竟會像人在哭的時候一樣，流下許多眼淚來。

一八七〇年時的電話機，聽筒與話筒是併在一起的。聽時不能話，話時不能聽。要接通一個電話，有時比當面講話時還要費力。

商藥備完一惟區市

集萃大藥房

部粧化 部方配 部藥新

九四三六三...話電 號二至〇四七(路克白)路陽風一址地

名原 院醫容美氏石 院醫形整氏石 ☆

診門 · 址院

靜安寺路五八七
號即張懶對過
電話三五七二九
：章程備索...
初診下午二至六
復診上午十至十二
下午二至六

醫東醫東醫日久陰專
學京學學本不毛種
士女士士本脫與頭
士燕霜光
燕湖海

種毛術

不皮斑，角狐耳厚吊
美膚，粉化，，形眼
之病，刺，，，皮皮
症及紋，瘡雀，，，，
。其脫皮，面點，，，
一髮，母飽癩，，，，
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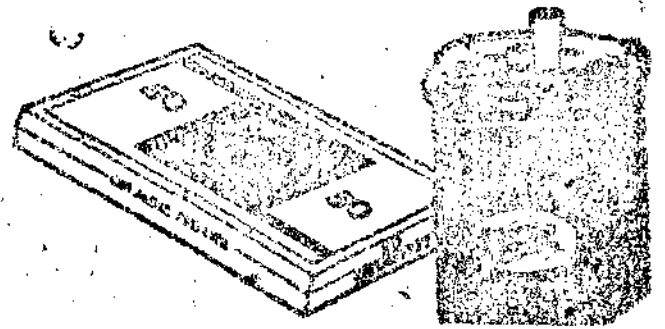
· 醫專 ·
**隆雙
鼻眼
術皮**

請吸

牌華福

烟香等上

品出司公草烟華福



CH. WONG PHOTO STUDIO

相照開王



大放晒冲 影攝術藝
料材相照 鏡快理修

號八七三路京南
五四二一九·話電



378 NANKING ROAD. TEL. 91245

長壽真金保用金筆

Carol

LIFETIME



堅固

(ALL CAROL LIFETIME PEN POINTS ARE 14K GOLD)

上海南京路378號王開照相

樂口福麥乳精

老牌國產 衛生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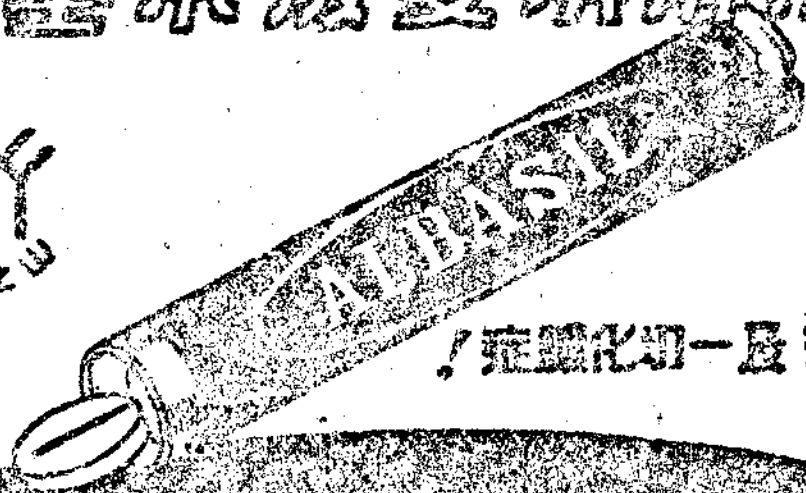
用料最高貴，滋養最豐富，常飲
強身補血，益腦安神，美味適口，
冷熱俱宜。節禮饋贈，尤不可缺。

九福製藥公司滋養食品部

上海鳳陽路二五〇號 電話九二〇四二
九三一八〇



源塞東拔要須淋治



治淋

症膿化切一且病淋

阿爾巴基爾

靈藥之數
國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基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急性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基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期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售出有均房藥司公大各

品出司公藥製內之山

樓均房藥 • 零三六二路經理區湖上

宣傳部登記證滬警字第六七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第三三五號
三九二九號



應由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首創獨步賜恩靈效特如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用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藥**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如蜜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癬癩等皮膚病
- **海而密受** HELMITOL 泌尿器消毒劑
- **嬰兒杜方** ELDOFORM 治癒泄瀉之最佳良藥